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五冊目次

离騷草木疏四卷（宋）吳仁傑撰　宋慶元六年羅田縣庠刻本　〇〇一
孔少府集二卷（漢）孔融撰　附錄一卷　明天啟崇禎間刻七十二家集本　〇二八
織錦廻文詩一卷（前秦）蘇蕙撰（明）釋起宗道人分讀　康萬民等增讀　清初沈華刻本　〇五九
寒山詩一卷（唐）釋寒山子撰　豐干拾得詩一卷（唐）釋豐干　釋拾得撰　宋刻本　〇九四
李北海集六卷（唐）李邕撰　附錄一卷　明崇禎十三年曹荃刻本　一二七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唐）李白撰（宋）楊齊賢集註（元）蕭士贇補註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五卷（唐）李白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　一九一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宋）吳仁傑撰

宋慶元六年羅田縣庠刻本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末有仁傑慶元丁巳自序、謂梁劉杳有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已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傑獨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爲斷。若搴夕攬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爲據、駁王逸舊註之非。其說甚辨。然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瓊枝若木之屬、固有寓言。澧蘭沅芷之類、亦多卽目。必舉其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靈均所賦、悉出伯益所書。是澤畔行吟、主於侈其博贍、非以寫其哀怨、是亦好奇之過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實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願之翼爾雅、可以方軌並駕、爭鶩後先、故博物者恒資焉。並其賅洽、固亦考證之林也。

此本爲影宋舊鈔、末有慶元庚申方燦跋。又有校正姓氏三行。蓋仁傑官國子學錄時、屬燦刊於羅田者。舊版散佚、流傳頗罕。寫本僅存、亦可爾藝林之珍笈矣。

離騷草木疏卷第一

迪功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蓀荃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荃香草以諭君也惡數指斥尊者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諭洪慶善曰荃與蓀同莊子得魚忘荃崔音孫云香草可以餌魚疏曰蓀荃也九歌蓀橈蓀壁皆一作荃蓀不察余之中情蓀何爲兮愁苦數惟蓀之多怒蓀獨宜兮爲民正蓀詳聾而不聞願蓀美之可完皆以諭君也沈存中云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今昌蒲是也東坡先生石昌蒲贊引本草注云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爲昌蒲邪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仁傑按本草昌蒲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老一名昌陽謂石上昌蒲紫花者漢武帝內傳云九疑仙人聞中岳有石上昌蒲食之長生故來採之抱朴子云韓衆服昌蒲十三年身上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昌蒲須得石上一寸九節紫花尤善故李衛公平泉草木記有茅蓀詩自注云茅山溪中謂之溪蓀其花紫色又寄茅山孫鍊師詩云石上溪蓀發紫茸陶隱居乃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昌蒲而葉正如蒲無脊俗人誤呼此爲石昌蒲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又云生下濕地大根者名昌陽陳藏器云水昌蒲一名昌陽一名白昌即今之溪蓀 根色

江白闍以昌蒲昌陽溪蓀爲三物陳別出昌蒲而以昌陽溪蓀爲一物皆誤也圖經云昌蒲葉長一二尺中心有脊狀如劍無花實此與抱朴子李衛公所云不同蓋石上昌蒲無劍脊而有紫花者爲昌陽昌蒲蓋日引年當用溪蓀若進豨苓則綠葵本草別說云今陽羨山中生水石間者其根須略無少泥土極緊細一寸不啻九節二浙人家以瓦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近方多用石昌蒲必此類也其池澤所生肥大節疏恐不可入藥唯可作果盤盞氣味不烈耳雷公云勿用泥昌夏昌二件根如竹根鞭氣穢味腥又陳藏器云水昌生水畔與石上昌蒲都別大而臭則知昌蒲種類甚多生下濕地者曰泥昌夏昌生溪水中者曰水昌生石上者爲石昌蒲而石上者又自有二種圖經所載生蜀地葉作劍脊而無花一也別說所載生陽羨山中不作劍脊有花而黃二也衛公所載生茅山溪石上亦不作劍脊而花紫三也抱朴子以紫花爲尤善即所謂昌陽溪蓀者也如溪蓀自是石昌蒲一類中尤韻耳藥有君臣佐使而此爲君離騷又以爲君諭良有以也諸家以此種葉不作劍脊遂謂非真其實不在此如泥昌雖復葉作劍脊亦安所用邪大抵昌蒲生溪石上自然根硬節密暴乾堅實而辛香與泥昌水昌不可同日而語也昌陽名謂彼爲足以當之越縣王闓侯通江都王荃葛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顏師古謂荃本作絟音千全切今之筩布之屬服瓚二說皆非此誤以絟

爲荃耳、

芙蓉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注芙蓉蓮華也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芰荷合芙蓉爲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名荷莖下白蒻在泥中者爲密房爲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藕爲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華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本草藕實一名水芝丹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唯苦薏不可食華中帶謂之荷鼻其的至秋表皮黑而沉水者爲石蓮唯鹽鹵能浮之本草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白水名水華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溪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菊

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春蘭兮秋菊王逸注英華也言已食菊之落英以香淨自潤澤也五臣云取其香絜以合已之德吳處厚青引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本草按山海經女几之山其草多菊爾雅蘜一名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本草云菊一名日精一名女節一名女華一名女莖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一名陰成陶隱居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薏圖經云南陽亦有兩種白菊葉大似艾莖青根細花白蕊黃其黃菊葉似茼蒿花蕊都黃然今服餌家多用白者南京又有一種開小花花瓣下如小珠子謂之珠子菊入藥亦佳正月採根三月採葉五月採莖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潁川人呼白菊爲回蜂菊汝南名苶苦蒿上黨及建安順政郡並名羊歡河內名地薇

高齋詩話載東坡跋王荊公詩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而荊公自謂取離騷經落英之意按落英固有意義然以爲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詩又有謁堯裏離哭落之句亦用騷經語者落之義非隕落之落爾雅釋詁文俶落權輿始也郭璞引訪予落止爲證蓋成王訪羣臣於廟中謀始即政之事邢昺乃云落者木葉隕墜之始失義矣西漢叢語引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此言食秋菊之葉耳其說恐亦未務爾雅華榮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月令仲夏木堇榮謂於此時著花也菊葉固可食然按本草採葉在三月令云秋菊則非食葉之時矣著花在八九月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云採藥用花者取花初敷時也

菊性喜寒往寒則開早白樂天詩云禁宇寒氣[illegible]
菊方拆東坡亦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
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
嶺南不然至冬至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
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盛衰須霜降乃
發而嶺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
通仙靈也近世菊品最多有金鈴珠子排花等種類不
同東坡取未遂之之說云當以黃為正餘皆可鄙蓋本
之月令也今服食家多用白菊然遂之之說亦自有理
抱朴子云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上左右皆生甘菊
菊花墮其中水味為變居民食甘谷水無不壽考故司
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守縣月送甘谷
水四十斛西京雜記云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益壽
菊花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始熟就
飲焉圖經云河內以八月合花收暴乾浸酒中服之今
諸州菊花酒其法得於此

芝

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爾雅茵芝邢
昺曰瑞草名也一歲三華一名茵一名芝論衡云芝生
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思元賦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
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
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後獨遺說者遂以九
歌之三秀為芝乎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
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也洪慶善曰本草引五芝經[illegible]皆
以五色生於五行入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
盤石　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然乎
謹按禮記芝栭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
芝木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庾又云芝
栭應是一物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菹賀氏以為二物
云栭軟栗芝木椹也孔穎達以賀氏為非按爾雅栵一
名栭郭璞云子如細栗江東呼栭栗則芝自芝栭自栭
也本草五芝之外別出紫芝之唐本注云多黃白稀有
黑青者諸方所獻白芝未必華山黑芝又非常岳然紫
芝最多非五芝類陶隱居云芝皆以草俗所稱見其族
種甚多形色瓌異並載芝草圖中今狀所用紫芝是朽
木株上所生狀如木檽抱朴子云赤者如珊瑚白者如
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
洞徹如堅冰也又云木芝者松栢脂淪地千歲化為茯
苓万歲其上生小木狀如蓮華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
時之甚滑燒之不焦本草赤芝生霍山陶隱居云南岳
本是衡山漢武帝始以小霍山代之非正也此則應生
衡山按尚書大傳爾雅諸書皆以霍為南岳仁傑嘗於
兩漢刊誤辨正其事

蘭

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行清潔者佩芳言已修潔乃取[illegible]
雜芷蘭以為[illegible]服悖采眾善以自約束也又滋蘭之[illegible]
[illegible]言行仁義[illegible]身自勉循詩眾香也又蘭藉則以[illegible]
[illegible]則以[illegible]蘭陸蘭枻蘭橑則以[illegible]

旨以自喻也本草有蘭草澤蘭二物蘭草一名水香一名水蘭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棗一名虎蒲顏師古注司馬相如賦云蘭即今澤蘭也陶隱居云蘭草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盛洪之荆州記亦云都梁縣山下有水生蘭草名爲都梁因山爲號也洪慶善云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詩方秉蕑兮陸璣云蕑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之秋蘭香草秋時盛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又曰春蘭兮秋菊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鳥獸草木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三劉漢書刊誤云蘭今管城多有之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山谷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蕙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又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仁傑按說文畹三十畝也畦五十畝也如此則蘭爲畝者二百七十蕙百畝留夷以下五十畝蓋蘭爲上蕙次之留夷之屬爲下所貴者不厭其多而所賤者不必多山谷言賤蕙貴蘭之意則是其所以爲貴賤之意則失之矣蘭俗呼爲燕尾香煮水以浴療風故又名香水蘭俗呼爲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故曰浴蘭兮芳蘭固可用浴而不可食項閩蜀士云屢見人醉渴飲瓶中蘭華水吐利而卒者又峽中儲毒以藥人蘭華爲第一乃知甚美必有其惡蘭爲國香人固服媚之又當愛而知其惡也離騷以蘭爲不可恃亦不爲無說

石蘭

疏石蘭兮爲芳莜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注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洪慶善曰蘭草生水傍澤蘭草生水澤中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仁傑按石蘭即山蘭也蘭生水傍及水澤中而此生山側荀子所謂幽蘭花生於深林者自應是一種故離騷以石蘭別之又一種曰馬蘭生澤傍如澤蘭氣臭本草注云楚詞以惡草喻惡人北人見其花呼爲紫菊以其花似菊而紫也按東方朔七諫云蓬艾入御於床第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本草注所引蓋謂是也

蕙

豈惟紉夫蕙茝既替余蕙纕兮荷衣兮蕙帶凡此皆以
爲服飾也薜荔柏兮蕙綢擗蕙櫋兮既張此則以爲屋
飾也皆取香潔自脩飾之意蕙肴烝兮蘭藉則取其芬
芳以爲頫羞也又植蕙之百畝則以喻賢人君子欲其
衆也洪慶善引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山海經云薰草
麻葉而方莖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黄魯直說與此
異仁傑按山海經天帝之山下多菅蕙又升山其草多
諸薁蕙郭璞注蕙香草蘭屬或以蕙爲薰葉失之則蕙
與薰葉本非一種廣志蕙草綠葉紫花今蘭葉與花亦
然故景純以爲蘭屬而山谷謂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
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華而香
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
蘭其視椒椴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看花多
少爲别耳本草於薰草外别出蕙實云生魯山平澤五月
收味辛香正應是蘭蕙之蕙此說是也

芷 芳

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言已脩潔乃取江離
辟芷以爲衣被采衆香以自約也畦留夷與揭車兮雜
杜蘅與芳芷王逸注言雜植芳芷德行彌盛也芷葺兮
荷屋以芷覆屋也又浴蘭兮沐芳洪慶善曰白芷一名
芳香以此沐浴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曰沐芳莫
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此意異
仁傑按本草白芷名芳香又名澤芬陶隱居云東間甚
多道家以此香浴又用合香也嘉祐圖經云今所在亦
有之吳地尤多根長尺餘白色枝幹去地五寸以上春
生葉相對婆娑紫色闊三指許花白微黄入伏後結子立
秋後苗枯按集韻芷渚市切香艸也同音茝字艸名蘼
蕪也今離騷茝多作芷蓋茝有芷音繢者亂之茝音芷
者謂靳茝也靳茝

茝 葯

豈惟紉夫蕙茝洪慶善曰茝白芷也又攬木根以結茝
慶善引荀子蘭槐之根爲芷注謂苗名蘭槐根名芷然
則不根與茝皆喻本也又辛夷楣兮葯房王逸注葯白
芷也五臣云以馨香爲房之飾慶善曰本草白芷楚人
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又劉向九歎莞芎棄於
澤洲王逸注莞符離也慶善引本草白芷一名莞一名
芙蘺爾雅莞苻蘺注云蒲也仁傑曰芳草固多異名白
芷一物而離騷異其名者四曰芷曰芳曰茝曰葯按本
草朱字神農本經云白芷一名芳香此固不疑至墨字
云一名藁一名符離葉名蒿麻乃諸暨以爾雅文傅益
者也是豈足據哉郭璞注爾雅莞苻蘺其上蒚云今西
方人呼蒲爲莞注東謂之苻離用之爲席其上臺别名
蒚說文莔字解云藁也藁字解云莞謂之蘺晉謂之藁
齊謂之茝又山海經號山草多葯藁崍山草多葯郭璞
注葯即藁藁謂之蘺者符蘺也藁茝特齊晉方言之異
而葯與藁蓋兩有詳略耳如芷一名莀茝者一名陵若
也則知離騷所謂茝葯者指莞蒲言之非白芷别名審
矣陸德明詩音義云莞草叢生水中本草注云白芷生

下濕地則茵菿與茵判然二物抑又可見諸家之訛謬
也顏野王蒚字解云蒲蒚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
出黃即蒲黃也本草有香蒲及蒲黃條即所謂莞苻蘺
茵蒻者也香蒲一名睢一名醮唐本注云此則甘蒲作
薦者山南名此爲香蒲而謂菖蒲爲臭蒲也春初生嫩
葉未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周禮以爲菹生噉之甘脆
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謂之蒲黃花中蘂屑細
若金粉謂之蒲黃歸其粉後有赤滓謂之蒲萼又敗蒲
席條陶隱居云人家所用席皆是莞草而薦多用蒲唐
本注云席薦一也晉齊間人謂蒲薦爲蒲席亦曰蒲蓋
謂藁作者爲薦爾山南江左以機上織者爲席席下重
厚者爲薦作茵按莞蒲有大小二種爾雅莞苻蘺之外

又有葻鼠莞注云亦莞屬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蓋唐
本草所謂香蒲可爲薦者莞苻蘺也機上織者鼠莞也
鄭康成詩箋下莞小蒲之席孔穎達詩疏謂康成云莞
小蒲也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
有小大之異爲席有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設席麤者
在下美者在上諸侯祭祀之席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
小蒲也陸德明莞草叢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蓋
以莞加蒲者謂莞苻蘺爲□謂□鼠莞爲莞也則莞小
於苻蘺故別之曰小蒲下莞上簟者謂莞苻蘺爲席不
論鼠莞也德明謂莞叢圓即鼠莞耳又謂似小蒲而非
何哉山海經亦有大小蒲之別孟子之山其草多蒲又
賈超之山其中多龍脩郭注龍須也似莞而細□山□石

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是也又太行無逢之山祠用卅
藻茝瘞之郭注藻聚藻茝香草蘭之類以山海經他文
推之如曰祠用一璋玉或曰用一藻玉或曰用一璧或
曰用一璧一珪使藻茝爲二物當如璋璧之文云用一
藻一茝可也又郭注藻玉云玉有符彩者或曰盛玉藻
藉也謂玉有藻彩良是如或人之說則藻藉與玉爲二
物矣按泰冒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藻玉觀此則或人
之說不攻自破矣以藻玉則藻茝當是一物郭說失之
蕭爲茝曰藻茝者以其生於水中又爾雅有葝茝故以
是別之耳集韻茝字諸市切云艸名蘼蕪也又昌亥切
云艸名音吃二茝音則當如是別曹憲博雅以葯爲茝葉
按淮南書大與者身如秋葯之被風則葯至秋猶茂今

白芷立秋後即枯故東方朔七諫云捐芷葯與杜蘅之
蕙兮九懷云芷室分葯房以芷葯齊稱而並舉之其爲二
物明甚意與蕙其夫同科

杜蘅

雜杜蘅與芳芷王逸注言已積累眾善以自飾循積杜
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也又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
謂以荷爲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蘅繚之也又被石蘭兮
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已被
服忠直又以嘉言而納於君本作 按山海經天帝之山
有草狀似葵臭如蘼蕪名曰杜蘅爾雅杜一名土鹵郭
璞云杜蘅也本草杜蘅香人衣體二月採根陶隱居云
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耳唐本注云葉似葵形如馬

蹄故俗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
芷等今俗以及己代之及己獨莖莖端四葉葉間白花
殊無芳氣有毒不可亂杜衡也圖經云杜若一名杜蘅
或疑是杜若據郭注云似葵而香故知是此杜蘅也江
淮間皆有之今人用作浴湯及衣香甚佳根亦麤黃白色
春初於宿根上生苗葉二三寸莖如麥藁麤細每葉上
有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於葉莖間罅內蘆頭
上貼地生紫花閒結實如豆大窠內有碎子苗葉俱青
況存中云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黃白拳局而
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
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本草云細辛水漬
令直是以杜衡偽爲之也

蘼蕪 江蘺

秋蘭兮蘼蕪五臣云皆喻懷忠潔也洪慶善引爾雅蘄
茝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菱蒿狀管子五沃之土生蘼
蕪仁傑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其草多蘼蕪號山其草多
芎藭本草芎藭一名胡藭一名香果其葉名蘼蕪似蛇
床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又蘼蕪條云一名薇蕪一名江
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今出歷陽節大莖細狀如馬銜
謂之馬銜芎藭蜀中亦有而細苗名蘼蕪蜀本圖經云
苗似芹胡荽輩吳氏云葉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
叢生五月華赤七月[illegible]莖端兩葉唐本注云此有二
種一如芹葉一如蛇床香氣相似熏衣圖經云其苗四
五月間生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馨滿徑七八月

開白花閒中出者俗呼爲京芎惟形塊重實作雀腦片
者佳謂之雀腦芎江離與芷並王逸注江離香草名
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
今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蘅一名杜若
也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蘺似水薺張
勃云江蘺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蘺赤葉未
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按說文江離蘼蕪也郭璞山
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蘼蕪也三者
異名而同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
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蘼蕪亦以芎藭與蘼蕪
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菖蒲江離蘼蕪是則芎藭蘼
蕪亦不得爲一物矣

杜若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夫下女王逸注女以喻己之儕
匹言已願往芳芳之洲取杜若以與忠正之人思與同
志也又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夫遠者逸注遠者謂高
賢隱士言已欲求高賢之士以香草遺之與共脩道德
也華采衣兮若英逸注若杜若也言衣此以自潔清洪
慶善云爾雅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本草杜若一名杜蘅
一名杜蓮一名白蓮一名白芩一名若芝陶隱居云今
處處有之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
又絕以旋復根殆欲相亂葉小異耳唐本注云苗似薑
莖生陰地根似高良薑全少辛味陶所注旋復根即真
杜若也蜀本圖經云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麻

手中似豆蔻叢生溪澗然小山草一名杜衡而中品白芷
杜蘅偽杜蘅爾雅所謂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
者也其類自別然古人多相類引用九歌云采芳洲兮
杜若又離騷雜杜蘅與芳芷王逸輩皆不分别但云香
草也今按華若香草名此言以華草之色為衣而以
杜若為飾耳也舊以云而不實為華亦非是詩二矛重
英毛注英飾也集韻以羽飾矛曰英又詩朱英綠縢言
以朱為英飾又飾矛裘晏兮三英粲兮此謂英為裘飾
如上文羔裘豹飾耳毛公以三英為三德其說恐誤歐
陽公曰三英當是述羔裘之美程氏曰三英若五紀之
類自是衣服禮儀制度鄭景望少卿謂英者出縫綫之
飾云

芰 音伎

製芰荷以為衣王逸注芰蔆也秦人曰薢茩按爾
雅蔆一名蕨攈字林楚人名蔆曰芰可食國語屈到嗜
芰俗云蔆角是也本草有芰實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
浮水上其花黃白色薔薇經云花落而實生漸向水
中乃熟一種四角一種兩角兩角中又有嫩皮而紫色
者謂之浮蔆王安貧武陵記兩角曰蔆三角四角曰芰
通謂之水栗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
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今蔆花色黃白而葉綠故
反離騷云除芰荷之綠衣又三都賦云綠芰泛濤而浸
淫牧之所云似誤以芰為芙蓉華也周官聚斂疏材鄭
康成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賈公彥曰百草或取根

謂若蔆芡之屬取實若榛栗之屬按芡實可食根亦
可作蔬苑中謂之雞頭菜至蔆則可食者實耳非根
也

藎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藎王逸注作零云古本作
藎揚子雲反離騷云慈吾累之衆芬兮颺爆爆之芳苓
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顏師古曰苓香草名
仕衡曰以反騷文意考之古本作藎為是悼芳草之先
藎言微霜之降未及惡草而芳草中先及藎也反騷字
作苓者詩采苓毛公苓大苦也爾雅藎一名大苦郭璞
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
當或云似地黃邢昺疏引詩云采苓采苓首陽之顛是
也藎與苓字雖異而音義同本草有甘草條謂為國老
云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蕗草生河西川
谷積沙山及上郡今出蜀漢諸夷中赤皮斷理看之堅實者
是又有紫甘草細而實國老即帝師之稱雖非君為君
所宗蘇頌圖經云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
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粗
細不定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首陽山在河東蒲
坂縣乃今甘草所生處而先儒所說苗葉與今全別豈
種類有不同者乎沈存中云本草注引爾雅藎大苦甘
草也蔓生葉似荷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
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
尖而糙澀似有白毛實作角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

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齒嚙不破按本草黃藥根味苦藤生高三四尺根及莖似小桑存中意以大苦不應味甘耳然先儒亦自有說成爾雅翼𦵮一名苦堇邢昺疏曰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是也

離騷草木疏卷第一

離騷草木疏卷第二

通直郎行國子録河南吳仁傑撰

荼

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荼薺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爾雅荼苦菜邢昺疏菜味苦而可食者也本草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陵冬不死桐君録云三月生扶疏六月華從葉出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根長生冬不枯陶隱居云今茗極似此疑即是茗三名荼又令人不眠亦陵冬不彫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菜正是苦蘵耳又巴東間別有真茶火熇作卷結亦令人不眠恐或是此又白英亦一名穀菜陶云益州有苦菜土人專食之皆充健與疏或以此爲荼王引詩云誰謂荼苦又堇荼如飴皆苦菜名也陶謂之茗茗乃木類殊非菜流爾雅釋草云荼苦菜釋木云檟苦荼二物全別又顏氏家訓按易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此則與桐君略同所在有之苦蘵乃龍葵耳俗亦名苦菜非荼也蜀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陳藏器云苦蘵葉極似龍葵但龍葵子無殼苦蘵子有殼蘇云是龍葵但龍葵亦言也人亦呼爲小苦耽顏師古刊謬正俗云苦菜□譜病功力甚多苦蘵草宜有此效桐君所說正得體今只蜀即苦菜若耶爾雅所謂蘵黃蒢苴 仁傑按詩□□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

毻而秀所謂堇荼如飴者按此荼諸家之說不一謂
似苦苣者是也圖所云苦蘵蘵苦苣參別名頗所云蘵葉
似酸漿江東以作菹食者蘵與蘵不同又本草唐本別
出茗苦搽併正月爾雅荼檟二釋此以荼與薺合之
則荼薺皆當為草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似
亦誤指荼為苦荼耳夏小正四月取荼以為君薦
薺所以異者荼始苦而終甘薺則初食便甘又孟夏當
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薺麥枯則知荼陽物也
薺陰物也是又不同敵而俱生之義又爾雅荼葉味辛
且苦亦謂之荼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箋云
荼葉者為香荼青葉者為青荼又芽秀亦謂之荼詩有
女如荼國語望之如荼皆與此名同體殊也孫氏齊民
要術音義云苣今葉似而圓者謂之苦苣葉長而光者
謂之生菜哇種之曲脆勝野生者

薜荔

薜荔拍兮蕙綢王逸注薜荔香草拍搏壁也言己居家
以薜荔搏飾四壁以香潔自脩飾也罔薜荔兮為帷言
以為帷帳也貫薜荔之葉以為香此香草執持忠
正也五臣曰貫拾也按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萆荔
狀如烏韭而生石上亦緣木而生郭璞注萆荔香草
也蘇戾兩音本草有絡石嘉祐圖經云今在處有之宮
寺及人家亭圃山石間種以為飾葉圓細如橘正青冬
夏不凋其莖蔓延節處即生根鬚包絡石上以此得
名花白子黑薜荔木蓮地錦石血皆其類也薜荔與此
極相類但莖葉粗大如藤狀木蓮更大如絡石實似
蓮房地錦葉如鴨掌蔓著地上隨節有根石血極與絡
石相類但葉尖而赤亦不又藥性論云土鼓藤小兒取
分地打作鼓聲李邕名為常春藤日華子云常春藤
名龍鱗薜荔或以揚雄反騷言卷薜芷與若蕙
中言都薜荔逐芳吳薜與薜荔本一物故爾雅有薜山蘄
而山海經有草荔萆字與薜音義不同按離騷云令薜
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則薜荔固一物且廣雅以
山蘄為當歸非緣木而生者也

女蘿

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女蘿菟絲也爾雅唐蒙女蘿
菟絲又蒙王女郭氏曰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王女
也一物五名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云女蘿菟絲
松蘿也本草松蘿也本草松蘿一名女蘿陶隱居云東
山甚多生雜木上而以松上者為真呉氏又山菟絲一名
條云一名菟盧一名唐蒙一名王女一名赤網一名
其莖延草木上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
麻蒿上舊言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今不必爾抱朴
云兔絲初生根形如兔又云兔絲之草下有兔之
無此根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云兔
其莖似黃麻線多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
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師古急就章注云
而細者為兔絲雜而色淺者為兔盧按爾雅以
女蘿兔絲為一物本草以為二物古詩與君為新婚

附女蘿李太白詩君爲女蘿草妾作兎絲華二詩皆用本草之說秦少游詩女蘿覆石壁黃華按松蘿正青兎絲黃而有花則少游即以兎絲爲女蘿自用爾雅詩傳之說耳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兎絲許氏注云茯苓千歲松脂也兎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陸璣云今兎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兎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生松上枝正青與兎絲殊異則許氏陸璣之說又相背馳按茯苓兎絲皆出於松則松蘿一名兎絲王逸之說爲是若藍苧麻蒿上所生疑自是一種如杜若與杜衡也山海經姑媱之山帝女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郭注菟丘菟絲也則菟絲又謂之菟丘矣

菌

雜申椒與菌桂王逸注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洪慶善曰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本作按山海經有桂山猶山郭璞注此多桂及櫰木因名云爾又有衡山菌山桂山郭云菌音芝菌之菌又云衡山有菌桂桂圓似竹見本草按菌與桂爲兩物如桂與櫰也山海經孟子之山其草多菌蒲盖桂之似竹者曰箘桂其字從竹菌蒲之菌其字從草渠可強牽合而一哉陳藏器謂本草箘桂字本作筒故方有筒桂後人誤書爲箘九歎云菀蘼蕪與菌若兮九懷云菌閣兮蕙樓皆以菌自爲一物之誤云飲菌若之朝露兮結桂木而爲室又以蘭與桂上下句分使逸以爲薰草良是然不當以葉爲蕙根璞注山海經菅茅葉如薰云薰者香草蘭屬或以蕙爲薰葉失之蓋謂是也山海經浮山有草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其臭如蘼蕪今按本草薰草一名蕙草陶隱居云俗呼燕草狀如茅而香者爲薰草陳藏器云薰即蕙根一名鷰草又香蒲條陶隱居云是薰草又云是鷰麥然香蒲不作麻葉唐本去薰草不載惟嘉祐云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按本草別出零陵香條云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南越志名鷰草又名薰草引山海經薰草云即零陵香也圖經云生下濕地常以七月中旬開花至香古方但用薰草而不用零陵香蓋山海經所謂蕙與薰草離騷經所謂蘭皆此物也雖一名蕙草諸家或以根或以葉爲之其實不然本草別有蕙實正如杜若一名杜衡而別有杜衡不相似也本草當合薰草零陵香爲一條而薰實自爲一條而蕙實自爲一條可也沈存中云薰即零陵香蓋循陳藏器之說耳王度記云諸侯以酒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草之貴在蘭芝之上

茹

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耎也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洪慶善云王爲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香也周少隱云[illegible]言食

也詩曰柔則茹之注騶達言辭曰或木茹而長飲與上
古未有火化飲血茹毛則茹為食明矣此言茹蕙猶言
食秋菊耳蕙可茹菊可食皆取其中心懷服忠正如嗜
草木之芳香也曰攬茹蕙以掩涕者言攬所茹之蕙傷
已中心嗜好唯盛德之馨香而不見知於時也仁傑按茹
香草名也本草名茈胡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
蒿辛香可食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淮南子
云芸可以死復生陶隱居云今出近道如前胡而殆會
韻解詁云芸蒿春秋有白蒻長四寸圖經云二月生苗其
台莖青紫葉似竹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麥門
冬而短七月開黃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鼠尾月令
仲冬之月芸始生皇氏云應陽氣而出雜俎曰芸蒿
叢生也葉似邪蒿夏小正月采芸為廟采也顏師古急就章
注云芸蒿生熟皆可啖沈存中云古人藏書用芸今人
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
葉間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
曾得數株於文潞公家移植秘閣按存中所云與本草
小異爾雅疏云權一名黃華郭注云今謂牛芸草為黃
華葉似苜蓿說文亦云芸草也似苜蓿然則牛芸云者
亦芸類郭以時驗而之言存中之言殆此類邪

紫

搴辟芳兮紫壇王逸注紫貝為壇仁傑按山海經閩澤
多茈蠃注紫色螺也固可用紫貝解然與上下文所云
蓀室椒堂桂棟蘭橑藥房蕙櫋不類九歌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珠宮於此用紫貝則宜紫壇之紫蓋紫
草也山海經勞山多茈草注云一名茈莀中染紫爾雅
藐一名茈草郭注可以染紫說文茈草也將此物本草紫
草條云一名紫丹一名紫芙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
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生碭山及楚地紫石華條云紫
一作茈古紫茈通文苑作紫貝闕兮珠宮今本作朱王
逸云朱丹其宮恐當以珠字為正賈思勰云種紫宜數
良之地沙地亦善性不耐水必須高田三月種九月刈

華

華芳不衣芳若英仁傑按上下文浴蘭芳沐芳華采衣芳
若英蘭也芳也華也若也四者皆香草洪慶善以芳為
白芷固當至以華采為五色采則因王逸之誤而莫之
能正山海經單狐之山多華草逢水出焉爾雅薇一名
華說文薇華之未秀者詩葭菼揭揭正義引爾雅葭蘆
菼薍某氏曰大車傳以菼為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為一
陸璣云薍或謂之荻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蘆葦
之初生其名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葦耳本草蘆根
條其花名蓬蕽圖經云其狀都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
花白作穗若茅花根亦若竹根而節疎爾雅蘆為葭華
郭璞云蘆葦也謂蒹為薕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江東人
呼為薍通謂菼為薍似葦有小中實江東呼為烏蓲其葦
皆名芳所謂蘆葦通一物也廉今作簾者是也菼今
以薪爨者是也今人罕能別蒹菼與蘆葦又北人以葦
與蘆為二物水傍下濕所生者皆為葦其細不及指

人家池圃所植者爲蓄其狩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
亦難得其花味小苦堪食集韻采與彩通文色也詩蒹
葭蒼蒼言其色之青華爲蘆之未秀蓋尤青嫩之時西
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蘀之類長安人謂葭蘆
之未解葉者爲紫蘀云

菰

設菰梁只王逸注菰梁蔣實謂彫胡也言有菰米之飯
芬香且柔滑也 仁傑 按本草菰根注云蔣草也江南人
呼爲茭草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蒲荻久根盤厚夏
月生菌堪啖名菰菜三年已上心中生臺如藕白軟中
有黑脉亦堪啖名菰首也陳藏器云菰菜雍州郭璞爲羹
解酒毒生江東池澤菰蔣上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越
路之菌是也晉張翰見秋風起思之菰首生菰蔣草心
至秋如小兒臂更有一種小者擘肉如墨名烏鬱人亦
食之嘉祐圖經云葉如蒲葦輩春生筆謂之茭白歲久
者生臺如兒臂謂之菰手今作菰首非是爾雅出隧一
名蘧蔬郭璞云似土菌正謂此也南方人謂菌爲蕈亦
緣此義其臺中黑者謂之茭鬱兩浙下澤處菰根相結
久則并土浮於水上謂之菰葑刈去其葉便可耕蒔其
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古人
以爲美饌今饑歲人猶採以當糧西京雜記云太液池邊
皆是彫胡紫蘀綠節蒲叢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
之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是也廣志云菰以作飯
滑於蒲實宋魏炊菰米法云菰穀盛韋囊中擣瑩爲

屑勿令作末納葦囊中令滿置版上揉之取米一作可二
升半炊如稻米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越駱之菌謂竹
筍也與陳藏器所云意義頗差

蓴

膾苴蓴只王逸注苴蓴蘘荷也又九歎蘘荷注云蓴苴也
洪慶善曰蓴普各匹沃二切或作蓴非是 仁傑 按說文
蘘荷一名葍蒩博雅蓴苴蘘荷也集韻蓴平聲純殊倫切
水葵也通作蒓又入聲蓴字二切如上蘘荷也劉氏漢
書刊誤論上林賦巴苴云苴蓴苴也此文云苴蓴者苴
謂葍苴蘘荷與水葵蓋二物也蘘荷自許叔重以前一名
葍蒩至齊梁間猶呼蒩與葍音同世俗訛耳遂作蘘
荷章句在說文後不知何緣以葍爲蓴曹憲博雅乃在
隋世遵用逸說而已亂逸說言之蓴荷一名蓴苴而此
以苴蓴爲蓴爲水葵明矣本草蓴味甘三月至八月
名絲蓴霜降已後至十二月名瑰蓴味苦澀取以爲羹
猶勝雜菜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
堪啖花黃白子紫色莖細如釵股思勰種蓴法云近陂
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爲池種之水深
則莖肥而葉少淺則葉多而莖瘦性易生不耐污糞穢
入池即死又有石蓴生南海石上南越志云似紫菜色
青

蘋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五臣云以喻張設忠正以
待君命又鳥萃乎蘋中 仁傑 按集韻蘋或作薠 符

山海經崑崙之丘有草曰蘋其狀如葵其味如葱巴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爾雅苹一名萍其大者蘋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本草水萍條陳藏器云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芣菜陸璣草木疏云其麄大者謂之蘋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蘇恭云大曰蘋中者荇菜即鳬葵也小者浮萍生溝渠間丘光庭云湖州圖經謂為不滑之菜謬矣爾雅蘋大萍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乃萍類非荇植屈生於水上今之呼為浮芣者是也此文今本作蘋蘋者是非蘋蘩薀藻之菜孔穎達注云薀聚也藻聚生故謂之聚藻杜注薀音溫白是一種水草今關西之人謂之薀草取以養其田者是也集韻平聲薀於昆切薀水艸也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此云白蘋者丘光庭謂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云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莫江南春何也曰以此花亦白故花時亦可呼為白蘋也

蒿

其酸萵蔞王逸注萵蔞蒿草也爾雅蘩皤蒿邢昺疏云皤猶白也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孔穎達正義引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言沼沚者爾雅其傍采之也本草唐本白蒿注云此蒿葉麄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艾者所在有之又云葉似艾上有白毛麄澀俗呼蓬蒿掌禹錫云蓬蒿可以為菹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陸璣云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菸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旁勃也孟詵云春初蒿最先諸草而生

苴

腊苴蓴只王逸注蓴苴蘘荷也仁傑按說文蘘荷一名葍蒩本草有白蘘荷陶隱居云今人呼赤者為蘘荷白者為覆葅同一種耳藥用白者蠱中者服其汁并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蝨輩人家種白者亦云辟蛇蜀本圖經云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牙其葉冬枯衡山圖經云今荊襄江湖間多有之春初生葉其根堪為菹其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閑居賦云蘘荷依陰時藿向陽是也史游急就篇云蘘荷冬日藏荊楚歲時記亦云仲冬以鹽藏蘘荷以備冬儲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中蠱家人密以蘘荷置席下忽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自此解蠱藥多用之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宗懍謂嘉草即蘘荷是也赤者堪啖及作梅果用之蘇頌演義云蘘荷似蘼苴而白蘼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堪為食矣賈思勰云蘘荷宜在樹陰下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鉏微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茂

蔞

其酸蒿蔞王逸注蔞香草也爾雅購蔏蔞郭璞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詩翹翹錯

薪言刈其蔞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好生水
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食之香而脆美其葉
又可蒸爲茹

蘋

蘋蘅槁而節離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
洪慶善云蘋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似莎
上林賦蔣芧青蘋張揖曰青蘋似莎生江湖鴈所食南
都賦草則藨苧蘋莞李善引郭璞山海注云蘋青蘋似
莎而大又七發掩青蘋游清風善引呂氏春秋昆侖之
蘋又引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仁傑按山海
經陰山其草多茆蕃郭璞注蕃青蘋其葉似莎而大蕃
蕃卽蘋也蕃蘋字相近易亂故自蘋字[illegible]一作蘋此
蘋[illegible]亦或作蘋按莎[illegible]莫郡似三稜生下田蘋葉
似莎[illegible]其上水中與莎不類似莎者蘋也七發注引周官
誤鄭氏周禮巾車注蕃蔽云蕃讀爲蘋蘋麻以爲蔽則
蘋又爲麻類

胡

索胡繩之纚纚王逸注香草言糾索胡繩令澤好以善
自約束也仁傑按胡謂葷菜也爾雅蒚山蒜說文蒜葷
菜也一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葷[illegible]不生山中名蒚本草胡
味辛陶隱居云今人謂葫爲大蒜謂蒜爲小蒜以其氣
類相似唐本注云此物煮爲羹臛極俊美圖經云今處
處有之人家園圃所蒔也每頭六七瓣初種一瓣當年
便成獨子葫至明年則復其本久其花中有實亦葫瓣

狀而極小爾雅說文所謂蒜葷菜者乃今大蒜也葫乃
小蒜也陸法言切韻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江南
有小蒜又有一種似大蒜而多瓣者有葷氣彼人謂之
薇葫江北則無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
卵者也納者何納之君也蘇鶚演義云卵蒜俗謂之小
蒜[illegible]十許子共一株二種蒜葷之名明蒜尤辛亦得大
蒜之名[illegible]大蒜宜良軟地九月初種五寸一株三年科
皆[illegible]乾郭云者二月種之否則獨科而黃中旬鋤之
三[illegible]無草亦鋤三遍蓋古人羹臛用此洪慶善云胡繩
謂古有莖葉可作繩索者若薜荔如以蕙爲綱杜蘅爲
紐[illegible]借香草[illegible]爲繩[illegible]莖葉可爲繩索則其說拘
矣

繩

索胡繩之纚纚王逸云繩香草而不能名其物仁傑按
繩者繩毒也爾雅盱一名虺床郭璞注蛇床一名馬牀
廣雅云一名繩毒一名思益一名棗棘一名牆蘼本草
一名蛇粟陶隱居云蛇床子近道田野間甚多花葉正
似蘼蕪嘉祐圖經云似小葉芎藭花白子如黍粒黃白
色三月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蒿枝每枝上有
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四五月開花又似𦊰水

芭

傳芭兮代舞王逸注芭香草名也洪慶善曰巴且草一
名芭蕉仁傑按集韻芭字云芭蕉[illegible]名本草有甘蕉
陶隱居云本出廣州今東間亦有根葉無異惟子不堪

食耳蜀本圖經云俗呼芭蕉多生江南葉長丈許闊一二
尺餘莖虛軟葉初圖經云今出二廣閩中川蜀者有花
閩廣者實熟乃可啖他處雖多而作花者亦少近緣都
下往往種之甚盛但甚不結實芭蕉之類亦多甘蕉乃其有子
者其大者如芭蕉相類但其卷心抽幹作花初生大萼
如倒垂菡萏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極
繁盛紅者如火炬謂之紅蕉白者如蠟色謂之水蕉其
花大類象牙故謂之牙蕉其實亦有青黃之別可以乾
寄遠北土得之以為珍果閩人灰理其皮令錫滑緝以
為布

藑茅

索藑茅以筳篿兮王逸注藑茅靈草也按爾雅釋草文葍
藑茅仁傑按說文藑字解云茅葍也一名舜又說文舜字解
云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舜字又謂之
舜葟字類如舜華隆義以為木槿者按說文舜字之外
有蕣字解云木堇也古文省故詩即用舜為舜木堇
之舜與藑茅之舜不同也賈思勰云葍一名葍根幽究
謂之燕蕍葍正白可蒸以禦飢漢祭甘泉用之其華有兩
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風土記曰葍蔓生
被樹而生味甘一名甘獲真綿別傳注云獲葍也郭璞
曰葍華有赤白者為藑茅為葍一種耳又注葍葍大葉白
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邢昺疏釋葍藑茅云華白者即名葍王
逸謂藑茅靈草古退之靈草葍長有瓊瑰瓊為赤玉此用之
於瓊又瓊玉瓊有瑞州府土瑞王之說以詩序云此說因
王允之更名瓊花按李善文選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晏
公拒霜花詩用瓊芳字紅琴詩用瓊粘字正用此說然
按瓊與璚同音瓊營切宜二切詩報之以瓊琚毛公注
云瓊玉之美者孔穎達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書
在璿璣孔安國注璿美玉說文於璿字亦云美玉也至
瓊字乃云赤玉許叔重在毛公孔安國之後不知赤玉
之說何所本郭氏爾雅注以藑為赤華亦並緣瓊玉之
義耳按藑為華其曰赤者楚方言之異非必赤華
為藑也推此則后土祠花亦固可以名瓊晏公所據李
善文選注本說文之謬如此詩言采其葍蓋惡菜也此
云香草者始是賈思勰所分兩種白香而赤臭郭氏曰
赤白華良是顧不當以赤為藑耳

揭車

畦留夷與揭車兮爾雅揭車芞輿仁傑按山海經景山北
望少澤多草藷藇郭璞注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單呼
為藷音儲又劉氏漢書刊誤論上林賦諸柘云藷山芋
字當作藷某謂與香草芞輿然則藷為山芋芞為揭車
本二物也本草拾遺云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留夷

畦留夷與揭車王逸注留夷香草也洪慶善曰上林賦
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
新夷新夷乃木耳一大留夷

通直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橘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言橘生江南彼種北地則化爲枳屈原自比志如橘亦不可移徙洪慶善補廣異志云橘爲木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仁傑按山海經荊山多橘櫾櫾與柚同尚書厥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注小曰橘大曰柚本草橘柚條唐本注云柚皮味甘橘皮味辛而苦柚肉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壺甘俗謂橙爲柚非也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橘柚皆爲甘也陳藏器云橘柚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沙柑朱橘乳橘塌橘山橘黃淡子沙乳柑爲上永嘉譜又有沙橘綠橘荔支橘穿橘油橘金橘自然橘凍橘狗橘朱窠香橘也橘蜜覃鄭康成云厥包橘柚乃三物包音苞其屬或云蜜覃是也又有黃橘早黃橘綠橘圖經云木高一二丈葉與枳無辨刺出於莖間夏初生白花六月七月而成實至冬而黃熟乃可啖今醫方用黃橘青橘兩物不言柚豈青橘是柚之類乎然黃橘味辛青橘味苦今之青橘似是黃橘而小與舊說大小苦辛不類別是一種耳又有一種枸櫞如小瓜狀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厚味短而香氣大勝甘橘置衣笥中則數日香不歇閩廣江西有之謂之香櫞沈存中云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陳藏器云今舊說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是種別非關變也仁傑按周官橘踰淮北爲枳地氣使然又晏子曰橘生江北爲枳水土異也今江北有枳無橘則其說驗矣陳氏之說恐未之思也張勃吳錄建安郡有橘冬月於木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盧橘夏熟盧黑色也

桂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王逸注椒桂皆香木蕙茝皆香草以諭賢者洪慶善注云言賢者無大小皆在所用又云菌字從竹仁傑按本草有菌桂牡桂桂三種菌桂條云生交阯桂林山谷巖崖間無骨正圓如竹陶隱居云仙經用菌桂云三重者良唐本注云菌者竹名古方用筒桂者是葉中三道文肌理緊薄如竹蜀本圖經云葉似柿葉而尖狹光淨花白蘂黃四月開五月結實樹皮青黃薄卷若筒者名筒桂厚硬味薄者名板桂又牡桂條陶隱居云今俗用牡桂狀似桂而扁廣殊薄皮色黃脂肉甚少氣如木蘭味亦類桂不知當是別樹不爲復猶是桂生有老宿者耶唐本注云古方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木桂及單名桂者是也此桂花子與菌桂同惟葉倍長蜀本圖經云葉狹長於菌桂葉一二倍嫩枝皮謂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名曰桂心其厚皮者名木桂又桂條陶隱居云湘州有小桂經云葉似柏葉澤黑皮黃心赤齊武帝時湘州送此樹植之芳林苑中今東山有桂皮氣粗相類而葉乖異亦能凌冬恐或是牡桂時人

多呼月桂正謂皮赤耳唐本注云箘桂表裏無毛而光
澤牡桂葉長尺許陶云小桂或言其葉小者引經云似
柏葉驗之殊不相類不知此言從何而出掌禹錫云按
此有三種菌桂似柿葉牡桂似枇杷葉此云如柏葉者
陶仕齊梁諸王侍讀得見此木而言也蘇恭但知有二
種不能細尋事蹟而云陶誤陸泆疏云箘桂牡桂桂心
同是一物皮厚者必嫩薄者必老嫩者辛香兼又筒卷
老必味淡自然板薄板薄者即牡桂也筒卷者即箘桂
也古方有筒桂字似箘字後人誤書之爲箘圖經云牡
桂去皮名桂心今所謂官桂也箘桂薄如竹大枝小枝
皮俱是筒人家園圃亦有種者移植於嶺北則氣味殊
少辛辣三月四月生花全類茱萸九月結實今人多以
裝綴花果作筵具其葉甚香可用作飲中品又有天竺
桂云生西胡國今亦稀有 按爾雅梫一名木桂郭
璞注南方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葉似枇杷而大白華
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形易云牡
桂是也按箘桂得名正以其肌理緊薄如竹故以箘韜
之箘名之以别木桂厚皮者耳箘桂一名筒桂而木桂
一名板桂筒不離竹板不離木大抵以竹言薄木言厚
也雖箘筒字近傳寫易誤只用箘字其義亦明陳藏器
謂箘者薄之訛正爾相反也小山招隱曰攀援桂枝兮
聊淹留白樂天去杭日有别宜桂詩云桂有蜀人名謂
此又至蘇有東城桂詩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
闔閭城自注云舊說杭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墮

僧天所云桂意即今所謂木犀者又謂之巖桂故曾文
清詩云團團巖下桂表表木中犀是又桂之别種然前
輩多即以爲桂蘇養直巖桂詩云已青小山來眼界是
也唯簡齋不然賞木犀花有武林曾識最高枝之句又
長短句云三閭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豈欲三閭於
桂之外别稱巖桂如蘭與石蘭之比乎

椒

雜申椒與箘桂又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五臣云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 按山海
經琴鼓之山多椒柘郭璞注椒爲木小而叢生下有草
木則蠚死爾雅檓大椒郭璞注云今椒木叢生實大者
名爲檓詩唐風云椒聊且陸璣疏云椒似茱萸有鍼刺
葉堅而滑澤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可著飲
食中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
香其味似橘皮本草有秦椒蜀椒兩種蜀椒一名巴椒
一名蓎藙唐本注云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
實細掌禹錫云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隴西圖經云
今南北所生一種椒其實大於蜀椒當以實大者爲秦
椒服食藥當用蜀椒蜀椒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
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此椒江淮及北土
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又施州有崖椒
閩中江東有欓子淹藏作果品吳越春秋越以甘蜜圓
欓報吳則欓之相贈尚矣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
郭注子似椒而細葉是也王逸注申椒云申重也其

小重之乃香至九草木乾甲辛庚死林漣兮亦以甲爲重
按甲當作神爾雅木自斃曰神此與甲掀義同爾恩
恐去掀於二三月移之先作熟糞泥掘出即泥封根埋
之又熟時收取黒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土
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
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而不衰氣
則不用裹一木之性寒暑異質所謂習與性成者雖聯
於掀不能無識切亦以此歟

松

飲石泉兮蔭松柏王逸注言已雖在山中猶飲石泉蔭
松柏飲石居處香以香潔自脩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
水蔭堅貞之木士㑗按山海經鐵來之山多松本草松
節條陶隱居云比來苦腳弱人釀松節酒皆愈松柏皆
有脂潤又凌冬不凋理爲佳物但人多忽近易之爾唐
本注云木皮綠衣名艾蒳葡炳云有五葉者一叢五葉
如釵名五粒松皆嘉祐經云今松實作果品其花上黃粉
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甚佳但不堪寄遠五粒字
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
者松久則實繁中原雖有然不及塞上者佳好爾日正
月自朔暨晦可移植松柏雜木高麗圖經云廣楊永三州
多大松惟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
富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得霜乃拆其實
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胾亦用之不可多
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搓壓成紋雖

而爲笥篚上有花紋不減穿藤之巧又有松扇惟以白松
木薄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栢

飲石泉兮蔭松栢士㑗按山海經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栢
爾雅栢一名椈本草栢實條陶隱居云栢葉實亦爲服餌
所重唐本注云技節煮以釀酒主風痺蜀本圖經云此
用偏葉者今所在皆有嘉祐圖經云三月開花九月結
子其葉名側栢出密州者佳雖與他相類而其葉皆側
向而生道家多作栢葉湯古栢葉尤奇今益州諸葛孔
明廟中有大栢木相傳是蜀世所植人多採服其味甘
香於常栢也

辛夷

辛夷楣兮葯房按本草辛夷一名辛矧一名侯桃一名
房木陶隱居云今出丹陽近道形如桃子小時氣辛香
即離騷所呼辛夷者陳藏器云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
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花其花最早
南人呼爲迎春寇宗奭衍義本圖經云木高數仞葉似柿
葉而狹長花色白而帶紫花落而無子夏秋復著花如
小筆又有一種三月花開四月花落子亦似相似子花
葉與無子者同今苑中有一本高一四丈花葉一如圖
經所說身徑二尺許去根三尺已來便有枝柯繁茂可
愛一花落復生葉至夏初還生花經秋歷冬葉花漸大
如有毛小桃至來年正月二月始開花是興元府進來
經二十餘載方結實以此推之即是年歲淺者無子非

有二種也開花早晚亦隨南北節氣寒温耳王逸云
注云辛夷香草以作戶楣洪慶善云辛夷木大連合抱
逸云香草非也又上林賦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
也顏師古曰留夷香草也新夷乃木耳甘泉賦列新雉
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顏師古曰新
雉即新夷耳爲木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
穀韓退之詩辛夷花高最先開辛夷固木名諸家謂之
香草蓋亦有說山海經號山其草多芍藥郭璞注云芍
藥一名辛夷此與王逸說相符第本草芍藥一名白木一
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鋋不著辛夷之名不
知郭本於何書又芍藥毛氏以爲香草陸璣疏乃云今
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按日華子云芍藥促
是芍藥花根今芍藥花正赤如牡丹又牡丹亦謂之木芍
藥二花不可謂無香氣陸氏之說殊不可曉本草又出
新雉木條疑甘泉賦所謂新雉自是一種非辛夷也

木蘭

朝搴阰之木蘭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以喻讒人困己
己受天性不可變易也 按本草木蘭一名林蘭一
名杜蘭皮似桂而香生零陵山谷陶隱居云狀如楠皮
甚薄而味辛香今益州有之皮厚狀如厚朴而氣味爲
勝唐本注云似菌桂葉其葉氣味辛香不及桂也蜀本
圖經云木高數仞似箘桂葉有三道縱文皮如板桂有
縱橫文嘉祐圖經云此與桂枝全別而韶州所生乃云
與桂同是一種取外皮爲木蘭中肉爲桂心蓋是桂中

之一種耳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
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今詩家云
木蘭舟出於此王彥賓云離騷九歌言蕙蘭石蘭椒蘭
幽蘭皆蘭草也惟桂櫂蘭枻爲木蘭謂以此木爲櫂及
枻也按騷人言蘭意香草以爲屋室舟楫之飾耳如蓀橈
蘜房荷屋之類皆用此意不可拘酉陽雜俎云木中一
歲再發華者唯木蘭爲然今按木蘭四時著花又有四
月著花者謂之夏木蘭雜俎恐誤

莽草

夕攬洲之宿莽 按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
以毒魚郭璞云今用之殺魚又葌山有木焉其狀如棠
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爾雅葞春草郭璞注引本
草云一名芒草按本草莽草一名葞一名春草陶隱居
云今東間處處皆有葉青辛烈者良人用擣以和米內
水中魚吞即浮出人取食之無妨莽字一作菵字今俗
呼菵草也掌禹錫云今呼菵草郭云芒草所見本異也
圖經云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間
古方皆用莽草今醫家取其葉用之甚劾此木也而爾
雅釋草云春草釋曰藥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芒莽
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按郭以莽爲芒
者正以山海經有莽草芒草皆可毒魚故通之耳此正
木類陶隱居所云用以取魚與山海經合三閭所稱草
本多出於山海經此爲莽草無疑王逸不見山海經以
意言之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非也然逸初

不相名爲卷施草其後郭璞注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
乃引離騷云宿莽也是說蓋祖於逸所謂冬生不死者
其實逸說亦自無所本

椒

望長楸而太息王逸注長楸大梓言己顧望楚都大梓
木而悲嘆也按山海經康乃之山其上多梓又堇理
之山多美梓郭璞注云山楸也又陽華之山多苦辛其
狀如橚郭注橚即楸字也爾雅小葉曰榎大而皵楸
注楸細葉者爲榎郭注云木老而皮粗皵者爲楸木少
而皮粗皵者爲榎又槄梓注云即楸也又椵鼠梓注云
楸屬也陸璣云其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
苦楸本草梓白皮條蘇頌云大木似桐而葉小花紫日華
子云梓皮有數種惟楸梓佳圖經云鼠李一名鼠梓或
鼠李花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也梓之入藥皆
用有子者楸梓宮寺又人家園亭多植之晉吳曆云楸
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生子者爲梓或名子楸或名角
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梓亦呼剌黃楸也楸既無子可於
大樹四面掘坑取栽移之兩步一楸兩以一行也韻語
陽秋云楸色香尚勝見於杜子美梅聖俞詩要把楸花
媚遠天言其色也楸木發香偏觸處言其香也周必大
嘗木對白玉堂高楚不近俗直許天人...
又採其葉搗傅瘡立愈云

黃棘

宵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
言飛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
急疾也洪興祖曰言己之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
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
十五年與秦盟於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客於秦今頃
襄信用讒回將至亡國是復施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
名○按借光景以往來倚離騷經聊假日以媮樂逸
注云神光電景非是又以黃棘爲棘刺而不知所據今
按山海經苦山有木焉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離騷草
亦多用山海經九章益取諸此地名之說誤也本草本
部有赤棘曰棘唐本注引切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
俱似棗嘉祐圖經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而枸杞有針者
一名枸棘今此所云黃棘以華言得名又其實如蘭則
用爲馬策者特取其莖耳不以刺爲嫌也唯頡一不然

薋

薋菉葹以盈室兮　王逸注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　薋蒺蔾也詩楚楚者茨　洪慶善曰今詩薋作茨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　薋音茨　按陸法言字書云薋蒺蔾詩作茨說文又作薺本草蒺蔾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一名即藜一名茨　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易云據于蒺蔾言其凶傷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以刺梗穢　集韻薋津私切引博雅云薋莿貢一曰菜生水中　按顧野王云薋菜生水中　其字從艸從資陸法言亦作薋與集韻不同博雅謂薋爲白芷按本草並無薋之名其葉名蒿豈以蒿爲芷邪

菉

菉王逸注菉王芻也爾雅菉一名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詩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　仁傑按本草以此爲藎草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名菉蓐草

葹

葹王逸注枲耳也按陶雅卷耳一名苓耳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本草枲耳一名葹一名地葵一名葈耳一名常思　本草陶隱居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于毛中來　圖經云其實多刺俗呼道人頭　仁傑按沈存中閑居賦云陸卉則紫蓼蒼耳是也永嘉志一名兼絲

艾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王逸注艾白蒿也言楚國戶服白蒿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不可佩以言君愛眡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　仁傑按王度記大夫以艾酒以蘭芝庶人以艾則蘭艾之分尚矣爾雅艾一名冰臺郭璞注即今艾蒿也逸以艾爲白蒿按艾與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蘩也詩有采蘩有采艾本草有白蒿條又別出艾葉條蘇頌圖經云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又云白蒿葉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頗似細艾按蒿與白蒿相似耳便以艾爲白蒿則誤矣

茅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　仁傑按說文茅菅也爾雅菅一名茅　郭璞云白茅屬邢昺云茅之不實者也本草茅根條云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　陶隱居云此即今白茅詩云露彼菅茅其根如渣芹甜美嘉祐圖經云春生芽布地如針俗間謂之茅針亦可啖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又有菅亦茅類也陸璣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菅詩白華菅兮

也

蕭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洪慶善引顏師古
云漢書太祖曰詳入乎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
祀所用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
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二物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
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按祭用鬯爵諸侯以薰大夫
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謂蕭艾為賤草因有自來詩
正義引爾雅蕭荻 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謂之
荻蒿或謂之尾蒿似 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
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許叔重以為艾蒿非
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也

芑

石磊磊兮葛蔓蔓王逸注言己欲服芝草求之不得但
見葛草蔓蔓五臣云猶賢者雜遝眾讒者眾也
按爾雅葛一名雞齊 名鹿藿一名薺苨唐本注云葛
根入土五六寸已上 名葛脰微有毒嘉祐圖經云春
生苗引藤蔓長一二丈紫色葉頗似楸葉而青七月著
花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手臂紫黑色下品有蔄狗齒
即此也又有野葛蔓生出桂州以南葉似柳葉人食之
即死嶺表錄異云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通名鉤吻

萹

解萹薄與雜菜兮洪慶善引爾雅曰竹萹蓄注云似小
藜赤莖節好生道傍本草云亦呼為萹竹萹薄謂萹蓄
之成叢者按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言解去萹菜而蓄
芳蘭杜衡等以為文佩也 按郭璞注爾雅菉王芻及
竹萹蓄皆引詩綠竹猗猗為證蓋毛公以綠為王芻竹
為萹竹也陸璣草木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奧傍生此人謂為綠竹孔穎達云此
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
王芻與萹竹異也按終朝采綠之綠固可指為王芻集
韻菉或作綠云王芻也詩用綠字古文從省耳至竹字
則有兩音萹竹之竹從勒六切冬生草之竹從張六切
字同音異不可紊也淮南云淇衛箘簵漢書下淇園之
竹故蘇黃門解綠竹詩云今淇上多竹王荊公亦謂為
云虛而節直而和皆不用毛氏故訓推洪說蓋亦與萹
正爾用王芻萹竹二物也本草注云萹蓄似 陶隱居云布地
上花節間白葉細綠蜀本圖經云葉如竹莖細如釵股
嘉祐圖經云葉似瞿麥根如蒿根

薺

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言忠佞不同朝也洪慶善云
言荼苦薺甘故不同畝而生也爾雅荼苦菜薺實也又菥蓂
大薺犍為舍人云薺有小故言大本草薺條云味甘陶
隱居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陳
士良云實可食菥蓂又菥蓂條云味辛唐本注引爾雅
云是大薺然驗其味甘而不辛也蜀本云似薺菜而葉
細俗呼為老薺陳藏器云大薺是葶藶非菥蓂也
按爾雅蕈葶藶郭璞注實葉皆似芥廣雅云又云狗薺

薺嘉祐圖經云葶藶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薺根白枝莖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此草至夏則枯按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康成注云舊說靡草薺葶藶之屬淮南書云薺冬生夏死董仲舒雨雹對云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此說恐未然月令仲冬芸始生荔挺出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是月陽氣始萌故也若孟冬之月六陰用事薺特秉陰氣之盛而生耳非由陽升也至孟夏六陽用事而薺枯焉是又陰極而然亦非陰殺之故若薺生於仲冬而枯於仲夏乃當如前說耳

榝

榝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榝茱萸也似椒而非椒喻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洪慶善曰爾雅椒榝醜茱注云榝似茱萸而小赤色 仁傑按本草吳茱萸一名藙陶隱居云禮記名藙而俗中呼為藙子當是不識藙字似藙字耳唐本注云爾雅椒屬亦有榝名陶宗也圖經云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爾雅釋草云蕪荑一名蕿蘠本草作蕪荑蘇恭云字誤也又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璞注無姑姑榆也取以漬之所謂無荑也圖經云蕪荑大氣臭按蕪荑雖氣臭有藙名殊非椒類本草有蔓椒條一名豕椒一名豬椒一名彘椒一名狗椒陶隱居云山野處處有俗呼為樧似椒欓而小不香爾一名豨椒按茱萸一名榝子蕪荑一名藙蘠蔓椒一名豨椒三者皆有榝名集韻榝草名或從草說文云似茱萸許叔重在王逸前故郭璞用許說為正顏師古急就章注亦云茱萸似椒而大然則榝但似茱萸耳與茱萸非一物也蔓椒既有豨狗彘名又小不香為此物無疑今吳中謂之臭椒又謂之野椒是也釋雅云椴檔越椒茱萸也今以物為茱萸此說恐非

篁

乃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五臣云篁竹叢言已不得見君遠邪蔽塞也洪慶善引漢書篁竹之下注云竹叢也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篁竹墟名也仁傑按爾雅竹有簜有簝有箛有簢贊寧竹譜一百五十篛有篠有苻有筋竹之類諸有筀有棘有箘有簬有篁母有篔簹有簅有雞脛篁志有鍾竹蔥竹蔓竹聚母溪竹斜竹沛竹哀嘉諸有慈竹石竹綿竹篁竹芽竹苦竹竹頁竹木竹粘簩竹苦竹油竹蘆竹棲竹大箴竹一曰竹公孫竹方竹紫竹江南竹班竹湘江竹本草有堇竹竹苦竹甘竹而篁竹在衆竹中最其下者故見斥於離騷之曉那正以其藂薄幽昧蔽塞而已唐劉寬夫有竹記其略曰有竹叢生日光不透陰氣來凝一庭常昏若失子病其蔽翳因命斤斧有質微而葉茂本尊者之聚而曲者去之其獨立自持者保之去者存者邪正其殊蓋祖離騷之遺意云

方猶騷草木疏四卷　仁傑少喜讀離騷文今老矣
猶時時手之不但覽其昌辭正以其竭忠盡節凜然
有國士之風每正冠斂衽如見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經
品題者謂皆可敬也而按爾雅神農書所載根莖華
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
槩含華成書庶以別夫夫撥擬蕭艾似葵與夫
蕙茝之似蘭芝之似杜蘅猶大侫之於忠鄉原之於
德也得是書既見色尽或庶幾焉畢無以亂其真
昔劉杳為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今亡矣
杳所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而　仁傑獨取騷二十五
篇之又故命曰離騷草木疏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按國識三閭為根懷王是未知
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劉勰亦識三閭鴆
鳥媒娀女為迂怪荒異之說又王逸注鴆媒謂鴆
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鴆有二焉瑤碧之山
有鳥焉如雉其名曰鴆郭璞謂此更一種非食蛇者
也騷人之文多託之寄之亦非穀虛空置辭實事之
山經其言鸞鷟皇鴆鳥與詩麟騶虞鳳皇何
異也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蘅草為正猶曰小

人蔚然以之凡四十又四種推其以喻忠義獨行
之有又主傳也資其葉草之類十一種附著卷末猶
但傳爾目傳也從略不能詳芳草繳使之當遺其
萬載云慶元歲丁巳四月三日吳興郡行國子錄
河南吳仁傑書

國錄吳先生誼類辭之所以
殿訓釋請騷歡後進不遠
不多見比以蘊草木疏屬於
于羅田縣庠以遠矣哉慶元
庚申仲秋月河南方燦敬識

州學生張頤校對
羅田縣縣學教諭社材同校正
免解進士蘄州州學正充羅田縣縣學東湖書院山長吳校正

孔少府集二卷

（漢）孔融撰

附錄一卷

明天啟崇禎間刻七十二家集本

孔北海集一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漢孔融撰。案魏文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後漢書融本傳亦曰：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注曰梁十卷，錄一卷。則較本傳所記已多增益。新舊唐書皆作十卷，蓋猶梁時之舊本。宋史始不著錄，則其集當佚於宋時。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其聖人優劣論，蓋一文而偶存兩條，編次者遂析為兩篇，實三十六篇也。張溥百三家集亦載是集，而較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教，告高密縣僚屬二篇。大抵掇拾史傳類書，多斷簡殘章，首尾不具。不但非隋唐之舊，即蘇軾孔北海贊序稱讀其所作楊氏四公贊，今本亦無之，則宋人所及見者，今已不具矣。然人既國器，文亦鴻寶，雖闕佚之餘，彌可珍也。其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傳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贋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為真本也。流傳既久，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偽於此。集中詩文，多有箋釋本事者，不知何人所作。奏疏之類，皆附綴篇末；書教之類，則夾註篇題之下。體例自相違異。今悉夾註篇題之下，俾畫一焉。

孔少府集序

子桓作典論偶屈指茲
世詞壇首及孔文舉蓋
文舉差長曹公二歲矣
後人沿之稱為建安七
子揚德祖不在數中者

殆嫌其與子建娅也爾
時世間有一合用物曹
公咸收之傾海剖蚌編
為珠囊故仲宣以下莫
不委體為魏氏賓從獨
文舉矯矯霞外猶作曩

時意相狎辟之仙坫高
閑他人每望塵膜拜而
文舉獨踐躡鑪薰溺其
法遷而奪之氣又若自
覤以五世長者知被服
而裁抑相門為負販裨

也原其初心但自作卵
金之碩果而恥預當塗
之釘坐梨即砍頭腦胸
當之無悔百被且四顧
宇宙惟一禰正平堪共
侮操故進之形庭不然

夫豈不知正平為王戹之無當哉吾謂論文者宜以文舉正平另為建安二子而王粲以下別為魏氏之多才庶金劉水桑各歸其用亭嘵夫

融不死操必不敢遽王故翦之不得不亟而借郗慮為釁端倚路粹為屠肆丕性多忮然尚貪攀附于名流彼氣體高妙正自不得磨滅之其

云不善持論則追數其唐突乃公也融骨已朽而藻思談鋒雄情義概尚奕〻動人真魯國一男子矣

昭陽大淵獻首夏晦日

紹和張燮識于園垂

孔少府集目錄

卷之一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雜詩二首
臨終詩
六言詩三首
失題

表疏

薦禰衡表
崇國防疏

上書

薦謝該上書
上漢帝書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脩鄭公宅教
告昌安縣教
下高密徵鄧子然教
答王修教二首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與曹操論酒禁書
又書
嘲曹操討烏桓書

卷之二

書

報曹操書
曹操與少府孔融書附
答虞翻書
虞翻立易註奏附
又奏附
與韋甫休書
又
與王朗書
與張紘書

又
荅邴原書
與邴原書
與諸卿書
與宗從弟書
與許博士書
論
汝潁優劣論
聖人優劣論 又

周武王漢高祖論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肉刑議
碑
衛尉張儉碑
附錄
孔融傳 宋范曄
孔北海贊 宋蘇軾

過孔北海墓 唐溫庭筠
遺事
集評

孔少府集卷之一

漢　魯國孔融文舉著

明　閩漳張燮紹和纂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

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玫琁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因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窻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

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叟（一作諸）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一作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表疏

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

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愼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崇國防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絶猶天之不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

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明甚焉桑落瓦解其埶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

薦謝該上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上漢帝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爲憂之罪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脩鄭公宅教

玄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郡教
請懇惻使人繼蹟又教曰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

告昌安縣教

邑人高幼自言辭稱井中物夫罔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貴其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荒鬻器出或者明以饗人

下高密縣鄭子然教

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徘徊窮庭之閒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役言

答王修教

修爲孔融主簿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

又答

修重辭融答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爲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收歸與言知其奇舉孝廉稍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因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爲騎都尉徵命未至爲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寶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禁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嘲曹操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孔少府集卷之二

漢魯國孔融文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

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

酒醶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曹操與少府孔融書附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敝雖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

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答虞翻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虞翻立易注奏附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

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於泛波虎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又奏附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

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與韋甫休書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叙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

又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王朗書

朗漢末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策令使詣讓朗對謝服曹操爲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尊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張紘書

紘爲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遥領所職融遺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折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又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嘉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喻邴原書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爲太守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集335-047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締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爲漢家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彝器金不並志爲因家來像之瑞亦丈夫之大勲

論

汝頴優劣論

融以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頴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

頴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頴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頴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頴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頴川士雖慕

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聖人優劣論

荀愔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沈微淪於無内器不是周不克聖極荀以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又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遝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肉刑議

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

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碑

衛尉張儉碑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投命

殞身以藉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嘉其擧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徵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附錄

孔融傳　宋范曄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

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

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

旨轉爲議郎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誅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虚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黄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黄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黄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七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隷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爲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

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
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
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
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
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
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時年饑兵興操
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
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

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
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
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
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
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
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

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
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
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
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
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
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
謗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
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

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
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
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
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
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
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
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
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
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

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兒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孔北海贊有序　　宋蘇　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

尚友千祀覩公如龍覩擬如鬼

過孔北海墓

唐温庭筠

撫事有神遊臨風獨涕零墓平春草綠碑折古苔青北玉埋英氣山河孕烈靈發言驚辯囿攄翰動文星蘊策期千世存心欲反經激揚思壯志流落歎頹齡惡不人皆怨貪泉我獨醒惀懷無匠石刃幾有庖丁碌碌迷藏器規規守挈瓶楨容凌鬭鑊公議動朝廷故國將辭寵危邦竟緩刑純工磨白璧凡石礪青萍揭日昭東夏摶風溯北溟後塵遵軌轍前席詠儀形木秀當憂悴弦傷不底寧鴛鳳嬰雪刃狼虎犯雲屏幽息遺花埋森無蔽棠桐闕露溪近沂水何事經洞庭

遺事

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且欲舉軍曜甲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 九州春秋

太史慈之避東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屯都昌爲賊所圍慈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 吳志

氏儀字子羽仕爲郡吏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吳志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父病思食新麥乃盜鄰人麥以進文舉賞之盜而不罪者以勸孝也哭而不哀殺者以哀而不實也

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予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華陽國志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

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陳元龍曰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 世說

[illegible]

禰衡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當今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典略

蕭通理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 梁書

集評

孔融氣體高妙 典論

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 劉公幹

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可謂之文 李充翰林論

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 文心雕龍

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 文心雕龍

文舉屬章半簡必錄 文心雕龍

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 文心雕龍

織錦廻文詩一卷

（前秦）蘇蕙撰　（明）釋起宗道人分讀　康萬民等增讀

清初沈華刻本

璿璣圖詩讀法一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康萬民撰。萬民字無疹、武功人。海之孫也。蘇蕙織錦回文、古今傳為佳話。劉勰文心雕龍稱回文所興、道原為始。則齊梁之際、尚未見其圖。此圖及唐則天皇后序、均莫知所從來。考晉書列女傳、載苻堅秦州刺史竇滔、有罪徙流沙。其妻蘇蕙織錦為回文旋圖詩。無滔鎮襄陽及趙陽臺讒間事。又考晉書孝武帝紀、稱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苻堅載記稱以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亦不言竇滔。與序所言、全然乖異。序末稱如意元年五月一日。是時晉書久成、不應矛盾至此。又其文萎弱、亦不類初唐文體。疑後人依託。然晉書錄。則唐初實有是圖。又李善註江淹別賦引織錦回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再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回文詩以贈之、苻國時人也。其說亦與晉書合。益知詩眞而序偽。考黃庭堅詩已用連波悔過陽臺暮雨事、其偽當在宋以前也。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黃伯思東觀餘論謂其圖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又謂嘗於王晉玉家得唐申誠之釋、而後曉然。今誠本已不傳。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為七圖。萬民更為尋繹、又於第三圖內增立一圖、併增讀其詩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讀、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合兩家之圖、輯為此編。夫但求協韻成句、而不問義之如何、輾轉鉤連、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為若蘭本意如斯、則未之能信。存以為藝林之玩可矣。起宗不知何許人。王士禎居易錄載趙孟頫妻管道昇璇璣圖眞蹟、已稱起宗道人云云。則其人當在宋元間也。

此書入四庫別集類一詩蘇蕙撰讀法明康萬民作題曰璿璣圖詩讀法一卷宋觀餘論謂嘗於王晉玉家得唐中識之擇而後晚出今識本已不傳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為七圖萬民更為尋繹又於第三圖內增立一圖併增讀其詩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讀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凡例所今亦家家圖輯成而莫印存之總集之中詩化及回文類聚皆載之

如園 張東潤

織錦迴文記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

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回
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
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
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
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
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
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
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
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
追求不獲而錦字回文盛見傳寫是近代
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鏡焉朕聽政
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
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
以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
冊金輪皇帝御製

織錦圖題宗道人讀法跋

苻秦安南將軍竇滔妻蘇若蘭織錦回文
詩世傳久矣余始得而讀之絲棼緒結初
無端倪因其色別爲界稍有所解乃尋繹
之橫斜宛轉成三四五六七言詩得二百
六十首首皆四句以爲無復餘蘊及得唐
則天武氏所製蘇氏織錦回文記者之亦
云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益自信爲
能盡之矣新安程篁墩先生嘗出衍聖孔
公所藏本詩僅百四十餘首乃益自負
知天下之能讀者亦復無過余也後見黃
山谷詩有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
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
波連波滔字蕙則蘇之名也乃始憮然自
失知山谷必嘗讀至千篇方且愧余自負
而偃余自狹也世之讀書學道少得而自

滿如余者何限起宗道人經禪之暇以游
戲三昧細玩是圖得詩三四五六七言者
至三千七百餘首韻意悉如已出如庖丁
解牛肯綮無滯方知讀曹娥之碑者共智
相去三十里未足爲多也古之人有隱憂
者多託諸閨輿以自况起宗豈亦有隱憂
不可自託諸形而特託此以見志乎不然
何用志之淩如此也起宗嘗錄以見豁其

分圖析類如甘石星經以周天之星分屬
三垣二十八舍然後粲然如撮砂者無一
可逃也讚歎之餘復書如是
弘治丙辰三月甲子懷鳳山人仇東之跋

蘇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詩舊諸讀法合刻識言
南阿山人康呂賜曰余錄先太史縣志與本悉依原
編獨蘇氏詩未錄非敢輕有變置故附數語錄本之
末述先太史之意冀來者之鑒余志也茲專錄其詩
圖並梓諸讀法合爲一編存之後有授梓者可於諸
圖依附前原刻分別紅黑如織錦采色顏之不以便
觀覽則作者讀者巧思悉傳而斯文乃犁然可以備
吾邑文獻中之一觀矣

符秦武功蘇氏蕙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詩 其采八詩分爲七言

仁智懷德聖虞唐益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欽宴備家剛旄衆志庭圖亂作人漢好侯宮長忠貞家內急雅思恭基河
悋嗟中無鏡務容爲明難文消頤禍門所肖志極驕盤極貞孝和假用爲防
廢捷傷君爾尤詔終衆苟不義姬班女婦對辭蘭漢成帝漫休家貞記孝室
藏所路傷容妹感拔城傾在非后傳發勒氏殺無寶生日思邊退遠郭自微孫
冊離情婦偽曜恩寄笑損炎盛興漸至人伐用昭青昭思謙苑節所貴山
疋綵遐禍滯英多若形未在情誅慮微躬遺禍在防前兩微家疑寄持從衆
心覺淫思想感所欽岑幽嚴峻嶝峨深淵乖佞紅網雜杜戎狄道惟生民
嘗處閑飛衣誦追何想情時形象盛藏潤松剝若勸如陽積陰庶爲祇差生
容后中衾衰爲相如感傷在勞貞物知終始舊獨懷何嘗言不何詳神無臧
惟人節能我老辟精自改君根頻兢伐難宗是爲女戚罷日月懷通者賤
思興厲不徵所同情寧政例孝仁實別行山念誰踐歸辟自懷情將上疑志
詠風燕數發觀務機能辭容衣詩情明顯怨哀情時則戎藏發遊代[illegible]
和周於長顧華[illegible]虎屈傷精始璇璣圖藉非勞數奇華年有悲依[illegible]愁長

淑嬡殷勤
懽情多文

受

昔南鄭歌商流[illegible]繁華觀舉[illegible]與感思綠浮沉時歷[illegible]遺身
藏鄙衛詠斧[illegible]文嗟[illegible]氏連[illegible]懷必心[illegible]下微
摧伯女怨嗟榮傷忠[illegible]辭日思慕世異[illegible]闊
悲歡新退傾[illegible]感生[illegible]無一[illegible]已
發哀廣路人察我懷是[illegible]是何哀[illegible]傷感情者[illegible]者處
發哀思誰其[illegible]情[illegible]何艱生[illegible]盛昭業傾[illegible]若不忠[illegible]何成幽
世塗歸遊[illegible]苦我[illegible]微[illegible]沙[illegible]
秦[illegible]上[illegible]鄉身加報[illegible]少精神[illegible]幽[illegible]人
南[illegible]揚[illegible]傷樂身[illegible]何因備[illegible]神[illegible]文道分[illegible]此
結西[illegible]激[illegible]深[illegible]思[illegible]積[illegible]根[illegible]所明[illegible]殊[illegible]
[illegible]與水悲[illegible]物[illegible]生天地[illegible]平均[illegible]翔女
楚[illegible]林[illegible]之[illegible]離[illegible]木[illegible]一感[illegible]
流東桃[illegible]心改[illegible]我同[illegible]情浮光[illegible]
清[illegible]方會[illegible]遺[illegible]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

讀織錦回文法

明釋子起宗道人分讀 其法並詳增讀法內

文學邑人康萬民無汾 太史對山公孫 增讀 其法詳見後

文學邑人康禹民水衡 萬民兄 又增讀 其法失傳說見後

敘字齋增讀法凡例

康萬民曰蘇氏以淡閨螺黛感悟其夫一旦精意所專於八百餘言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其綱紀羅文詞巨麗與寄趨遠自是後才人韻士皆未有方而效之者此幾非人爲所能與矣意者天欲發此一段奇巧假若蘭於尺輻之間偶露機倪又假起宗道人開其脈絡疏其[illegible]豈獨庸才易以識何問之蘇氏蘇氏亦不可知矣問之起宗及余之增讀是詩所藉以起宗又信[illegible]尚或未能盡者復何所知哉姑以其已見者[illegible]列於側如左

一是圖縱橫八寸共計八百四十一言分朱墨四紫黃五彩蘇氏以爲表裏寬[illegible]非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佳人[illegible]也當時讀法不傳自唐武后[illegible]讀者十數[illegible]不過數百首獨起宗道人因彩分圖因圖分讀讀至三千七百五十二首予縱觀數四似有未盡乃於諸圖

中增讀得四千二百六首合原讀共七千九百
五十八首
一是圖合之為一分之為七若七政經天粲然明備余於第三圖內增飾一圖共計八圖又名太極分為八卦至六十四卦又可至四千九十六卦生生不已然余亦不敢辭楚僭敘圖次紊亂舊章只附於第三圖後曰附增第三圖
一余於起宗原讀外又增讀非好為騈拇蛇足也如第三圖內類創回文此收彼遺彼收此遺迭有脫落第五圖內借字羅互分讀第四圖都又不然余據此二端引伸觸類皆因其所本有者蒐括之耳至新增一圖則獨為管見云
回文四句內有複韻者古詩不拘如小宛之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為可例圖內複韻詩遺者甚多俱標出
一余增讀詩內多叶古韻起宗所遺或於韻學有未盡許乎此余用古韻而讀益多也
一界畫此圖多以五色繪地以墨書或先用墨書後以五色旁畫余按五色即以五色書字俾蘇氏杼柚本面一覽瞭然以供賞鑒家一快

織錦回文式

四圍仁智之湘津津河之剛親親所之芳琴琴清之傷仁從第八字貞志横過由蒼欽所感逆上之荒心傑倫桑之西林林光之生民春芳之樂身身鄉之王秦純貞之當麟麟龍之皇人以紅書為第一圖

自八行第八字欽岑之雜林林陽横過之涉麟麟廓逆上之加身身苦樸同之何欽以紅書為第二圖

內圍縱横初行八行十五行二十二行二十九行及仁嗟斜至尊親琴廓斜至基津以紅書為第三圖以上起宗舊圖說但餘圖有於此圖借字有礙今推縱横初行八行紅書余以紅線界畫即舉之讀者審焉

自正中行音南之遺身横中行臣伎之舊新斜行仁嗟之春親琴廓之基津以紅書為附增第三圖此圖自唐以來至起宗俱未拈出

四隅感情之英多遊桑之長愁神飛之悲春內慈之持從縱横皆六字以墨書為第四圖以上亦舊圖說

設此圖內借字成言亦加第五圖乃起宗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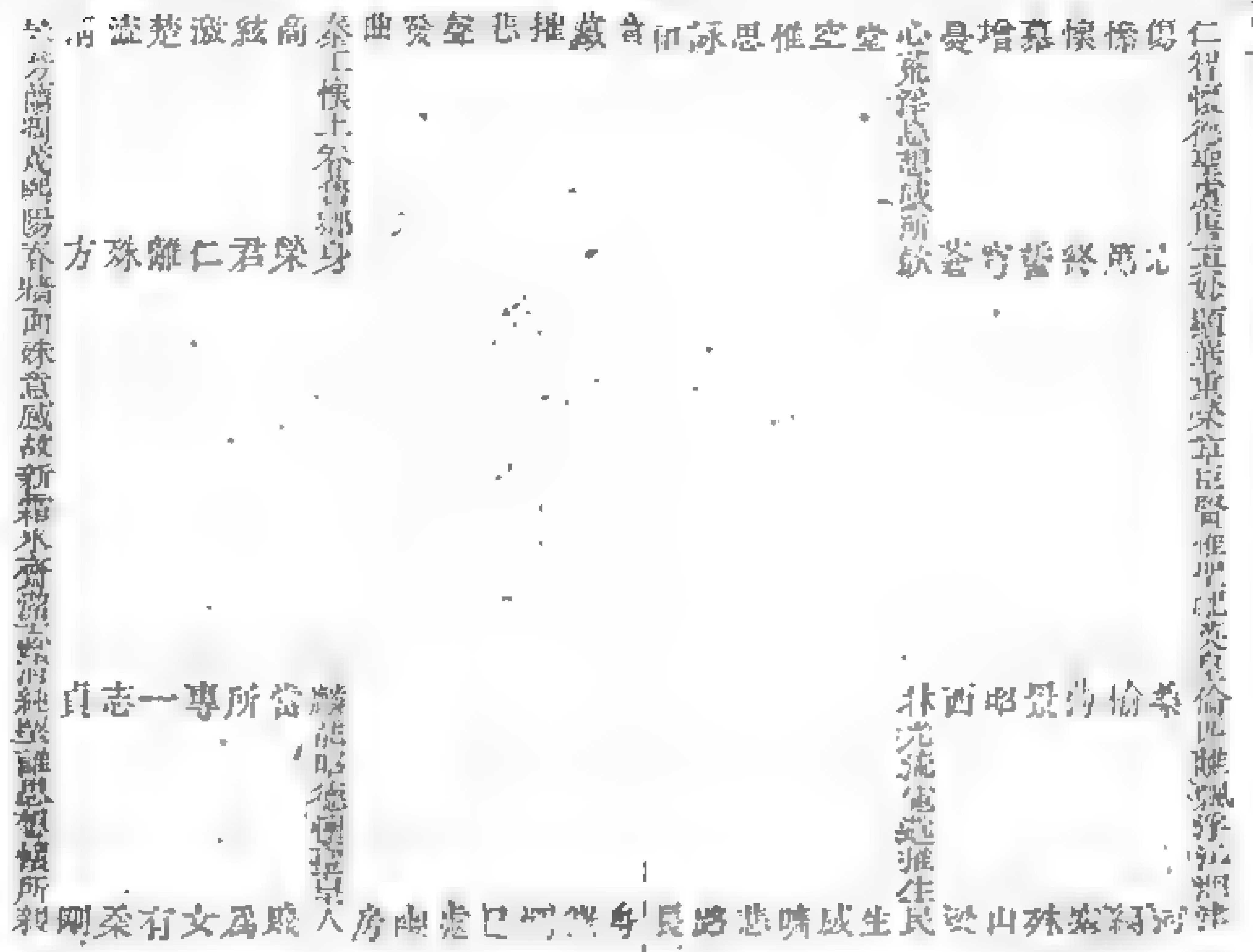
此中不相假借何也余推而廣之所得益多實
取象於第五圖云

正面妃闔至凝悲移陂至賞辭縱六字橫十三字
兩旁庭闈之防萌身我之維新縱十三字橫六
字以青書爲第五圖 起宗舊圖說

中方正面龍旂之麗充褒情之暴世縱四字橫五
字兩旁寒歲之行士詩風之徽佐縱五字橫四
字以紫書爲第六圖 起宗舊圖說

中方四隅思情至側夢髮漫之昔我懲居之璣鄙
懷悲之戚知縱橫皆四字又中縱各五字詩備
之題怨端比之麗辭橫各五字詩始之無端怨
義之理辭空中心璇璣圖始平蘇氏詩心九字
以黃書爲第七圖 起宗舊圖說

圖一



讀法一

自仁字起順讀每首四句句七言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

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

貞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

慕懷慘傷

貞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

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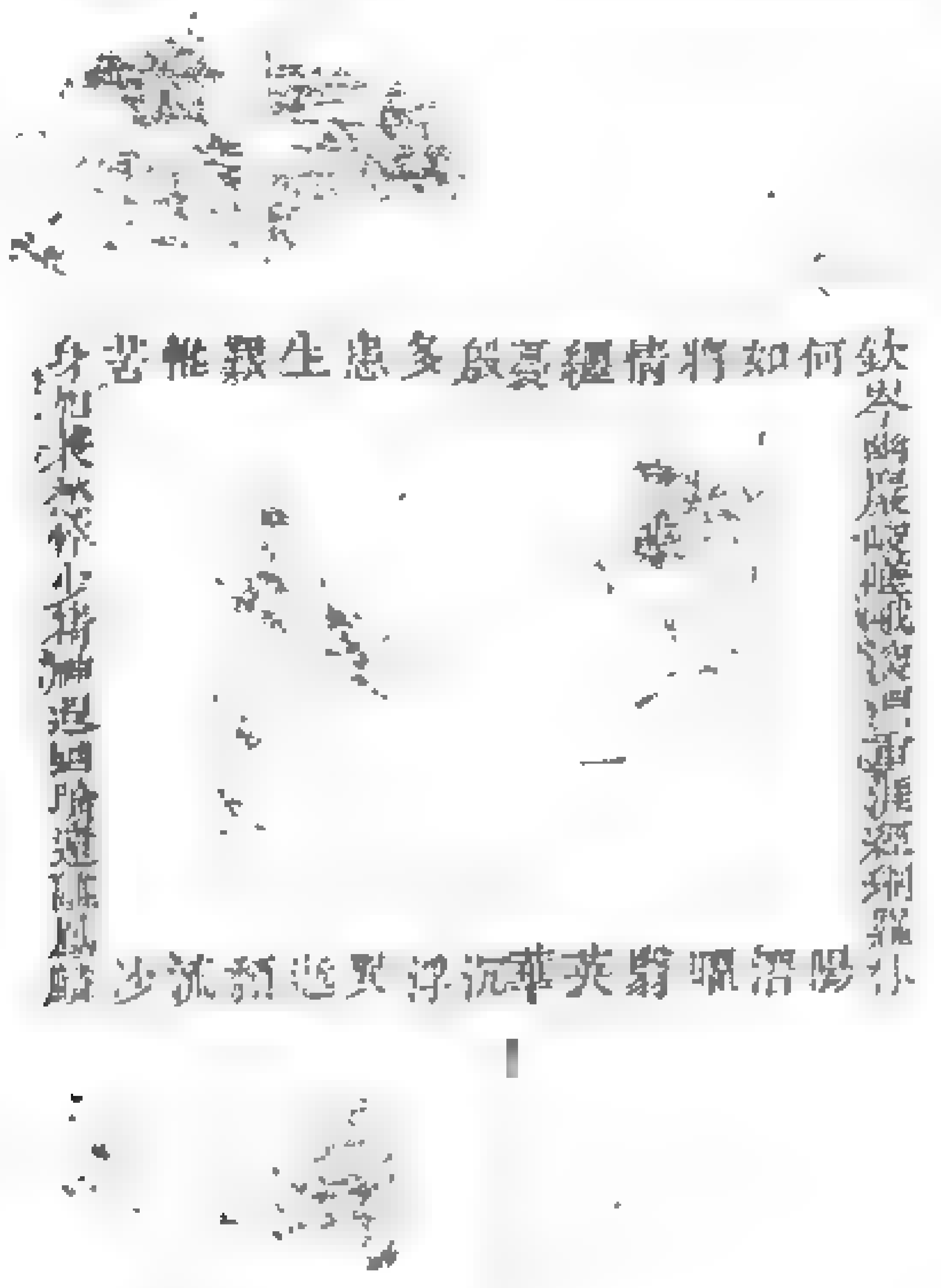
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

虞唐貞志篤終誓穹蒼

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
　　　　　　　　　　貞妙顯華重榮章
　　　　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
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
　　　　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
　　　　　民生推逝電流光
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
　　　　路長身微僴已處旳房
　　民生推逝電流光林西昭景薄榆桑
　　　　以上其詩十首

津河之梁嗣十首
親所之蘭芳十首
琴稅之憭傷十首
　三段讀法俱同
　前各得詩十首
右第一圖共詩四十首
回文括入後讀法中
　新讀無所增

圖二



讀法二

自欽字起順讀每首四句句七言

欽岑幽巖峻嵯峨淡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翳

英華浮沉異逝頹流沙

淡淵重涯經網羅　英華　流沙　幽遐

林陽之兼加

沉浮之患多

麟鳳之如何

神精之嵯峨

身苦之網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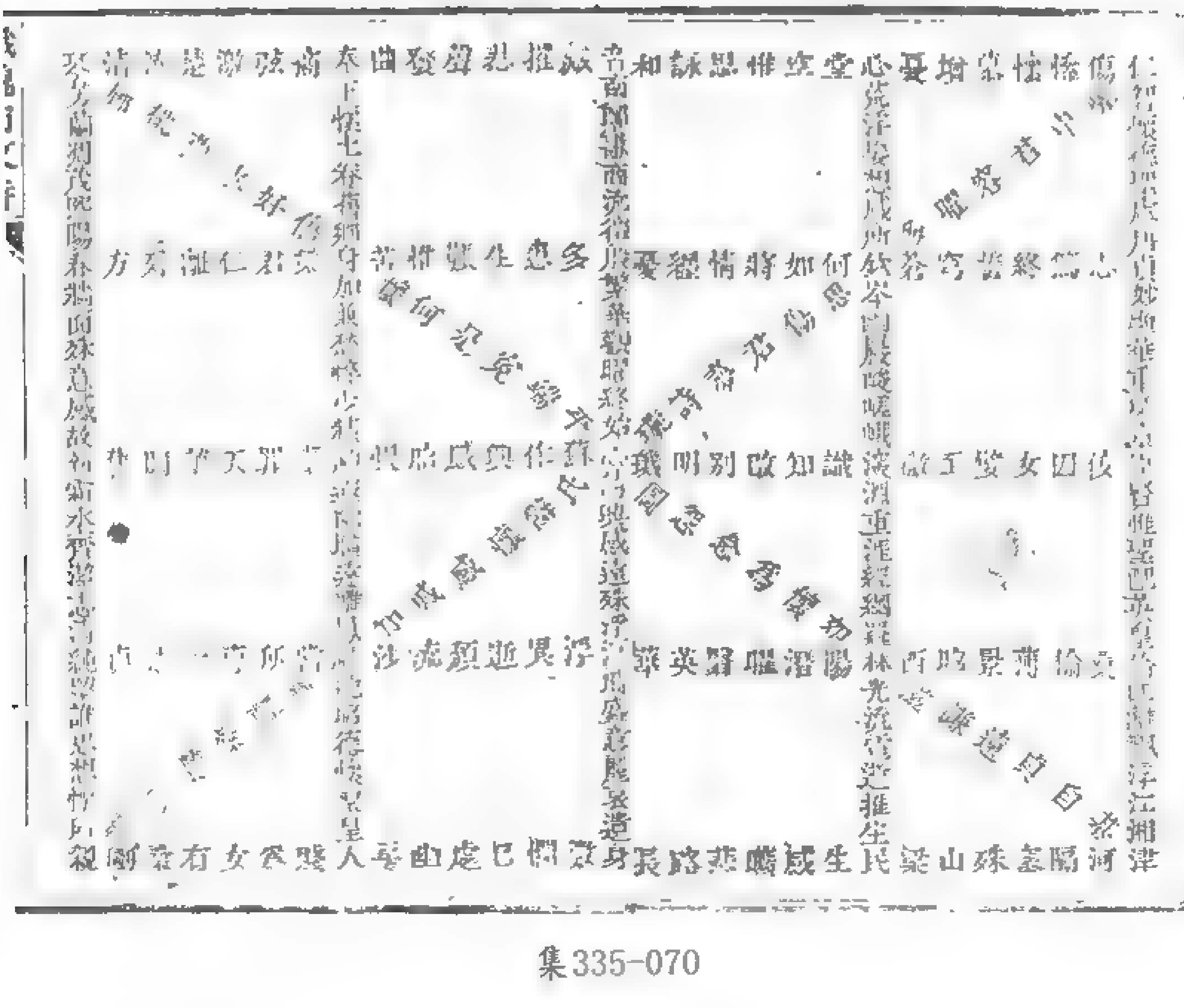
般憂之英華

右第二圖其詩八首

回文括入後讀法中

新讀無所增

圖二



讀法三之一

自初行退一字成句句七言每首四句以下遞退一

句成章

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

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桑榆薄景昭西林

佞因女發壬微淡淵重涯經網羅林

識知改別明璣心

峨嵯峻嶷幽岑欽

志篤終誓穹蒼欽岑幽巖峻嵯峨淡微至女

淵重涯經網羅林

識知改別明璣心

思傷君夢詩璇心璣明改別知識淺

圖怨念矜懷如林

詩興感遠殊浮沉

氏辭懷感戚知麟

蘇作感興聆恨神

不端寃足何懷身

始終覩曜繁華殷

何如將恃罹憂殃紫華觀曜終始之

多患生猜惟苦身

微於商歡鄭南音

所感想忘荒淫心堂空惟思詠和音

憂增慕懷慘傷仁

多羅容君中嗟仁傷慘懷慕增憂心

智懷德聖虞唐貞

以上一段得詩二十二首以下共一十六

段讀法俱如上共九十六首詳書新增

讀內

新增讀法三之一

其法於舊讀狀式內依前詩讀完餘依凡例增詩
法讀去俱爲新得者其作浩繁不能備錄惟逐
段分之其後倣此

智懷之湘津 讀法俱如前增詩法在凡例內　所懷之芳琴
河隔之剛親　清流之傷仁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六首共六十四首合原讀八十八首總
一百五十二首

妙顯之梁民　士感之望純
清志之商秦　曲發之唐貞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五首共六十首合原讀百首總一百六
十首

賢惟之長身　微惻之霜新
故感之臧音　和詠之貞臣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六首共六十四首合原讀九十六首總
一百六十首

匹離之傍人　賤爲之猶春
陽熙之堂心　憂增之聖倫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八首共七十二首合原讀九十六首總
一百六十八首

讀法三之二

自上横行退一字成句以後遞退一句成章

傷怯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
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王懷土眷舊鄉身
南鄭歌商流徵殷多患生艱惟苦身
繁華觀曜終始否
憂纏情將如何欽
荒淫忿想感所欽如何將情纏憂殷徵商商歌鄭南謳
多患生艱惟苦身
繁華觀曜終始心
思傷君夢詩璇心始終觀曜繁華殷
平端究是何懷身
蘇作興感昭恨神
氏辭懷感戚知麟
詩興感遠殊浮翔
圖怨忿爲懷何歎

璣明改別知識深

岑幽巖峻嵯　峨深識知改別明璣心

淵重涯經網羅林

微至嬖女因佞臣

蒼穹誓終篤　志貞妙顯華重榮章臣

唐虞聖德懷智仁

多曜容君中　嗟仁智懷德聖虞唐貞

傷慘懷慕增憂心

以上一段得詩二十二首以下一十六段

讀俱如上詳讀新增之內

新增讀法三之二

傷慘之清琴讀法倒頭　芳蘭之所親

剛柔之河津　湘江之智仁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六首共六十四首合原讀八十八首總

一百五十二首

堂空之陽春　牆面之賤人

房幽之匹倫　皇英之憂心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五首共六十首合原讀一百首總一百

六十首

藏摧之故新　霜冰之微身

長路之賢臣　章榮之和音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六首共六十四首合原讀九十六首總

一百六十首

商弦之清純　望誰之士民

梁山之妙真　唐虞之曲秦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十

八首共七十二首合原讀九十六首總

一百六十八首

新增讀法三之三原讀無詩法只有章法故畧其圖不錄惟錄新增者

自兩間行退一字作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又縱橫

返復讀

荒淳之生民　至懷之皇人

志篤之芳作　桑倫之貞純

主推之荒心　皇聖之王泰

方殊之志貞　貞志之桑倫

以上八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三

十九首共三百一十二首合原讀五百

四百總八百一十六首
岑幽之長身　加兼之剛親
何如之故新　陽滑之所親
羅網之和音　鳳離之清琴
苦惟之章臣　沙流之湘津
以上八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四
十五首共三百六十首合原讀三百七
十六首總七百三十六首
渥重之勞人　遐幽之望純
多患之清純　浮異之鄰春
峨嵯之曲秦　精少之陽春
憂纏之皇倫　華英之柔民
以上八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五
十八首共四百六十四首合原讀四百
一十六首總八百八十首
光滄之剛親　龍路之鄰春
當所之芳琴　紫君之所親
鄉舊之故新　所感之清琴
蒼穹之湘津　西路之長身
以上八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二
十九首共二百三十二首合原讀九十
六首總三百二十八首
新增讀法三之四 原讀無詩法故不錄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南鄭之遺身　佞因之舊新
遺哀之商音　舊闕之佞臣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三
十六首共一百四十四首合原讀三百
三十六首總三百八十首
繁華之勞人　識知之清純
浮殊之曲秦　恨昭之皇倫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一
百七首共四百二十八首合原讀二百
九十六首總七百二十四首
詩興之剛親　蘇作之所親
始終之清琴　璣明之湘津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五
十九首共二百三十六首合原讀一百
三十六首總三百七十二首
時盛之望純　辜罪之賤人

徵流之陽春

徵至之梁民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依段各增詩二十八首共一百一十二首合原讀五十六首總一百六十八首

讀法三之五

自爾升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曜多欽思傷君夢詩璇心氏辭懷感戚

知麟神輕粲散哀春觀

龍昭德懷聖皇人

當所專一志貞純

沙流頹逝異浮沉

風離遠曠幽遐神

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身

華英翳曜潛陽林

浮異頹逝流沙麟

蘇作感興昭恨神辜罪天離間舊新

遐阻曠遠雜鳳麟

精少愁悴兼加身

圖怨念為懷如林滋謙遠貞白集津

西昭景薄榆桑倫

光流電逝推生民

羅綱經涯重淵淡

陽潛曜翳英華沉

下端究是何懷身傷好水燕桃廊琴

榮君仁離殊方春

鄭荷眷士懷王秦

加兼愁悴少精神

苦惟艱生患多殷

璣明改別知識深微至嬖女因佞臣

淵重涯經綱羅林

始終觀曜繁華盛多患生艱惟苦身

微流商歌鄭南音

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 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滋謙遠貞白基津

陽潛曜翳英華沉

西昭景薄榆桑倫

如懷為念怨因心

微至嬖女因佞臣章榮東華顯妙貞

賢惟聖配英華倫

識知改別明璣心蘇作感興昭恨神

氏辭懷感戚知慚
平端宛是何懷身
詩興感遠殊浮沉
始終耀觀華繁殷
闈怨念爲懷如林
歲背身君傷思欽

何如將情纓憂殷多悲生

微樞苦離身殊榮方君春仁
如衆愁悴少精神
傷好水燕桃廊琴
懷何是宛端平心

鄉舊春上懷王秦

繁華觀耀終始心

詩興感遠殊浮沉
闈怨念爲懷如林
氏辭懷感戚知慚
殘明別改知識深
蘇作興感昭恨神
平端宛是何懷身

徵流商歌鄭南音

藏摧悲聲發曲秦
和詠思惟空堂心
蒼穹誓終篤志貞唐虞璣德懷智仁傷慘懷

慕增懷憂心

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
佞因女嬖至微淚

所感想思淫荒心堂空帷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
南鄭歌商流徵殷

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貞
賢中君容曜多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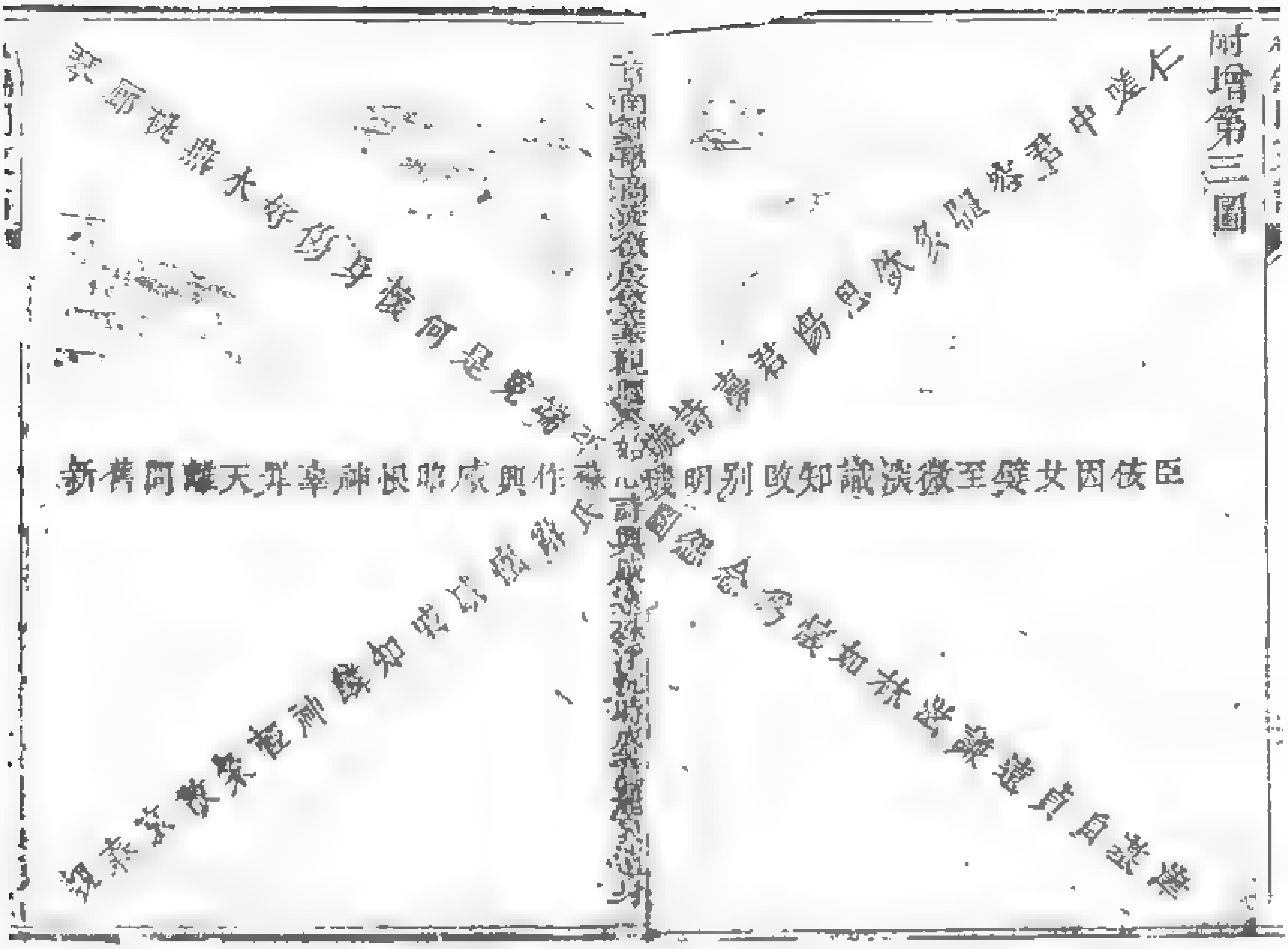
以上一段得詩五十九首以下共十六段
讀法俱如上詳書增讀之內
右第三圖共詩三千五百一十八首

新增第三圖讀法三之五

曜中之春觀 讀法詞法俱如上
嬴樓之基津
春哀之賢仁
基白之廊琴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五
十一首共二百四首合原黃二百三十
六首總四百四十首
思傷之望純
懷何之深長

知感之憂心
如懷之陽春
以上四段每段各增詩一百九首共四百
三十六首合原讀二百六十四首總七
百首
氏辭之霜新
圖怨之長身
璇詩之和音
平端之故新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
十一首共二百八十四首合原讀一百
四首總三百八十八首
神輕之甯恭
滋謙之抒人
多屆之詣恭
傷好之清純
以上四段遞句退成回文每段各增詩一
十四首共五十六首合原讀四十八首
總一百四首
右第三圖原讀詩三千五百一十八首增讀詩
三千七百八十八首總七千三百一十六首
讀法括入後圖中

附增第三圖



附增第三圖讀法一

自詩興起於中心一句各頂字倒換互旋八面分讀

七言四句

詩興感遜殊浮沉始終觀聯絲華殿蘇作感氓昭

恨神璣明別改知識淡

詩興之識淡流蕩莫前　始終之恨神

璣明之浮沉　蘇作之繁殿

閔怨之知麟　不端之怨欽

微時之如林　氏辭之懷身

以上四正四隅共得詩八首

詩興之悵身　氏辭之繁殷
蘇作之思欽　平端之纖淡
始終之如林　璇詩之浮沈
璣明之知麟　圖怨之根神
以上八面左旋讀得詩八首
詩興之思欽　圖怨之繁殷
璣明之懷身　璇詩之根神
始終之知麟　平端之浮沈
蘇作之如林　氏辭之纖淡
以上八面右旋讀得詩八首共二十四首

附增第三圖讀法二
自詩興順字甫分四正四隅各例授互旋分讀七言
四句
詩興感遠殊浮沈時盛意麗哀覺身始終親璣繁
華殷微流商歌鄭南音
詩興之南音　讀法具前　始終之遺身
璣明之舊新　蘇作之依臣
以上四正分讀得詩四首
詩興之荇閒　蘇作之南音
始終之纖淡　璣明之浮沈

以上四正左旋讀得詩四首
詩興之依臣　璣明之南音
始終之舊新　蘇作之遺身
以上四正右旋讀得詩四首
璇詩之廊琴　平端之春親
氏辭之基津　圖怨之嗟仁
以上四隅左旋讀得詩四首
璇詩之基津　圖怨之春親
氏辭之廊琴　平端之嗟仁
以上四隅右旋讀得詩四首
詩興之廊琴　蘇作之嗟仁
始終之基津　璣明之春親
以上一正間一隅左旋讀得詩四首
詩興之嗟仁　璣明之廊琴
始終之春親　蘇作之基津
以上一正間一隅右旋讀得詩四首
氏辭之南音　平端之依臣
璇詩之遺身　圖怨之舊新
以上一隅間一正左旋讀得詩四首
氏辭之依臣　圖怨之南音

璇詩之舊新　平端之遺身
以上一隅間一正右旋讀得詩四首
詩興之春親　氏辭之舊聞
蘇作之廊琴　平端之南音
始終之嗟仁　璇詩之佞臣
璣明之基津　圖怨之遺身
以上八面左旋讀得詩八首
詩興之基津　圖怨之佞臣
璣明之嗟仁　璇詩之南音
始終之廊琴　平端之舊新
蘇作之春親　氏辭之遺身
以上八面右旋讀得詩八首共五十二首
并前二十四首總七十六首

附增第三圖讀法三

自中行退一字於八面俱只取一句顛倒回文七言
四句
南鄭歌商流徵殷廊桃燕木好傷身舊聞離天罪
辛淡春哀散粲輕神麟
南鄭之神麟讀法具前　廊桃之時沉
舊聞之滋林　春哀之微淡

遺哀之多欽　基自之微殷
佞因之傷身　嗟中之辛神
以上八面左旋讀得詩八首
南鄭之滋林　嗟中之時沉
佞因之神麟　基自之辛神
遺哀之傷身　春哀之微殷
舊聞之多欽　廊桃之微淡
以上八面右旋讀得詩八首
自中行四正面間讀各取一句顛倒回文七言四句
南鄭歌商流徵殷舊聞離天罪辛神遺哀意體盤
時沉佞因女嫂至微淡
南鄭之微淡讀法具前　舊聞之微殷
遺哀之辛神　佞因之時沉
以上四正左旋讀得詩四首
南鄭之辛神　佞因之微殷
遺哀之微淡　舊聞之時沉
以上四正右旋讀得詩四首
自四隅嗟中起如四正讀法
嗟中之滋林　廊桃之多欽
春哀之傷身　基自之神麟

以上四隅左旋讀得詩四首
嗟中之傷身　基自之多欽
春哀之滋林　廊桃之神麟
以上四隅右旋讀得詩四首
自南鄭一正一隅各間一句分讀法
南鄭歌商流徵殷舊聞絃天罪辜神廊桃燕水好
傷身春哀散粲輕神麟
南鄭之神麟 讀法具前　廊桃之時沉
舊聞之滋林　春哀之徵淡
遺哀之多欽　基自之徵殷

佞因之傷身　嗟中之辜神
以上八面一正一隅各間一句左旋讀得
詩八首
南鄭之滋林　嗟中之時沉
佞因之神麟　基自之辜神
遺哀之傷身　春哀之徵殷
舊聞之多欽　廊桃之徵淡
以上一正一隅各間一句右旋讀得詩八
首
自南鄭只用正面一句徐川三隅三句讀七言四句

南鄭歌商流徵殷廊桃燕水好傷身春哀散粲輕
神麟基自貞志讀滋林
南鄭之滋林 讀法具前　舊聞之多欽
遺哀之傷身　佞因之神麟
以上左旋讀得詩四首
南鄭之神麟　佞因之傷身
遺哀之多欽　舊聞之滋林
以上右旋讀得詩四首
自嗟仁斜行只用一句徐川三正三三句讀七言四
句

嗟仁之時沉
廊桃之徵淡
春哀之徵殷
基自之辜神
以上左旋讀得詩四首
嗟仁之辜神
基自之徵殷
春哀之徵淡
廊桃之時沉
以上右旋讀得詩四首共得詩六十四首

右附增第三圖共得詩一百四十首

圖四

嗟情家明飽棄
歎中無鏡紛爲
懷傷君朗光誰
所路房容珠感
離曠幃飾曜思
經遐清華英多

遊桑鵠湯仇傷
西鍐傲好嫌
階陰巢水悲容
步林霜滿思發
東桃飛泉君歎
扉休翔流長愁

亟慈雍思恭基
頑孝和淑自爲
濃休家貞記孝
讒退遠敎貞敬
愚謙危節所是
滋蒙疑容持從

鋪飛文遺分睹
明軒林孤垂陸
遺身姿姿殊翔
愍嗇飭散凝隱
精浮光離哀傷
微縈無凝愍春

讀法四
自嗟字起反覆讀亦可分讀
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
飭容朗鏡明葩紛光珠曜英多思感誰爲榮
嗟歎之爲榮　讀法具前　榮爲之歎嗟
經離之思多　多思之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懷歎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君無家房幃清容
飭華朗鏡明光紛葩珠曜英感思多誰爲榮
懷歎之爲榮　讀法具前　誰爲之歎嗟

所離之思多　感思之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嗟歎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爲榮
嗟歎之爲榮　讀法具前　榮爲之歎嗟
經離之思多　多思之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
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紛葩誰爲榮
懷歎之爲榮　讀法具前　誰爲之歎嗟
所離之思多　感思之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共一十六首

遊西之擢傷
南顏之爲基
神明之雁歸　以上三段讀法俱同前
四段每段各得詩一十六首
右第四圖共詩六十四首
新增讀法四
自嗟字起兩分讀或間一句離文互用分讀作三言
或借一字作四言借二字作五言如第五圖讀
法
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紛葩誰爲榮

懷歎之爲榮讀法具前　誰爲之歎嗟
所離之思多　感思之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
嗟歎懷路曠遐家無君容飾華葩紛光感思多
嗟歎之思多讀法具前　榮爲之離經
經離之爲榮　多思之歎嗟
三言六句四首
懷歎嗟路曠遐家無君容飾華光紛葩感思多
懷歎之思多讀法具前　所離之爲榮
誰爲之離經　感思之歎嗟

三言六句四首
懷所離經傷路曠遐君房幃清朗容飾華光珠曜
英誰感思多
懷所之思多　誰感之離經
所懷之爲榮　感誰之歎嗟
右兩分各借一字互用分讀四言六句四
首
懷所離經路傷中情君房幃清容朗鏡明光珠曜
英感誰爲榮
懷所之爲榮讀法具前　誰感之歎嗟

所懷之思多　感誰之離經
右兩分各借一字間一句羅互分讀四言
六句四首
歎懷所離經中傷路曠遐無君房幃清鏡朗容飾
華紛光珠曜英爲誰感思多
歎懷之思多讀法具前　爲誰之離經
離所之爲榮　思感之歎嗟
右兩分各借二字互用分讀五言六句四
首

歎懷所離經曠路傷中情無君房幃清飭容朗鏡
明紛光珠曜英思感誰爲榮
歎懷之爲榮讀法具前　爲誰之歎嗟
離所之思多　思感之離經
右兩分各借二字間一句互用分讀五言
六句四首
嗜西之摧傷
淩頹之爲基
遐明之雁歸
三段讀法俱同前
右四段每段各增詩二十八首

合原讀六十四首總一百七十六首

圖五

妃閣飛衣誰逍
巾中衣衰我相
白何能我今榮
興感不歌者何
風樂歎發觀羽
用芳長嬡華容
南鄭衛商流徵
部衛詠聲聯情
伯女心興榮傷
對詞長損賢滅
虎廣路人祭我
淑思遠其感情
姿節與鳳凝悲

政男[illegible]作人讒如依冏害我忠
明難女治殊爲因所恃怒極昭
桀荷不義嬉功女殷好爵聲亦凡
城傾在戒后晏嬖趙氏飛燕實生
樊猶姿態嬋漸于大伐用將卑高
形未有徵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

身我予患嫉經羅何因僭賞苦辛
深日潤浸蔽思邪精想具身綺
均物品自施生天地德貞平均勻
汙淨之化飄飄鄙微行奇不憑陰
心改者誠懷貌聞道跡刻我同余
念伯在誠故遺賤發讓累予懼新

發陂施窮孤差
西不何誰嘯無
日月激與通者
白無情將匕探
孫奏修身節非
年有志傷嘉情
明發思寢冥遺
惟必怨苦惜下
延能道遺感嬋
修熟一倘恩作
然幽微何情者
若不患容今成
韻綺辭傳叢舊

讀法五

自中行各借一字互用分讀四言成句亦可六言左

右分讀法

邰南周風興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闈詠歌長

歎不能奮飛齊商雙發歌我袞衣纚流華觀冶

容為誰情徵宮羽同聲相追

邰南之相追　讀法具前　情徵之后妃

周南之情悲　宮徵之淑姿

四言十二句四首

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長歎不能奮飛雙

發歌我袞衣華觀冶容為誰宮羽同聲相追

周風之相追　讀法具前　宮羽之后妃

邰伯之情悲　情傷之淑姿

六言六句四首

周風興自后妃邰伯窈窕淑姿楚樊厲節中闈衛

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詠志遐路逶迤雙

發歌我袞衣齊與碩人其頎華觀冶容為誰曜

榮翠粲葳蕤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周風之情悲　讀法具前　情傷之后妃

邰伯之相追　宮羽之淑姿

六言十二句四首

邰伯窈窕淑姿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衛

女河廣思歸詠志遐路逶迤長歎不能奮飛雙

發歌我袞衣齊與碩人其頎曜榮翠粲葳蕤華

觀冶容為誰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邰伯之情悲　讀法具前　情傷之淑姿

周風之相追　宮羽之后妃

六言十二句四首

惟時之成辭

好仇之防萌

何辜之惟新
三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四段每段各得詩十六首
右第五圖共詩六十四首

新增讀法五

各取兩邊四字成句或兩分或間隔一句羅互為四
言六言分讀法
興自后妃厲節中閨不能奮飛歌我袞衣冶容為
誰同聲相追
興自之相追 讀法具前 同聲之后妃
窮窕之情悲 感我之淑姿

四言六句四首
興自后妃窮窕淑姿厲節中閨河廣思歸不能奮
飛遐路遠邈歌我袞衣碩人其頎冶容為誰發
粲蕨發同聲相追感我情悲
興自之情悲 讀法具前 同聲之淑姿
窮窕之相追 感我之后妃
四言十二句四首
興自后妃窮窕淑姿河廣思歸厲節中閨不能奮
飛遐路遠邈碩人其頎歌我袞衣冶容為誰發

粲蕨發感我情悲同聲相追
興自之相追 讀法具前 感我之淑姿
同聲之后妃 窮窕之情悲
四言十二句四首
興自后妃河廣思歸不能奮飛碩人其頎冶容為
誰感我情悲
興自之情悲 讀法具前 河聲之淑姿
窮窕之相追 感我之后妃
兩邊分讀左右遞退四言六句四
首

周風興自后妃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旁
興碩人其頎華觀冶容為誰情傷感我情悲
周風之情悲 讀法具前 宮糾之淑姿
邵伯之相追 情傷之后妃
兩邊分讀左右遞退六言六句四
首
白日之成辭
作辭之防萌
集平之惟新
三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四段每段各增詩二十首共八十首

合原讀六十四首總一百四十四首

龍旂容衣
虎彫飭務
榮華觀曜
文耶壯顏
濃榮陽見

英蕤議淵似
貞物知終始
顏衰改無容
仁賢別行止

詩風興麗鳴
榮翳敗苗並
昨八浮英頒
澹根良徵並

妻情將傾
年勞數奇
感遠殄錄
行憂反真
日思累並

讀法六

自寒歲五言反覆讀

寒歲識凋松貞物知終始顏衰改華容仁賢別行

士

寒歲之行士 讀法具前 士行之歲寒

松凋之賢仁 仁賢之凋松

五言四句四首

寒歲識凋松始終知物貞顏衰改華容士行別賢

仁

寒歲之賢仁 讀法具前 仁賢之歲寒

松凋之行士 士行之凋松

五言四句四首

詩風之徽玄

一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二段每段各得詩八首

龍虎繁文藻榮曜華彫旂容飭觀壯麗充顏曜綉

衣

龍虎之綉衣 讀法具前 衣綉之虎龍

五言四句二首

藻文繁虎龍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飭容充顏曜綉

衣

藻文之綉衣 讀法具前 充顏之虎龍

五言四句二首

衰年之奇傾

一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二段每段各得詩四首

右第六圖共詩二十四首

新增讀法六

自寒歲五言從外讀入從內讀出

寒歲識凋松仁賢別行士顏衰改華容貞物知終

始

寒歲之終始　讀法具前　仁賢之華容

松凋之物貞　士行之喪顏

從外讀入五言四句四首

貞物知始終顏喪敗華容仁賢別行士寒歲識凋

松

貞物之凋松　讀法具前　顏喪之行士

始終之歲寒　容華之賢仁

從內讀出五言四句四首

詩風之孔宜

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二段每段各增詩八首

龍虎繁文藻旂彤華曜榮容傷觀壯麗衣綉曜顏

充

五言四句一首

藻文繁虎龍充顏曜綉衣麗壯觀傷容榮曜華彤

旂

藻文之彤旂　讀法具前　充顏之傷容

從外讀入五言四句二首

榮曜華彤旂麗壯觀傷容充顏曜綉衣藻文繁虎

龍

榮曜之虎龍　讀法具前　麗壯之綉衣

從內讀出五言四句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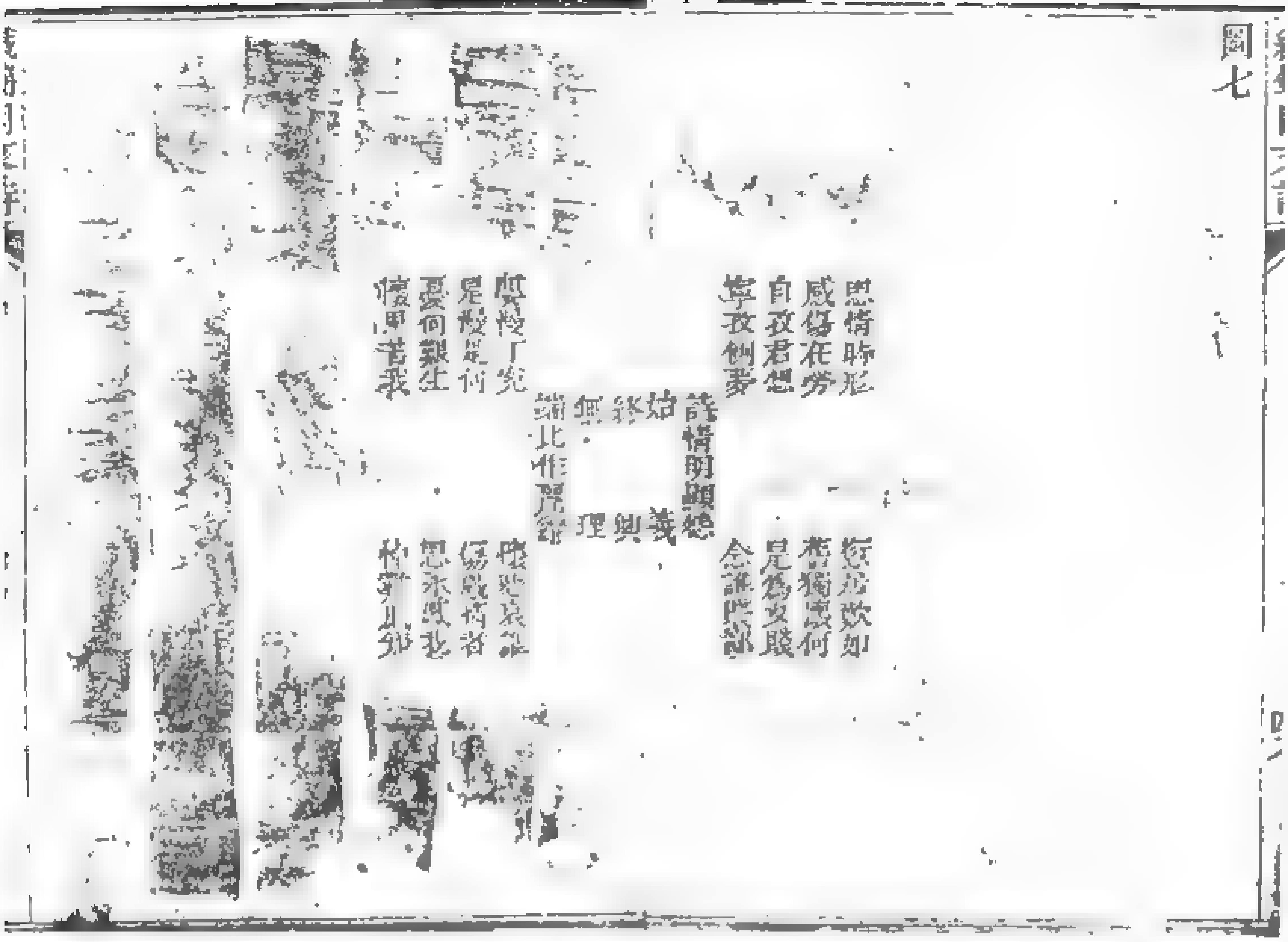
衰年之異世

一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二段每段各增詩五首共二十六首

合原讀二十四首總五十首

圖七



讀法七

自思感四言反覆讀中段四言亦可作五言

思感自寧孜孜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

思感之勞形 讀法具前　　形勞之感思

四言四句二首

寧自感思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

寧自之勞形 讀法具前　　夢想之感思

四言四句二首

欲情之何如

嬰是之何究

連項

連左右迴

懷傷之者誰

三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四段每段各得詩四首共一十六首

詩情明顯怨義興理麗辭作比端無終始

詩情之終始 讀法具前 始終之情詩

辭麗之興理 興理之麗辭

情明之始詩 麗作之理辭

無終之比端 義興之顯怨

顯明之義怨 比作之無端

四言四句十首

詩情明顯怨怨義興理辭辭麗作比端端無終始

詩

詩情之始詩 詩始之情詩

辭麗之理辭 辭理之麗辭

端比之無端 怨顯之義怨

端無之比端 怨義之顯怨

五言四句八首

以上一段得詩一十八首

右第七圖共詩三十四首通共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新增讀法七

自寧自作四言從外讀入從內讀出又於中央空方四方一段回環互搭讀

寧自感思夢想勞形側君在時孜孜傷情

寧自之傷情 讀法具前 夢想之在時

從外讀入四言四句二首

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寧自感思

孜孜之感思 讀法具前 側君之勞形

從內讀出四言四句二首

孜孜傷情寧自感思夢想勞形側君在時

孜孜之在時 讀法具前 側君之傷情

從下句間遞讀四言四句二首

念是之獨居

懷憂之漫漫

悼思之感悲

三段讀法俱同前

以上四段每段各增詩六首共二十四首

一詩情明顯麗辭作比端無終始怨義與理

二理與義怨比作麗辭始終無端顯明情詩

三端無終始怨義與理詩情明顯麗辭作比

四言承讀左旋
四言承增右旋
四言間讀左旋
四言間讀三囘
四言間讀三囘
四言間讀右旋 上舟增

五 比作麗辭詩情明顯理與義怨始終無端

四 辭麗作比怨義與理詩情明顯端無終始

三 始終無端顯明情詩理與義怨比作麗辭

一 怨義與理端無終始詩情明顯辭麗作比

二 比作麗辭始終無端顯明情詩理與義怨

右中央空心一方四言四句八首

以上五段共增詩三十二首合原讀三千四首總六十六首

右七圖并附增一圖共八圖新增詩四千二百六首合原讀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寒山詩一卷

（唐）釋寒山子撰

豐干拾得詩一卷

（唐）釋豐干　釋拾得撰

宋刻本

寒山子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案寒山子、貞觀中天台廣興縣僧、居於寒巖、時還往國清寺。豐干拾得則皆國清寺僧也。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遇三僧事、蹤跡甚怪、蓋莫得而考證也。其詩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得三百餘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並纂集成卷。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允自爲之序。宋時又名三隱集、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記中。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爲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爲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王士禎居易錄云、寒山詩、詩家每稱其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謂其有唐調。（案此明江盈科雪濤詩評之語、士禎引之。案寒山子即唐人、盈科以爲有唐調、蓋偶未考其時代、謹附訂於此。）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今觀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禪門偈語、不可復以詩格繩之、而機趣橫溢、多足以資勸戒。且專集傳自唐時、行世已久、今仍著之於錄、以備釋氏文字之一種焉。又案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云云。則寒山子又爲中唐仙人、與閭邱允事又異、無從深考、姑就文論文可矣。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廻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迺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厨中著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已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衆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見在何處時僧道翹荅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厨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迹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唱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

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
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
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
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
成卷但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為讚曰

菩薩遯迹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弊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廚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為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　願超生死

寒山詩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
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忍真性今日得佛身急
急如律令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
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鐘鼎家虛
名定無益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
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
問影何從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

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
年為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為投輦從賢婦巾車有
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
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
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
魚寄水流

一為書劍客二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
不勳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
何不足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
番箔死將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生
廉死亦樂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
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
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樹剪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
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
堪柱馬屋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
賢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

史更無名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
庭幃賜以金籠貯扃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鶴颻
颺入雲飛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
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
成甘蔗滓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
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
蓉不耐寒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

咽喝拍手催花舞搘頤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
客屢經過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
巉嵓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啣仙書一兩卷樹
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
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
冥去不廻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渌水巖岫舞
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
曉不能眠

手筆大縱橫身才極瓌瑋生爲有限身死作無
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柰何可來白雲裏教
爾紫芝歌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
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
却來時道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
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
死不能嘗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
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

却百年愁

妾在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居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綉被滿銀牀

快搒三翼舟善乗千里馬莫能造我家謂言最幽野巖岫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智者君抛我愚者我抛君非愚亦非智從此斷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拱口手端坐鬢紛紛

有鳥五色彩棲桐食竹實徐動合禮儀和鳴中音律昨來何以至爲吾暫時出儻聞絃歌聲作舞欣今日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裏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裩

白雲高嵯峨淥水蕩漾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磧磧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眞昨朝曾趁却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兩龜乗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蠱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却遭刺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采花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鬬論多物色此地勝余家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祇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

斗升轉懷鉤距意貫縚先擭鑊者至臨終日吊
客有蒼蠅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
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
爲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
可陳
白鶴啣苦桃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
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
子不相識
慣居幽隱處乍向國清來時訪豐干道仍來看
拾公獨迴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

窮水不窮
生前大愚癡不爲今日悟今日如許貧揔是前
生作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
渺難濟渡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撈采
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
免歸山丘
低眼鄒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老少一種好
面首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著破裙衩
他殘䞈䞈（上鋤口切 下郎斗切）
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靉心裏絕

喧譁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抛除鬧我者歷
歷樹間瓢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
一虧圓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爲驊騮將捕鼠不
及跛猫兒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
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
風愁殺人
騮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
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
是蓬萊島

覺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月何
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齩鐵口無
因讀老經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
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
覺淚雙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
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鶒鶒子此時居舟楫浩
蕩情無已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
何說

垂柳暗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
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得相見寄語明月樓莫
貯雙飛鶯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
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
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
般能金羈遊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
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
箇在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

時為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
妻活烹羊煮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
哭受殃抉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櫪肯信有因果頑皮早
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袴瓦作裩到
頭凍餓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鬇鬡臥者渠自臥行者渠
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上牛皆切 下士皆切）爭良由為
骨少狗多分不平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腇鸞鳳飢

徬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
鷯在滄浪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
高髻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醞醞憐將
歸見夫壻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
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
家夫壻知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
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為觀失道者鬢
白心惶惶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懅捺硬莫采渠呼名自
當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
渠下觜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
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鬒髮時行
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采彼纴婆子（纴音壬佛經两國苦樹名其子根枝俱苦會衆生之惡）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賚一宿糧去岸
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日何
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天疾土牛耕石田未

有得稻日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
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沈迷客窺
窺不見天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芝朮披斥詎
成仙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爲桂
樹相留連
有人坐山楹雲卷兮霞瓔秉芳兮欲寄路漫漫
難征心惆悵狐疑年老已無成衆喔咿斯蹇獨
立兮忠貞
猪喫死人肉人喫死猪腸猪不嫌人臭人亟道
猪香猪死拋水內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啖蓮
花生沸湯
使我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茲立
九竅朝朝爲衣食歲歲愁租調千箇爭一錢聚
頭亡命叫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
喪禍所爲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冢間瞻死屍六
道不干我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跕躧上都
帝協二切蹈屐也下所買二切屐履也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
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不行眞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慙神佛少心懷嫉
妬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難
應避奈何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
若猪險巇難可測實語却成虛誰能共伊語令
教莫此居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
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
肉更無猒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將辟穢蒜殼取
爲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
自覓長生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霧冷嶽色草
門連折葉覆松室開池引澗泉已甘休萬事采
蕨度殘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爲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之
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益復無易終
不免死厄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泊老撿黃籍依前住
白丁筮遭連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
年一度青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

適寂
我今有一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
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
年只這是
白拂旃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拽似
行雲禮奉宜當暑高提復去塵時時方丈內將
用指迷人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
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
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
心神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
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
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冰消瓦解置死了萬事
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
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
翼青雲裏
去家一萬里提劒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
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
貪爲上謀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

眞心
汝爲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剎窟再三勸你
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
轉倍加業汩汩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
賊物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
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
取法中王
世有多解人愚癡徒苦辛不求當來善唯知造
惡因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親一死入地獄長
如鎖庫銀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
化力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啖食因果都未詳盲
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
無婦衛氏兒可憐鐘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
便東邊走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
我者努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壘
壘松柏下
嘖噴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
汝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

知没道理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
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砂一處成
團也大難
烝砂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甎那堪將
作鏡佛說元平等揔有眞如性但自審思量不
用閑爭競
推尋世間事子細揔皆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
便宜護即弊成好毁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
面揔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脣皮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

心力賤他言孰采勸君休歎息題安餬䴵上乞
狗也不喫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冰冰消返
成水巳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
死還雙美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
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兎放蒼鷹不覺大流落皤
皤誰見矜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旣質直出語無
諂諛保我不鑒辭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汎灧極
目波上鳧

不須攻人惡何用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
可卷祿厚憂積大言深處交淺聞益若念茲小
子當自見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
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
訝惜餘光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
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衆羣不識箇中意逐
境亂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沾蓑
草衣足躡遊方屐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

境復何爲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
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甕牖此時吸兩甌吟
詩五百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爲
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
時成齟齬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
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
奪鳳凰池
或有衒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

個個纏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
憐生氃氋（上徒紅切下名凡切）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
妻疎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能借斗水活
取轍中魚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龍
魚已世濁作羝羺（上丁奚切下奴溝切羊也）時淸爲騄駬前
廻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
瘡瘢必也關天命今冬更試看盲兒射雀目偶
中亦非難

貪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
與困始取驢飽足却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
我也愁悶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
狡猾弄璋字烏㹠擲瓦名婠妠（上一丸切下奴答切）屢見枯
楊荑常遭青女殺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
邊隅累日空思飯經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
帶五升麩
赫赫誰顯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
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欲來沽狗

齩便是走
吁嗟濁濫處羅剎共賢人謂是等流類焉知道
不親狐假師子勢詐妄却稱珍鉛礦入鑪冶方
知金不眞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
酒罇蘆菁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
彌小彈丸
個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
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絹行到食店前不
敢暫迴面
爲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

推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牢失
意終無極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夭命誘讀詎
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猒白頭未能端似箭且
莫曲如鉤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
明皎皎近聞羣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
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
東流
富貴疎親聚只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
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啓浪行朱雀街踏

破皮鞋底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
宜手丁防是新差貧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
知苦在後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
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
多為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
轗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飢巴歌唱者多白
雪無人和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

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
兩相憐態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為
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
是書誤己
鳥語情不堪其時臥草庵櫻桃紅爍爍楊柳正
毿毿旭日銜青嶂晴雲洗淥潭誰知出塵俗馭
上寒山南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為桃李徑下作蘭
蓀渚復有綺羅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
脈不能語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牸牛生得五
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
與君相似
之子何惶惶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
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
我家園葚
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擎梭似
無力呼之迴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
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為子
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鎚落東海到

底始知休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
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著茫
然一場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畫
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
是誰家子
箇是誰家子為人大被憎癡心常憒憒肉眼醉
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齋除
此百無能
人以身為本本以心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

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懺罪鐵不念金剛經却
令菩薩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
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喫他盃臠者何
太冷心腹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
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脩見幼婦一
覽便知妙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為舞穿酒盡緣
歌啐當取一腹飽莫令兩脚儽蓬蒿鑽髑髏此
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没塚破壓黃腸棺穿露
白骨欹斜有甕缾撥撥無簪笏風至攪其中灰
塵亂埻埻
夕陽赫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
連接此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
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
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終日不得閑為
此心悽愴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
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章委

曲陳情畢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縵縵谷口風
颼颼猨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
盡老惆惆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驅歸北西逢趁
向東長漂如汎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
貧名曰窮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
亦拒嘉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
却卜商語
俗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殿翁笑柳老柳老笑

殿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譣詖中裝車競嵯峨翻
載各瀧涷
是我有錢日恒為汝貸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
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當
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忿似
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
聽師子吼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
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衆見挂
在日東邊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
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
晴不可涉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
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紋綵皮膚脫落盡唯
有貞實在
寒山有躶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
一德任不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劒擬
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采藥空求仙根苗亂
挑掘數年無效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

寒山子詩　二三

非汝使物
昔時可可貧今朝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
倥偬行泥屢腳㔸坐社頻腹痛失却斑貓兒老
鼠圍飯瓮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
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
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悵怏憶昔少年
時求神願成長今爲不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
自家噇抹觜道我暢自還說嘍羅聰明無益當
牛頭努目瞋出去始時驀擇佛燒好香揀僧歸
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却閑和尚不悟無爲人從

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䞋錢兩三樣雲光好法
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
皆混然勸君休取相我法妙難思天龍盡迴向
我今稽首禮無上法中王慈悲大喜捨名稱滿
十方衆生作依怙智慧身金剛頂禮無所著我
師大法王
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
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
逢不相遇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
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

寒山子詩　二六　言泉

有天真佛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
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
取心王主
粤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
自在寒巖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
天爲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可重是寒山白雲常自閑猿啼暢道內虎嘯出
人間獨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風清颯颯鳥
語聲喧喧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

輪燈

閑遊華頂上日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出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闌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軟火飢來煑菜喫不學田舍翁廣置牛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羣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朶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眄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一自遯寒山養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為

去津梁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志萬迴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時如來使造建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為多患累與道殊懸遠折西補東殉不達無為功損多益少利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去

吁嗟貧復病為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損人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詁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秉機杼那堪事箕帚張婆語驢駒㕲大不如母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盤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牆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暾

憶昔遇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汎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
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
令有點痕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弟兄今年秋菊爛此時思
發生淥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
斷憶咸京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眞意度喚作閑
言語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挂心頭閑書石壁
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牆壁分散盡木植亂

差橫甎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狂風吹驀榻再
豎卒難成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
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一堵物不
啻冷如霜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縶澁巾子未曾高腰帶長
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
圖頂上立
買肉血㴔㴔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
快活纔死渠便嫁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牀兩
箇當頭脫

客難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
爲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
是急事爾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
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削
之成棘刺
一餅鑄金成一餅埏泥出二餅任君看那箇餅
堅實欲知餅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
行在今日
摧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群小兒生來凡
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脝箇

是癡頑物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
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
牀施酒果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幹在千萬斧
刀痕霜凋萎疎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
用怨乾坤
余見僧繇性希奇巧妙間生梁朝時道子飄然
爲殊特二公善繪手毫揮運畫圖眞意氣異龍
行君走神魏魏饒遊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志
公師

又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絶無憂蓬扉不掩
常幽寂泉涌甘漿長自流石室地鑪砂鼎沸松
黄栢茗乳香甌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
石頭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峯遥望低鴈塔高排
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
吐中巖仙路迷碧落千山萬仞現藤蘿相接次
連谿
千生萬死凡幾生生死來去轉迷盲不識心中
無價寶猶似盲驢信脚行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黄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
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心神用盡爲名利百
種貪婪進己軀浮生幻化如燈燼塚内埋身是
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楂不學白雲
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秋到任他林落葉春
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横眠閑無事明月清風是
我家
昔年曾到大海遊爲采摩尼誓懇求直到龍宮
深密處金關鎖斷主神愁龍王守護安耳裏劒
客星揮無處搜賈客却歸門内去明珠元在我
心頭

衆星羅列夜明深巖點孤燈月未沉圓滿光華
不磨瑩挂在青天是我心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
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
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
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
無痕跡舒處周流徧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
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
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
多少劫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
道三途事似麻只爲主人不了絶遂招遷謝逐
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絶客來千仞巖巒
深可遯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
裘藜杖繞山迴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遥快樂實
善哉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
椒鹽去骨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

取自家甜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以好識字識字勝
他人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
計是苦辛
我見瞞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
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
生還自有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
寄居切莫因循過且令三毒袪菩提即煩惱盡
令無有餘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水清衆

獸現心若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
知無背面
自從到此天台境經今早度幾冬春山水不移
人自老見却多少後生人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
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
向外頭看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
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
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却遭

沈溺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
得即永得
昨日遊峯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
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
為一聚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
利鈍真佛不肯認置功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
是法王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之莫曉石
橋路緣此生悲歎幸居將已慕今日觀鏡中颯
颯鬢垂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
者語為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
教人笑汝
徒閉蓬門坐頻經石火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
成仙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瞻郊郭外古
墓犂為田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
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
來向寒山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
藤攀澗底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

至烏喧喧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
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攣却鷂子眼雀
兒舞堂堂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
謬傳聰明好短命癡騃却長年鈍物豐財寶醒
醒漢無錢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踈地薄樹
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
取一期利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

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舉手高彈指南
無佛陁耶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
雲閒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
月上寒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
肉團爲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
爾照無邊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羣風摇松竹韻月觀海
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
志慕道倫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
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蟫蟲齩
破他書帙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陁典能談三
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
爲第一人愚者皆讚歎智者撫掌笑陽餤虛空
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
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却桅後頭又
無柂究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
力莫端坐
我見凡愚人多畜資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

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毗富豈
得免灾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文
疏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羣秃不如
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真無罪福
寄語冗冗人叮嚀再三讀
勸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長不
奈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
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
流莫飲無明水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婬欲心惡若
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爲當冗冗過朝夕都

不別賢良好惡揔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
石嫉妬似顛狂不自見己過如豬在圈卧不知
自償債却笑牛牽磨
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其
盆中神仙不可得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
臾作老翁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
人怨心真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度奈河誰
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我見多知漢終日用心神歧路逞嘍囉欺謾一
切人唯作地獄滓不脩正直因忽然無常至定

知亂紛紛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
如來天真元具足脩證轉差迴棄本却逐末只
守一場獃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公隨客處
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臠雖有一靈臺如
同客作漢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
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
是如來地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百千般貪榮不

知辱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
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
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
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
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頭始
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
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
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
不著處處無奈何耽財好婬殺見好埋頭愛貪

心過羅刹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
得惡罵恣情掣趂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
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
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
菩薩學業攻鐵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衆
人皆讚說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
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
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一生慵懶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
卷經無心裝褾軸來去省人攀應病則說藥方

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
繩索澄澄孤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横四
生不可泊無爲無事人逍遥實快樂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横盡云居
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爲比謂言靈無上妙
藥必神秘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
之推尋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
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像何能比
欲知仙丹術身内元神是莫學黄巾公巾一云石握愚
自守擬
余家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
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布
裹真珠爾
傳語諸公子聽説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
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竿伸頭臨白刃癡
心爲緑珠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親舊凋
落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託
體歸山引
繼纏開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冢墓箇是極
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然易解事作

歷無精神
我見黄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
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
爲造迷盲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
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羣漢子萬
事由天公
余勸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
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
去任西東若得箇中意縱横處處通
可歎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閑時年年不
覺老總爲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
來三惡道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
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
路在虚空
寒山棲隱處絶得雜人過時逢林内鳥相共唱
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峩可觀無事客憩
歇在巖阿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在
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語汝慕道者慎
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采取莫共羊
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
食常不周
自羡山間樂逍遥無倚託逐日養殘軀閑思無
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
有雲盤泊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
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
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
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
早覺悟爲人枉虚老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峯聳
翠屏遠遠望何極礙礙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
處播嘉名
可貴一名山七寶何能比松月颼颼冷雲霞片
片起沓匝幾重山迴還多少里谿澗靜澄澄快
活無窮已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胷
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
開夜落爾
迥聳霄漢外雲裏路岧嶢瀑布千丈流如鋪練
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世界天
台名獨超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翫偏嘉麗虚巖蒙
霧迮恰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
花出淤泥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疎麓麓碧澗響
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染世事心
靜如白蓮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
日修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瓮雖
飽難出頭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
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
與佛相遇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
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
是如來母
世事繞悠悠貪生早晚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
歇頭四時周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宅主露
地騎白牛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共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
相驅伴黨六箇賊劫掠法財珠斬却魔軍輩安
泰湛如蘇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旣摧折沙丘遂滅亡茂陵與驪岳今日草茫茫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舌甜唇觜諂曲心鉤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爐燒神佛香打鍾高聲和六時學客春晝夜不得眠只爲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却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其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著却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犂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醫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卧牀席亦有眞佛性翻作無明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彌勒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猨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愛裹䟽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脚入三途粉骨遭千擣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誑俗將
為道雖著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
取心王好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
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
終不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
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
盲徒詠日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
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

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蘗苦
難近順情生喜悅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
了一場困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
違背心真無委曲不作諸纏蓋但且自省躬莫
覓他替代可中作得主是知無內外
寒山唯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
月輪石牀臨碧沼虎鹿每為鄰自羨幽居樂長
為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脚樹下眠可憐無

煩惱繫之在華堂餚饍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
容轉枯槁
花上黃鸎子喧喧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
鳴絃誑之能不足眷戀在少年花飛鳥亦散灑
淚秋風前
樓遲寒巖下偏訝最幽奇攜籃采山茹挈籠摘
果歸蔬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鉢雜
和黃稀粥當陽擁裘坐閑讀古人詩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來往埋在古
冢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為報後來子何
不讀古言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葛上半路困
風煙徑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
枕白雲眠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
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
外無餘事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兔角弓擬射無
明鬼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
誰掃可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
顏豈長保

桂棟刈吾宅松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渡不造筏漂淪爲采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

出生三十年嘗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宗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當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伲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

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脚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三字詩六首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

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

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養老客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冷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拾遺二首新添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余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徧

已上詩除拾遺二首老僧相傳其外依古印本排比次第耳

豐干禪師錄

遺者豐干未窮根裔古老見之居于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毛裘擁質緇素問鞫乃云隨時貌汙昂藏恢端七尺唯攻舂米供僧夜則扃房吟詠自樂鄮縣請知成謂風僧或發一言異於常流忽爾一日騎虎松徑來入國清巡廊唱道衆皆驚訝怕懼悍然並欽其德昔京輦與朮救疾到任丹丘跡無追訪賢人隱遯示化東甌唯於房中壁上書曰

余自來天台　凡經幾萬迴　一身如雲水
悠悠任去來　逍遙絕無礙　志機隆佛道

世途岐路心　衆生多煩惱　兀兀沈浪海
漂漂輪三界　可惜一靈物　無始被境埋
電光瞥然起　生死紛塵埃　寒山特相訪
拾得罕期來　論心話明月　太虛廓無礙
法界即無邊　一法普偏該
本來無一物　亦無塵可拂　若能了達此不用坐
兀兀

拾得錄

豐干禪師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貞觀季中相次垂跡於國清寺拾得者豐干禪師因遊松徑徐步於赤城道路側偶而聞啼乃尋其由見一子可年十歲初謂彼村牧牛之子委問逼邏云我無舍無姓遂引至寺付庫院俟人來認數旬之間絕其親鞫乃令事知庫僧靈熠經于三祀頗會人言令知食堂香燈供養忽於一日與像對坐佛盤同餐復于聖僧前云小果之位喃喃呵哩而言傷哉熠謂老宿等此子心風無令下供養乃令廚內洗滌器物每澄食滓而以筒盛寒山子來負之而去或發一言我有一珠埋在衆中無人別者衆謂癡子寺內山王僧常參奉及下供養香燈等務食物多被烏所耗忽一夜僧衆同夢見山王云拾得打我嗔云汝是神道

守護伽藍更受沙門參奉供養既有靈驗何以食被烏殘今後不要僧參奉供養至旦僧衆上堂各說所夢皆無一差靈熠亦然喧喧未止熠下供養忽見山王身上而有杖痕所損熠乃報衆衆皆奔看各云夜夢斯事乃知拾得不是凡間之子一寺紛紜具狀申州郡縣符下賢士遯跡菩薩化身宜令號爲拾得賢士自此後常充淨人直香火又於莊頭牧牛歌詠叫天又因半月布薩衆僧說戒法事合時拾得驅牛至堂前倚門而立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老宿律德怒而呵云下人風狂破於說戒拾得笑而

言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
切法無差尊宿出堂打趁拾得令驅牛出去拾
得言我不放牛也此羣牛皆是前生大德知事
人咸有法號喚者皆認時拾得一一喚牛云前
生律師弘靖出時一白牛作聲而過又喚前生
典座光超出時一黑牛作聲而過又喚直歲靖
本出時一牯牛作聲而出又喚云前生知事法
忠出時一牯牛作聲而出乃錫牽謂牛曰前生
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
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大衆驚訝悚然因茲
又報州縣使令入州不赴召命盡代人仰因此
顯現寺衆傍徨咸歎菩薩來於人世聊纂實錄
貴不墜兩兼於土地堂壁上書語數聯貴示後
人乃集語曰

東洋海水清　水清復見底　靈源涌法泉
斫水無刀痕　我見頑嚚士　燈心拄須彌
寸樵煮大海　甲抹大地石　烝砂豈成飯
磨甎將作鏡　說食終不飽　直須著力行
恢恢大丈夫　堂堂六尺士　枉死埋冢間
可惜孤標物　不見日光明　照耀於天下
太清廓落洞　明月可然貴　余本住無方
盤泊無爲理　時陟涅槃山　徐步香林裏
左手握驪珠　右手執摩尼　莫耶手足刃
智劍斬六賊　般若酒青冷　飲啄澄神思
今聞來天台　尋人人不至　寒山同爲侶
松風水月間　何事最幽邃　唯有歷居人
悠悠三界主　古佛路棲棲　無人行至此
今跡誰不躡　旋撲滯凡累　可畏生死輪
輪之未曾息　嗟彼六趣中　茫茫諸迷子
人懷天眞佛　大寶心珠秘　迷盲沈沈流
汨沒何時出

拾得自閭丘太守拜後同寒山子把手走出寺
跡隱後因國清僧登南峯采薪遇一僧似梵儀
持錫入巖挑鎖子骨而去乃謂僧曰取拾得舍
利僧遂白寺衆衆方委拾得在此巖入滅乃號
爲拾得巖在寺東南隅登山二里餘地聊錄如
前貴示後人矣

拾得詩

諸佛留藏經只爲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懷憂怕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姧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椀楪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換却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爲貴如何塵外人却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顇況復不遂者虛用平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尓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釘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寃屈

佛哀三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沉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讚菩提路教汝癡衆生慧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

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

世上一種人出性常多事終日傍街衢不離諸酒肆爲他作保見替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咎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染貪婬大有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

運聽浮沈
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卻
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
道無爲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
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
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由錦
繡包眞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漢用
意總無交
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爲布綴己惠於人方可名

爲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
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何不憤發前車既落沉後車須
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此來是夜叉變
即成菩薩
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爲無明不了絕一
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故林又斬新剡源谿上人天姥峽關嶺通同次
海津灣深曲島間森森水雲雲借問嵩禪客日
輪何處暾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憾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

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一入雙谿不計春鍊暴黃精幾許斤爐竈石鍋
頻煮沸土甑久烝氣味珍誰來幽谷餐仙食獨
向雲泉更勿人延齡壽盡招手石（一作拍手）此棲
終不出山門
瑘璫一羣羊沿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
狼牧元不出學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飽
飽無餘肉
銀星釘稱衡綠絲作稱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
向後不顧他心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
後插掃帚

閉門私造罪準擬免災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
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臥鐵牀不許雇人替自
作自身當
悠悠塵裏人常道塵中樂我見塵中人心生多
愁顧何哉慈此流念彼塵中苦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
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荊州聞伐匈奴盡婆娑無
處遊歸來翠巖下席草翫清流壯士志未騁獼
猴騎土牛
三界如轉輪浮生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

覺死沒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為伴侶松下啜
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早
晚出頭時
去佛路妻妻愚人到卻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
能知欲識無為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
定覩天師
吞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卒
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灾殃唯貪淫泆業此
輩實堪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眾生助佛為揚化令教選

寒山詩　三一下

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
落大深阬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
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
悟自歸依
寒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
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卻見受
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
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

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見桂輪雖然身暢逸卻
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卻沈歸
地獄念得兩卷經欺他道鄙俗豈知鄙俗士大
有根性熟（下五首與前長爲語句同）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
力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
今輒莫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暉掛太虛瑩淨能
蕭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
明無晝夜

寒山詩　三八

余住無方所盤泊無為理時陟涅盤山或翫香
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
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自
吐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途間始
覺前程險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
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思亦無慮無
辱也無榮（此下與豐干拾得詩入同小異語寺）
自從到此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
人自老見卻多少後生人

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波光陰石
中火任他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嗟見多知漢終日枉用心岐路逞嘍囉欺謾一
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到定
知亂紛紛

岧迢山岊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白
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
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匼匝幾重山縱目千
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
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
惡因見佛不解禮覩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
毒以爲鄰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辰

人生浮世中箇箇願富貴高堂車馬多一呼百
諾至吞併他田宅準擬承後嗣未逾七十秋冰
消瓦解去

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漚夢幻身百年能
幾幾不解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
將與妻子

雲林最幽棲傍澗枕月谿松拂盤陀石甘泉涓
凄凄靜坐偏佳麗虛巖朦霧迷怡然居憩地日

以下缺

可笑是林泉數里少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
潺潺猨啼唱道曲虎嘯出人間松風清颯颯鳥
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峯巒時坐盤陀
[illegible]仰攀蘿沿遙望城隍處惟聞鬧喧喧（此首係別本增入）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李北海集六卷

（唐）李邕撰

附録一卷

明崇禎十三年曹荃刻本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李邕撰。邕事蹟具唐書本傳。邕文集本七十卷、宋志已不著錄。此本爲明無錫曹荃所刊。前有荃序、稱紹和徵君刻唐人集、初得北海集、而余論之。不言爲何人所編。大抵皆採摭文苑英華諸書、裒而成帙、非原本矣。史稱邕長於碑頌、前後所製凡數百首。今惟賦五首詩四首、表十四首、疏狀各一首、碑文八首、銘記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誌銘一首。蓋已十不存一。舊唐書稱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爲當時文士所重。李白東海有勇婦一篇、稱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杜甫八哀詩稱、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趙明誠金石錄亦稱唐六公詠文詞高古。今皆不見此集中、殊可惜也。劉克莊後村詩話譏其爲葉法善祖作碑、貽千載之笑。然唐時名儒碩士爲緇黃秉筆、不以爲嫌。不似兩宋諸儒視二教如敵國。此當尚論其世、固不容執後而議前。且克莊與眞德秀游、德秀西山集中、琳宮梵刹之文不可枚舉。克莊曾無一詞、而獨刻責於邕。是尤門戶之見、不足服邕之心矣。卷末附錄載新舊唐書邕本傳及贈送諸作、而別載文苑英華所錄邕賀赦表六篇、題曰糾繆。謂考其事在代宗德宗憲宗時、邕不及見。其論次頗爲精審。然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爲李邕。案邕天寶初卒、而六表乃在代宗德宗憲宗時。況文苑於三百五十九卷重出一表、題曰李吉甫。又第二表末云謹遣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云云。是宋人已經考證、編是集者用其說而諱所自來、亦可謂攘人之善矣。

李北海集序

紹和徵君刻唐人集未竟而余覩其家索其遺書尚存數十種將竝梓以傳力亦未之逮也初得李北海集而余論定之爲之嚐矣北海豪於文者也始終見嫉

於時相卒以讒死毋論惜之然遇崔湜而不竄遇林甫而不死六豈得爲北海哉而余獨惜姚張猶稱才相乃亦不能容北海豈非子美所稱獨步四十秊階之爲厲然則北海非死於讒益

上海圖書館藏

死於文也然北海自以直節見重當毋屢貶竄而名益彰故當世重其文若此不獨以文也傳稱邕有集七十卷而今所存僅六卷曩時所爲炤四裔暎九皋者其爲湮沒可勝道哉大略邕

負氣似長沙好客似信陵豪侈放縱不拘細行似寇萊公而其志大才踈實與文舉相類卒之一死於操一死於林甫先後兩北海若合符節豈不異哉讀孔璋二善之書妻溫戍邊之請吾

猶爲之流涕

崇禎庚辰桂月梁谿曹荃題

李北海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日賦

春賦

石賦

鬬雞賦

鶻賦

高適和鶻賦附 并序

詩

銅雀妓

詠雲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亭對鵲湖李之芳自尚書郎出爲齊州製此亭

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孫員外新亭附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韋嗣立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李嶠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李乂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宋之問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沈佺期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邢昇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蘇頲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卷之二

表

賀加天寶尊號表
賀感夢聖祖表
賀新殿鐘鳴表
賀章仇兼瓊克捷表
淄州刺史謝上表
為濠州刺史王弼謝上表
謝賜遊曲江宴表
謝入朝表
謝書上考表
謝勑書及綵綾表二首

謝賜慰喻表
辭官歸滑州表
進嘉雪詩表
進文馬表

疏

諫鄭普思以方技得幸疏

狀

謝恩命遣高將軍出餞疏

卷之三

碑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
嵩岳寺碑
五臺山清涼寺碑
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卷之四

碑

大相國寺碑
大雲寺禪院碑

鄭州大雲寺碑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銘
越州華嚴寺鐘銘并序
記
石室記
卷之五
神道碑
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
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
卷之六
神道碑
贈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
長安縣尉贈隴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
桂州長史程府君神道碑
墓誌銘
羽林大將軍臧公墓誌銘
附錄

李邕傳 石晉劉昫
李邕傳 宋宋祁
送李邕之任滑臺 唐玄宗
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鄭太守 唐高適
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宅 唐高適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唐杜甫
八哀詩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杜甫
送李邕 唐李嶠
遺事
集詩
糾謬
賀赦表六首

李壯海集卷之一

上海圖書館藏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賦

日賦

惟元氣之播儀式景曜之騰烈倚崇蓋而西轉駿流光之東斯豈盈縮兮彌歲亦畏愛兮典節赧淑色而布餘赫炎氣而生熱所謂純精至高至明燭龍照灼以首事踆烏奮迅而演成陬夭

地之司日爲帝王之我兄文思以之寅餞神武以之揭行是以節朝有政逮昃未食揚暉而四方動色霽景而萬物聳觀靡雲霧之凝晴解雪雷之沍寒願揮戈兮再畫倏傾藿兮長安至若瑞氣浮煙休徵挹戴作出海而涵陰忽飛天而光大千里發乎王明五色見於昨泰將開闔兮永言豈覆盆兮貽悔則有懷人惆悵酌醴獻酬寘一醉兮下日渴一日兮三秋昔定鼎兮卜洛彼昇天兮上遊處立觀於濱渤遂測景於嵩丘

晉鄉兮爰棄策奔走何益夫子重陰道業所致呼遲遲之春日阻悠悠之宿心惜落照於崇木重遲思於竹林更若飛箭易及長繩難駐知息影之未寧喜傾蓋之相遇始聯書兮多暇夜炙背兮成趣見蘭蕙之有暉想羲李之可掛則有犄以期儆至以愛長阮中時而必昃亦後甲而見陽與聖人兮齊明宜君子兮借光卜在地而占吉說通夢而尋昌匪直燭之滅私行之恆則若車之有輪豈摶空之無翼因幹蓮兮誰使

諒周行而不息重光起於一人合璧旋於八極觀乎翠萍生實赤羽從軍倘一編之欲授丹三餘之取閒夕沒銜於紫獄朝躋夾於火雲何白駒之激悉致華髮之繽紛若乃江湖積氣霧雨經時每苦連於桃石涅濫汨於川坻仰蒼蒼而不見悵杲杲而常欺將遣愁兮安適舞洗冥兮自悲借如謫居海上嘿息天間有哀猿兮斷續無飛鳥兮往還事填膺於瘴癘情滿目於雲山未回光於東闕猶稽首於南薇乃舉首而歌曰

披雲覩日兮日則明旣日瞻雲兮心若驚日行
一日兮何道時哉幾時兮此生

春賦

肇木德以周仁啓春生而賦質二儀恭而廣運
三正令而元吉和氣藹兮充宙光風淑兮被物
豈因時而則符亦樂道而奚協我聖君大撫萬
國肆覲羣后受天之禧嘉歲之首文物燦於南
宮兵戈森於北斗攬百辟以同心貢千春之遐
壽於是明詔有司德求時令邁惟一之德究吹
萬之性勑土木之庶功阜稼穡之勤政敗漁止
殺徭牢役命至若固陰徂閉蟄戶未開蚰盤地
蓄燕伏巖猜究蟻歛翼水濕鼓鰓螽蠶宛委戢
戢低佪避擊蒙兮久矣耿獻歲兮悠哉謂將宛
而没代俄作解而鞶雷厥覗聽於玄壤㕙飛鷙
於焚萊曬青陽以昔物事白日而登臺覲爭甸
時甫田宿昔曾薄鶯洪疇之神用偉元化之工
作卷山河之變褎置天地之和樂律何容而不
脽光何容而不灼搖也知歸動焉咸若爾乃楊
廻曲沼爭雜芳闌條烟濃而曳地花錦縟而當
軒玉顏景照羅袂風翻惋良人之晉信省鼓委

而銜恩蹀栩栩兮夢感鳥嚶嚶兮思存憂瑤柱以絚瑟引金笙而浮樽俯候軒而下泣貽部物而何言借如老軍追虜遠使窮河宵驅烏逝野失星羅氷隨隨而雪下風颯颯而霜過遲日一照挾纊嘗多遺畸歲之寒栗蕤初節之妍和千巖爲之動色萬壑爲之流波將廻轡而秦望請舉手而幽歌則有弟高公族鼎貴侯家丹樓經於御道畫閣聳於朝霞明珠買妾黃金擲龍列行游衍直視驕奢跨浮雲之寶騎頓流水之香車漫平郊而藉草總上苑而觀花飛鞭蹴鞠旋聲琵琶麾戚里之途遠騁長安之日斜豈知夫東門在野北渭當沙散歸閑之召父隱養正之老牙趣下里之滌倒萑樂土之繁華苟灸背而晉釣但開田而種瓜

石賦

代有遠遊子植杖大野周月眥巖覩巨石而歎曰茲盤礴也可用武而轉乎茲峭峙也可騰趠而登乎觀其凌雲揷峰隱霄橫嶂峻削標表汗漫儀狀劃鎭地以周博崛薿天而雄壯黙玄雲之暮起絶丹霞之朝上若使蟲布長城疑聯高壁過西戎而分塞截東胡而度磧張九州之地險蔵四夷之天隔固可以耶絶驕子遐阻勍敵歸華夏之甲士却邊荒之羽檄別有列在王庭地窅文砌疑貞琬之粉澤艶重錦之光麗承聽政之梁衽納進賢之階陛匪徒夾植堯李因芳葩蕙降神女之徜徉拂仙衣之容曳若乃苔蘚剝落雨露淋漓水學藻耀繪畫紛披不邀代之所貴不欲人之見知懐金而則異昜剖玉而方奇至若危堞孤援懸門禦衝出陣摧鶴乗城起龍砲與矢而飛盾礎當途而列墉金鼓爲之沮氣戈矛爲之輟鋒借如奕秋沉思蜀相興圖來脩制以全勝縱揔殺以論都鄙宋緘之謬識

嘉禹鑿之神模落五星而多情坐千人而不詠惟磨礱之所取任圓方之自殊支空留於織室徧尚想於兵符爲何根而填海山何言而望夫徒以貞者不黷堅者可久臥如羊於山野蹲似武於林藪知作鼓之希聲信爲人之無偶粱架海以東注鎭臨江而南守庋投水而克成將補天而何有豈獨砥礪利器盤踞負王鐵來爾愼門逼越裳屹特立以輿主架能言以發祥遥開蓮兮表華遠倚劒兮疏梁保茲城而永固結彼

交而不悠何止藏書入室勒篆離經翁湘川之飛燕伏昆池之駭鯨膏久服而頹駐碑一觀而涕零豈知抑角匡坐且悲歌於白水尋山小徃止危途於翠屏而巳哉

鬬鴨賦

東吳王孫笑傲閶門魚横玉劒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潤兮花源爾乃輕輕棹登水閣絲管遥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旣而酣歌徙座取物爲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凫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唼喋爭食離褷帶䍦隨綠波而瀺灂向紅藻而傲愉凫之爲物也說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聳軋颯

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旋如雲共洽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爲羣繞蘋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與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爲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聳謂鷙鴻廻疑還鵠遥反兮擊裔聯翩兮踴躍忽鶩逆以差池倏沉浮而閃鑠號噪兮沸亂傾耳爲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濩排錦石蹴瓊沙拔羽翰蕿煙霞避參差之荇菜

隨菡萏之荷花駐江汜之徃棹留海客之歸槎
而乃擁津塞浦辨觀如堵空里鄽句厲天蛙黽
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傾市之鶴
懸妍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千豈筆精之
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於在鬭俾聞義而
忩奎

鶻賦

伊鷙鳥之雄毅有俊體之超特意疑綴而無定
體間整而自得陰沉其精慘淡其色固未足以
異於衆禽也夫一指一呼一擊一搏爲主之用
甥人之樂凜然神動翕然氣作殞三窟之狡兎
斃五里之仙鶴騰霄漢而風卷透原野而星落
萬乘爲之顧眄六軍爲之揮霍微聲動於天地
逸氣薄於林薄至若逐鳥弁類朋集殊名獲不
相讓遊不同征何至德而肯制每協義而不爭
偶坐推食雙飛和鳴殺敵齊力登樓比形夫其
嚴冬冱寒烈風迅激或上棘林或依危壁身旣
巢於喬木骨將斷於貞石賛仝嫉以自暖罔害
命以招益信經夜而懷仁仍旦而見釋矧乃
戀主不去狗食猶止籠食斗而求言將効誠而
必死耳閉於籠分從於使窗竭力之利人爲戳
冀以存巳則知負力干勢爭啄奪肉始飛聲而
遠引忽側趐而横蹙遇之者夭當之者覆壯士
感之驚嘆行人羨之迴矚故能連擊縱便臨事

莫達一超雲以高舉一隨物以低飛驅逐紗於
人智促節合於兵機命雖小而不懾獸雖捉而
無依或則九霄擊下萬里接來風行電轉月上
雲開乍差池而不中終棄置而不迴彼俊異之
英玦豈凝滯於嫌猜觀夫婁子防嚴惜棄忌物
吻戛戛而雄厲翅翩翩而勁逸齒距者先中而
命處絲纆者異狀而同疾苟精別而棲條何賞
心而無失

高適和鶻賦附并序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鶻賦以垂示
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爲尚懷知音遂作鶻賦
其詞曰
夫何鶻之爲用置之則已縱之無匹懷果斷
之沈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銳氣雄而逸
遐取介以凌霜月精明而縣漆想像遼遠孤
貞深密將必取而乃廻若受詞而無失當白
帝之用事下青霄而委質乃狥節而勃然因
指縱而挺出嚴冬欲雪蔓草初焚野莽蕩而

風緊大崢嶸而目矚忿頋兒之役伏恥高翥
之成拏始滅沒而畢地忽昇騰而滲雲翻映
裂以電擊皆披靡而星分奔走者折膈而絕
脰鳴噪者血灑而毛紛雖百中之自我終一
呼而在君夫其左右更進縱横發跡掃窟穴
之陵競振荊榛之折瀝翕六翮以直上交雙
指以迅擊合連弩之應機類鳴髇之破的豁
爾胸臆伊何陵厲以爽朗曾莫蔕介爰虞夷
險之林惕覩其獲多不有得用非媒歷閶闔
以肅穆翊鈞陳以環回幸耀光於鬼佇承剪
拂於樓臺望鳳沼而輕舉紛羽旄以驚猜路
杳杳而何向雲茫茫而不開鬭出谷而徒爾
鶴乘軒而何哉彼懷毅勇轗軻而棄置胡不
效其間關而徘徊爾乃顧恩有地戀主多情
念層空而不去託虛室而無驚雅節表於能
讓義心激於效誠勢愈高而下悬體彌重而
飛輕戢羽翼以受命若肝膽之必呈曉日月
之云遒循羈縻而見要別有横大海而徑度

順長風而一寫投足恥於巖巔脫身逸一作寘於弋者永落落以凝閉雪皚皚而飄灑詠堅鏃之時煞廬苦寒以求捨匪聚食以祈蒲聊擊拳以自假比玄豹之潛形同幽人之在野矧其升巢絕壁獨立危條心倏忽於萬里思超遙於九霄豈外物之能慕曷凡禽之見邀未知鷃鶚之所適孰與夫鵬鷃之逍遙云爾哉

詩

銅雀妓

西陵望何及絃管徒在茲誰言死者樂但令生者悲丈夫有餘志兒女焉足私擾擾多俗情投迹互相師直節豈感激荒淫乃淒其穎水有許由西山有伯夷頌聲何寥寥惟聞銅雀詩君舉良未易永爲後代嗤

詠雲

綵雲驚歲晚繚繞孤山頭散作五般色凝爲一段愁影雖沈潤底形在天際遊風動必飛去不應長此留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亭對鵲河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爲齊州製此亭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耶雲莊高興汨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秔稻安時歌吉祥

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孫員外新

亭附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稍臺觀舊氣濱海嶽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于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與得兼梁甫吟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傳聞銀漢石支機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侵堦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逐海潮歸

韋嗣立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主第巖扃架鶴橋天門閶闔降鸞鑣歷亂旌旗縈雲樹參差臺榭入烟霄林間花雜平陽舞谷裏鶯和弄玉簫已陪沁水追歡日行奉茅山訪道朝

李嶠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主家山第接雲聞天子春遊動地來羽騎參差花外轉霓旌摇曳日邊迴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峯霞入酒杯鑾輅已辭烏鵲渚簫聲猶繞鳳凰臺

李乂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迴日御城臨南斗度雲車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霰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宋之問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青門路接鳳凰臺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待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

明主賜金回

沈佺期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主家山第早春歸御輦春遊繞翠微買地鋪金曾作埒尋河取石舊支機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恩暉

邵昇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沁園佳麗奪蓬瀛翠壁紅泉繞上京二聖忽從鸞殿幸雙仙正下鳳樓迎花含步輦空間出樹雜帷宮畫裏行無路乘槎窺漢渚徒知訪卜就君平

蘇頲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附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頭敞御筵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漢邊

李北海集卷之二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表

賀加天寶尊號表

臣邕言伏奉今月日恩制萬方士庶九土軍戎昭洗宸波光被聖渥臣誠懽誠喜載欣載躍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沐雨露者草樹自樂荷陶鈞者動植皆春故知則而象之守而行之所謂則天之明立大之極有慶斯大無得而名者也伏惟陛下尊崇聖祖肅恭道教子物天德序位代工惣三五之妙勲統億兆之全業戈甲盜息華戎底乎故得眞容慶應潛通帝夢寶符靈既允叶神心加號所以發祥郊天所以昭報大禮盛事光赫前聞件彌周仁廓開宇宙天衆褒稱雲紀變名風物光華再馳聊於日月河山保界重賦質於乾坤同一氣之遂初與四時而浸遠天長地久呼萬歲於太平國泰朝歡舞九部

於聖主臣忝私守郡常荷戴天空馳就日之誠
未盡歌雲之慶無任欣躍踈忭之至

賀感夢聖祖表

臣邑言伏奉今月日制書至德感神通夢聖祖
告以莫大之福示以無疆之期上賀國觀下數
人願以抃以躍且舞且歌臣某中賀臣聞百川所
歸者謂之大海萬有所仰者謂之聖人今四海
獲安聖人致壽臣子之願允塞乾坤之應克諧
粵自書籍以來感慶之深福祐之盛未有如斯
者也伏惟陛下道用御天德心子物事無事以
集休明至明以玄悟人天乃接福貺爰臻故得
眞仙見靈與相昭應言皆合天心遂非外將恢
弘聖慮照自宸衷啓之大年授以元祐麻姑觀
海歷歲彌長王母記桃與時無準則幽明所載
宗廟所鍾兆庶子孫百靈薦集知億年之永託
沐萬代之延休草樹自榮魚鼈咸若五風與色
四氣同和鼓天地之大爐鑄邦家之鴻業八極
猶小不足受其禎符萬物毋輕不足答其成造
郎獄宥死符以再生寵賢達人宴以旬日耆艾
衢陌工賈旗亭高興太平之時歡言上古之化

撫家族以自慰諸州邑以相誇官不驕人人不畏吏識天之覆熙焉如春惟聖之慈陶然如醉無任抃躍慶喜之極謹附表陳賀以聞臣邑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賀新殿鐘鳴表

臣邑等言伏見昨宣示於新殿爲萬姓祈禱神鐘自鳴是知聖作昇聞天意下降道開皇極潤及生人臣等中賀臣聞光覆動植者莫如天臨照幽遐者莫如日自非齊聖妙用曷以則而象之玄化至德曷以感而通之伏惟陛下道心冲叶神教昭宣以四海爲家萬人爲子常恐水旱逝有干戈甕勞所以供祀百神用祈五福德澤被物聖靈動天睿情注於一時景鐘鳴於別殿夫衆者萬有也廣者四維也今陛下總萬有一四維潛運方寸之間充塞宇宙之外則何聖不鑒何神不昭豈惟一鐘乎況南面之位屬陛下之至尊西方之金啓陛下之本命非無情之應是有由而來自然羣龍扶持九天欣戴保億兆之元后登千萬之永年特觀雍熙代階仁壽此天所以告鐘所以鳴臣等幸朝上京欣遭太慶一舞一蹈未極臣子之心再詠再歌徒知天地之德無任抃躍之至

賀章仇兼瓊克捷表

臣邕等言伏見中書門下章仇兼瓊奏稱吐蕃數萬圍逼於城皆遵奉九重決勝萬里臣聞雷之震者可以破山風之威者可以蕩海伏惟陛下允荅天地丕應鬼神吸之而百川却流吹之而萬物倒植是以暫勞貔武一掃戎羌高壘用於建瓴銛戈申於破竹昔云懷縣獨有獲嘉何綵城復稱聞喜光風動處草樹為之欣榮晴天轉時日月為之融朗况臣等分　寄切報國身輕蹈舞徘徊恐門庭之地窄詠歌踴躍賀邦家之慶深無任欣悅鞠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

淄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淄州刺史以今月日便道至任自遠江左近守河南牧弊苑厭建置生路別荷成造兼冀昇遷三慶集身百齡踰外謝申臣聞天地大德含育及於昆蟲雨露深仁霑沛及於蕭艾不限微品有愧洪鑪職今之謂歟伏惟陛下道總三才在璿齊政運超四孟與物為春玄造加於萬方聖慈周於一物字人開化議事立權張皇連城勸勉犀岳身局京職承祿賜之恩榮子預遷曹廣門閭之惠澤是以龔黃蓄銳卓魯專精竭盡公忠弘宣績用但駑駘之力不足以騁長衢朽木之資不足以施長楠徒遷厚祿無益聖朝撫事捫躬慙魂蹐影伏以東臨巨壑借渤澥之水寬西望京師視長安之日近

為濠州刺史王弼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濠州刺史聖澤天臨寵章霞煥身微草芥地重丘山臣某中謝臣某奉詔字人星言即路三省不及二過有懷棄短之恩竭力難負悔非之感瀝血未申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履冰誓心飲水銘骨勵精為政刻意求仁寔望昭發宿誠宣揚大化上酬天地之德下盡臣子之忠臣萬死足矣

謝賜遊曲江宴表

臣邕等言臣聞昔特人君之德也大撫萬國必親諸侯是以通下情序賓禮伏惟陛下因遇上巳收接下臣順發生之時弘在鎬之宴仙厨和兆浹洽於廣筵舜瑟歌風均調於曲水士女車騎充溢山川林薄光華繩連城闕臣等撫躬何幸報德無階空慙尸素之名豈適輪轅之用不任載荷忭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謝入朝表

臣邕言伏奉七月十五日恩勅許臣會計京師者止水一盃忽聞朝海枯查八月更得覲一作浮天臣某中謝臣以幽遐必察者日月之照明憔悴皆需者雨露之恩廣伏惟陛下天德陰隲神功獨斷咸造吹萬容至於工養報通三大及於小豈臣微物得預洪鑪在昔全生已承曲記斯今上計再荷特恩戴盆之心仰天有望出籠之鳥飛空可期方將蹈舞闕庭懇戴咫尺葉公宿願一覩眞龍岐下遺甿忻逢聖主無任喜躍懇荷之至

謝書上考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聖恩鑒以薄能光賜上考御詞激物睿奬動時戴天奚勝跼地無所臣某中謝臣聞荷再造者過於有情勸庶工者盡於有位莫不宣其力竭乃誠欣赴前儔恥居後殿者蓋以萬數則區區揚化聊聊納忠自化彭蠡之魚更是海濱之鴈伏惟陛下太和布氣巨壑流津宇宙開明既照纖草山河鮮潤毎納昆蟲豈臣獨枯後霑雨露天漢之上遙記嚴平宣室

之中輿言賈誼推羽挿翼忽飛鶱於雲霄暴鰓揵鱗重游泳於溟渤豈有循吏得預詞林懸鼠軒墀觴鵠鐘鼓徒驚奬飾益用慙惶况乎政術空虛褒述累積文高日月辰象法之不逮德厚嵩華嶽岳朝之莫階雖郭隗濫觴明主有所蓄意然邵信敦本微臣不敢負人慶抃則深憂懼亦切無所報國空以誓心不任感荷欣惕之至

謝勅書及絲綾表二首

臣邑言內使左立眞至伏奉去年五月二十日御禮慰問幷賜絲綾華服跪奉天書勢在龍武仰瞻禮物色映虹霓慙戴汗流戰懼心慄臣某中謝臣聞食曰人天寔生生之厚道稱物毋得存存之多伏惟陛下載以坤輿覆以乾宇排衆口之謗開獨見之明生臣存臣至於數四寵及問及彌於再三豈彖陽霄人景日廻照荊樹散木慶雲結陰臣是以坐有所思行冀所得求西

山之藥願補聖躬論東戶之人以分帝念識愚不足以廣聽事蹟不足以動忠夫何望焉非所隱也豈謂壓壤見納推言不遺奬以及誠許以佳士澤深巨海德重崇丘冐云家奉賜書光華九族物延世舊褒寵百齡涤水之龜且能廻首黃華之鳥將以誓心惟報主之未由恐殺身之無益不任戴荷欣躍之極謹因內使左立眞附表云云

又

臣某言伏奉去年月日御札特賜臣章服[illegible]
等八體神變廻龍鳳之姝姿五色董開動雲霞
之仙氣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礎之潤也
是足與雲戈之鋒也或能照水雖言微物有以
上通常未察焉今可明矣伏惟陛下一武一文
廓彌綸之道乃神乃聖疏造化之元盛業極天
濡休紹古子育庶物臣伏百蠻溟渤不波沙朔
無滯太平之律大聖之功不得已而用之猶且
增高彌短廣大褒流錄賢領守內之心捨過求

天下之俊所以喁喁者將百身以效節區區者
願一報以瀝肝況臣拔自九原出於萬死再牧
骸骨更造衣冠舌在不足以歌堯命存未能以
報國豈謂上仁德廣澤利無益之臣博燮理深
慈育不才之子天門下詔橫筆陣於長山御府
賜衣列錦川於淄水臣道子道何顏受之今恩
昔恩曷云報者戴天知重望日懷懇無任悚惕
震惶感戴抃躍之極謹昧死遥表陳謝以聞

謝賜慰喻表

臣某言伏奉今年某月日恩旨恕臣重責蔑臣
小才日月之明旱曜絲髮雷雨之施振起昆蟲
臣某中謝臣二十餘年數從遠謫流離辛苦契
闊死生因陛下與聖謀行天討救萬人之命辟
四海之懸臣所以脫於往危保於今泰者爲此
頃歲昌宗執柄三思弄權臣與宋璟同論桓敬
俱奏貶臣爲常州司戶寔荷陛下誅韋氏之後
收正人之餘特拜臣左臺侍御史此陛下活臣

之命貸臣之榮一也頃歲譙王重福謀立東都
臣當留臺與洛州司戶崔日知捴其逆謀收其
餘孽東都底定職臣之功自文林郎拜朝散大
夫除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之輩以臣再用往
還并忌崔隱甫倪若水等恐爲陛下之助與臣
同制各貶官仍聯翩左遷爲華州含城縣丞及
陛下正位紫宸臣又自嶺南九品遠惡官除朝
散大夫戶部郎中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
榮二也頃歲陛下東封將還臣路左謁見猥承

聖顧廣錄舊文朝議恐陛下用臣薛自勸與外
生庫狄履溫羅織臣至死仍承陛下免其罪授
臣官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榮三也臣出
入嶺南自經一紀自澧州司馬加朝散大夫兼
此州牧解青綬𦋺彤襜去瘴毒之艱遂江山之
性又荷陛下活臣之命貸臣之榮四也且臣遠
覽前書頗聞故事一食之惠尚可殺身况臣蒙
聖主千年之恩救愚臣萬死之患至若訓誨委
積率喻再三敢力負山不勝其重螢火向日徒

失其晶必當閉戶絕交潑心去欲下以安所部
上以報所天豈徒殞軀喪元焚妻夷族而已無
任生死肉骨恐懼感戴之至

辭官歸滑州表

臣邕言臣素無藝能積負訕謗衆多之口自可
銷金怨讎之心毋堪殞首伏惟陛下至明大聖
察之纖微盛德在人洗之瑕穢山川納者不擇
薰猶天地覆之是霑雨露且人荷惠渥大抵官
榮今臣蒙國恩私及軀命事出涯分之外恩加
父母之深已逝之魂復歸朽質既乏安地尚忝
高班雖欲殺身未能報主彌慙持祿有以保名
但秋燕將辭必徘徊於大廈老馬雖去終顧歩

於華軒况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歘
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二年即
以今日歸州不任違遠涕戀之極謹奉表以聞

進喜雪詩表

臣邕言一昨瑞雪愆期農人阻望陛下以億兆勤慮倉廩貽憂禋祀玄冥祈禱黑帝罔能至誠應物聖德動天朔雪下於龍山海神朝於鳳闕是以途歌邑舞野慶朝歡荷一人之渥恩爲四海之膏澤臣仰思揚化伏念輔時雖力滅鴻毛而情殷鶴立無任喜躍慶賀之至謹昧死詣金闕門陳表貢詩一章臣邕誠惶誠恐

進文馬表

臣邕言聞金獸殊祥卉木奇狀自古希也必有應焉伏惟陛下德合天地道通神明天物所以來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獸王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君文者即降曾是上叶尊號下報太平也觀夫豹蔚騰文龍章晰聖書籍所未載耳目所未聞即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忭躍欣慶之至謹遣某官馳表奉進以聞

疏

諫鄭普思以方技得幸疏

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侵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

唯堯舜一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
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
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

狀

謝恩命遣高將軍出餞狀

右高力士奉宣口勑以臣臨政特令賜宴恭承
恩渥伏念庸微天地閎仁木石知感不勝惶悚
戴荷之極臣死罪死罪臣歷觀自古君臣凡所
際會或因緣黨進或收接功成故未謁而知不
言而信豈有地孤援寡毀衆謗深察蒙蔽之中
致昭曠之外逢陛下特達之遇當陛下明聖之
朝事出豐均恩重今昔誓將瀝血足可竭誠徒
欲殺身豈能報德至如勵精勤政舉宜徇公副
陛下憂人之心行陛下弘道之化豈敢失墜以
負神明但以關路懸長安日遠不任戀主悽悽
之至

李北海集卷之三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碑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㩁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

濟以君人徽勸畧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溶轉死爲魚鼈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啟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劉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邪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道經營乎三代蓋從小說蓋有興閭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敎之者莫如夫子且沭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敎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虐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

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明日開覺齊而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敢辭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埋濟一時未有游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敎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敎浹宇文思啓天仲吏曹以追尊

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
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
弱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等藏暉
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學罔墜于緒或係波
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
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
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芙故國封
井舊居川岳燉宜其悚神馳魄勝行膜拜陳齋
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兖州

牧京兆韋君元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
績休有政敎長史源晋賓字光國賢操孤與清
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嗣
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
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伸連功曹成陽益寡疑倉
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
弘農楊敬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
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士曹滎陽鄭璋參
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明主簿

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
士升堂覩奥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
銘曰元天陰隲大明靈一作虛鏡神不利濕物將
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爲匿軒皇底定
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
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敎
昔作元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
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匪寓誦習窮核帝念

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
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嵩岳寺碑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爲禪寂者慧門也得於無物今之作者居然异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滅法滅性空色空喻是化城竟非住處所以平等之觀一洗於有無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雨任其根莖流水盡納於海墻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廣矣不可得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正光元年牓閑居士廣大佛刹殫極國財濟濟

僧徒彌七百衆落落堂宇踰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戒作爲宗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叶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爲觀古塔爲壇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故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三百人仁壽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潛燒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爲尸不暇匡輔且王充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巖邑風承羽檄先應義旗轉粟供軍悉心事主及傅奕進計以元嵩爲師凡曰僧坊盡爲除削獨茲寶地尤見褒崇實典殊科明勅游及不依廢省有錄勲庸特賜田碾四所代有都維那惠果等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髮揥舊貫十五層塔者後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丈十二戶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重寶妙莊就成偉麗豈徒帝力固以化開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西定光佛堂者瑞

像之戾止昔有石像故現應身浮於河達於洛離京轂也萬輩延請天柱不迴惟此寺也一僧香花日輪像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崧岳以撫天下茲爲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絕今茲也巖巖對出形影雙美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送鎮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演成其廣殊勝實恢當陽之鋪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昔光滿秋月色陵渥丹窮海縣之國工

得人天之神妙逍遥樓者魏王之所構也引流揷竹上激登樓菱鏡漾於玉池金虹飛於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戎孔殷寇攘偕作私邑竊而爲寶公府論而作仇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道夢遲明獨往以一己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戰而行踰昬而止雖神靈役鬼風雨移山莫之捷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趾也時有遠禪師座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

準帝廟光啓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追爲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雄華夷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辰鴈陣長空雲臨層嶺委鬱貞栢掩映天榆迢進寶階騰乘星閣作禮者便登師子圍遶者更攝蜂王其所內焉所以然矣若昔以達磨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恣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尚寂皆宴坐林間福潤寓內其枕倚也陰陽所啓居四岳之宗其津梁也密意所傳稱十方之首莫不佛前受記法中出家湛然觀心了然見性學無學自有證明因非因本末清淨開頓漸者欲依其根投戒律者將攝乎亂然後微妙之義深入一如廣大之功遍滿三界則知和雅所訓皆荷法乘慈悲所加盡爲佛子是以無言之教響之若山不舍之檀施之如市則有和尚姪寺主堅意者憑信之力統僧之綱崇現前之因鳩寵後之施宿輿上座崇泰都維

那曇慶等至矣廣矣經之營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夥多是以功累四朝法崇七代感化可以函靈應緣起所以廣玄成故得尊容赫曦光聯日月度居弘敞勢壓山川回向有足度四生鐘而有足安萬國豈伊一丘一壑之異一水一石之奇禪林玲瓏甯深隱見祥河皎潔丹樓澄明而已哉咸以爲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密者法亦無相非文曷以陳大略非石曷以示將來乃命道與禪師千里求蒙一言

昔事專積每極臨紙屢空媿迷津之未悟期法王之可通其詞曰

西域傳者闍山世尊成道于其間南部洲嵩岳寺達磨傳法於兹地天之枉帝之宮赫奕奕兮飛九空禪之門覺之徑密微微兮通衆聖鎮四國定有力開十方惠有功立豐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五臺山清涼寺碑

上尊王之分護大千也甘露以洒之慈雲以覆之香風以熏之惠日以暖之忽恍乎無相之體通洞乎有形之類演正法降毒龍在清涼之山苑經行之地其山也左滇渤右孟津恒岳揭其前陰山屋其後五峰對聳四望崇崇蓄陰陽之神秀合造化之奇特每至丹霄出日俯拍雲霞清漢無波下看星月可以侔鷲嶺可以闢蓮宮在炎漢時卜中葥領用肇造我清涼寺在北齊時以八州租稅食我緇徒爲歷代帝王莫不崇飾洎我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丕弘妙教大闡玄宗渥澤浚而恒河流景福承而鐵山固仍復舊號祗苑以修先是長安年中勅國師德感供以幡花文殊應見于代其大神變決大光明儼兮似或存倏兮無處所凡稽首咸懷欣懌傷顧此身盡在光影其畢衆咎乃罔不休示立諸相而無所立廣度羣生而無所度非大聖至神覆護其孰能如此者歟夫其清涼之爲

狀也壯矣麗矣高矣博矣靡可得而詳矣赫奕奕而獨地萃巍巍而翊天寒暑隔閡于簷楣雷風擊薄於軒牖星樓月殿憑林跨谷香窗花堂梳峰臥嶺尊顏有睟像設無聲覩之者發惠而興敬居之者應如而合道天花覆地積雪交輝梵響乘虛遠山相答珍木靈草仰施而紛榮神種異香降祥而聞聽凄風烈烈詎辨冬春香溜潺潺不知晨暮經所謂吉祥之宅豈虛也哉開元二十有八載帝之元女曰永穆公主銀漢炳

靈瓊娥耀質發我上願歸乎大雄爰捨金錢聿崇妙力奉爲皇帝恭造淨土諸像欽鑄銅鐘一驕之以七寶合之以三金影搖安樂之界聲振閻浮之國足以滌除煩惱足以開豁聾盲二沙門清白懷忠置陳于禪林之院樹法幢以供之聲梵樂以安之惟時孟秋月望慶雲出山西北圓光五百餘丈有菩薩同見其間前後感應不遑數意者其福我聖君乎天寶七載貴妃兄銀青光祿大夫弘農縣開國男上柱國鴻臚卿

楊銛奉爲聖主寫一切五千四十八卷般若四教大台疏論二千卷俾鎮寺焉海墨樹[illegible]竹紙花青密藏妙輪千軸萬品置之以寶案[illegible]之以玉箱上禳祐于君親下澤潤於黔庶善夫上座曇財寺主神慶都維那智詵入妙覺海登大空山大德忠翰智空曇開如井玉寶先覺蓮花不染高僧清超淨法雲光庭觀谷蔭癖枝巖栖戒乘並鸞鳳比德龍象叶心豈即舊而增修亦惟新而起構俯致靈應昭彰邑郡以爲智德斯遺

靡篇舞謂何偈不忘式圖刊勒敢承前短強述斯文銘曰

天作五山兮實曰五臺山上出泉兮有龍爲災大聖廟嫗兮戢毒徘徊西南其刹赫赫枚枚翠微之上兮峯巖崔嵬金容月滿兮寶座蓮開祈我聖皇兮其至矣哉以感爲通兮爲祉爲福前際後際兮無去無來

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嚐代人以塔廟者卽有象也儀像者非有相也邑背論之未始諒矣其或執之於我安任爲千劫之場什之於空循捨得一如之智皆所以頌其願酌其心必於無作之時數弘正法之故俾或禮或見能超因因之緣若我若人盡登果果之業則曷爲不應曷道不行登空寂之門獨階遂入事相之地遂阻圓明者哉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經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

入地龍朔初忽乎西來飄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烏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鎖降伏貢高長者錫書散除文字深以慈爲苦器道實法釣消一無於大常越諸有於眞際登徒福河灌頂慈雲覆身舉手而安喻四因動是而興復三見或以流香作炭有枉言者則誘而進之沙末求珠不知其量也則呵而責之香象之行雖極水底神龜之出亦兼陸道因如法如自得定力有作無作蓋是福田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

慈悲眼目信義方寸興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巳多遠近騰稱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講眞僧作禮祈祥焚香拔苦爾塵者庇如來之影牽毛者荷師子之威信施駢羅建置周布發垣雲矗正殿霞開層樓敞其三門飛閣通其兩鋪舍利之塔七寶所出淨土之堂三光奪景於製造也未綴於手筍德名也巳聞於天中宗孝和皇帝遠降綸言特加禮數延入別殿近爲重玄德水五瓶霑濡紫極甘露一斗漏潤蒼生

乃請寺名仍依佛號中宗皇帝以照言犯諱光字從權親挹御書寵題寶額垂露落于天上飛迓扇懸筆賈獨屬右軍寺爲額高更因天子存翰傳於國中其來也廣內慶齊其至也連城散名晨大衆瞻禮嬉遊上昇門基直視川野登阜嶇嶙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帶長邑屋助其雄商旅增其大玆爲勝也曷以加焉和尚口雖勿稱緣乃有以知變易之道廻軒少留衆生可悲菩薩亦病示滅同盡唯識永在嗚呼以景龍三年

三月三日端坐棄代於京薦福寺跡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淥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七僧賜絹三百疋勅有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日還至本處當是時也佛像流汗風雨變容鳥悲於林獸號於野矧伊慈子降及路人乎過去僧惠儼等主僧道堅弟子木義等並持床有義失劍無追施法立齋知時明物罔墜舊業克嗣前修攀係儀形建崇塔院植娑羅樹表蓮花甍宛然坐

而不言歎爾感而皆應饑則殃減求則福生雖日月已綿而靈變如在歸依有衆檀施孔多鯨鐘萬斤震覺六種講筵七架開導四生清淨之身更疏浴室涅槃之飯別構食堂可謂能事畢矣喜願弃矣宜八部之宅以致諸天廻首自然樹懸密語印文地現五風轉柔潤之音千燈焰光明之色構之者罪花彫落信之者福種萌生雷響發其六牙珠彩澄其二水州牧杜公惟孝其直如箭其潔如水地壓淮上城遷泗中民勦於勞物集其利長史宗公司馬盧公或清節首公文雅形國或禮容虛己堅操勤時臨淮宰薛欽行等或王諸條流庭無留對或子人簡德邑有歡康並豎位天車正信超士與二道之敎發一師之因相與累贊經身長懸覺道樹不朽之德弘未來之功是刻豐碑以光盛美其詞曰

惟普照之大身兮拔菩薩之右臂粤靈瑞之可聞兮固昭成之難値期一會之來思雄萬葦之善施弘任持之信受廣事相之該備蓋川陸之

雲龍雄城邑之顏扉辟天師於九重稱人主於十利嘉寺榜之立名寵聖札之題字追已滅之化身了見在之文義貯儀形於空塔存詞偈於金地災無熾而不除福何求而不致副眞僧之貞實接羣公之雅器播永日於山河刻巨石於淮泗

李北海集卷之四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碑

大相國寺碑

夫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開開必有攝故大事所會一法所傳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牙出地而三獸渡河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豈虛也哉此寺伽藍古㢁建國有濮州之像自安

業而來及逝將復歸堅守常住入至萬且千飛聲殷雷用壯敵國坐如清泰安如須彌有若部人郭賓者生心起謗雙目失明有若部人陳振者興言誑徒喉腫及舌皆追悔自昔痊平在今或沒身為奴或鑄鐘依佛延和初載奉詔改為大相國寺復置額焉先天中內府降財御書題額睿宗通夢靈應肇發臨遣碩德僧眞諦載馳載驅乃慰乃止昭宣渥命寵錫神幡吏人候迎法侶圍繞譽壓里羅郊原者不可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先主感之代邸嘉名之舊先主摽之筆精池水之妙先主躬之故能鍾乾坤激日月景光退燭德寓弘覆曷云比也我開元神武皇帝受天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功濟而業成道光而壽理惠康父子義結華戎寰瀛之濱大輿之上顒顒而戴欣欣而懷遠識路于茲寓目于茲者莫不聽大明欽聖禮仰天性而泣遺澤荷慈氏而歎堅林形力者固告勞檀施者固辭費莊嚴不獨于示相功德何止於無為

基布黃金圖擬碧絡雲廊八景雨散四花國土感神塔廟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大息芳馨千燈赤城永懷昭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固可得而言也上座知隱寺主元深都維那上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亾境彌入後地因如得如合之不離混以相濟咸以為他方所至廣法界惟三處空所至弘度門惟一兒乎寔相感通之應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聲闕題紀者已乃作頌曰

佛法住持正教弘益眞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
鴻名建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
家邦赫赫觀妙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
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豐石

大雲寺禪院碑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
神功然亭育之仁可幹終滅照明之力未燁昏
衢故熱惱積薪劫燒難鑠愛波巨海沃焦自淵
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
行證無爲之階密教內修莊嚴外度雙引相應
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照了義
能覺菩提之炬則根榛滌除般若之航則
橫流既濟湛固體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
攸隮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粤有寺之良背山
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郡守蕭公諱
頒護法之所建也周目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
味寔無衆生夫憑其高宅其勝曾近俗歸或乘
法流且水出於氷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
場剏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
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
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
斯鳴戲四番風驅百爲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

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住玅
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
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飡日常一食信爲法本悟
寔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淸淨剃髮結落亾境受
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
置尊容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
眼啓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攟實沿
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景命借如昔
者稱賛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

地超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晉所以
灊火宅輙餌輪投地者結紫坐開入影者苦趣
以息身若殫財竭力刻桷雕適積三四年模造
化意寶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登徒然哉
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
離性離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雲雷感
其方類卽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歎之渡河庶
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爲黙則絕教言則牽文苟
心事於化人登迹留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圓

功邑來守是邦偶聞玆事依倚依佛何日忘之
在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
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潤魚毋
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
肯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
支鼎貴冑胤岳靈宣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瑯
邪王公元昴字固禮高闡襲吉皇士令名賓位
升聞玅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有新羅
通禪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

天賛而崱成恭而有述其詞曰
覆蕤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内昏外徹陰入
不漸心起難折靈海慾深洪爐火爇偉彼大師
超然正覺亾境息想示法流遲絕生死岸破煩
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
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爲不染無相能離荀日
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紀事標社
銘勲列班廣玆玅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粤吾
無間

鄭州大雲寺碑
恭惟黄屋者昇唐堯之大雅精舍者曷釋迦之
廣乘將以示崇高弘誘進俾夫壯麗加于四海
瞻仰攝於羣情商言永圖卽理一貫矣大雲寺
者鄭國慈緣之所建也覩其肇允枚卜爰適底
居所感彌多光靈滋茂固以星晷上憲人統下
稽執天物之大中合玄官之妙相豈止宅豐壤
盤名州厦屋雲陰沙門玉立而已於是象設巨
麗法供魁殊尊容乃神靈莽所役則有寶座蓮

蚪現身金光不同於凡復歸於靜至使彌留咸
華遠人孔般香饌比有花蓋擊轂一心不起則
從顒應如二見無物則隨施逾疾故能飛名勝
出嗝履蒸祚昭升累朝發弘歷聖粵我高祖堯
皇帝俟時登庸縱觀輿感再駕尚軔五轉欲承
鳳集裔雲龍騁霄極馳扉想於幽贊禱法力於
大雄創建漆象一軀植淨根也洎我高宗天皇
大帝纘祖匡業繼明德暉萬流滄瀛八風叶律
齊致功於化造將有事於岱宗道繇是邪言念

玆者寺中留繡像一軀實也下厥則天皇太后
奉遺托孤與權改物毋儀覇迹闡政神器追惟
乾蔭永動皇情明啓度門宣遊覺路乃降繡像
一鋪膚也借如崇建塔宇附麗朝闕遷縣官之
力散王府之財中使相望匠人經始則有之矣
未或介在草澤僻居里閈發皇明於日中落寵
錫於天上有如此之盛者也日者通莊載堙繚
垣式遏門途弗敞面勢匪宏浮雲在天蝦蝀蝕
月具瞻者渴高明之嘆歸止者憤鬱鬱之心寺

主俗姓李氏名婆爺隴西姑臧人也發趣如因
彌入禪寂雖獨得斷相而同人有爲乃陳詣府
庭移牒省闥引仍舊之直矯易恆之枉申報牘
肥奔走宣勞終于訟真成我道勝是以頹墻填
塹決菆平場廣塗褰開曾構踴出擬若當陽豁
若披徑洛師之道濕智冷然決渠縈波之水所
謂形便得裝嚴具行李榮觀郡邑景矣長史河
東裴冲府君道融至和性與元德從心絲譜遊
外翰林推轂演成誓言同事是用厥懿豈伐于

功其詞曰

鄭之法宇兮在城一隅大雄應感兮休徵有殊累聖克念兮象設三鋪佛身問對兮神光發闕乃奉靈勝兮至自彼都面勢推隔兮頹垣朽株南望不及兮鬱然坐拘覩者佇眙兮願貜夷途頌德感發兮執心匪渝豈用歷紀兮茲事乃敷刻石傳懿兮表此亨衢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覩厥好德存樹愛人及鳥有情不忘雖小可作此施及者也則有宗廟加敬墟墓增悲覩物可懷比事斯廣此觸類者也矧乃通感靈變玄符聖迹根柢淨土碩茂佛時獨金山之祕影聯玉毫之殊相至若遲日法會恭毗應身妙有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衆安可混曜散木比列清林議上茅之挺生喻堅固之神造者也婆羅樹者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巳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飈高蓋足以轉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有以多矣然濩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識博物者雖沉吟引搴而莫辨為名華葉自奇榮枯常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當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萌生早光豐隨晚暮儉若且槁悴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怪時俗每驚巫者占於鬼謀議者

感於神樹證聖載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述茲
中休宿因依齊戒贍歎頂夫本處後之舊聞原
其始也禁灼道成之際宛其木也摧藏新蓋之
餘或森列四方或合併二體常青不壞應現分
榮變白有終示滅同盡昔與釋迦蔭首今爲羣
生立緣夫佛病從人大慈感故樹萎因物潑悲
理然化能分身半枯即是以有合相後茂還齊
宜其表正聖神靈覘品彙以變見一攝而稱讚
十方者也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獨延

交貿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丘三傑楚王之宿
勝引飛轡商旅接艫每至同雲晦山終風振壑
宦子傷息篙工疚懷魚貫迤其萬艘霧集至於
僧諸莫不膜拜圍繞焚香護持復悔多尤迴祈
景福於是風水相借物色同和挂帆啟行方舳
駿邁浮山崛起而疏嶽慶雲亂飛而比峰鄰電
彩施艤夸父杖策罔可喻其神速蜀云狀其辭
快者哉州收宗子名仲康廣孝惟家大忠州國
播清政以主郡儀古式以任人知微知彰有禮

有樂別駕扶風竇公名誠盈盛門貴仕懿德令
名利用以厚生明略以營道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司馬宗子名曰景虛受賢交幹用柔克退遂
中律先後自公且觀麟趾之詩未弘驥子之任
邑宰清河張公名松質貌自稚節忽乎博聞始
于能賦而彰中於成器而立牧人通志徇物合
權咸肅攝於神明慈惠安其父母豈伊政理自
有才名莫不淨慮一乘追攀八樹歎從植而多
感惟化生而永懷大啟上緣率心檀施碩德徐

道驛寺主道玄上座道約都維那曇一等皆妙
覺圓常釋門上首痛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
茲鄉望刁徒玄簡戴玄景王玄珪張仁藝王懷
儼劉元隱沈信祥等夙悟大師深入真際勤行
進力護供莊嚴揚州東大雲寺法師希玄廣派
清流固植德本戒行有以鎮浮俗利言有以誨
蒙求既憑藉於眾心亦謀明於獨得是標靈跡
乃建豐碑其詞曰
取化之理兮甘棠猶存寶乘之妙兮婆羅是敦

欽厥道成兮八相克尊感乎示跡兮一歸可捫
與佛合緣兮榮落同時敘爾化生兮感變誰思
休徵咎徵兮何察不欺流俗莫識兮綿曠驚疑
上人西還兮覩止增悲發皇靈貺兮堅固在茲
方國傳聞兮想像悽其廻首正信兮頂膜護持
像曇千年兮昌足儀之

銘

越州華嚴寺鐘銘并序

有同乎源播厥派者夥哉沿之惟輪則務列大輅華以充處則崇構厦屋譯梵言於華學象犍椎於景鐘從來久矣覩其聆妙音興弘誓交苦趣皆禪門劒輪在空法衆斯集鏞之時義大矣哉郡司寇北平楊公涉門師萌抵淨根保耳界妙有忠為迦維之業堅村象正之釣當概靈越樂郊勾吳通邑雖經行大壯塔廟藝釋訓乃首唱羣吏傳聞庶民合聽悉心聚糧殫瘠鑠文馬以庀製釁犖龍以範鐘撰祥時歷令日傾郛郭里細黃舉帆雲屯擊鼓雷動百身勇施累讚願言者計以萬億然後陶人事爐火正疏冶風伯鼓橐樂工揚嫆煥乎鼎陳蔚為丘峙乎彝者翳景稱慶者振林邐明藏功亭午卒業於是層臺大起雕簴懸列鯨魚吒怒以震擊蒲牢跲曲以駭曒隱天綱管地理剎那聑應一念信心有無識生幽執鬼物莫不休復淨域貞觀真諦矣有

若大者不懈小者不寃則州嫣之聽𦖋以𤩽其
聞歟其詞曰
大雄立號兮考彼華鐘震發三界兮以覺其𦗎
俾我䰒動兮不罹厥凶君子是象兮莪鏤莪銘
𤔡億斯年兮罔有天𤔡

記

石室記

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詭怪萬狀崆峒其中
發揮靈蹤盤薄厚地背神仙之窟宅爲區粤之
勝槩或有巨石皆似蹲獸之頷疊花仰空的皪
瓊脂色如截肪矣傍引穴竅疑爲洞門横聳石
牀方次㒧座西廂峭壁下有涵泉漲澄鏡色味
輕瑤騑東西倚山之陽二十餘里西通武林東
抵靈等峽時開元十五年之春正月二十五日
右遷陳州刺史李邕記

李北海集卷之五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神道碑

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

邕聞古之常銓令之大寶或藉地因勢或經德自身或經綸國工或詞學時秀或貴盛綠吉或等祀老成或廣弃閭家或納忠刑國有一於是則百斯慶書於牘大其閭刻乃總集高曾備致

昆弟悉數以爲稱同原而合流息女擇於賢夫胤子訓於良冶首此光寵出入震耀若此表裏者矣府君姓劉氏諱知柔字某彭城人也其先府君母弟銀青光祿大夫左常侍崇文館學士脩國史子玄按史諜推之楚奉王囂之後身若伯豫談經景瑜志學令言頴邁王爵名理廻仁之撫接内使之節義是以嗣前人食舊德笙簧史傳桓石邦家其來遠矣高祖魏驃騎大將軍北州刺史襌府君謚曰懿曾祖齊散騎常侍文

林館學士岷府君祖朝散大夫陳留縣長玄邃府君考宋州司馬贈徐州刺史藏器府君莫不都雅忠方簡質貞亮業行優絶政理殊尤府君稱節一成立年博達典學爲海懿文爲林鎮重爲山幽靜爲谷情淡事約言遊理深譏常後身儉不遍下至若儀刑碩偉風神散逸立若尸祭坐若齋賓認金不爭闕馬引罪公庭絶於私議虛室遊於玄門遠遺之觀物得名顏子之聞一知十無以過也嘗以爲權略多虞微察不詳和

令乃私靜勝而立言莫神怨行莫人誅固能陳無兵火無燹變奪物姓延集福根然後至精啓純全德居厚崇化務俗樹德垂聲可也識者以爲張華茂才荀彧遠略雖曰王佐則無天年今府君二者兼之一言得矣觀冀知巧覩葉知秋吉祿大來壽考休佑吾無間然矣逮討考甲科薄遊興迹宅憂殆滅有命從師辭爵廬墳受錫表閭黨網光復佐職艱貞歷荊府司馬史氏詳矣自皇運啓聖清途授德典國曹司人曹拜司

紫兼侍讀淅也府君雅仗忠公同拒權寵恥或
趨貴皆不易方出荊府長史復戸部徙同宋二
州楊益二府一准南康察再山東巡撫加銀青
光祿大夫進爵彭城矦大府有四公居其三要
轄有三公提其兩家鄉有九公自爵國二年尚
書有六公以司空十載分爵有五公當矦伯之
榮居守有一公兼宗祐之寄巡使有十公兼東
土之俗凝輔有三公首儲宮之傳至於仁以養
之義以行之愼憲以恤人闢土以祈穀制曰黃

霸之奉法循理錫以高車郭賀之惠化仁明加
其冕服至於發貯賑施書板賦財已槃單于且
平水土制曰出膺賢守則郡國循良入矦名臣
則衣冠準的俾遷榮於北斗宜作範於南宮夫
如是有足以論道經邦助天闢化增河海之涯
滜近日月之景光府君止足發衷辭滿得地絡
褱八座還忌三旌聖上錄德序功養老懷舊就
成願攝留連開曠制曰乃建儲求聿求賓客允
茲懋官惟爾崇德府君固乞骸骨退守田園怨

命如第尚給全祿嗚呼日有昃歲有除滜藏山
風振海翔伊人也翔伊人也春秋七十有五以
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於京都康俗
里之私第皇情震悼追褒舊及制曰贊緝徽猷德
楨幹逍才清以立身儉而率下出入三署綢繆
兩宮曾不慭遺奄然零逝言念遺老惻悼于懷
宜寵贈章式旌泉壤可贈太子少保物二百段
米粟各二百石葬日官供幔幕手力等太常考
行謚曰文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南緱氏縣景文

山原禮也府君昔在平日深戒厚葬祖載服用
子壻黃門侍郎宗子爲所營奉嗣子某官某等
追惟先志臨穴長號謹以焚之殆無遺者尚曰
史册者揚乎名碑版者紀于迹今願揚哀敬郗
熊蘇發頌聲彰末嗣邕曰唯唯敢不十一千百
焉其詞曰
淚起沛楚封徐代則九慶寔餘惟英秀闓卓犖
忽文史張禮樂諫而尊道而勝集百祿延周稱
貴目取樂可榮弟紫紱壻黃門始季思後忠烈

歷中外備名節嵗彌長聲更揚　屬國老文呂
懷遠圖忌太盛謝人爵委天命月有㫁日有昃
皇恩動物情惻徛孝子奉惟訓服用薄哀榮順
布史簡繼碑石名教開幽明激

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

夫兵者天之威將者人之命非武功不足以遏
虐非智勇不足以觀師故四朝簡才三邊受署
百姓位之如朽五變轉之若丸橫大漢而左廻
出高闕而右去狄虜惟勳以納質匈奴㝷易以
破膽數騎深偵解鞍却敵入陣周迴摇扇坐謀
刻乃大誰羽林擁衞宸極蓄志堅石誓心渥丹
捧日廓於九霄戴天旋於四孟千年聖主幸而
逢之一代勳臣鮮哉稀矣公諱某字時明東莞

莒人也其先㧌於后稷演於周公洎皋孝公臧
因而為氏昔僖伯諫隱觀魚哀伯諫桓納鼎皋
多君子覼覆考祥是以知其有後矣降自瓊漢
城陽王太傅暉蜀郡太守混晉東海內史曾祖
滿府君隋銀青光祿大夫海州總管東海公祖
寵府君皇朝請大夫靈州長史襲東海公考德
府君皇朝散大夫原州司馬贈銀州刺史上柱
國莫不納忠河光訓彝則大乃嗣種德在人子
孫益於昌時圭組疊於榮門公濟發卓犖雄桀

倜儻風雨之氣凜凜出彼金玉之聲鏘鏘激物
問家以廣夅形國以盡忠朋執義之昆第友之
雖文忠老成而壯武特立自左衛勳應穿葉附
枝舉登科授左玉鈐翊府長史始足下也尋以
天驕送死勝府纏兵占幕出奇衝突包敵遷鴻
州長道府左果毅仍長上恩奬充平狄軍都虞
候總管轉左衛陝西華州望府左果毅長上爾
雜虜侵別將倚爾橫戈棹戰匹馬飛行拜游擊
將軍本府折衝都尉仍長上公自任邊事每讀

兵書山川之形不勞聚米戰陣之勢有以成圖
驟施交賢博文求已習明已至用弘畧以壯猷
敵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韓國公
張府君年位不侔志業相許引之入幕辟以論
兵抗禮肅庭握手密坐嘗謂人曰此子才經文
武氣蓋華夷逸翮將摶巨鱗必縱雖趙有李牧
漢有衛青練彼朔方勦于德虜無以居其右也
繇是聲聞于天威震于朔凡欲追討皆藉率先
泊單于紹親間道畧地絕沙漠氷河公乃連馬

拽柴多旗具火詐示遠擊爲出分軍虜以表裏
驚疑沮衄奔散轉懷州南陽府折衝都尉仍長
上朝議以元功未塞後命載加遷寧遠將軍左
領軍衛懷州景福府折衝仍長上充大武軍遊
奕副使除定遠將軍大衛雍州通樂府折衝仍
長上充大武軍慶加明威將軍本衛左郎仍充
東受降城副使公以虜騎應來備預宜速出敵
不意惟我有謀乃毒以井泉焚以草莽中休圖
以秣馬夕炊罔以汲人虜嘆曰可北而不可以

南可望而不可以至公之謀也累加宣威將軍
使仍舊載遷忠武將軍左郎將兼安北副都護
匈奴以地闊援孤士寡糧絕蟻附城下雨射城
中公乃偃旗壓匿全藏懸門不發衿甲不陳匈
奴旦夕却軍遲明出塞以功遷單于都護借紫
金魚袋公以北鄙猥寇中道扼喉生門以攜之
死地以誘之覘其西也將驚其前察其東也將
襲其後匈奴進退歧地迴旋二年議者以爲約
之不以長繩困之不以陷阱非公用智全勝按

甲養兵安能預於此恩制加銀青光祿大夫單
于副大都護兼朔方軍副大總管上蔡縣開國
男公理兵戒嚴撫下勤至感恩挾纊攝威蹈火
匈奴不南牧職公之故也拜靈州都督兼安軍
經略大使兼朔方軍大總管上蔡縣開國子匈
奴利於馬牛指於靈夏嘗以三城分守上將專
征議雖畫於河南身竟潛於漢北轉靖州都督
豐河原軍經畧使營田大使上蔡縣開國伯公
曰且耕且戰足食足兵古制也於是闢屯積穀

高壘止戈轉輪勸勞按卒加勸公之經也恩加
雲麾將軍左武威衛將軍經畧營田大使隴西
節度副大使上蔡縣開國侯吐蕃恃衆無名釁
禍有素遠掠邏牧橫掉我軍公乃下以單師張
以厚陣惑之以聚散分之以從橫左右夾攻首
尾盡殪日公當西守虜蕃南侵後其跡人審其
險計成以投艱在將解控惟材復以本官兼都
督東受降城大使營田大使兼朔方軍大總管
上蔡縣開國公會六州九胡洊肉階亂倉卒起

於懷袖雜沓混於賓主虜犧塞蹄馬肥弓勁甚
駭人也公分於二蕃制於散地於必攻之郡計
必死之咒上奇兵以四征保危堞以內備雖諸
軍合勢而殊效特高恩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物
三百段餘如故自頃牧胡殘孽留匿傷山或求
食奪攘或逃死嘯聚猖狂三窟瀆漫數州關隴
震驚道路危阻復拜公朔川軍副大使節度河
東道諸軍州兵馬岡是寇也公以教騎雙絕誠
難必擒夷險五岳非使不䢿乃傷山釋馬依林

去弓接之以銛戈扼之以武技襲其所短運其
所長內逆鞠窮旬月底定以功寵拜羽林衛大
將軍復以本官兼安東大都護府都督攝御史
中丞平盧軍節度使支度營田海運大使往者
奚霫諸蕃之詭信也西屬匈奴南寇幽薊乘間
每鈔無虞亟和公以兵數寇多藉用尤費轉輸
則外患不解大舉則內攻更深是以傳陰符移
間諜飛言以渙其使重賞以貴其隣既伐顱交
且斷右臂所謂以武闔武以夷攻夷雖貫詭計

然鼎錯策得無以尚也朝廷多之拜冠軍大將軍復本任東莞郡開國公及武廟告天有成登岳展禮白羽日野朱旗霞山臨之以天儀列之以地陣公以驟奔走驅熊羆智勞促來風疾孔亟部使累降御醫洊臻舊痾有痊後命遙拜復起前任無何以本官致仕聖上以公節不可奪故信臣禁兵畧不可謀故臨遣武事入爲心膂出作爪牙丈夫至公如貔如虎爲可遠符夜拜雅杖邊秋萬里爲城四鎮爲岳澄北海之濤水

掃西沙之風昏者哉及乎暮律田園庄座枕席壯心不已餘興未弃宿昔灞陵意將軍之夜獵屏營細柳冀天子之幸臨去驚悲鳴疲驂躅顧貢御太息覽對水懷嗚呼日也者飄入於泉山者也藏歸於澤人謂之遊神謂之遷其可若何以開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王上感悼邊人掩泣羊祜罷市厥恭册間見於此矣明年秋七月日葬於白鹿原禮也長子敬瘞定遠將軍前檢校左監門衛中郎將上柱國次子希莊中大夫前安北都護上柱國三子敬之前左金吾衛中侯賜緋魚袋上柱國四子奉忠前左司禦率府長史賜緋魚袋上柱國五子敬泚前殿中省進馬上柱國並淳孝齊義昭武懿文撿崇讓以後身率周仁以集事光備慈訓遠追先塋雖史簡可傳而碑板尚闕顧予以舊執詢于以小才博敵而札翰未宜體大而褒揚不際將竭虛薄留深其詞云爾

惟至聖兮內外無變任莫武兮出入孔休懋戎幕兮四紀　羽林兮六周樹元勳兮特立隱殿闕兮鮮儔救河曲兮走朔方解遼海兮振漁陽一生一死兮戰甲卧沙雪兮疆場橫匹馬兮飛將廻萬里兮邊防忠則極兮智亦若年且高兮疚不愈事梲席兮忘家驅日月兮戀主情遲遲兮恒化魂恍惚兮破虜志何深兮命何促時不與兮才不贖碑一代兮人共征九原兮鬼錄嘉奉忠兮題紀貽永代兮陵谷

李北海集卷之六

唐廣陵李　邕泰和著
明梁谿曹　荃元宰定

神道碑

贈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

觀厥君子大司莫盛於禮樂時事大寶莫及於寵榮非夫周於財厚於行外無愧怨內無人非將何以享而福之茲而有之寅亮邦家武衛帝室者也府君諱仁忠字揖太原祁人也其先系

於有周氏於子晉文武不墜子孫其昌掌兵霸秦爲相寵漢累葉交映兩朝相輝梁之孤鳴司徒匡復於將亂周之龍躍開府扶翼於已興曾祖景彥府君隋屯田侍郎祖詮府君皇朝明威將軍歙縣開國男汾州刺史考文濟府君侍郎御史吏部員外朝散大夫東臺舍人並與學懿文爽道全德高舉時秀丕承國琛府君至和有純上德膺茂軌度恬簡品鑒朗拔篤誠博達英邁奇偉詩書與等容貌出徙飄然清風藹然顯氣安步名教詠謌典墳虛心以遊不思而得至於緝熙遠畧繩準嘉言實匣干將玉臺明鏡未云此也解褐濮州司法參軍要因有倫亂獄不作泣下丹筆情深赭衣俄轉湖州司兵參軍鄆亭利權豪富儆而脂膏不賤玉帛何階頃開元皇帝之潛春闈也以府君后之季父非之正人與札識音周瑜能聽遷太常主簿尋以地近姻戚望出衣冠仍加朝散大夫試本寺丞屬國家有事上玄張皇大禮沿革舊典節制新儀超上

柱國而仰貞焉及皇上御極元妃昇后遷太子僕六馬肅若其儀仰止朱紱皇皇鳴佩載遷鴻臚少卿四極梯航萬國朝覲且和戎狄未聲單于轉太常少卿九樂備陳三禮大舉觀諸侯之會知天子之尊除左千牛衛將軍晝巡益常夜拜是功上謂府君曰昔太上皇嘗居此職時相委任是倚親賢府君兢懼滿盈誠懇辭避鴻私屢抑嘉願莫從霧露不宜滕理成疹詔使旁午御醫朋奔嗚呼果乃或虧良哉多謝命莫能續

天將謂何春秋六十有一以開元十年二月癸酉朔捐館宇於京兆興寧里之私第皇帝震悼椒宮感惻制贈安州都督賜物二百疋米粟二百石喪葬官供加玄纁束帛敕萬年縣令韋令監護即以某年八月壬寅朔安厝左翊太原舊塋禮也長子右衛長史嶷次子尚衣奉御嵩司農主簿崑京兆府參軍崇岩男嶚等並服奬光訓憲矩令猷文翰發於國華禮則隱於人紀追惟廣孝永言孔懷摧心陵谷泣血松檟是用合

謀有成作為不朽直書盛德由訪小才錫類每深汪情彌極文章莫及覽對何言其詞曰

千年流慶百代象賢山丘藏澤海水成田文武震耀冠蓋蟬聯業揚史竹名雄鼎鉉其一

施及時英駿發后族體大志弘氣和德佩秀舉清流高標雅俗地位雙昇才名兩復其二

太常禮樂儲宮調護爾國風偃司戎山固先帝昔官聖恩今喻匪親昌保惟貞是附其三

三旌未涉六疾爰臻擁福何崇轉禍無神喪葬公備哀榮禮陳寵加黃壤贈及朱輪其四

松栢舊塋玄纁今飾詔使頻繁椒宮慘惻河山動容風雲變色玆焉永懷古之遺直其五

光有胤子克荷良弓臣孝家節文章代工摧心銜卹泣血無窮托碑板以題述庶哀敬而永終其六

長安縣尉贈隴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

邑聞才不必用慶有必鍾盡滯或牽於時肯正終會於古故志氣也不謀於食而謀於道生祿也不在其身即在其子始終備致後起追褒謀翼孔彰前循邁種互體相發他日同時哀榮大來幽明通感長河一曲所以端其濬源高山四成所以極其層阜粵未可測已府君諱行果字杲太原晉陽人也其先柢于豐樱幹于季文枝于剪雕條于吉駿代闕純史朝帶曠官自古及

今令名不去六代祖歡後魏尚書令封中山王贈太宰謚曰宣五代祖韙吏部尚書嗣中山王謚曰惠高祖忻散騎常侍北肆州刺史謚曰穆曾祖子景徐州別駕北豫州司馬祖元季府君屬隋政分崩賢人伏匿誓言避地執心薛光道以族弟本州遠慮物義辟大中正開府儀同三司考有方府君皇朝岷州刺史皆寵義從禮尊仁依信增業以行道兼濟以守官府君間氣茂靈上德純粹風度簡曠神清秀接衣冠禮樂趣

等出徒博達聰明舉衆敵國無成足乎多藝不器非其一名讀聖人之書闕上將之略每及忠公大節存友至情太息戶庭垂涕枕席慨然有開物致君之意立德顯親之心皇士目之通才許之奸人方從田蘇之遊巳蔡藺生之義至於手畫耳聽口誦目數覆碑背局答難詩賦公每屑焉人所服者弱冠以方聞授潤州司兵參軍事自頃上官侈求同家使飲或專杳儉背或懷其安荒一覲禮容載數先訓不俟憲矩若對神

明信所謂正刺邪德形物重於此也未幾宅岷州府君憂七日絕漿三年廬墓泣變青栢祥臻素烏野老明徵邦牧表異府君泣涕而覜瀝肝而言曰所不死者恐貽慈母痛悼豈願居單外買聲名叩頭止之服除宋州司戶參軍日者蒲無水虎土爲內年奸吏舞文詭隨畢賦誅求公聚作爲賙恤者習爲常焉府君位其農郊什其居室正之以法糾之以詞勿言寬征足革舊染議者以爲平宰社內武習宮人一葉知秋百爲

有典矣緫章啟句麗負海欺天因家泯斥討罔
御恩宣之明命濟懸軍之乏權董其轉輸舉于
幹職是役也緊公遷長安尉無何丁太夫人艱
禮異於經毀甚於昔且二尊孝等偏罰事殊往
顧慈親今極真性臨穴號叫仰天殞絶嗚呼孝
歟春秋三十有七夫經德而夭代人所悲孰衷
而滅錫類所痛有一於此則可以東名教感人
倫况兼而極乎夫人中山甄氏父雍州豐崇府
左別將黃毆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行府君之

息女嬪有令言毋有斁則從夫德貴訓子業崇
力遷於山祔同於穴粤以景龍三年歲次己酉
十一月庚寅朔十三日壬寅合葬于洛陽清風
鄉之原禮也長子晙慷慨英達激揚忠孝謂智
文思昭宣幹略元宰經國上將聊歸申通明之
偉才竭寅亮之誠節其志如石其心如丹互開
三連少籍多得空始無所遷其計合散無所用
其鋒李牧十年武侯七縱盡兵聲於河外揚章
威於海濱三士列其多備九原備其光寵開元

十一年九月八日制曰存樹其名沒而不朽紀
惟襃飾弘是典章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上柱國行果粹靈誕和敏德成器高節夙著
盛名有歸雅志未伸促齡永謝象賢之美不展
於亨衢而積善之徵克崇於後嗣歲祀方邈徽
猷自遠宜申寵贈使持節隴州諸軍事隴州刺
史勲如故次子暾故邠州永壽宰神和體正經
明行脩有用無菌惟天之道與才不壽匪身之
學光也孔懷緬然增感願述光德克賛豐碑高

爍有以壯孝心樵蘇有以敬賢墓其詞曰
德不孤慶有績迹時晦賢必復名寔才尊匪祿
傳枝藝窮簡竹耳暫聞心以蓄手未止目猶逐
碑可背奕能覆坐嘯委行道塌孝深至戚太變
癸教義揚雅俗位嘗卑齡雖促推仁信致戩穀
鍾令子發華族振武旃廣文牘經廟堂掃邊服
昭皇考贈丹轂臣道著子道足哀且榮幽既燭
考岡巳性相屬碑乃建神所福

桂州長史程府君神道碑

觀厥品目異等業尚獻臣天與才名神福誰考而中留官序小往代難位不極乎多能績木宜其利用戢駿翮韜良工悲發延於絕絃泣涕形於抱玉自傷楚老豈獨公明而已哉公諱某字某廣宗新安人也其先出自顓頊重黎之後周之休父入爲司馬漢之不識擢居衛尉至若昱輔魏主嬰立趙孤奉日以納忠殺身以明節精誠發於寤寐義烈冠于人倫宜其貽謀克家寵

光形圖業與時並名與功諧者也五代祖譽府君陳襲重安侯隋蕭縣宰四代祖育府君隋車騎將軍曾祖皆府君隋涿郡主簿大父弘府君皇明安陽令考大辨府君泗水六合二縣宰撰東征記兩卷藏之秘省莫不詁宿元德從事老成典學積於蓬山能賦秀於詞苑府君令始家則光有國庠博通全經悉數賢行序曰曾子文似相如下筆不休遺言無擇陳平長者把臂每多田蘇好仁引繩相重解褐徐城尉始足下也

旋應五臣昇第遷宋城轉櫟城淨王畿政重帝告事先擢札雲飛聽訟風靡載擢來庭長安二赤縣尉樽銜御黠凤駕承天驚聪若神應封循響籍聽擢左臺監察御史仁克寬仁無害恥爲許刻雅欲優閒朝廷許之轉詹事府司直歷城直歷城門郎長杜武進朝邑曲沃好畤雲陽宰六縣皆代工闡化順時布和慎簡里胥周省條簿其清水鑑其坦砥平從心術以外形隨手妙以旁發人樂新政俗勸古風載遷魏州司馬靜

守憲矩審喻案察官師有章人吏不黷屬右族黜免徽嗣姻連奏引諫書飛詆宰輔遷其頗正其姧賦上寒心明家質首左遷府君饒州焉謫于斯崖州舍城尉俄轉府君桂府洎爲夷干誅天師問罪懇險毒送死阻兵斯乃不俟檄徵自促銳陣挺身而當矢石枝而而覆寇隮馬旋泥中人走嶷下憤氣雖作叔兵莫臨劒交於胸戈達於腋其命則殞其目不瞑嗚呼爭首謂忠供養謂勇倉卒歸盡零落無成有感路人懃悼慈

父沉悲生疾積痛傷年儫堪斷腸焉可銜木人非命也天何問焉以開元十六年五月癸徂化於官舍以某年月日反葬於某原舊塋禮也夫人廣宗潘氏封某縣君即銀州刺史寶勣之息女柔慈孔嘉貞淑丕訓是佐君子宜偕永年彝李早零栢松同襯子皓曜曦等並才彥惟有名發克聞優游翰墨之場造次仁義之域宅憂殆滅追孝有里匍匐昭親哀迷紀石邑以披顏友道列坐詞人談笑未終存殁相訣情也有慟溺

之無從雖不工於文將達其義詞曰

曾源積兮流瀰長高閎慶兮齡亦康命不泰兮時未將何寵祿之中否從政理之孔臧坐疎屬之嬰累重憂子之飛章遺一門兮二禰偏周蔵兮兩襯寄永懷兮身後惟沒代兮名揚

墓誌銘

羽林大將軍臧公墓誌銘

夫經兵者寓內所苦用武者朔漠所懸粤若董戎三軍司帥萬里未易爲也是以累戰必勝所謂與國爲守必固所謂扞邊英雄與忠公與不然爲以分命山河書勳竹帛者也公諱某字某東人也其先周公之祚佩自僖伯哀伯正詞魯史太傅太守理迹漢朝克揚厥休不泯於代所從來遠矣公即齊銀青光祿大夫海州總管上

柱國東海公府君之曾孫皇朝請大夫靈州長史上柱國襲東海公寵府君之孫皇朝散大夫原州司馬贈銀州刺史上柱國德府君之子少而習書長而事親身閑氣雅持大名暗合孫吳自比管樂孫參某民出孝商貞公用仁足以子人崇義足以開物弱冠應穿葉附枝舉擢第授長上再遷果毅都尉三除郎將加銀青光祿大夫族歷單于安北靈勝洮鄯安東七州都督復擁旄豐安河源莫門朔方朔州平虜六軍經

畧節度營田大使三入羽林大將軍加冠軍大
將軍上蔡縣開國公至若設奇兵勵勍敵智出
人境事揚天聲經始三邊倏忽四紀舉無遺策
動有成功雖李牧十年武侯五月罔足以議及
乎握禁旅直嚴更遏周墻之禍萌增鐵障之安
國又何加焉自頃臥疾時扶力強飯嘗以匈奴
未滅家國所讎長吟朔風太息秋序嗚呼陵谷
者地之險有時而遷日月者天之光有時而與
況於人乎風疹彌留以開元十七年八月二十

二日薨于平康里之私第時春秋六十有八親
友揮淚朝廷嘆息逝川歸海長城復隍悲夫以
明年七月卜地於白鹿原禮也嗣子定遠將軍
前左驍衛翊府左郎將兼檢校左監門衛中郎
將上柱國敬廉次子中大夫前安北都尉上柱
國希莊三子前左金吾衛中候賜紫金魚袋上
柱國敬之四子前左司禦率府長史賜紫金魚
袋內供奉上柱國奉忠五子前殿中省進馬上
柱國敬洮等竝棘風茹荼殖露泣栫號天自勞

負土空兖用紀石銘將符竹簡自承訪舊遠託
馳誠事梗槩於豐碑情辛勤於絕筆其詞曰
周公錫胤魯國因名矢魚興諫納鼎飛聲家傳
禮樂代有賢英才子間出武功特興提兵北壘
救敗西鄙保界七州彌曠四紀無堅不陷無強
不却三邊風清萬里雲廓謀慮縱橫威名昭灼
物莫能久運何以長邊也不幸人之云亾風沙
未息松栢巳行哀哀孝思冥冥泉壤高山或遷
其詞爰仰庶石銘之可託或萬里之無爽

附錄

李邕傳

石晉劉昫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繇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卽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邕上書諫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

戶部員外郎又貶崔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廻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會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獲謀中損卽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

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罔坐贓下吏鞫訊待
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
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
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
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
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
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
大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

贖邕厲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
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變之功使臣得瞑
目黃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卽以
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
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寔照臣之心昔吳楚
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
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弘含垢之道存棄瑕之
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
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

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
臣不爲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
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以會
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
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
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
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
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
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

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
不得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
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奸贓
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
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
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
往就郡决殺之時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
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
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

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李邕傳

宋宋祁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内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

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知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邕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

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宜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會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

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明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

目附會息北郭之蹤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寔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赦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姦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發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妄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誇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奸贓于時

匭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灃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詆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

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妖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送李邕之任滑臺　唐玄宗

漢家重東郡宛彼白馬津黎庶既蕃殖臨之勞近臣遠別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

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鄭太守　唐高適

每揖龔黃事還陪李郭舟雲從四岳起水向百城流幽意隨登陟嘉言即獻酬乃知縫掖貴今日對諸侯

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宅　唐高適

良牧徵高賞褰帷問考槃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已聽甘棠頌欣陪旨酒歡仍憐門下客不作布衣看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唐杜甫

東藩駐皁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八哀詩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杜甫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

思計聘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特一作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

侯篡終悲洛陽獄事迒小臣甕禍階初負謗易
力何深嚌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
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
盈川雄未耳特進麗是非張相國佀扼一危脆
爭名古豈然鍵捷歘不閑例及吾家詩曠懷掃
氛翳慷慨嗣真作（自注云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鐘
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
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一作在）如綫
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
公篇（自注云桓彥範敬暉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

送李邕　唐李嶠

落日荒郊外風景正淒淒離人席上起征馬路
傍嘶別酒傾壺贈行書掩淚題殷勤御溝水從
此各東西

遺事

李邕聞崔顥名虛舍邀之顥至獻書首章曰十
五嫁王昌邕叱之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唐書）
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錄其集詣孫逖託知
己之分

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學我者拙
似我者死

集評

唐六公咏李邕撰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吟六公篇憂來發蒙蔽恨不見其詩晩得石本其文辭高古一代佳作也 趙明誠金石錄

附錄

賀赦表六首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大赦天下至德純茂鴻私普洽臣聞聖人紹統必建元良王者郊天是崇嚴配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奉先思孝誠已達於幽明立嫡以長義仍深於蕃巽皇猷允塞隆禮咸臻脩弘作解之恩式布惟新之令若乃滌瑕蕩穢雷雨之施也茂時育物天地之仁也薄徭弛力政理之

源也錄功念舊敦勸之方也加以躬儉節用捐珠棄玉執喪者俾從達禮繫獄者咸釋明刑啓進善之門開直言之路德殷虞夏義掩軒凡在宥刑孰不欣悅

又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四日制書大赦天下德洋恩溥遠洽邇安億兆欣欣罔不幸甚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陛下體元聖之姿膺出符之運統理萬事建中于人躬大禹之菲薄奉

玄元之慈儉損已以益下約身而愛人捐珠玉
而不玩斥綺麗而不御事有妨於農桑物有害
於女工人力所疲上心攸蕩自此罷黜歸於與
常若乃投荒禦魅之倫觸綱嬰羅之類或炎裔
淪屍骨肉相從或囹圄幽囚饋餉不至昔陽和
所未照雨露所罕霑靡不沐浴天波昭覩白日
然後表捐軀之烈所以勸忠廣自棄之仁所以
敦孝慶奉寢廟報玉輿之賚惠綏市估發金錢
之積異類均懷士之志爵年加挾纊之恩甚陶

泉貨之源變通惠利之弊逋債咸已讜直必容
如天之湛恩廣矣稽古之能事備矣彼鵠衣之
徒鮐背之叟孰不擊中衢之壤共樂於堯年詠
太階之符同躋於壽域况臣謬當共理職在撫
循欣抃之誠倍萬恒品不任蹈悅之至謹遣當
州軍事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

又

臣某言伏見制書大赦天下以今年正月一日
改爲元和元年者臣聞行慶布和允光於秋[illegible]

發端居始寔屬於元正將大有以惠人乃順時
而布令法五始之要流恩而降澤統三微之曆
觀象而建元正朔所加遐邇忻戴伏惟皇帝陛
下大孝嗣業鴻猷啓圖順天地而發生均日月
而齊照馴洽飛走煦育生靈既承太宗文武皇
帝之耿光稟保壽天皇之嚴訓百神饗德萬國
宅心敷作解之澤布維新之典將致和平綱京
畿之逋債言念水旱薄江淮之征賦開羅網以
宥過崇勲秩以賞勞弘褒酬之典澤被幽明旌

忠烈之臣賞延於代闢庠序以勸學慇耆艾而
加禮恩覃有截化洽無垠超溢虞夏掩映軒頊
首出千古遐冠百王億萬斯年永荷天祿謬當
任用分鎮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

又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
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賀臣聞天地
元功施雨露以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
群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皇帝陛下嗣守鴻業

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
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
恩覃浹旬事冠今古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
敷作解之恩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
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
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
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縻金寶之貢有以
[illegible]儉德也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也元勳宿
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沒廣直言之路

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
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
述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欣躍

又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赦詔自上下下縣乘尊尊
參天地之大名貴聖文之崇號休氣宛秀瀰漫
雲天煙景昭華光融草樹臣誠歡誠蹈再舞再
蹈者有以副萬國之歡情增九廟之炳靈矣臣
聞孝子事父誠奉其色忠臣事君將順其美皆
殊外獎情覽內殷超邁盈耳之言適會因心之
義所以然也伏惟陛下道弘一德功蓋四時辰
象昌以煥其文雷霆無以雄其武固以業振今
昔事溢名言雖僉臣子之謀莫究圓方之廣所
謂塞元命起兆人群岳騰聲長河變色宜其雷
振於地慶盤戶之出幽日飛於天賀霄極之開
朗是以神魚戴舞群鳳載鳴況於人靈況於縈
位乎徒張三寸之舌不足以談聖獻空捐七尺
之軀不足以報明主無任大慶欣抃倍百之至

謹遣所部宣德郎某奉表陳賀以聞

又

臣某言伏奉七月三日冊皇太子詔書大赦天
下臣聞元良者宗祀之本技赦宥者含育之全
德伏惟陛下赫然光大日升於天嶷然崇高岳
鎮於地萬齡爲壽庶物咸春東海注百川之朝
北辰列衆星之拱笑龜鶴之將老朝龍鳳之未
仰但以禮備儲宮德刑廣物擬黃沙之罪再荷
生成洗白玉之瑕俱承渙汗中外一命錫無戳

之勳壽考百年賜不耕之粟莫不抃舞帝極頌
歌聖慈萬歲之聲夷夏合聽九成之樂天地同
懽久沐鴻恩竟無上答悅豫之至倍百恒情
舊本英華載六表爲李邕作後人駁之曰據
唐類載兹表在代宗德宗憲宗時所上而邕
天寶初已殁其非邕筆明矣或云是李吉甫
作應屬吉甫良是因誌之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唐）李白撰　（宋）楊齊賢集註　（元）蕭士贇補註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五卷

（唐）李白撰

明嘉靖二十二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

分類補註李太白集三十卷通行本

宋楊齊賢集註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北宋以來註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註宋元人所撰輯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爲歌詩後六卷爲雜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爲古賦樂府歌詩後五卷爲雜文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其爲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輯註文則以齊賢曰士贇曰互爲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註中多徵引故實兼及意義卷帙浩博不能無失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士贇註寄遠詩第七首滅燭解羅衣句不知出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語乃泛引謝瞻曹植諸詩又如臨江王節士歌齊賢以爲史失其名士贇則引樂府遊俠曲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原各爲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作臨江王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白詩亦屬沿譌齊賢等不爲辨析而轉以爲史失名此類俱未爲精核然其大致詳贍足資檢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贇謂非太白之詩釐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其於白集固不爲無功焉齊賢字子見舂陵人士贇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評二十餘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獨此本爲世所共傳云

唐翰林李太白詩序

唐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耻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烏歸鳳盧黄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宫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宫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

裒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它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別集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

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

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主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眞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

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眞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眞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爲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

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自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眞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

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火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統雷州中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謂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銘曰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唐翰林李君碣記

尚書膳部員外郎　劉全白撰

朝議郎行當塗縣令　顧游秦建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産業知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番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轗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李白幼則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

賢字顧公遊秦志好爲詩亦嘗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乃題貞石其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文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旣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

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

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劉全白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麗儁偉

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

南豐曾鞏序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目録

春陵楊齊賢子見集註
章貢蕭士贇粹可補註
吳會後學郭雲鵬校刻

卷之一
古賦
大鵬賦　擬恨賦
惜餘春賦　愁陽春賦
悲清秋賦　劍閣賦
明堂賦　大獵賦
卷之二
古風
歌詩五十九首
卷之三
樂府
遠別離　公無渡河

蜀道難　梁甫吟
烏夜啼　烏棲曲
戰城南　將進酒
行行且遊獵篇　飛龍引二首
天馬歌　行路難三首
長相思　上留田行
春日行　前有樽酒行二首
夜坐吟　野田黃雀行

箜篌謠　雉朝飛
上雲樂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日出入行　胡無人
北風行　俠客行

卷之四

樂府

關山月　獨漉篇

登高丘而望遠海
陽春歌　陽叛兒
雙燕離　山人勸酒
于闐採花　鞠歌行
幽澗泉　王昭君二首
中山孺子妾歌　荆州歌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
相逢行　古有所思行

久別離　白頭吟二首
採蓮曲　臨江王節士歌
司馬將軍歌　君道曲
結襪子　結客少年場行
長干行二首　古朗月行
上之回　獨不見
白紵辭三首　鳴鴈行
妾薄命　幽州胡馬客歌

卷之五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君子有所思行
東海有勇婦　黃葛篇
白馬篇　鳳笙篇
怨歌行　塞下曲六首
來日大難　塞上曲
玉階怨　襄陽曲四首

大堤曲　宮中行樂辭八首
清平調詞三首　鼓吹入朝曲
秦女休行　秦女卷衣
東武吟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出自薊北門行　洛陽陌
北上行　短歌行
空城雀　菩薩蠻
憶秦娥

卷之六

樂府

發白馬　陌上桑
枯魚過河泣　丁都護歌
相逢行　千里思
樹中草　君馬黃
擬古　折楊柳

少年子　紫騮馬
少年行二首　白鼻騧
豫章行　沐浴子
高句驪　靜夜思
綠水曲　鳳凰曲
鳳臺曲　從軍行
秋思　春思
秋思　子夜吳歌四首

對酒行　估客行
擣衣篇　少年行
長歌行　長相思
猛虎行　去婦詞

卷之七

歌吟

襄陽歌　南都行
江上吟　侍從宜春苑歌
玉壺吟　豳歌行上新平長史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元丹丘歌　扶風豪士歌
同族弟叔卿照山水壁歌
白毫子歌　梁園吟
鳴皋歌送岑徵君
鳴皋歌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勞勞亭歌　橫江詞六首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別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卷之八

歌吟

秋浦歌十七首
當塗趙少府粉圖山水歌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入京
赤壁歌送別　江夏行
懷仙歌　玉真仙人詞
清溪行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臨路歌　古意
山鷓鴣詞
歷陽壯士勤將軍思齊歌
草書歌行　和盧侍御通塘曲

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淮海對雪贈傅靄
贈徐安宜　贈任城盧主簿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贈范金卿　其二
贈瑕丘王少府　東魯見狄博通
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贈丹陽橫山處士周惟長
玉眞公主別館贈張卿二首
贈韋祕書子春　贈韋侍御黃裳
贈薛校書　贈何判官昌浩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
贈郭將軍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贈裴十四　贈崔侍郎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雪讒詩贈友人　贈參寥子
贈饒陽張司戶　贈清漳明府姪
贈臨洺縣令皓弟時被訟停官
贈郭季鷹
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贈華州王司士　贈盧徵君昆弟
贈新平少年　贈崔侍郎
走筆贈獨孤駙馬

贈嵩山焦鍊師　口號贈徵君鴻
上李邕　贈張公洲革處士

卷之十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書情贈蔡舍人雄
懷襄陽舊遊贈馬少府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眞籙贈別
贈崔郎中宗之　贈崔諮議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贈別從甥高五　贈裴司馬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贈從孫義興宰銘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贈崔司戶文昆季

贈溧陽宋少府陟
戲贈鄭溧陽　贈僧崖公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
醉後贈從甥高鎮
贈秋浦柳少府　贈崔秋浦三首
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

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廬山屏風疊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贈武十七諤　贈閭丘宿松
獄中上崔相渙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
流夜郎贈辛判官
贈劉都使　贈常侍御
贈易秀才

憶舊遊書懷贈韋太守

江夏史君席上贈史郎中

鄭太守見訪贈別

江上贈竇長史　贈王漢陽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江夏贈韋南陵冰

贈盧司戶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贈柳圓　流夜郎半道承恩

贈張相鎬二首

聞謝楊兒吟虎詞因有贈

宿清溪主人　繫尋陽上崔相渙二首

巴陵贈賈舍人

卷之十二

贈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醉後贈王歷陽　贈歷陽褚司馬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贈宇文太守兼崔侍御

贈宣城趙太守悅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見會公談陵陽山水有贈

贈友人三首　陳情贈友人

贈從弟冽　贈閭丘處士

贈錢徵君少陽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贈僧朝美　贈僧行融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

登敬亭山贈竇主簿

贈汪倫

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卷之十三

寄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
淮南卧病書懷寄趙蕤
寄弄月溪吳山人
秋山寄張卿及王徵君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夜宿香山寺寄王方城等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寄淮南友人　沙丘城下寄杜甫
聞丹丘子營石門幽居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寄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月夜江行寄崔宗之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寄韋南陵冰　題情深樹寄象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寄當塗趙少府炎

寄東魯二稚子　獨酌清溪寄權昭夷
禪房懷友人岑倫

卷之十四

寄

廬山謠寄盧侍御
汎彭蠡寄黃判官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寄王漢陽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流夜郎寄潯陽羣官
至西塞驛寄裴隱
自漢陽歸寄王明府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早春寄王漢陽　江上寄巴東故人
江上寄元六林宗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涇溪東亭寄鄭少府
九日聞崔侍御遊敬亭二首
寄崔侍御
涇溪落星潭可以卜築寄何判官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三山遊金陵寄殷淑
自金流泝流翫月寄王主簿

寄上吳王三首

卷之十五

留別

魯郡堯祠亭上宴別
別魯頌　別中都明府兄
夢遊天姥吟留別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留別子兄逖裴十三

留別王司馬嵩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夜別張五　魏郡別蘇少府
留別西河劉少府
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留別廣陵諸公　廣陵贈別
留別從兄延年從弟延陵
別儲邕之剡中　留別金陵諸公
口號　金陵酒肆留別

金陵白下亭留別
別東林寺僧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宋璟
留別龔處士　贈別鄭判官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渡荊門送別
聞李太尉出征東南留別金陵崔侍御
別韋少府　南渡別兒童入京
別山僧　別王山人歸布山
江夏別宋之悌

卷之十六
送
南陽送客　送張舍人之江東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送族弟凝之滁求昏崔氏
送友人遊梅湖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送楊山人歸天台
送溫處士歸舊居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送孔巢父還山　送楊少府赴選

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瑯琊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送薛九被讒去魯
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送族弟凝
魯城北郭送張子還嵩陽

卷之十七

送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送族弟攝宋城主簿
魯郡送杜甫　送張十四遊河北
送裴大澤赴廬州長史
灞陵行送別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送竇司馬貶宜春
送羽林陶將軍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幕府
送姪良携妓赴會稽
送賀賓客歸越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送裴十八歸嵩山二首
同王昌齡送族弟歸桂陽二首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送于十八應舉落第還嵩山

送別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送梁公昌北征　送白利西征
送張秀才從軍　送崔度還吳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送侯十一　魯中送二弟赴舉
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送紀秀才遊越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送楊燕之東魯　送蔡山人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伯禽
送楊山人歸嵩山
送殷淑三首　送岑徵君歸鳴皐山
送范山人歸泰山

卷之十八

送

送韓侍御之廣德

白雲歌送友人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送友人　送別
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送友人入蜀　送趙雲卿
送李青歸南華陽川
送舍弟　送別得書字
送麴十少府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餞校書叔雲　送王孝廉覲省
同吳王送杜秀之舉入京
送呂使君流澧州
送陳郎將歸衡陽
送趙判官赴黔府幕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送梁四歸東平　江夏送友人
送郄昂謫巴中　江夏送張丞
送宋少府入三峽
送二季之江東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宣州謝朓樓餞別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涇川送族弟錞　五松山送殷淑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登黃山陵歊臺　送儲邕之武昌

卷之十九
酬答
酬談少府
酬宇文少府贈桃竹書筒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君
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山中問答　答友人贈烏紗帽
酬張司馬贈墨　答湖州迦葉司馬

答崔少府遊終南翠微寺
贈李十二崔宗之
酬崔郎中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金門答蘇秀才
酬王司馬閻正字見贈
酬中都小吏魚酒見贈
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酬岑勛以詩見招

答從弟幼成見贈
酬王補闕贈別
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
贈李十二　此詩乃係監察御史崔成甫贈太白者附於此
酬崔侍御
翫月孫楚酒樓訪崔侍御
江上答崔宣城
答族姪贈玉泉仙人掌茶

酬裴侍御留岫師彈琴
答張相公出鎮荊州
醉後答丁十八　答裴侍御以書見招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
酬崔十五見招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卷之二十

遊宴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遊南陽清冷泉
尋范陽居士失道落蒼耳中
魯東門泛舟　二首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
遊太山六首
與劉碭山泛宴喜亭池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
與姪良遊天竺寺
同友人舟行　過觧斯山人宿置酒
朝下過盧郎中叙舊遊
侍從遊宿温泉宮
邯鄲南亭觀妓　春日遊羅敷潭
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
陪從祖泛鵲山湖三首

春日宴北湖感古
宴鄭參卿山池　遊謝氏山亭
把酒問月
同族姪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金陵鳳凰臺置酒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
同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
遊秋浦白笴陂二首
宴陶家亭子　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宴興德寺南閣　汎沔州城南郎官湖
陪侍郎叔遊洞庭三首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
陪族叔及賈舍人遊洞庭五首
黃龍磯南宴楊執戟治樓
銅官山醉後絶句
與常贊府遊五松山

宣城青溪　與謝良輔遊陵巖寺
遊水西簡鄭明府
九日登山　九日
九日龍山飲　九月十日即事
遊化成寺清風亭
卷之二十一
登覽
登錦城散花樓　登峨眉山

大庭庫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天台曉望　早望海霞邊
焦山望松寥山　杜陵絶句
登太白峯
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兵
登新平樓　謁老君廟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登金陵謝安墩　登瓦官閣
望金陵贈族姪僧中孚
登金陵鳳凰臺　望廬山瀑布水二首
登廬山五老峯　江上望皖公山
望黃鶴樓　鸚鵡洲
九日望洞庭水軍
秋登巴陵望洞庭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
剪落梧桐枝望灉湖
掛席江上待月有懷
金陵望漢江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望天門山　望木瓜山
登敬亭北二小山
過崔八丈水亭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卷之二十二

行役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之廣陵宿常二南雇北居
夜下征虜亭　下途歸石門舊居
客中行　太原早秋
奔亡道中五首　郢門秋懷
至鴨闌驛贈裴侍御
荊門浮舟望蜀江

上三峽　登巫山晚還題壁
早登白帝城　秋下荊門
江行寄遠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下涇縣陵陽溪至澀灘
下陵陽沿高溪三門六剌灘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宿鰕湖
懷古
西施　王右軍
上元夫人　蘇臺覽古
越中覽古　商山四皓
過四皓墓　峴山懷古
蘇武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金陵三首
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謝朓

過彭蠡湖　觀石鏡
廬江主人婦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
望鸚鵡洲悲禰衡
宿巫山下　金陵白楊十字巷
謝公亭　紀南陵題五松山
夜泊牛渚懷古　姑孰谿
丹陽湖　謝公宅
陵歊臺　桓公井
慈姥竹　望夫山
牛渚磯　靈墟山
天門山
卷之二十三
紀閑適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遇薛員外乂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月下獨酌四首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尋山僧不遇作　過汪氏別業二首
待酒不至　獨酌
友人會宿　春日獨酌二首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青溪半夜聞笛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夏日山中　山中與幽人對酌
春日醉起言志　廬山東林寺夜懷
尋雍尊師隱居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吹笛
對酒　醉題王漢陽廳

朝王歷陽不肯飲酒
獨坐敬亭山　自遣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懷思
秋夜獨坐懷故山
憶崔郎中遊南陽
憶東山二首　望月有懷

對酒憶賀監　重憶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落日憶山中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卷之二十四
感遇
越中秋懷　效古二首
擬古十二首　感興八首

寓言三首　秋夕旅懷
感遇四首
寫懷
翰林讀書言懷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江上秋懷　秋夕書懷
避地司空原言懷
上崔相百憂章　萬憤詞投魏郎中
臨洞庭言懷　覽鏡書懷

田園言懷　江南春懷
詠物
聽蜀僧濬彈琴　魯東門觀刈蒲
詠鄰女東窓海石榴
南軒松　詠山樽二首
出金陵尋王侍御不遇
紫藤樹　觀放白鷹二首
觀王少府山水圖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詠野草中白頭翁
流夜郎題葵葉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白鷺鷥　詠槿二首
白胡桃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

卷之二十五
題詠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題元丹丘山居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
洗脚亭　勞勞亭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題嵩山元丹丘山居

題江夏修靜寺
改九子爲九華山聯句
題宛谿館　題東谿公幽居

雜詠

嘲魯儒　懼讒
觀獵　觀胡人吹笛
軍行　從軍行
平虜將軍妻　春夜洛陽聞笛
嵩山採菖蒲者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流夜郎聞酺不預
放後遇恩不霑　宣城見杜鵑花
白田馬上聞鶯　三五七言

雜詩

閨情

寄遠十二首　長信宮
長門怨　春怨
代贈遠　陌上贈美人
閨情　代別情人
代秋情　對酒
怨情　湖邊採蓮婦
怨情　代寄情人楚詞
學古思邊　思邊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折荷有贈　代美人愁鏡二首
贈段七娘　別內赴徵三首
秋浦寄內　自代內贈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贈內　在尋陽非所寄內
南流夜郎寄內　越女詞五首
浣紗石上女　示金陵子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巴女詞

哀傷

哭晁卿衡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哭宣城善釀紀叟

宣城哭蔣徵君華

卷之二十六

表類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爲宋中丞自薦表

書類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上安州李長史書

與賈少公書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與韓荊州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

卷之二十七

序上

暮春於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春於姑熟亭送趙少府還炎方序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送黃鍾之鄱陽謁張使君序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秋日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貫少公石父尹公應舉赴上都序

卷之二十八

序下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早夏於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
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省序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澤畔吟序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秋日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卷之二十九

記

任城縣廳壁記

頌

趙公西候亭頌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

讃

當塗李宰君畫讃
金陵名僧頵公粉圖慈親讃
李居士讃　安吉崔少府翰畫讃
宣城吳錄事畫讃

壁畫蒼鷹讃　師猛讃
羽林范將軍畫讃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讃
江寧楊利物畫讃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讃
誌公畫讃　琴讃
朱虛侯讃　觀佽飛斬蛟圖讃
地藏菩薩讃　魯郡葉和尚讃

卷之三十

銘

化城寺大鐘銘 并序

天門山銘

碑文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天長節度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并序

比干碑

武昌宰韓君去思碑 并序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 并序

爲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

目錄終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一

春陵楊 齊賢 子見 集註

章貢蕭 士贇 粹可 補註

吳會後學郭 雲鵬 校刻

古賦 八首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士贇曰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辟穀導引術無不通續仙傳以爲尸解天台赤城山名上清玉平之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士贇曰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士贇曰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士贇曰晉書阮脩字宣子減之從子也嘗作大鵬讚）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

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
浩蕩之奇言[士贇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漆園吏唐天寶元年詔封南華
真人此言鯤鵬之說始於逍遥遊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
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
質凝胚渾脫鬐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士贇
曰莊子逍遥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
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刷渤海之
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
崘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
爲之崩奔[士贇曰]五嶽泰衡嵩華恒也爾乃蹶厚地揭太
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
迅征背業逆法切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
橫左廻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閶
闔之崢嶸[士贇曰]天矯飛貌崢嶸高廣貌簸鴻濛扇雷霆
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士贇曰]鴻濛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

氣也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
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
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
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飆
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
[士贇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塊
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
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
竿失鏃作木切仰之長吁[士贇曰]任公子爲大鈎鈎魚而大魚食之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
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
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
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
倚日以傍嘆縯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
之半[士贇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當胷
臆之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廻轉則

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欻翳
景以橫揩（章移切）逆高天而下垂𢡟乎泱（以兩切）
漭（母黨切）之野入乎汪湟之池（士贇曰泱漭廣大也）猛勢
所射餘風所吹溟涨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爲
之怵慄海若爲之躨（渠龜切）跜（女夷切）（士贇曰朝陽之谷有神
曰天吳是謂水伯海若海神也）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
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
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士贇曰巨鼇十五舉首首冠靈

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
中）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
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于靈仙久
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鶢（千元切）鶋（斤於
切）悲愁乎薦觴（士贇曰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
塡東海然溺死也海鳥曰鶢鶋止於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風冬煖）天雞警
曉于蟠桃踆（七倫切）烏晰（之列切）耀于太陽（士贇曰桃
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
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充腸（士贇曰列子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戲
暘谷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士贇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
下明故稱暘谷炎洲在南海中）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
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
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
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
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
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江淹嘗嘆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士贇曰挽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浮生可嗟大運同此
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
殁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

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峴崘斷蛇奮旅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倐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鬬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劒舞泣挫雄威騅中葵切兮不逝喑於鴆切噁烏路切何歸士贊曰史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剄而死喑惡懷恚氣也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士贊曰史荆客傳燕太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

秦剌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而走群臣以手共持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

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陽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咒詛罷退長門宮歸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

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猿狖（于救切）之啾啾永埋骨於淥水悲懷王之不收（士贇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至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魚腹中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士贇曰二世趙高之譖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抆（武粉切）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沓歌鐘晝諠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碧臺空兮歌舞

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士贇曰鶡冠子斗柄東而天下知春）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士贇曰韓詩內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士贇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

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巴闕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士贇曰秦在西方故曰西秦】見遊

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怳何垂楊旖【引綺切】旎【乃倚切】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縈翠兮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貪綠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士贇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上之猿啼如巴人之吟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士贇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單于後嗣晉文帝諱改爲明妃漢邊有玉門陽關故曰玉塞楚客屈原也】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

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士贇曰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波瀟湘沅水皆共會巴

陵故號三江口三湘蓋謂三江也水流寔以歸海雲横秋而
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荆吳之
幾千士贇曰交趾郡治龍編縣日與古鳥道四百里于時西陽半規
映島欲没澄湖練明遥海上月念佳期之浩
蕩渺懷燕而望越士贇曰意太白時在荆湘故懷燕而望越也荷
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
有美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洪波
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

藥於蓬丘士贇曰蓬丘即蓬萊山

劒閣賦 送友人王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士贇曰咸
陽而西至雍即長安也前有劒閣横斷倚青天而中開
上則松風蕭颯瑟颭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
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送佳人兮此
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兮
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别燕

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劒閣兮
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明堂賦 并序○太白此賦想作於未折乾元舉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
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士贇曰唐
書高祖紀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爲
亞獻過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
成又舉樂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

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詔率意須其
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天后繼作中
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士贇曰唐
禮樂志至則天始毁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蓋天皇先天中宗
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
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
然雷發以首之於是横八荒漂九陽掃晬渙

開混茫士贇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嘽擅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景星耀
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士贇曰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
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虹蜺
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士贇曰見易傳曰宜
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頹綱士贇曰頹師古曰頹
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淳風汋亡弗切穆濊
恩滂洋士贇曰汋穆深微貌滂洋饒廣也武義烜赫於有截
仁聲馭先合切杳乎無疆士贇曰有截九有也若乃高宗

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瑞物咸薦元符剖
兮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士贇
曰張衡東都賦曰登封降禪齊乎黃軒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
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士贇曰列子曰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
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
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
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倪結切攢雲樑

士贇曰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於所平之
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眂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磐玉石於隴坂
空壤姑回切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
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七將切士贇曰將將嚴正貌
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謨於我皇覩夫明堂
之宏壯也則突兀曈曨乍明乍㬟像太古元氣
之結空龍力孔切嵸則孔切頹沓若嵬若業逆怯切
似天闕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士伯切嶺五伯切

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勳燭萬
象而騰文窣㤩恍以洞啓呼歘口切巃而傍
分又比乎崐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
結構乎黃道岧嶤乎紫微士贇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
星名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啓扉士贇曰鉤陳後宮也
紫宮外營鉤陳星閶闔天門也崢嶸噌疾陵切嶷魚其切桀宇宙
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士贇曰大行山

名通谷在洛城南五十里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闢士贇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扳悲切仡魚乙切拏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硉郎忽切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士贇曰五岳大華衡恒嵩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士贇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樓臺崛區勿切岉文弗

切以奔附城闕嶔區金切崟宜金切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掩玉繩之離離士贇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撤知利切華蓋以儻漭仰大微之參差士贇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坐也大微為五帝之庭明室之房擁以禁扃橫以武庫士贇曰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士贇曰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士贇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君大寢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屼其霞矯廣廈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堂炅古迥切乎瓊華之室士贇曰三島記崐崘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景雲瑞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錦爛霞駮星錯波汋千結切士贇曰淘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颯蕭寥以颼飀窅陰

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闌聯綿士贇曰窈窕深也飛楹磊砢走栱實綠士贇曰實綠山岳之貌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楠攢鬱而仰天皓壁畫朝朱甍晴鮮頳欄各落偃蹇霄漢羣楹廻合蟬聯汗漫杳蒼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士贇曰爾雅穹蒼蒼天也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

宗之曰觀〔士贊曰泰山一名岱宗群岳之長也泰山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五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士贊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拖〔迮力切〕翼而銜霓〔士贊曰薛綜曰藻井當椽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扶標川而罔足攥跟絓而罷躋〔士贊曰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曰躋升也〕要離欲矓而外燹精視冰背而中迷〔士贊

曰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捽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精視事未詳〕亘以復道而接乎宮掖坌〔蒲悶切〕入西樓是爲峴崘〔士贊曰史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舊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崘〕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士贊曰天子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士贊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

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入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其左右也則丹陛彝彝彤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尸羊切〕〔士贊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

央〔士贊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闡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白虎列序

而躨渠龜切跜女夷切青龍承隅而蚴於求切蟉【士贇
曰】躨跜動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熛必遙
切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摧陰坤
斗主土據乎其心【士贇曰】靈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
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若乃熠燿五色張
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直證
切眄匹莧切睢許規切盱匈于切明君暗主忠臣烈
夫威政與滅表示賢愚【士贇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於是

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鑾蒼螭
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士贇曰】月令孟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展乎國容輝乎
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
天之規欽若肸蠁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
崴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士贇曰】五服即甸侯綏要
荒也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
百辟舉珪瓚徂贊切獻琛帛【士贇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

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顒昂俯僂儼容疊跡
乃禦菹醢修粢盛【士贇曰】菹水草醢陸產之物奠三犧薦
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
之隱轔張鈞天之鏗鍧【士贇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孤
竹合奏空桑和鳴【士贇曰】孤竹竹之特生者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士贇
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蓋聖主之
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窅冥也然後臨辟雍

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
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
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咙聒乎區
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
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士贇曰】淮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飛聰馳明無
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
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珠卑宮頹牆使

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士贇曰】唐禮樂志皇帝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書御九推籍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鉠鉠【士贇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萋萋盛貌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士贇曰】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巡陵者巡幸諸陵也驪山地名

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包陶唐【士贇曰】栗陸陶唐皆古帝王之號邀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士贇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瑶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士贇曰】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絶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蘇也敢揚國美遂作

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巃力孔切嵸則孔切鴻濛搆瓌公回切材兮偃蹇坱烏朗切[土莽]母黨切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魚及切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

祀肸蠁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士贇曰】白者太白自稱也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詞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

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士贇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左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蔕周禮天官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山澤也 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爲周阹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

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士贇曰漢書揚雄傳孝成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南歐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以爲客卿以諷漢書註齷齪小節也 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

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士贇曰上下四方爲六合 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士贇曰通典開元三年幸岐州鳳泉湯 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葳蕤士贇曰葉世也五葉者唐典至玄宗凡五世 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士贇曰開元元宗年號緯書曰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元宗也 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士贇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逃已則捨之 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士贇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之月其神

玄冥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士贊曰霜降之後生氣旣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丈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地理志蜀郡邛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人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其家火投之須臾隱隱如雷聲熖出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水厚尺餘史書之以爲災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入水兮休百工士贊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入面皆水故曰滄入水也滄音愴寒也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

天本集卷一　三十六

隙兮因校獵而講戎士贊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爲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士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千騎飈攝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士贊曰月窟者月所生也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呑荒裔

而盡取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司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士贊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橦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譬岑士贊曰尚書天傳曰天子將出則橦黃鐘之鐘唐書儀衛

天本集卷一　三十七

志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橦鐘庭設樂鑾玉佩也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百官志飛龍廐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士贊曰漢書墾屋有長楊五柞宮三危山在西裔郭瑛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撗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崐崘叱兮可倒

宇宙𢡊兮增雄士贇曰文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大塊噫氣其名爲風𢡊一戒切又音蔭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
風羽毛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士贇曰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乃召蚩尤之徒
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士贇曰山海經蚩尤作兵又雨師畢星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離于箕風揚沙也稜威耀乎
雷霆烜赫震於蠻貊士贇曰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陋粱都

天全集卷一　二十六

之體制鄙靈圉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
以岱恒作陸士贇曰周禮荆州之鎮山曰衡山并州之鎮山曰恒山爾雅曰霍山爲南岳恒山北臨岱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依山谷牛馬圉曰陸夾東海
而爲壍兮拖西冥而流渠麼九州之珍禽兮
迴千羣以坌蒲汶切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
族而來居士贇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顏師古曰八荒者八方荒忽極遠

之地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罘緜原峭格掩路
蠛芒結切蠓芒孔切過而猶礙蟭子饒切螟飛而不
度士贇曰蠛蠓小虫似蚋猶醯雞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蠛蠓蟭螟皆虫之至微細者以喻網之密也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兎從營合
技獮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
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騎走練宛馬蹀血縈
泉山之聯緜隔遠水之明滅士贇曰韓詩外傳白馬出吳昊

天全集卷一　二十七

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一日千里顏師古曰蹀音大頰反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頹深平險
谷擺㩲括開林叢喤喤乎門切呷呷乎甲切盡奔
突於場中士贇曰喤通也呷吸也而田疆古冶之疇烏
獲中黃之黨士贇曰田疆古冶齊力士烏獲秦力士中黃伯者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越崢嶸獵莽蒼暗嗚哮乎交切闞乎敢切風
旋電往士贇曰莽蒼草野之色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
掌批步結切狻先丸切手猱挾三犁兩士贇曰莊子豐狐文

豹攫於山林伏於巖穴然且不免於網羅擲阱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後麑如彪猫食虎豹即狮子也出西域狻善援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眞日南皆出之亦獮猴之類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虓胡甘切號以鷄睨兮氣赫火而敵煙士贇曰爾雅虓白虎鷄鶡之屬此言獵徒氣盛如虓之號如鶡之睨也豢封猯梯端切肘巨狿丑延切士贇曰猯野猪也字林云獸似豕而肥狿蹷也怒走者爲獀梟羊應吒以驚一至切踣必黙切猰於黠切貐謂能戾象翼汝切亡精而墜巔士贇曰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曰梟羊

李集卷一　三十

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猰貐爲民害堯使羿下殺之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或碎腦以折脊或歕普悶切髓而飛涎士贇曰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虻適以翱翔遷江賦曰噴浪飛涎竄遐荒蕩林藪抱土狛白駕切殪天狗士贇曰狛獸名似狼王逸曰其身九屈有角贅贅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爲星日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其音如猫佩之可禦凶胱角犀頂探牙象口

掃封狐於千里捩力詰切雄虺之九首士贇曰宋玉招魂賦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咋則格切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士贇曰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若王於是羲通天麾星旃奔雷車揮電鞭士贇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摽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士贇曰帝王世紀黃

李集卷一　三十一

帝殺夔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鞬轔良刃切轢令的切之已多猶拗於六切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蒲月士贇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髯號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戎車轞轞以陸離轂古豆切騎煌煌而奮發士贇曰彀張弩也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攫麏凡雲切麌古環切之咆哮蹂豺貉曷各切以挂格士贇曰麚麞也貉狸屬豺腳似狗膏鋒染鍔填

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翠尚攉霍以出没别有白貂音貂飛駿窮奇貙春俱切貗音瞜【士贇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食人爾雅貙獌似貍牙如錯劒鬣如叢竿口吞殳時朱切鋋市延切目極槍欃碎琅弧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士贇曰】山海經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音如犬吠名曰長彘食人見則大水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士贇曰】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處傳南山白額猛獸爲害處入山射殺之

李太白集卷一　三二

摠入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士贇曰】史記伍子胥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光使專諸置七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趫丘妖切喬林撇匹滅切絕壁抄獑自咸切猢戶吾切攬貊狟音國囚飀亦敦切䮢平午切於峻崖頓殺昔切貜九縛切於穹石【士贇曰】鼯似鼯豺黃色大尾喙鼠豚醫家也貜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盻養由發箭奇肱飛車之【士贇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徹七札焉張華博物志奇肱國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巧聒更羸妙兼捕薄平切且墜鸍之欲切鳿牛浴切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鶬千唐切鵠漂鸕鷀彈地盧與神居【士贇曰】更羸猶且古之善射者也鸐鳿山烏也似鳥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大曰鴸小曰鴈鸕鷀鷀水鳥也此亦吳都賦䴔䴖巢居剖破窠宅之意也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音區【士贇曰】日域日所出之處也爾雅北陸天墟龍伯釣其靈鼇任公獲其巨魚【士贇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窮造化之譎詭

李太白集卷一　三三

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士贇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士贇曰】日名陽烏月名陰兔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士贇曰】顥氣顥汗也穹形穹窿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士贇曰】禮斗域儀曰君乘士而王其政大平則河海夷晏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

爭雄士贇曰此言雖秦皇漢武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寳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眞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焠輪士贇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郭璞曰焠染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此即題註所謂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之意解鳳凰與鸑牛角切鷟自谷切兮旋騶虞與麒麟士贇曰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鸑鷟鳳屬神鳥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麟瑞獸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士贇曰天寶雞頭而人身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載歸立爲師於是享獵徒封

李太白集卷一　二十四

勞苦軒行炰騎酌酤韜兵戈火網罟士贇曰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士贇曰九霄者喻其高也八紘天之八維也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士贇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敖鄭地宣王所獵之處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士贇曰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毋死尚能復來王荅曰予歸東上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紐於道德士贇[illegible]揚子學行篇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逸尺切士贇曰兔罟謂之罝罝猶遮也樴謂之杙杙磔也頓天網以掩之獮賢俊以御極若此之術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士贇曰唐元宗開元二年焚錦綉珠玉於前殿焚後庭珠玉之玩戒其奢也寢鄭衛之

李太白集卷一　二十五

聲却靡曼之色【士贇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周穆王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以樂化人靡曼柔弱也天老掌圖風后侍側【士贇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士贇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大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

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士贇曰】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諸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士贇曰】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塢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一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補御曰此篇白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補御曰此二句一篇之旨）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補御曰此申首一句意）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士贇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配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餘忽安事人間之紆婞哉）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補御曰此申首二句意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史記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迨漢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汪洋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智尚綺靡摛章繪句競爲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薾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其二（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齊賢曰蟾蜍蝦蟆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士贇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爲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螮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螮蝀淫炁也毛詩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也士贇曰廣雅日月謂之兩曜）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昔是今非言君心爲忿怨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齊賢曰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

咸也士贇曰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禎卿曰士贇所引是也白意似本於此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士贇曰蟾蜍薄太清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蠹也蝃蝀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旣得幸而元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爲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止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褻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于之踈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禎卿曰此篇借秦皇以爲諷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旣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禎卿曰此六句言秦皇之制天下

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二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從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禎卿曰此二句言秦皇極游觀之樂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禎卿曰此言秦皇極土木之欲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

齊賢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

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傳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兜類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鬐捧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叱也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椁禎卿曰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

其四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士贇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技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楨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偕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可羇挂以比至人能全身遠害也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鑵中以火炎之令沸是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丈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赤曰黃芽楨卿

曰落脫也鍊也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界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颷車絕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稱駕言乘鸞鶴飈車言御風雲尚恐丹液神丹金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

其五楨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中有綠髮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

粲露齒之狀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士贇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楨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楨卿曰岱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此去家就戍非人之情也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蟣蝨生虎鶡心魂逐旌旃齊賢曰鶡勇雉其鬭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爲冠以表武士析羽爲旌通帛爲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邊殺太守上遮召拜廣爲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三邊三垂西方南方東方

其七士贇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齊賢曰眞君傳斗中眞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烝三烝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眞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眞治化士贇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齊賢曰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廣異記謂元狩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鑒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歸觀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補卿曰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天齊賢以爲天籟非也

其八士贇曰此篇之意蓋言戚里驕縱險制儒者沉困下僚必有所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

輕薄兒一作百鳥鳴花枝玉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齊賢曰魏楊脩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閣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

其九（齊賢曰此篇嘆世事之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定哉）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昔時爲侯今焉爲圃任栽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其十（齊賢曰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也）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齊賢曰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倜儻不羣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士贇曰]明月實珠也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齊賢曰]淡蕩猶放蕩也同調謂聲音和

其十一[祺御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齊賢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遷國鳥遷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其十二[祺御曰]此篇蓋有慕子陵之高尚也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齊賢曰]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夭桃穠李嫣然媚人也[祺御曰]此興而比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

嘆息冥棲巖石間

其十三 積卿曰此篇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illegible]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強心以爲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士贇曰言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爲是世亦棄 君平也

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

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鸑鷟鳳之屬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齊賢曰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河精上爲天漢積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鸑鷟比君平而嘆世人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漢而牛女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末二句亦借以自寓之意也

其十四 積卿曰此篇之意蓋譏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漠比方流沙也千霜千年也

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齊賢曰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聖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家富庶多心動遠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說唐世爲患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鼙千人之師執鼙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
指匈奴（士贇曰）此詩楊子見以爲討閣羅鳳
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
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
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
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
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
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
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
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唯一徑可
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
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
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
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
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

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
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
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
二年無能諫止卒
喪數萬之師也

其十五（齊賢曰此篇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
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
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其後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奈何青
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齊賢曰鶴一作鵠
太白意謂吳姬越
女賣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買人
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
則賢者將遠去徘徊
顧望而不肯輕下）

其十六（齊賢曰此篇白自况也）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
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

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
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齊賢曰晉書張華傳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
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
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
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
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
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
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
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劍忽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
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矣（士贇曰）吳越春秋楚昭王臥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
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
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
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
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入楚也昭王問湛盧所以去者何也
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董之山
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天歐
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
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

其十七（禎卿曰）此篇諷不知止也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
洞天有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
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
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
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
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
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
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
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邪
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
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
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
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
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
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
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
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
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畧盡

乃復還去時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
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
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
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崐山採瓊蘂可以煉
精魄（齊賢曰）崐山崐崘山也

其十八（禎卿曰）此篇諷時貴也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
東流水（齊賢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
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贇曰）天津
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鴈門四

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前水
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
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
輝半城樓（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贇曰海色日出
之光）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
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曰辟易開
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
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

庭幽（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行
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
愆尤（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
禍至如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
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
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曰
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宴樓上謂綠珠曰
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
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恨
賦注）（禎卿曰黃犬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
歌舞之言）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禎卿曰鴟夷應前功成身

退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
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
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
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
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大意言天津橋
水溺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
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
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

其十九（禎卿曰此篇刺元宗也）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
躡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贇
曰爾雅華山為西嶽）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

雲臺高揖衛叔卿（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元鳳二年八月武帝
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
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
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
贇曰華山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禎卿曰此設言揖神仙凌紫冥也）
其掌身而去鼎也）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
野草豺狼盡冠纓（士贇曰安史亂離之際郭是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
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

其二十（禎卿曰此篇言親友宗族遠別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齊賢曰：九域志華不注在齊南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蕖，郭璞曰別名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齊賢曰：倒景無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

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闻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華經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

撫己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為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

其二十一（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

其二十二（禎卿曰：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緬思貌。禎卿曰：此典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躞蹀而嘶，況我之在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緬然懷歸乎）

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

急節謝流水，羇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

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禎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已也

其二十三〔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爲樂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齊賢曰〕庭綠庭草也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禎卿曰〕此篇譏時貴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齊賢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其二十五〔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澆薄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曰〕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贇曰〕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汩汩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其二十六（禎卿曰此篇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絶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齊賢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贇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有絶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眉目豔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秦王女乘鸞向烟霧）

其二十八（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顔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禎卿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倏日而夜）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

猿鶴小人爲沙蟲（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禎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其二十九（禎卿曰此篇白厭世亂而思去之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爲戰國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爲七雄）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贇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贇曰唐以老子爲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其三十（禎卿曰此篇傷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擾擾季葉人雞鳴趨四關（齊賢曰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士贇曰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齊賢曰史記宦者門

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齊賢曰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閒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齊賢曰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無為之化哉

其三十一〔禎卿曰此篇白惡世而思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記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其三十二〔士贇曰此悲秋之詩也〕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齊賢曰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曆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遂明發

其三十三〔禎卿曰此擬莊生之言以自況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憑陵隨海運燀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其三十四〔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禎卿曰專城郡國守吏也〕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士贇曰此言一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

皆得一澹然四海清（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贇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爲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隸德仲通匿其敗更敘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士贇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士贇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淸地寧海内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至十二句乃自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自逆知當時所謂之兵不甚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嘆當國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耻也）

其三十五（禎卿曰蕭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德明曰顰曰矉士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齊賢曰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

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禎卿曰〕此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贇曰〕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群〔齊賢曰〕莊子大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齊賢曰〕魯仲連見新垣衍曰秦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士贇曰〕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

其三十七〔士贇曰〕白此詩其作於高力士讒之後明皇放黜之時乎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賢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之財令母嫁夫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躰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士贇曰〕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齊賢曰〕應德璉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其三十八〔禎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士贇曰〕此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禎卿曰〕蘭就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齊賢〕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士贇〕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皆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蔽其明

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泗瀾

其四十〔禎卿曰〕蕭說近是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飡〔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士贇〕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華帝族非凡輩可儔然孤寒蹤遠知章薦之方

能致身金鑾紫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士贇〕曰此亦游仙篇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有水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

稽首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其四十二（禎卿曰蕭說近是大抵白志在蹤逸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齊賢曰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贇曰〕此太白托與之詩也雲中之鶴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

其四十三（禎卿曰蕭說是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齊賢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眞也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士贇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讒而作）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齊賢曰葳蕤盛貌）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豔紅彩雲髮非素絲（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惡炎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其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已卑賤妾將何爲（士贇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禎卿曰蕭說近是）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縶維而留之也士贇曰亐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遺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羅難脫身竄因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禎卿曰此詩交刺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貌三川鄜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鬬雞金宮裏蹴蹋瑤臺邊（齊賢曰蹴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昔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贇曰鬬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齊賢曰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篇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賓之地今乃爲鬬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鬬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擧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禎卿曰當塗以後蓋譏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燄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惟揚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爲心）

其四十七（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

飛霜落早相失（齊賢曰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則秋氣爭至花實零落矣）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颾（士贇曰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禎卿曰蕭說是也）

秦皇按寶劒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齊賢曰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

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

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詩見前詩注左傳九扈爲農正注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扈字作鳸【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喻云

其四十九【士贇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齊賢曰】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其五十【楨卿曰】此篇譏世人之不辨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珉

其五十一【楨卿曰】蕭譏近是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

孌女嬃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齊賢】曰淮南子本經言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注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隔蔽鄣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補曰說文嬃女字也音須士贇曰史記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

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與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菉葹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與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圖轉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嬃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慼慼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諷諫之體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楨卿曰此篇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夏爲朱明）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齊賢曰宋玉招䰟注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有光也）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士贇曰美人况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楨卿曰蕭說是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鬭晉爲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爲戰國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缻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士贇曰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史記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齊世家曰初簡公即位闞止爲政

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禎卿曰】此篇哀時也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齊賢曰】榛木叢也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齊賢曰】毛萇詩傳鸒斯鵯居鵯居雅鳥也鸒音預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士贇曰】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禎卿曰】窮途慟哭蕭辭未善言風既頹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

其五十五【禎卿曰】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禎卿曰】此篇白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士贇曰】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相眄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其五十七【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士贇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士贇曰】此詩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雖有歎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在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禎卿曰】蕭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行女相夔州有古官襄王所游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游雲夢之臺

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暮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知已乆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贇曰）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兎冗其中樵兒牧竪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爲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與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

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賔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

（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田蚡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贇曰）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也

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士贇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交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裨益乎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古樂府

遠別離（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士贇曰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班竹妃死爲湘水神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暗貌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聲如小兒啼呼也）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齊賢曰皇穹天也憑憑盛也）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士贇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

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士贇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重瞳子）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士贇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按晉志興安隸蒼梧郡在唐爲桂州理定縣至德三載更名則漢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下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湘潭州以入于洞庭士贇曰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夫其權失其權則難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

於天寶之末乎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煙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呼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知此矣我數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爲忠而適以取措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勢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忠國之心者孰能

與於此使時有操諸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啟則安危之亂可消播遷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

公無渡河（士贇曰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謡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耳

黄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齊賢曰淮南子桑欽郦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黄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郡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士贇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顧卒以大治水土之功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士贇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已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爲喻云耳

蜀道難（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内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齊賢曰廣記太白嘗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齊賢曰成都記蠶叢之後有柏濩柏濩之後有魚鳧皆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

李冰爲守冰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齊賢曰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士贇曰〕太白山在洋州眞符縣西百五十里山面隷鳳翔府山背屬眞符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士贇曰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諸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

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齊賢曰猿猱輕捷之獸士贇曰南中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則其爲險絕可知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折坂在漢嚴道縣邛萊山此特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士贇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巖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

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士贇曰〕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脅歛也屛氣而息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

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齊賢曰砯水擊巖之聲砯普氷切〔士贇曰〕豗擊也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

齊賢曰酈道元水經註小劍去大劍三千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張孟陽劍閣銘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岐一人荷戟百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贇曰〕崢嶸高貌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朝

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士贇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齊賢曰太平廣記云

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者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士贇曰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懐去就往往流言不遜

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者言蕞爾之蜀僻在一闢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爲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絕峩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横絕峩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者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

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出入人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者蓋參與井爲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歎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人可攀者此兩句乃太白興歎發問之辭言君既幸蜀矣何時可還而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史曰上至成都從官六軍近千三百

人此其驗矣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朝夕之聞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後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自述聞涉險之時欲攀從而不可徒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者嗟字乃發嘆之音遠道之人以喻蹤遠之者言蜀道之險如此若白之蹤遠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者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則險矣守關

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蠻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遊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者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飛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梁甫吟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唯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齊賢曰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吟）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南州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士贇曰棘津在廣川縣北有棘津亭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爲帝師三千六百釣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里中人謂沛公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高祖隆準而龍顏漢書酈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落魄失業無次也）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齊賢曰天門九有九重閽閽天門）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士贇

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士贇曰咍說文蚩笑也楚人謂相嘲笑曰咍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睨屼當安之齊賢曰屠釣呂尚也士贇曰睨屼不安貌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以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艮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

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以前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識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猰貐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獲況肯以人肉爲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輕貪如鴻毛然白亦李不攻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許齊相用計殺之時貴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摧近得以寸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者此又白深自發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睨屼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循神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睨屼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

烏夜啼士贇曰烏夜啼者清商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徒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齊賢曰啞笑聲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士贇曰樂錄烏栖曲者烏獸三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齊賢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
欲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
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士贇曰此詩雖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士贇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此作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齊賢曰代郡桑乾縣言與

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士贇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李嗣業傳初討勃律過道葱嶺）洗兵條支海上
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士贇曰漢書條支國臨西海祈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
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
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
戰無已時（齊賢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蔸苓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廣雅曰莽莽蘢也）野戰格鬭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
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
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士贇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塡之以伸己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
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
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
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
我側耳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
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
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

須沽取對君酌（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爲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士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齊賢曰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士贇曰此齊盧潛與弟子遼少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髇（呼交切齊賢曰鞘音肖鞭鞘也士贇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齊賢曰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處水中有石曰磧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贇曰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爲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士贇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成丹成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黃帝號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齊賢曰鼎湖在陝州）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齊賢曰傅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士贇曰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此之貞身則長存也）下視瑤池見

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天馬歌〔士贇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冒頓卒子老上單于殺月氏王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少號小月支九域志安西大都督護府領焉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頭尾如蒲稍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蹙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

躡慌惚〔齊賢曰〕精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胷兩邊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士贇曰〕渴烏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膺門欲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齊賢曰〕王逸曰轡在口爲鑣絡在頭爲羈相馬經曰權頓權欲滿如月回頭笑紫燕但覺爾

輩愚〔齊賢曰〕紫燕馬名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齊賢曰〕說文踠踠住足也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齊賢曰〕玉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齊賢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士贇曰〕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此篇蓋爲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已者嘆亦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士贇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劒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黃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劒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劒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信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士贇〕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爲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惡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

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孤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約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讒子胥賜屬鏤之劒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屈原事見前卷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

道〔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中郎將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李斯楚上蔡人稅舍也蒼鷹黃犬也事見前卷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欲求去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長相思〔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齊賢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士贇曰〕青冥雲也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上留田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萬里榮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齊賢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齊賢曰〕馬鬣封之謂也銘者放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贇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死人於此舉銘旌兩句

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齊賢曰〕征飛也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齊賢曰〕京兆人田眞兄弟三人共分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花甚茂欲破爲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眞見之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兄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琨山安郡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孤竹延陵讓國揚

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餘昧季子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緬邈也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犯不軌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唉廷瑤李成式皇甫侁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

春日行士贇曰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蹙沓波浪驚齊賢曰蓬瀛蓬萊瀛洲也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歌笑擱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為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三十六帝欲相

大本集卷三

迎仙人飄颻下雲輧帝不去留鎬京士贇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鎬京地名安能為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齊賢曰窅冥杳寞也

前有樽酒行士贇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illegible]酌七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士贇曰韻稱飲而面赭曰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為琴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齊賢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為壚

大本集卷三 言一

夜坐吟（士贇曰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釭古雙切士贇曰金釭燈盞也）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野田黃雀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

遊莫逐炎洲翠樓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齊賢曰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地岸九萬里有火林山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齊賢曰鷹鸇鴟鶻鷂屬）

箜篌謠（齊賢曰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內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齊賢曰東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以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齊賢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

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嶷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齊賢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毋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
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
以自傷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繡
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
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雉子班
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枯
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

意不盡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上雲樂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士贇曰樂
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為全故西曰全天康老胡
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齊賢曰石勒年十四
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巉巖高聳貌
戍削清癯貌碧玉炅炅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
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脣不覩詭譎貌豈知

造化神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碧而有光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目鼻為
中嶽其鼻丁侵脣太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
之老親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撫頂弄盤古推車
轉天輪齊賢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
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
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
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地九萬里呂氏春秋云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
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齊賢曰火精日也水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
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
何而顧兔在腹注夜光月也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
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
胡是仙真齊賢曰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為神注南子此
曰黃帝生陰陽上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士贇曰此句乃女媧鍊
石補天缺之推耳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
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

齊賢曰事見前卷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齊賢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爲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舂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以舂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隸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爲歎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闕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

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頓耏尾端茸毛大如斗耏音而耏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也士贇曰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上

賢曰此數句模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拂舞曲也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湯弘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爲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上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齊賢曰鏗撞也考擊也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齊賢曰毛詩鳲鳩刺不壹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結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鳩不噎之鳥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註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

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咽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顧以爲臣齊賢曰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善司晨雞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葦也

日出入行士贇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齊賢曰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齊賢曰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士贇曰四運四時之運也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由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齊賢曰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士贇曰溟涬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士贇曰周禮冬官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爵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票姚齊賢曰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爲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切姚羊召切票姚勁疾之貌流星白羽腰間插劒花秋蓮光出匣齊賢曰陳孔璋賦曰飛兎流星注言疾也士贇曰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劍吳王取純鈎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塘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

可摧旄頭滅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闘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贇曰〕或曰紫塞者鴈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胡無人漢道昌士贇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本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

李太白集卷三　三十三

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頴濱直其[illegible]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士贇曰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齊賢曰見前注淮南子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嬀州本北燕州宋天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臺在漢上谷郡涿鹿縣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鞞靫箭藏也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俠客行士贇曰樂府俠遊二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

李集卷三　三十四

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不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衅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王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吳鉤刀名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齊賢曰流星疾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

行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
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
里不留行王大悅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曰天下無敵矣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
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
後意氣素霓生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
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
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
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在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
車至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爲壽罷酒侯生
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
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慙世上英士贇曰史
魏公子無
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
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
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
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讓
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
卧內竊虎符奪晉鄙軍使嬴客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
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謁侯生
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
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到陸德
明釋注曰烜者光明宣著
誰能書閣下白

首太玄經齊賢曰漢書楊雄傳雄校書天祿
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
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贇曰此詩似因讒黜
詩聞雄草太玄茲
事揉爲狂之意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樂府

關山月（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横吹十五曲之一也）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齊賢曰吳氏語録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皆熟味之自不褊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天山至玉門關不爲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耳非以天山爲度也）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士贇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地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唐歌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顔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齊賢曰邑一作色閑一作還）

獨漉篇（士贇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禄篇也特太白集中禄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爲父報仇太白則爲國雪耻耳今録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禄禄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嗈嗈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念與之同并空床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綉誰别僞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寃不報欲活何爲）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别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作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齊賢曰列士傳曰眉間大者眉間闊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凉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産一鐵楚王命鏌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摶九天（士贇曰幽真録楚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澤毛群羽族

爭噬共搏此鷹獨瞻目遠瞻俄而雲際有一物翾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君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雪耻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士贇曰〕太白此詩不過引秦皇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齊賢曰〕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

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之治處也秦皇漢武事見前卷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齊賢曰〕精衛徒木石事見一卷註〔士贇曰〕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比黿鼉以爲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方駕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淹賦也

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冢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行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冢收其財與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士贇曰〕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

陽春歌〔士贇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

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士贇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贇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楊叛兒士贇曰樂錄楊叛兒亦曰西曲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戎國在京兆府士贇曰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齊賢曰魏志張邈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懽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贇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雙燕離士贇曰琴操三十六雜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瓊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栢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齊賢曰漢元鼎二年作栢梁臺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閣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北樓故存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齊賢曰南史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士贇曰高誘曰寡婦曰孀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栢梁失火去喻遺讒放逐時也中三句喻從永王璘璘敗以累貴時也末四句是自嗟嘆之語謂放逐之余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贇曰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

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春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

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爲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

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齊賢曰九域志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此意謂巢由之精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

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向以濁清爲哉太白盍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寵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惠妃許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俟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凡韓輔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宥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爲祟因召巫

斫之請攻莽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七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進間政事徒爾高議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繁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士贇曰]樂錄于闐採花者番胡四曲之一太白此篇則借明妃之事以興世之君子不遇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君思張九齡輩遣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旨意皆自國風中來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

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

花可方比[齊賢曰]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

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齊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貌妍老少必得真元帝宮人既多常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按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怨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爲人極醜皮膚若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遊於漸臺無鹽請之召見爲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爲后[士贇曰]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暗借醜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齊賢曰]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士贇曰]王僧虔宴樂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遇讒毀棄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令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況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

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

人忠臣死爲刖足鬼[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卞和事見前卷[士贇曰]箋云興者謂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聽曲

知寧戚夷吾因小妻[士贇曰]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寧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寧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寧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寧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

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爲說其詩管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士贊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爲上卿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士贊曰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虢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着之處士贊曰太公事見前卷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谿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是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十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士贊曰管子法言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也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知人之鑒卒之無可奈何惟雙目送飛鴻以寄與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士贊曰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 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 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 士贇曰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 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士贇曰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士贇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曲亦有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 士贇曰鮑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 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齊賢曰漢書呼韓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達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士贇曰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士贇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者乃幼少稱也太白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士贇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 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

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綢壓戚姬髮入春市萬古共悲辛[士贇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爲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

荊州歌

[士贇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荊州樂又有荊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齊賢曰]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冬水淺石屹然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沒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荊州南郡有荊門縣撥穀布穀也[士贇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甲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自稱曰白帝更築城名曰白帝城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士贇曰]雉子班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治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擒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年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齊賢曰]樂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脰伎辟邪伎青紫鹿伎潘岳射雉賦逸群之儁擅場挾兩注逸群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齊賢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贇曰]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自沉於廬水天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古有所思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又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

士贇曰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

太上帝太真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

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士贇曰長鯨青鳥見一卷注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岱王山坐化至今有怨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

士贇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牕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

士贇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

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飆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白頭吟

士贇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

士贇曰錦水即成都錦江濯之水也圖經曰汶江一名流江郫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

江城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為笮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

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

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士贇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乘問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

帝勃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爾是父乃廢當時王湮作碧衫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湮之賦與相如事絕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

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王贊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闇明日溝水頭躞蹀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不聘妾焉兎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齊賢曰古詩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女蘿松蘿也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齊賢曰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爲席號西王母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覆水再收豈滿盃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見青陵臺齊賢曰戰國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何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怨埋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栖其上音聲感

人化爲蝴蝶臺在開封王贊曰此詩其爲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車見前卷唐詩人多引春秋爲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讀者自見王皇后乃元宗爲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者相摶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悵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王贊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爲郎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乃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閒意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

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士無
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邛通卓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文君之臨邛賣酒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為富人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
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
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
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

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
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
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有青陵
臺〔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悲以所着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淮南子注鷫鸘長脛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故曰秦樓〔士贇〕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九藏歷然無礙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

採蓮曲〔齊賢〕曰秦州唱採蓮歌齊梁公造採蓮舟令宮人采女撑之〔士贇〕曰樂錄草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
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綠短袖單襬雲髻乘綠船持花〔士贇〕曰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
入落花去見此踟蹰空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士贇〕曰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
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士贇〕曰月令仲秋鴻鴈來圖經湘水自陽海發泝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
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
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

掛君木長劒轅雲端〔士贇曰〕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司馬將軍歌〔士贇曰〕樂府遺聲征伐玉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劒直斬長鯨海水開〔齊賢曰〕九域志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甘氏星經曰北落門師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士贇曰〕意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荊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齊賢曰〕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爲旗鳥集爲旟龜蛇爲旐〔士贇曰〕爾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孩〔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王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爲文曲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來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羌笛橫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劒壯士呼聲動九垓〔士贇曰〕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嚲迴亦曲名也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善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象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君道曲〔士贇曰〕太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士校可成牆積德爲厚地〔士贇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小白夷吾劉葛事並見前卷

結襪子〔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吾恩

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結客少年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註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爲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爲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士贇曰紫燕古駿馬名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將北見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願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伏槁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爲白猿而去士贇曰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吳鴻鉤名事見三卷註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士贇曰劇孟事見三卷註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士贇曰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荊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荊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鍾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荊軻刺秦王事見前卷註可互觀之

長干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齊賢曰吳都賦注江東謂山岡間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號爲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士贇曰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十六君遠行瞿

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士贇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太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太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爲水候蓋五月水漲時不可行船也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齊賢曰渝州記閬白三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爲三巴又以永寧爲巴郡固陵爲巴東徙龍義爲巴西謂之三巴長風沙隸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士贇曰宋山谷先生黃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千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如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刪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冨貴人雖醉着瞑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不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今按啽囈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啽吾南切囈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千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泯江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眞州所治舊爲揚州東貞縣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齊賢曰說文翡赤雀翠青雀也

古朗月行士贇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兎擣藥成問言誰與餐士贇曰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擣藥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

安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贇曰蟾蜍蝕月見一卷註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士贇曰按此詩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臣象蓋爲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杏曰禍本向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人掃清宮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淫亂召禍言之恥也國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爲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士贇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珍關隴言神武遺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士贇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言人君動法於日也士贇曰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屯兵處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士贇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士贇曰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齊賢曰契丹有黃龍府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樓響月入霜閨悲齊賢曰莎雞即今紡緯促織也樓木名祖叢切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白紵辭（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鶩故典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皆即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士贇曰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令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弦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李太白集卷四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齊賢曰鮑照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齊賢曰鮑照詩月幌垂霧羅）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莫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齊賢曰古今註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狹邪曰麗服鮮芳春短歌曰痛以春暉　士贇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爲佩褘傾城獨立見前註）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士贇曰激楚清聲也鮑照白紵辭車怠馬煩客忘歸按此三篇句意字固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曲體製當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鳥獸二十一曲中有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士贇曰淮南子曰北方曰積水曰委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士贇曰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見蘆懼之不敢捉）客

居煙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爲乎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矰說文曰繳生絲縷也王贊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籠下有鴈從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矰繳矰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春夏探卵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

上贊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太白則爲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士贊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廻車士贊曰陳皇后擅寵嬌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齊賢曰說苑曰安陵纏寵於楚共王江乙請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絶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士贊曰太白之詩其言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也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黜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辭意悽慘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緑眼虎皮冠士贊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爲鄯善治扞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齊賢曰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爲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讒殺右賢王父子父子於是呼揭王恐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

于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士贇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北海即上海也】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頳玉盤【士贇曰燕支山契丹之境】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齊賢曰旄頭胡星也蜂攢猶蜂之聚叢也】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齊賢曰魏太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適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爲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伏叛懷遠又主備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借虔技録相和歌琴調三十八曲有此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雄劒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士贇曰雄劒見二卷註陰符經太公所著】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爲泉下人【齊賢曰爾雅宗族有母黨妻黨】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士贇曰山海經云東海中蝤挑其卑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士贇曰周秦者東西二都也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温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栢蔚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

慨惟平生挽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相出入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齊賢曰樂府君子有所思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懽宴安滿盈所宜敬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齊賢曰南山終南也咸陽縣在京北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齊賢曰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士贇曰文中子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廄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齊賢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以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唐兵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與兵外有南衙北衙禁軍伊皐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曾西飛匿士贇曰伊尹皐陶衛青霍去病也無作牛山悲惻

愴淚沾臆士贇曰齊景公悲牛山事見二卷註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士贇曰樂府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關中有賢女魏曰明明魏皇晉曰洪業篇

梁山感杞妻痛哭爲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士贇曰劉向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少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父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此非所以起也又崔豹古今註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釋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谿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士贊曰蘇子卿全節歸漢處子學劍見前卷註左傳註伉儷敵也儷偶也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士贊曰漢刑法志孝文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爲令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余瀝之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涓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齊賢曰史刺客傳豫讓者晉人事智伯甚尊寵之乃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必爲報仇而死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宫塗廁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豫讓持刀謂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釋去之居頃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也於是使兵圍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拔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齊賢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之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必

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閒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捽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捽曰舍妻子爲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使事不仁爲故主殺新主不義捽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黄葛篇（士贇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中有種葛篇）

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綿羃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即此意精爲絺粗爲綌士贇曰女在

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縫爲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士贇曰師古曰遠絶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今由蚍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士贇曰歌録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師古謂長安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此爲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贇曰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良曰杜陵霸陵在南余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齊賢曰王子年拾遺曰越句踐以白牛白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劍一曰掩日二轉魄三斷水四懸翦五驚鯢六滅魂七卻邪八眞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九隨風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刀長一尺切玉如泥）鬬雞事萬

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士贇曰鬬雞及萬乘事並見二卷註）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齊賢曰唐志隴右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爲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十里由空峒山傍洮水東）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齊賢曰季布傳言其勇使酒難近人士贇曰蕭曹蕭何曹參皆漢相國）羞入原憲室荒淫隱蓬蒿（士贇曰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

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夫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此詩寓貶於褒寄揚於抑深得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

鳳笙篇（士贇曰樂府遺聲歌錄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嘆離聲發絳脣更嗟別調流纖指（士贇曰內經上界玉京註曰玉京無為天也）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士贇曰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沾君衣此篇遊仙詩）

怨歌行（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代為怨歌行　士贇曰歌舒曰怨歌行古辭也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齊賢曰古辭有怨歌行班婕好擬之　士贇曰漢書班婕好自鴻嘉後上稍溺內寵稀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好祝詛後宮及主上遂退處東宮）鷫鸘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士贇曰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廿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秖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士贇曰崔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有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士贇曰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節音樂以和軍旅辨其聲用傳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卷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衔恩甚握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王贊曰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乃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武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破月氏事見前卷註]

其三

駿馬似風飇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車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齊賢曰古今註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者驃搖王贊曰彎弓辭漢月者出漢塞而深入敵境也插羽者箭在服也]

其四

白馬黄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窗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齊賢曰古今詩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上林賦張揖註沙棠狀如棠黄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龍沙謂龍庭之沙後漢班超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

上書上感其言召超還王贊曰漢文帝紀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王贊曰李將軍傳匈奴人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

隴州有大坂名隴底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士贇曰來日大難者即古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脣今日醉飽樂過千春 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惟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 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淩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

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塡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 齊賢曰司馬曰蟪蛄寒蟬一名蝭蟧春生夏死 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士贇曰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爲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 士贇曰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齊賢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六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元齡馳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 齊賢曰前漢匈奴傳應侯曰北邊塞至其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臙脂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齊賢曰瀚北海名 士贇曰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

恩雪此恥乘其國亂乃命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竄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漢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蹀血窮廷取定襄古未有此足澡吾渭北之恥矣此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爲喻也

玉階怨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坐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

望秋月 士贇曰水晶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士贇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為之辭焉太白此詞述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淥水漢水也 士贇曰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蹋銅鞮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着還騎馬 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 士贇曰韻釋接䍦白帽也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

大堤曲 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東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

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士贇曰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 士贇曰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

散化作綵雲飛齊賢曰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李白外傳開元中沉香亭牡丹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齊賢曰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漢書孝成趙皇后弟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

其三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齊賢曰應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士贇曰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馬融笛賦近世羌笛從羌起龍鳴水中不見巳截竹吹之聲相似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齊賢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于月士贇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大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士贇曰唐禮樂志天受鳥歌者武后作也天受年號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樂名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齊賢曰三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眺詩紫殿肅陰陰三秦記曰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目爲藏鈎風土記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爲飛鳥又曰爲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游［齊賢曰］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士贇曰］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

清平調詞三首［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還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學士［士贇曰］唐禮樂志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齊賢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既為此詞太真嘗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士贇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此云枉斷腸者亦譏其曾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

子沉香亭以沉香爲之如栢梁臺以栢香爲之也士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王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爲廷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爲鑒知飛燕之爲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就進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雖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鼓吹入朝曲

士贇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鐃歌三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詠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槌鍾速嚴收伐鼓啓重城 齊賢曰唐昇州楚共王里故曰金陵古今註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建武揚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士贇曰樂府漢晉有短簫鐃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鼓吹爲軍中樂馬上奏之

天子憑玉几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齊賢曰周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則賜劍履上殿閬風山名在崑崙上士贇曰此篇全得國風之體其爲諷永王璘入朝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閑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象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讐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慚聶政姊萬古共驚嗟 齊賢曰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以綵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撾鼓千聲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錢贖或取絳幡而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爲嚴仲子報俠累殺韓相俠累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遂死韓取聶政尸暴

於市購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古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士贇曰此言勇於報仇肩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牙也隋禮儀志齊故曰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撾鼓千聲釋焉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衣以贈所歡莫筠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士贇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齊賢曰漢書元帝行幸虎圈鬬獸後宮皆作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妾當之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士贇曰劉向烈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而沉水而死此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貴而顯矣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士贇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齊賢曰尚書序好古

博雅君子漢書鄒生長揖不拜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齊賢曰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口而頒行禁中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齊賢曰明皇嘗賜太白錦袍士贇曰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千乘萬騎名曰鹵簿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齊賢曰漢成帝時揚雄從

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疎散玉樽亦已空士贇曰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吾尋黃綺翁齊賢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歌謳吟之曲名也士贇曰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材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卒章曰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吾尋黃綺翁眷戀不忘之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愴嘆也已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士贇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蓋古有是事也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歇齊賢曰杜預註左氏歇盡也士贇曰崇臺在邯鄲蓋本六國時趙武靈王故臺也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齊賢曰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士贇曰此詩太白既黜之作也特借此發興敘其所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睠顧宗國係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自出薊北門行太白此詞則必爲開元天寶之際命將征伐吐谷渾奚怒吐蕃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齊賢曰古遣將出征伐人君親推其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沙土曰幕直渡曰絕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彫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士贇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州八以擇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註

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士贇曰匈奴官號置左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傳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此詩天寶已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士贇曰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北上行士贇曰樂府征行曲太白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懷州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危危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士贇曰磴道閣道也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齊賢曰此詩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淮南子註曰堯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爲人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慽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飢飲零露歎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士贇曰按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士贇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於騷肆爲誕辭以寄興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齊賢曰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士贇曰康伯曰太極者無朕之稱不可得而名也

空城雀士贇曰樂府内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却不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上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讒嫉之忌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群不隨

鳳凰族矣齊賢曰鷦鷯微小黃雀也關東謂之土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提携四黃口飲乳未嘗足士贇曰劉向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士贇曰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食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齊賢曰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齊賢曰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

菩薩蠻

士贇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士贇曰西京雜記漢有樂游苑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樂府

發白馬
士贇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贇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

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

齊賢曰滹沱河在今深州士贇曰雪山山名在西鐵騎馬之帶甲者其多如山其白如雪

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

士贇曰後漢地理志安定郡在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

倚劍登燕然邊鋒列嵯峨

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

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士贇曰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師古曰掃者謂盡除之如掃地然

陌上桑
士贇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豔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爲證也崔豹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爲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

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蒲匡蓋合爲一事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士贇曰渭橋在長安見四卷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

齊賢曰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

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事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仕五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妻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士贇曰古羅敷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又曰使君謝羅敷還可共載否羅敷前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寒螿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齊賢曰螿音將蟬屬〔士贇曰毛詩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此六句乃是總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撫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行盛稱其夫家好美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士贇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士贇曰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

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識〔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等爲氣怒欲殺高祖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罪讖一作識〔士贇曰柏人邑趙國師古曰本晉邑

丁都護歌〔士贇曰古今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督護丁旿收殯之逵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歛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士贇曰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河曲故謂之曲阿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干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

人汧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齊賢曰〕世說注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贇曰〕此言水濁而成泥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以過江水終不能得當熱而渴飲于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音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士贇曰〕毛詩注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涯也太白樂府每篇必槩括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留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爲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爲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爲證附註吳事於末云

〔李集卷六〕 五

相逢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士贇曰〕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金鞭遥指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寄意毋令曠佳期

〔李集卷六〕 六

千里思

李陵没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

亂邊花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士贇曰〕漢書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爲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嘆之意末句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檃括陵與武書所謂時因北風復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士贇曰〕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士贇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士贇曰〕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士贇曰〕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士贇曰〕樂錄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有君馬黃晉曰金陵運言晉乘金運也北齊曰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按古辭云君馬黃臣

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白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謝燮云或聽鐃歌曲惟吟君馬黃古人知音別曲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於言語上討較此道無聞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齊賢曰〕詩我馬玄黃又亦白其馬〔士贇曰〕與者謂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爲馬則一也人之才藝雖有異而其爲人則均也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劒既照曜高冠何絕赫〔齊賢曰〕風俗通東西曰陌〔士贇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後兩句極貴賤之形容也各有千金裘俱豪五侯客〔士贇曰〕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主也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士贇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爲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歟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士贇曰〕莆陽夾漈鄭先生曰始於太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

如風吹出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士贇曰】興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也復傷世之閱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曾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達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絕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士贇曰】崔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牕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齊賢曰】班固燕然山銘註老上單于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

少年子【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士贇曰】章臺流星並前卷註

紫騮馬【士贇曰】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雲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齊賢曰】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今樂錄紫騮馬曲蓋從君遠戍懷歸之曲

少年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三十二曲有少年行

擊筑飲美酒劒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士贇曰】并州兒事見五卷註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擊魯勾踐爭博勿相欺【士贇曰】史刺客傳荊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後為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敗死魯勾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

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白鼻騧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

揮鞭直就胡姬飲〔齊賢曰〕毛詩有馬白顛注的顙也爾雅馬黑喙曰騧西京雜記漢武帝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

豫章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

〈分李詩卷六〉 二

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齊賢曰〕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與韓遘戰揮戈退日處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齊賢曰〕史記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鬬死為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齊賢曰〕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士贇曰〕此言生於休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鬬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豈復憚險惜死哉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成斑〔齊賢曰〕史記注船上為樓曰樓船〔士贇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泛于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寰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

沐浴子〔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

〈分李詩卷六〉 三

貴藏輝〔齊賢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塵也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士贇曰〕滄浪釣叟即屈原所謂漁父者此詩全檃括漁父詞之意前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獵後之辭乎

高句驪〔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建國自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贇曰〕樂府遺聲蕃胡四曲有高

句驪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士贇曰按唐禮樂志東夷樂有高麗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人亡散岐王爲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觱篥箜篌歌而已金花帽白馬廣袖者當時樂舞之飾即所見而詠之東海俊鶻名海東青此喻其舞之快捷如海東青之快健也】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齊賢曰古詩征人相顧白如霜】

淥水曲【士贇曰樂府解題淥水者古琴操名】

淥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齊賢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淥水注二曲名】

鳳凰曲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士贇曰嬴女弄玉也】

鳳臺曲【士贇曰即古樂府蕭史曲也】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綠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士贇曰全篇皆櫽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士贇曰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齊賢曰九域志肅州酒泉郡領玉門縣玉門關在焉通典羈縻州有金微山隸振武軍】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齊賢曰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尤盡巧妙【士贇曰古今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士贇曰唐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

秋思【士贇曰秋思古琴操商調之曲】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華滋【齊賢曰詩注倉庚離黃也亦作鸝蕙草即蕙也古今注曰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紡緯〔士贇曰〕此詩亦嘆夫光景易流功業不建不知老之將至徒與草木俱腐耳有志者讀之當共爲之惘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士贇曰〕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寒草生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與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矣猶秦桑之已低枝也末句則與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齊賢曰〕單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唐志曰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士贇曰〕燕支山名事見第四卷詩注按春思秋思二詩戍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伏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回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蘭蕙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

子夜吳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士贇曰〕古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清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士贇曰〕事見陌上桑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齊賢曰〕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劍之處〔士贇曰〕圖經鏡湖在會稽郡南二十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九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以畜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穀教以行步三年而獻之吳王有西施家有東施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圖經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

里與鏡湖合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良人夫也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齊賢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潭縣

對酒行〔士贇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乃曹魏樂奏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齊賢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士贇曰〕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能坐在立亡後易姓爲黃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安期先生事見二卷註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士贇曰〕此天長地遠歲不留之意對酒不肯飮含情欲誰待〔士贇曰〕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爲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爲三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世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飮美酒被服紈與素良有以歟太白亦祖此意而作也

估客行〔士贇曰〕樂府淸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爲布衣

時常游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敎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敕歌者重爲感憶之聲梁改爲商旅行其辭二首亦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

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齊賢曰嚬蛾嚬眉也玉手開緘長嘆息征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齊賢曰唐志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苦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負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齊賢曰杜預左氏注

幄帳也梁書中天竺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又曰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士贇曰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賜受獻諸舅姑又左傳燕姑夢蘭事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令夫從軍誰與媚哉幽獨之情亦可見矣末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托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

少年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齊賢曰唐淮南道古揚州之地荀悅曰立氣岸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士贇曰何無忌傳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少年游俠好經過渾成紫陌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

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齊賢曰漢游俠敘曰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

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士贊
曰遮莫方言也遮音折此篇末章上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齊賢曰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注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
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
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
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

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
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士贊曰古
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
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
名以為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白自嘆之意歟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
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齊賢曰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

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列女之狀蜀都賦巴姬彈絃鴛鴦絃以雌雄也或曰
成都雷氏善琢琴故曰蜀琴 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
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
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齊賢曰晉
書嵇康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
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受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士贊曰此亦戍歸詞也詞意
悲而不傷怨而不誹可謂得國風體矣
猛虎行〔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
淚下不為雍門琴〔齊賢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雍門琴見前
卷〔士贊曰隴頭水亦古樂府別離之曲正與雍門琴相對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
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
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旌旗繽紛
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齊賢曰兩河道河南河北也秦
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齊賢曰天寶十四載
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一月丁酉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

崔光遠爲京兆尹安思順屯兆中鎮關中祿
山命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
以衛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垍皆降祿山以
希烈垍爲相肅宗問李泌强敵如此何時可
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之范陽
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壬〕贊曰泰人半作燕
地因者唐都長安泰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
驅虜而歸於幽燕也胡馬翻銜洛陽草者賊
兵屯東京時牧馬於洛陽也

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齊賢曰〕一輪一失謂正月安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六月上遣使趣
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
乾祐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火拔
歸仁執翰以降朝降夕叛謂至德二載正月
安慶緒殺祿山即位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

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
葉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郡仁智說思明歸
朝廷思明即因安承慶遣其將竇子昂奉表
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河東節
度高秀巖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
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乾元元年六月李光
弼以思明終叛陰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
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
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佐西向
大哭曰臣以三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
欲殺臣命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
引兵就太原誅之乾元二年再反正月僭稱
大聖周王夏四月更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

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

〔齊賢曰〕史張良者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刺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
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
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常游下邳
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爲王者師
矣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過沛公
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
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
韓信淮陰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漂母有
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
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
羽羽不用信亡楚歸漢漢王以爲大將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士贊曰〕翰曰寶書兵經也

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齊賢曰〕宣城客者太白自
道也嘗有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

有時六博快壯心遶床三匝呼一擲〔齊賢曰〕招魂崑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崑音昆玉也
蔽簙箸以玉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簙吳楚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棊博雅曰簙

箸謂之箭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齊賢曰唐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竄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顛初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三吳邦伯皆顧眄四海雄俠兩追隨齊賢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士贇曰兩字蓋白與旭而兩也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齊賢曰漢書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王吏耿純說光武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士贇曰漢書贊曰蕭何曹參起秦爲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

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爲一代宗臣盛矣哉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也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士贇曰任公釣魚事見一卷按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爲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于此以俟知者

去婦詞士贇曰此篇即顧況棄婦詞也後人添增數句而竄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僞心勞日拙者矣子見註已詳茲不復註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綉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

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比

顑頷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
攀君恩既斷絶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
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
綠水教作若爲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
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
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齊賢曰焉衍要比地
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
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痾長疽自生禍殃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天父母也
蘇少卿詩結髮爲夫妻韋昭國語注緍猶避也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一思而死謂之匹鳥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六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歌吟二十八首

襄陽歌齊賢曰唐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誕作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
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翁醉似泥士贇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注鸕鷀
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
杯齊賢曰鸕鷀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爲之形山海經黃山有鳥其形如鴞青羽赤喙人
舌能言名鸚鵡鏤杯爲之形今人以海螺加鸚鵡形作之亦曰鸚鵡杯並酒器名也遥
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此江若變
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齊賢曰蒲萄酒見五卷註士贇曰醅
釋名酒未漉也糟酒滓也王充論衡紂釀酒積糟因爲丘此形容嗜酒思想之極云耳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
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
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
石龜頭剥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

不能爲之哀齊賢曰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士贇曰羊
公事見第五卷襄陽曲詩註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
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
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士贇曰楚
襄王事見一卷註宋歐陽永叔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看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
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横
故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横西關白水眞人居萬商
羅鄽闐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齊賢曰摯虞曰南陽
郡治宛在京之南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爲舂陵節侯至其孫考侯
仁以舂陵地勢下濕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爲舂陵侯國傳至南頓
侯欽生光武故讖稱白水眞人白水謂南陽白水鄉地也世祖所起之處鄽市中空地一日
居也揵豹古今注闤市垣也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
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閭麗華秀玉色漢女嬌
朱顏齊賢曰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陰皇后諱麗
華南陽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更始元年遂納爲后清歌遏流
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
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客長吟愁
鸞班齊賢曰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光武起於宛都於洛陽遂以宛爲南都故
曰宛洛紅陽縣本侯國白河即白水河劉表在襄陽築臺名呼鷹蜀志諸葛亮字孔明南
陽人先主嘗訪士於司馬德操德操曰此閒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諸葛孔明也鳳雛龐士
元也荊州記曰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亦嘗登此山作梁父吟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
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齊賢曰廣記漢成帝與飛燕戲
太液池以沙棠爲舟以紫文桂爲柂枻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
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
山丘齊賢曰九域志鄂州有黃鶴山黃鶴樓圖經云費文偉仙去駕鶴來此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興酣落筆搖五嶽詩
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
西北流齊賢曰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洲

人云此滄州去中國已數萬里其州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所居或金闕銀臺王樓紫閣洲上有久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東萊士贇曰此達者之詞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富貴不能長在亦猶是乎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

聽新鶯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

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士贇曰瀛洲紫殿皆宮苑名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齊賢曰漢志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唐制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皆帶刀捉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內廊閤外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象十二律其一以象閏士贇曰蓬萊茝石當時宮苑名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劒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齊賢曰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闕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皐門六草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日暮入對青瑣門其門刻爲連鎖而青塗之天子制也朝天數換飛龍

馬敕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騶監衛左右六閑分二廐一曰祥鳳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至飛龍廐士贇曰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興慶宮于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王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言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以蟬聯綿爲委碧玉緣爲鞘又涼州記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觀此事則知宣太白之時必嘗乘御廐之馬而揮此鞭矣大隱金門是謫仙齊賢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于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世人不識東方朔

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為老聃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

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士贇曰西施醜女事見前卷註〕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齊賢曰九域志邠州新平縣有豳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士贇曰〕爾雅稍稍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擢長而殺也〕憶昨去家此為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齊賢曰後漢百官志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綵雲燕姬醉舞嬌紅燭〔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

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華〔齊賢曰郭氏曰今關西有棠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士贇曰〕禮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何曾之徒共集乃以溫酒㸑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士贇曰爾雅華山為西嶽漢書黃河如帶〕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齊賢曰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士贇曰〕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周回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少昊為白帝治西嶽巨靈神手擘其上足決其下以通河流以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燦然瑩目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係在華州華陰縣鄭道元水經注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猶在嘗有好事之士升華嶽而觀跡焉〕三峯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

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齊賢曰淮南子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神太白華山有蓮花峯有雲臺觀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爪輕士贇曰丹丘生卽元丹丘也明星玉女見二卷註我皇手把天地戸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或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齊賢曰開皇神告録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狀貌甚異高祖欽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負至貴之表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

丹丘謂誰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神器已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棲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細累心偶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帝曰先生安在曰隱居樊杜間帝遂袖飭蓄爲將不利爲丹丘然先生道德弘遠貌若冰壺觀其儀貌心敬神聳伏謁于苦宇之下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羈世決擢于時者未顯晦既殊幸無允忌帝傳而辯之武德初密遣太宗訪焉則其至已堙矣天子之門九重仙傳拾遺曰嵩山北有大穴一叟嘗誤墮其中行十許日見草屋一區有二仙對棊局下有數杯白飲叟告飲棊者與飲飲畢氣力十倍半年出蜀青城山歸洛問張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士贇曰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此謂元丹丘爲仙人東來于蓬來復西歸于華山也呼子先乘茅龍事見二卷註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齊賢曰唐許州潁川郡乃潁考叔所封唐潁州汝陰郡嵩山中嶽祠錄唐河南府登封縣距府一百二十里說文山小而高曰岑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士贇曰戴延之西征記嵩山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劉向列仙陶安公傳曰安公

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十二月陷洛陽十五載六月陷京師明年三月祿山在洛陽廣平王入洛陽大陳兵于天津橋士贇曰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

齊賢曰吳國孫權故都建業也士贇曰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于東吳而與太白銜杯酒接殷勤之歎者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齊賢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剌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剌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入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

日報恩知是誰齊賢曰史記齊威王少子田嬰封于薛曰靖郭君子文立曰孟嘗君招致諸侯賓客數千人趙惠王弟勝曰平原君封于東武城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魏昭王少子無忌封爲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黃歇事楚頃襄王王卒考烈王以爲相封爲春申君客三千人士客皆躡珠履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齊賢曰黃石事見前卷註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士贇曰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係第六洞天在天台縣丹丘海外神山也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士贇曰會稽山北曰山陰此入句是詠其圖寫之狀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齊賢曰溟渤二海名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朝餐石中髓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峯巉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齊賢曰王逸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辭賦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神仙傳王烈嘗獨之太行山忽見山破山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數丸如桃夭因搏少許歸與嵇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

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仙經曰神山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窻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入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齊賢曰神仙傳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士有八公詣門皆須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難問之曰我王尚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老似無駐顏之術入公笑曰聞王尊禮賢士故遠致其身何以年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色如桃花門吏走白王王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北面叩首願道君哀

憐入童子乃復爲老人曰吾一人能生致風雨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東虎豹致蛟龍役鬼神分形易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爲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水爲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時雷被伍被誣告安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入公曰可以去矣即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皆陷成跡安臨去問八公曰可以將交親俱至彼便遺還否八公曰但不得過五人即以左吳王春傳生等五人至玄州便遣還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

齊賢曰漢梁王都睢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九城志南京睢陽郡治宋城縣有平臺復宮三十六士贇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千里奇菓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此梁園名之所由始也

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

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

士贇曰此乃太白觸景而吟阮籍蓬池詠懷之全句耳今錄其略于下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漢書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唐都長安在西自遠離京國故發西歸安可得之嘆也所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者歟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齊賢曰魏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

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齊賢曰魏信陵君墓在東京開封府[士]贊曰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爲信陵君仁而下士富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于魏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嘗祠公子爲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此言耕種者以後事也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齊賢曰雪賦序歲將暮時既昏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西漢志河南滎陽縣汴水在西南東漢永平十二年修汴渠王景築堤自滎陽至于東海口千餘里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池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齊賢曰招魂曰象棊有六博分曹並進道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書桓溫請謝安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鳴皋歌送岑徵君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泠池作[士]贊曰鳴皋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更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蓋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爲詩因爲出之其略曰蟬蜒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辛此詩效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都牢切齊賢曰河南時陸渾縣有鳴皋山洪河黃河也舠小船也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厓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齊賢曰莊子顏成子游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玄猨綠羆舔舕崟岌危柯振石駭膽慄魄群呼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掛星辰於巖敖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群英振大雅於東洛齊賢曰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有清泠池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

居兮越巘尋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
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水
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
龍藏溪而吐雲冥鶴清唳飢鼯嚬呻龐獨處
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齊賢曰唳鶴聲也鼯鼺鼠也雞
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蝘烏典切蜓徒顛切
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齊賢曰說文在
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士贇曰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此言雞聚族而鳳無儔以喻小

人多而君子少也即楚辭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而無所薄之意蔡文嫫母醜人也黃
帝受幸之吳越春秋西施越之美女也楚辭諒不隱而蔽壅兮使讒諛之日歸自前世之
嫉賢兮謂杜若之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
以自代白意祖此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
乎夔龍蹩蒲結切躠私列切於風塵哭何苦而救
楚笑何誇而卻秦士贇曰巢由堯時之隱者夔龍堯時之臣此言巢由
若不以羨天下爲高則亦將如夔龍之役人之役而勞力於風塵之中也釋文足械曰桎
手械曰梏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蹩躠用力貌

史魯仲連卻秦事見二卷註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
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
長與君兮相親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憶昨鳴皋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
席非碧山側身西望阻秦關齊賢曰秦關函谷關及武關也
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卻憶伊陽好青松來
風吹古道綠蘿飛花覆煙草齊賢曰九域志伊陽縣在西京

南二百六十里我家仙翁愛清眞才雄草聖凌古人
欲卧鳴皋絕世塵齊賢曰我家仙翁即所謂從翁者後漢張奐長子芝
伯英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鳴皋微茫在何處五崖秋水
橫樵路身披翠雲裘拂袖紫煙去去時應過
嵩少間相思爲折三花樹齊賢曰嵩少乃嵩高山少室山士贇
曰三花聚頂乃修煉法或曰相思而擬一日之心思則三花爲折故云

勞勞亭歌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

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齊賢曰輿地志新亭壟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爲臨滄觀在江寧縣南牛渚在太平州采石磯晉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燬犀角照之見水族奇形異狀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文辭藻拔駐聽久之造問焉答曰是臨海郎宏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宏父勗時爲臨海令士贇曰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袁家即指袁宏也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此詩意乃太白自比於靈運而又自負其才不減彥伯而無謝尚之見知獨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矣

橫江詞六首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齊賢曰采石在太平州當塗縣距建康八十五里即古牛渚瓦官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葬于此棺上生蓮花寺中有閣高三十五丈士贇曰郡縣志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士贇曰圖經九江郡晉唐爲尋陽州後復爲江州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馬當山在池州東流縣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揚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齊賢曰唐志揚州廣陵郡永淳元年析江都縣置揚子縣揚子縣有瓜步鎮即渡江處橫江建康之西津揚子建康之東津也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齊賢曰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曰我東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暴風疾雨去者皆西來也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三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頃刻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

見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沌沌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士]贇曰圖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浙江在錢塘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齊賢曰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齊賢曰古語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南嶺表錄異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海貨路經調黎深闊處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島鰌魚背也果見鰌目開爍鬚鬣若簳朱旗危亘之際曰中忽雨霂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來若雨耳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 齊賢曰越州會稽郡句踐所都蘇州吳郡闔閭所都 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東山吟 晉謝安攜妓之所一云醉過謝安東山

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洒酒澆君同所懽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齊賢曰臨安圖誌所載東永安西永安二岩為安石之東山以安石嘗于此遊憩名之耳自安至太白二百餘歲又本作五百歲非[士]贇曰東山在建康府上元縣三十里丹陽記晉大傳謝安別墅在焉安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書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禁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諡曰文靖安石志在東山太白志在青山故有此作但浩浩洪流是嵇康詩蓋白志在青山則不以邦畿為奇也

僧伽歌

眞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齊賢曰〕紀聞錄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拖標將建伽藍于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宗聞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其頂有一穴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非常芬馥及曉還頂中又以絮窒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大風欻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近臣近臣奏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其臭須息奇香馥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士贇曰〕三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

〔李集卷七〕 三三一

問言誦呪幾千徧口道恒河沙復沙〔齊賢曰〕西國祇洹精舍側近三河佛嘗封此河說法以河沙譬喻故金剛經云如恒河中所有沙數此

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士贇曰〕東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于是遣使天竺問其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信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於是浮屠遂轉盛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齊賢曰〕佛家說戒生定定生慧晉佛圖澄呪鉢水中生青蓮花花色耀目〔士贇曰〕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戒猶如護明珠維摩詰經寶積偈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神定

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

手中萬歲胡孫藤〔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士贇曰〕維摩詰經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齊賢曰〕傳燈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主來謁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贇曰〕六祖惠能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李集卷七〕 三三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齊賢曰〕湘水出唐桂州興安縣海陽山西至于全州又北至于洞庭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士贇曰〕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歸山者歸楚山也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

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諸葛亮謂吳大帝曰秣陵地形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所都也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士贇曰〕嶮巖石高峻之貌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八十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事于此吳大帝爲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齊賢曰〕按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并之元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高祖傳八主六十年而蕭齊代之高帝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高帝傳四主二十六年而陳代之武帝傳五主二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四十五年此言四十餘帝者併其閏推尊者而總言之也三百秋者乃詩人造辭遣意舉成數而言耳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士贇曰〕白馬小兒指侯景也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俊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王僧辯至石頭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進泰清梁武帝年號時遭侯景之難囚于臺城以所求不供恚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泰清三年五月景辰也乃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齊賢曰〕楚威王埋金於此故曰金陵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

玉樹後庭花〔齊賢曰〕南史韓擒虎入金陵後主逃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乘而上又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及貴妃等游宴共賦新詩以爲曲調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江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士贇曰〕圖經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或云在寶輝寺覽輝亭前樂錄有玉樹後庭花與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凡四曲皆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士贇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附卷末

笑歌行〔此篇與後悲歌行皆非太白之作乃世俗無知者所託也〕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

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新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齊賢曰應劭風俗通曰順帝末京師童謠云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歸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

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洛陽人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而慙後出說六國合從秦爲從約長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擬于王者妻嫂昆弟不敢仰視秦笑謂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莊子子貢過淮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世蓋欲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朱買臣吳人家貧擔東薪行且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買臣不能留聽去數歲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邑子嚴助薦買臣召見拜中大夫豫讓巢由夷齊甯武子事並已見前卷註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

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劒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齊賢曰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項羽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劒又不成一季父項梁怒之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梁教羽兵法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後渾邪降縣官費衆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民河南上卜式姓名上以式終長者召爲郎中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李廣李斯范蠡事並見前卷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歌吟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士贇曰汝革志秋浦隋縣名唐置池州）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遥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士贇曰兩手曰掬）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齊賢曰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浮丘公與黃帝遊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仙壇）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其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工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齊賢曰虞衡志南中有一錦雞一名金雞形如小雞項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微白湖南北亦有之意錦駝即此類也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

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士贇〕曰此形容錦駝鳥之美山雞之所不如也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悉合切）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齊賢曰蜀都賦猿狖超騰而競捷）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齊賢曰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唐潭州長沙郡治長沙縣）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寧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士贇曰山簡事見五卷註寧戚歌事見四卷鞠歌行註）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齊賢曰列子天傾西北〔士贇〕曰秋浦志李元方嘗刻碑於有待叢謂齊山大小泉九十一而半巖爲勝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爲最奇巖壁之號十五而有待爲大壑之號九而上清爲最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爲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招曰妙峯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則知太白之詩爲紀實宋詩人郭詳正嘗追和秋浦歌亦稱此曰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冰寄生枝見六卷註）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其十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齊賢曰尸子曰土積則生楩楠隱居云石楠葉如枇杷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

其十一

邏人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士贇曰新安郡志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皆鳥道縈紆）

其十二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其十三

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士贇曰楚辭渉江採菱發陽阿）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齊賢曰此言方士煉丹爐火熾然照耀天地時有紅星紛起於紫煙之中赧亦赧面愧赤乃赧反猶言愧汝明月之夜歌曲之聲振動寒川也士贇曰爐火恐只漁人之火子見以爲煉丹之火恐非是）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士贇曰此詩滯形泥跡之人多致疑其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緣愁似箇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活脫脫眞作家手段也）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鷴結罝映深竹（士贇曰田舍翁謂農父也釋文白鷴形似雉白花紋而尾長兎網曰罝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同利於水陸之間生意盡矣竒與深遠觀者留意毋忽）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闇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齊賢曰漢食貨志六尺爲步）

賞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士贇曰峨眉山見前三卷詩註雲笈七籖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廻五百里名朱明耀眞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抱朴子葛洪煉丹得道處）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城似雲霞懸溜千仞謂之瀑布九疑山一名蒼梧山在道州寧遠南六十里）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

時可到三山巔齊賢曰逆流而上曰洄順流而下曰沿洞庭瀟湘見前卷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含杳藹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眞仙可以全吾身齊賢曰梅福爲南昌尉後棄官歸壽春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

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趙炎爲少府故比於福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士贇曰武陵桃源事並見二卷註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按此詩止當十首第九首乃僞

賢之作〔士贇曰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鎭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少府監竇紹爲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所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窺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城王錫剛驕之誚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李廣琛高仙琦爲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耶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全希言已屯丹陽遣將元景曜等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振動明年肅宗遣官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邀銑屯楊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楊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

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敢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影亂水中覘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具舟相使楊驅衆趨晉陵諜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陵使楊仙琦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楊中有軍遂敗仙琦與璘奔鄱陽司馬

閉城拒璘怒焚城入之收庫兵折餘千將南走嶺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侁殺之揚爲亂兵所害仙琦逃去璘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爲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哀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宜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薛鏐等皆伏誅子儹爲餘姚王偵者國公偡郟國公伶儀並國子祭酒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遥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爲鴈鶩池〔齊賢曰〕通鑑天寶十五載十月甲子太子即位于靈武改元至德丁卯上皇制以璘爲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使十一月璘至江陵十二月甲辰璘擅引舟師東巡太白時臥盧山璘道致之璘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閑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一豹尾二凡入〔士贇曰〕爾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龍虎也此詠永王出師首篇表之以天子遥分龍虎旗者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於此可見百世之下未有發明之者故書于此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齊賢曰〕九域志鄜州洛交縣有三川鎮時祿山據洛陽僭長安北虜即祿山也〔士贇曰〕永嘉晉懷帝年號時五胡亂華劉聰稱帝於平陽五年劉曜王彌陷京師懷帝蒙塵於平陽中原衣冠之族並南奔避亂於江左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士贇曰〕謝安高卧東山事見七卷註晉書謝安傳時苻堅率衆百萬攻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恐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客圍棊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攝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齊賢曰〕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則旗初不以雲爲章也而云爾亦猶虹旌霓旌取其高而已獵獵飛動貌江州尋陽郡武昌至尋陽七百里〔士贇曰〕嘈嘈衆聲也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遥看五色光〔齊賢曰〕吳王夫差都姑蘇吳王濞都廣陵孫權都建鄴是謂三吳

其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

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齊賢曰漢書註鳷鵲樓在雲陽甘泉宮外〔士贇曰此四句詩意是諷永王闕金陵亦古帝都今爲丘墟王其訪此當融景而思昭陽鳷鵲之在長安者風月亦無人管領也黍離之悲藹然見於言外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栢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齊賢曰二帝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俱未迴長安也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士贇曰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寢也此詩白欲諷永王爲勤王赴難之舉如本傳中所載廣琛等語是也詩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太白宥之矣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士贇曰括地志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即今鎮江府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漢丹陽郡治宛陵晉丹陽郡治秣陵山多赤柳故名北固山在鎮江府北一里迴嶺不臨長江其勢險固即府治所據乃藏中最高處旁視甘露金山如屏障中晝出信江南之絕致也後改曰連滄觀是又摘太白詩語而名之太白之詩信紀實之作也

其七

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豫章江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江爲北江同入彭蠡入于海震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在蘇州吳江縣東揚州廣陵郡漢之江都東至泰州九十里泰州東至海百七里以其近故曰跨海左傳過信爲次〔士贇曰舊經謂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酈善長謂長塘湖上湖胥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齊賢曰禮記虎賁之士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士贇曰晉書王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船艦濬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濬爲龍驤將軍於是統兵順流鼓棹徑造二山孫皓遂降於濬

其九〔士贇曰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僞贋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
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渡遼齊賢曰漢元封五年冬南巡狩
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士贇曰祖始也龍君象祖龍謂始皇也按唐
史太宗文皇帝嘗親征遼東帝渡遼
水身到城下城潰以其地爲遼州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
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齊賢曰漢南郡今江陵府有華
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江夏郡志西陵縣
有雲夢澤永王屯江陵則雲夢言江陵也史
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
書代王入代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士贇
曰索隱曰按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
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
雲中又楚子田於江南之
夢則是二澤名各別也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
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士贇曰晉書明帝幼而聰哲元
帝所寵異數嘗置膝前會長安使來因問帝
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
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
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

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
益奇之後人因之謂帝所爲日邊宋祭寬夫
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
其事甚畧亦不爲辯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
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媒迫脅
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
賞飜謗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
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
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
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
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
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
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
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
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
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士贇曰按唐書玄宗紀天
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十
一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
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
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爲南京

其一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
高五千尺石爲樓閣九天開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
山反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潼關天子西幸
祿山遂陷京師士贇曰建章宮在長安中劍
門事見
一卷註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齊賢曰王逸註東方皡天東南陽天南赤天西南朱天西成天西北幽天北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漢武帝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戶士贇曰成都即古蜀郡明皇幸蜀駐蹕成都及還京改蜀郡爲成都府

其三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齊賢曰漢州唐爲德陽郡德陽縣去州百五十里鹿頭關在焉唐志至德二載以成都府爲南京士贇曰時肅宗即位於靈武尊明皇爲太上皇故用此事也秦地指長安上陽宮名在長安中上陽一曰上林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齊賢曰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玉壘山名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士贇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以喻天子之六轡也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齊賢曰西京雜

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亭館以爲燕賞之地令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宴於此亭士贇曰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爲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石鏡更名天上月後宮親得照娥眉士贇曰華陽志石鏡在武擔山山在城北二百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爲家故曰武擔今山有石照表其門焉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齊賢曰杜甫宅在成都府萬里橋西百花潭北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因得名江自岷山經成都下三峽東至揚州揚子縣爲揚子江長安有上林苑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掛象天星齊賢曰錦江橋秦相張儀所作以虹橋跨水彩畫相鮮恍若天外士贇曰蜀記云七星橋蜀太守李冰造上應七星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貪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

橋今名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四海

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仙庭齊賢曰按峨眉縣大峨山之顛一名勝峯佛書以為普賢大士所居常有光相見中峯有普賢閣昔倚白厓峯餘十七峯共環之茂真尊者舊庵在峰下其旁一峰號呼而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與孫常相呼而應故以名大峨絕頂有七寶岩岩下六十里半山間有白水寺寺前雙溪入林數十步合為一溪既出岩竇又散為寶現溪葉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兩石于閼攬得其一今藏黑水寺石上有一目端正透底溪以此得名日照其石常五色光現士贇曰蜀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萬仙洞小峨山有季仙洞是為三峨

李太白集卷八　十六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齊賢曰漢水源出嶓冢山東至漢中為漢水士贇曰一行僧也唐史載玄宗狩蜀至成都過此間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朕曰更二十年國有難陛下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由是駐蹕成都一行讖之明皇實之故曰天子與一行遺此聖跡也

其九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士贇曰三秦按史記註即秦關中地其一岐州雍縣其二桃林塞在長安東今華州潼關其三秦所置上郡所謂三秦也

其十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齊賢曰蜀道元水經註曰小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少帝肅宗也至德元載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二載九月廣平王收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帝至自靈武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易曰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正此雙懸日月之意士贇曰雙懸日月者東漢樂歌重光重輪之意也

李太白集卷八　十七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羅目鎮平羌江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資州清溪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渝州治巴縣水自渝上

合日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曰外江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謂三峽蜀都賦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厓甚高謂之峽士贇曰圖經平羌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嘉州亦號平羌江三峽謂西峽巫峽歸峽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殢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齊賢曰唐歸州巴東郡郡西六十四里巴東縣峨眉在三峽之西故曰西看自函谷西至隴底相去千里日閑中亦曰秦川菩薩所行或見在地或在虛空師子座上或見在且多樹下晉書王衍妙善玄言清談老莊為事每捉白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齊賢曰二龍孫權曹操荊州記蒲圻縣公江有百里南岸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也予嘗往來江漢間附窮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上流入十里與百人山相對江邊石皆紫赤色既為赤壁矣通鑑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入荊州遺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遣周瑜迎擊遇操於赤壁初與交戰公軍敗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油草裹以帷幕先書報操欺以欲降蓋預備走舸繫大船後時東南風急蓋中江舉帆白諸校使齊聲大呼曰降焉操軍吏皆出營觀望去北軍二里餘蓋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頃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軍遂敗操引軍從華容道歸劉備與瑜追操至南郡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

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齊賢曰西江船謂揚州回蜀者二八者以其年十六耳士贇曰豫章記南浦亭在廣潤門外往來艤舟之所唐巳有之漢書註曰賈酒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别離如今正好同懽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士贇曰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玗琪樹此詩太白聽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也一鶴自喻仙比人君玉樹比爵位時肅宗即位於靈武明皇就避位時物議有非之者太白豪俠曠達之士亦曰法堯禪舜自古有之何足驚怪彼爲是囂囂者不知古今直可輕也末句其拳拳安史之滅宗社之安或者用我乎身在江海心存魏闕白有之矣

玉眞仙人詞

玉眞之仙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飈欻騰雙龍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齊賢曰太華山少華山在華州少室山在河南府士贇曰按唐史玉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千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裴實應時竊意此詞必公主出家時時賢皆有詩以詠其事仙人褒稱也

清溪行一作宣州清溪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齊賢曰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之句士贇曰圖經清溪屬貴城蓋發源於新安新安即今徽州在唐爲歙州在唐爲新安郡新安江者九水發源於徽

者皆曰新安江自歙來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太嶂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江沂休寧者爲灘三百六十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 齊賢曰王羲之云舞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廬山有屏風疊 向晚猩猩啼 空悲遠遊子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脁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脁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爲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齊賢曰謝朓宅在當塗青山下今隸太平州五雲裘者五色絢爛如雲故以五雲名之 士贇曰朔風吹飛雨謝朓觀朝雨詩之全句也太白之所謂我吟者吟此詩特添颯颯字耳朝雨詩曰朔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又柴燕光陸離素娥三女仙姬之名 故人贈我我不違晉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 齊賢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晉書靈運祖玄父喚靈運襲封康樂公題石壁精舍詩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士贇曰此言裘上之書具此康樂詩之景 群仙長歎驚此物千崖萬嶺相縈鬱身騎白鹿行飄颻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跨鸘鷞王恭鶴氅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 齊賢曰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乘白鹿而行抱朴子芝赤者如珊瑚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至成都以所著鸘鷞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晉書王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曰此乃神仙中人 士贇曰三十六玉皇者道家所謂三十六天帝王也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 士贇曰此詩太白自歎之辭也

古意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爲逐

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纒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兎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颺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齊賢曰陸機詩疏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松蘿蔓松而生枝上青兎絲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或謂兎絲無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兎絲之草下有伏兎之根無此兎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壻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劔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齊賢曰嶺表錄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間有紫赤毛對啼交州異物志鳥象雌雄名鷓鴣其去懷南不思北徂蜀都賦註山雞雄色斑雌色黑異苑曰南方獻山雞鑒石鏡而舞不止禹貢羽畎夏翟孔安國註雉也士贇曰爾雅山雞一名錦雞其色鮮明五色炫曜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并序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奇之授游擊將軍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拜橫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説舘陶公郭元振爲首余壯之遂作詩

太古歷陽郡化爲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霮徒感切䨴徒對切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齊賢曰歷陽漢九江郡之縣唐爲和州歷陽有老嫗常行仁義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自此嫗數往視門吏問知之殺雞有血塗門嫗往視門有血即走上山國沒爲湖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

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齊賢曰九域志會稽有王右軍墨池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晉王羲之字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鄉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國史補張旭書得筆法傳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氏舞劒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又鼓吹云旭爲常熟尉上任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怒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睹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書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又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王贊曰此篇先儒謂非太白作予謂勸將軍歌亦然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柳煙樹白鷴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沙吳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達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齊賢曰九域志耶溪在越州江州尋陽郡臨海記白石山有金潭金光煥然會稽記縣東六里有西施浣紗石後漢書梁鴻扶風人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聘之及嫁推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眞梁鴻妻字之曰德耀孟光以作五噫之歌耀同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通異之舍於家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卻秦不受賞擊晉寧爲功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爲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爲卻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晉是用侯嬴進朱亥於魏公子無忌用鐵椎擊殺晉鄙矯奪魏軍將以卻秦救趙侯嬴自刎復有客說公子不以爲功詳見三卷註少節豈足言退耕舂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劒徒激昂出門悲路窮齊賢曰舂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戰國策蘇秦說秦書上上不從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乃擔橐而歸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彈鋏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甘與秋草同

淮海對雪贈傅靄 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梅樹成陽春江沙

浩明月與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齊賢曰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西望浩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兎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爲寡人賦之又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宋王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人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
良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
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壠日色明桑枝〔齊賢曰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浮人流人也〕訟息但
長嘯賓來或解顔青檻拂戶牖白水流園池
遊子滯安邑懷恩未忍辭翳君獨桃李歲晚
託深期〔齊賢曰漢志安邑隷河東郡〕

贈任城盧主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
思凌空鍾鼓不爲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
去流淚謝鴛鴻〔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宰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
餘丹霞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荊人泣美
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齊賢曰大火心星下和抱玉璞泣於荊山王贇曰南星即角亢氐房心尾之星史律書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晉天文志自氐至尾爲大火此言夏而秋也〕裴生
信英邁屈〔其物切〕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
魯朱家復携兩少妾艷色驚荷葩雙歌入青
雲但惜白日斜〔齊賢曰禹貢海岱及淮爲徐州漢書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王贇曰師古曰屈延指趨也〕
窮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煙
霄路非賒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

贈范金鄉二首

君子枉清眄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
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
信惠好相招攜〔王贇曰目下爲清眄動目貌〕我有結綠珍
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撫拭
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
雞〔齊賢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

臺之貺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
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
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
與瓦甓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
藏之愈固守之彌堅（士贇曰）漢書司馬遷傳
廼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曰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
東群豕皆白慙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
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
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
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
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徒有
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秪應自索漠留舌示山
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
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
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
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爲貴（齊賢曰）唐兗州魯郡
治瑕丘縣漢梅福爲南昌尉棄官去至元
始中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一

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群毫揮魯邑訟目送瀛
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
空此仰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
席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
日南珠（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日南郡產珠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
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
手搖艇入新安（齊賢曰）若耶溪新安見前卷註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槩
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

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

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沉泉笑

深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列子渤海之東五山三曰方壺丹陽湖隷當塗縣士贇曰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擧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吏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俗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紿亡所不爲因指河曲之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疑之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

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闇一言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凟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借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巳物無遷者如斯而巳今乃知子黨之誕我追昔日之不焦溺也恒然而熟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

玉眞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

望中來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

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

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劒謝公子無魚良

可哀齊賢曰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史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還之幸舍食有魚矣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

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

塗遂成山川限潨潨音叢奔溜聞浩浩驚波轉

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飢從漂母食閑綴

羽陵簡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蟏蛸結思

幽蟋蟀傷褊淺廚竈無青煙刀机生綠蘚齊賢曰稷卨舜臣書三公燮理陰陽意以譏當時執政者漢書韓信從漂母食蟏蛸名長踦小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蟋蟀郭璞註促織也亦名蜻蛚士贇曰唐書五行志天寶中

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詩東山二章云蠨蛸在戶小序曰二章言其思也故曰結思幽詩唐國風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得辭荅也投筯解鷫鸘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劉穆之由居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往妻兄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眞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雲掛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齊賢曰楊子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卻顧女几峰胡顏見雲月齊賢曰九域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宜陽縣有女几山士贇曰史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鬢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齊賢曰留侯綺里季事見四卷范蠡佐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辭曰臣不復至越國矣乃裝其輕貨珠王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士贇曰晉書載記王猛字景略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而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飆折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齊賢曰華州華山一名太華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爲寶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心無爲嘆衰老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鼇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士贇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以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荊榛蔓於宮闕）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齊賢曰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士贇曰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文更以竹簡寫之）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齊賢曰沮溺者長沮桀溺也乃二隱士）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齊賢曰羣雄比袁紹呂布袁術曹操公孫瓚諸人東漢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本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又曰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志進曰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爲久駐之基志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惟崔州平徐庶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

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士贇曰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

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

笛美人向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

且欲醉春暉（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

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與元以東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諸葛亮也阮逸曰閉關猶藏身也）一朝

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

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

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

來相趨（齊賢曰禮書荀卿曰輦輿就馬則鑾在車鴐在馬也鴻都門名也唐禁中有飛龍廄西域傳大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

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溫泉曰華清宮治陽井爲地環山列宮室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豐更會昌及泉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

有光輝之爲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

主他日共飜飛（齊賢曰白爲宮詞明皇賜以宮錦袍前四句事見一卷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

萬里寫入胸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

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

去（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黃河出崑崙山在吐蕃中極西爲最高流入中國勢借從天而落也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列女傳鄭子晳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晳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晳行不顧）

贈崔侍郎

黃河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齊賢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古今以爲津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川爭

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爲龍王贊曰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見更欲凌崑墟（王贊曰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眞成一豎子（齊賢曰莊子曰不可內於靈臺郭象註靈臺者心也後漢銚期瞋目大呼衆皆披靡王贊曰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爲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爲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賜劒自殺）

雪讒詩贈友人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頑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齊賢曰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感悟遂晚事往日

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燄爍山發自纖煙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齊賢曰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丁鴻曰壞崖破巖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王贊曰孟康曰埏地戶八際也孔子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圍而出告糴於野

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甑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可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之中欲置之則不絜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

〔全集卷九〕 十七

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

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齊賢曰]詩巧言如簧范睢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士贇曰]詩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妲巳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成后每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巳女焉妲巳有寵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巳周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申侯女爲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申侯怒結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漢呂后從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幸於太后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

〔全集卷九〕 十八

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士贇曰]子野師曠字晉樂太師也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齊賢曰]列仙傳桓闓事華陽陶先生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荊山峴山骯抗音髒莽音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士贇曰]南史高昂字敖曹其父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著論窮
天人千春秘麟閣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
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桂樹
青雲端王贊曰按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

贈饒陽張司戶燧齊賢曰唐深州饒陽郡治饒陽縣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
椅桐前慕藺豈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
老安識子房賢齊賢曰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一見謂康也漢張良字子房嘗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葆祠之功業
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着
鞭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
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筌齊賢曰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

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illegible]

贈清漳明府姪聿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與川漳南縣孔安國註漳水橫流入河盖河水濁漳水清故曰清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
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
境惠與清漳流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大黽谷東北至陽海阜城入河阜城曹隸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衡漳石堤衡水縣引漳水北流貫城注隍王贊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唐祖老子白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事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
天眞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
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齊賢曰冀州有堯壇堯臺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雜揉者斯其眞也王贊曰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是傳換簪纓二字釋曰綬屬小者

爲冕纓脫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之間猶東
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者禮記郊特牲註唐
虞以上曰太古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
水桑柘違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群繰
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齊賢曰劉向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河堤黃河之堤綠水清漳之水訟息烏下階
高臥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恥無撲扶琴清
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
逸齊賢曰高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後漢劉寬爲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

〔太平集卷九〕 三二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撲扶苔撃也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
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
播高名過客覽行謡因之誦德聲齊賢曰姚崇冰壺賦
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
北齊宋士良爲清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
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
老人丁全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
五政府君非惟
考政清亦徹底

贈臨洛縣令皓弟 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
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
國與爾相招尋齊賢曰九域志治州臨洛縣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
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賦歸
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徽絃不
具每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
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君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
獨映君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爲羣一擊九千

〔太平集卷九〕 三

仞相期凌紫氛齊賢曰漢書郭林宗司徒黃
瓊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
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
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論
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齊賢曰高鳳南陽葉人後教授於西唐山中在唐州湖陽縣西北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
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

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横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鸞櫪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蟠事躬耕齊賢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疋一日紫燕青萍劒名也諸葛亮瑯琊人躬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爲伏龍徐庶以爲卧龍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

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士贇曰按此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欲反之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

淮水不絶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齊賢曰王泯傳王導初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无不利淮水絶王氏滅桓沖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爲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良故相與也

贈盧徵君昆弟士贇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顥然唐書有傳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再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引居服官營草堂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游無窮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

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齊賢曰壺中事見前列子曰鼇十五以首戴五山如峙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士贇曰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

毋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爲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氷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鞲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齊賢曰韓信微時事見三卷註漢高祖隆準龍顏說文鞲臂衣也漢書鞲形如鞲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贈崔侍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胥襟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

手再顧重千金齊賢曰劇孟事見三卷註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君乃軒轅佐予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揺應借力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爲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齊賢曰史陳軫傳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齊賢曰漢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士贊曰此太白叙述已事見本傳及詩叙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士贊曰魏

公子無忌聞侯嬴賢往迎之嬴謝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

贈嵩山焦鍊師 幷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
麻姑仙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府鹿革事類云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其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
綿時槃金鵝蕊屢讀古苦篇八極恣遊憩九
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東
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
齊賢曰登封縣東南一百三十里有潁陽鎮舊潁陽縣飽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闕鎮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

李太白集卷九　廿七

於樹上
潛光隱嵩嶽鍊魄棲雲幄霓裳何飄颻
鳳吹轉綿邈士贇曰紫文靈書修行二十四書有制七魄之法以七魄流落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鬬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鬼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身端有白烝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魄制錬矣王逸楚詞註綿綿細微之意又曰邈遠也願同西王
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士贇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士贇曰見前贈盧徵君題註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
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
起旦晚向關西齊賢曰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傳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下而震志愈篤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

李太白集卷九　廿八

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殊
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
未可輕年少齊賢曰孔子曰後生可畏士贇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釐在卷末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
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
叟耕種漢水濱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井

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
里君斯爲眞隱者吾黨慕清芬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莊子子貢適淮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機水器俗名水車又曰孔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李集卷九　十九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氷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
淩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秋見瓶冰而知天下之寒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
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
髮凋危冠齊賢曰李善曰分猶志也南史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窮與鮑生
賈飢從漂母飡時來極天人道在豈吟嘆士贇曰管仲與鮑叔賈分財漂母飯韓信二事詳並見三卷註樂毅豈適趙蘇
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齊賢曰樂毅并護趙楚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聞之縱反間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與文侯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鄙

李集卷十　一

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韓王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携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猨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飜（齊賢曰符堅百萬入寇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淝水因以亡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兔（齊賢曰青蠅刺讒也）皇穹雪冤枉白日開昏氛太階得夔龍桃李蒲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横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鞍（士贇曰楚詞注曰蓀香草也漢終軍曰軍無横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士贇曰張銑曰明月寶珠也）天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飈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

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愁奈何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雞鵝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士贇曰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正義曰羅城縣在湘陰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爲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窓碧嶂蒲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齊賢曰大堤在襄陽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有山谷樓太白與韓荊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士贇曰羊叔子事見前卷）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
憶連枝士贇曰梁園雪事見前卷註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眞籙臨別
留贈蓋音盍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
與天通士贇曰安陵屬右扶風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
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
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齊賢曰山東太行山之東也士贇曰晉郭象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學道北海仙傳書蕊珠宮丹田了玉關白日
思雲空爲我草眞籙天人慚妙工七元洞豁
落八角輝星虹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云閑居蕊珠作七言道書二十四炁浮沉閑鎖訣曰臍下一寸三分爲丹田丹田者鼎器也日晶月華入鼎成丹又曰玉樓臺是號嚨結嚨關是胸膛絳宮是心士贇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已遂徧歷九天上昇上清玉闕丹城蕊珠宮白日思雲空者飄飄然有凌雲氣遊天地間志也後魏釋老志泰常二年丁巳老君再降賜道士寇謙之符籙七十卷眞玉籙一卷上元者道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谿落者所謂谿落斗也按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谿落流金之章三洞眞經曰眞文者五方眞炁之精凝結成文八角垂芒或爲雲篆之形或成走獸之狀
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答
荷難克充士贇曰馬融云日月星辰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又萬物一齊孰長孰短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下笑世上士沉冤北羅酆昔日萬乘墳今
成一科蓬贈言若何重實此輕華嵩齊賢曰治州酆

都觀乃北都羅酆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曰下羅塵境上界玉京注云玉京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酆北帝三十六洞所居士贇曰玉格曰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

贈崔郎中之金陵

胡鴈樓海翼翱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
迷河洲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有如飛蓬人去逐
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長

可求仲尼七十説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
珪組豈可酬〔齊賢曰〕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士贇曰〕史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爵及以千金爲魯仲連壽仲連辭讓不受遂辭去終身不復見時哉苟
不會草木爲我儔希君同携手長往南山幽

贈崔諮議

緑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倏忽
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翻
覆前期難豫圖希君一翦拂猶可騁中衢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
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
策未肯棄侯嬴〔齊賢曰〕唐昇州六代吳晉宋齊梁陳所都出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極于海西帶長江至于岷山〔士贇曰〕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丹陽即今建康府侯嬴教公子無忌救趙事見三卷註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
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
略功名安所存〔齊賢曰〕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少而惠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司徒〔士贇曰〕杜預曰璠璵美玉也西京賦注閶闔天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五木
思一擲如繩繫窮猨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
喧黃金久已罄爲報故交恩〔齊賢曰〕李充爲褚裒參軍以貧求外褒問之對曰窮猨投林豈暇擇木乃聞除剡溪令〔士贇曰〕劉裕五木事見三卷註
君隴西行使我清心魂與爾共飄颻雲天各

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
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冤〔齊賢曰〕唐渭州隴西郡隴西縣三朝謂歲朝月朝日朝也自笑我非夫生事多
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
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齊賢曰〕非夫非丈夫也〔士贇曰〕顏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去去何足道臨岐空
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雲龍將相從
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流水桃花流〔齊賢曰〕莊

子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爲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齊賢曰史記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于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後漢陸閎字子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爲尚書令子續字志源幼孤仕郡戶曹史刺史行部辟爲別駕從事于康字季寧以義烈稱舉茂才轉守桂陽安樂二郡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調其後世至唐世居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罷鬱林守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號鬱林石世保其居

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鬬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齊賢曰延陵劍鬬雞及五陵豪並見前卷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間宰江陽邑

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輝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由共銜觴齊賢曰御史臺曰憲臺詩北門刺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箋云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

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沽新豐醁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齊賢曰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酢新豐醁見前卷註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臺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士贇曰秋月乃喻其清明也風雷喻其政令之嚴也〕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齊賢曰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爲琴堂潘岳爲河陽令潘尼贈詩云流聲馥秋蘭擒藻豊春華陶潛爲彭澤令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必醉世說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棺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耻將奔宛陵道〔齊賢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卒赦越勾踐反國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耻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士贇曰滔漫也貌象恭敬而心狠傲若漫天然〕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坐傷

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若謳吟農人棄蓑笠蠶女墮簪纓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齊賢曰太白自注云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後官則義興嘗以事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桑林舞名也纓屬於弁垂頭而下結之簪之纓纓之垂者謂委笄卷髮者今之簪也士贇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道遇牧馬童子而問塗焉黃帝曰異哉諸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列子至德之世禽獸可禁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此言毀巢者喻室家已破而民聚蠹政之除〕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爲最化治一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齊賢曰漢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脩起學官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補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治於京師者皆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嚴光瀨隸屬永州〕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太易齊賢曰管子曰天地萬物之橐籥列予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齊賢曰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士贇曰參同契曰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功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齊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齊賢曰抱

朴子曰丹砂可為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士贇曰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後漢淡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運生金花執樞相管轄士贇曰古文龍虎經曰神室有所象莫子為形容五嶽峙潜洞際會為把轄攢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齊賢曰朱鳥屬火為心白虎屬金為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士贇曰此所謂相煎者即參同契所謂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譎譎鼎馳沸兮暴蒲不休止苦老敖敖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飛火候之老嫩悉鉛汞相制升之道耳髣髴明惚塵死灰同至寂擣

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士贇曰參同契連土文云歲月將欲終毀性陽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擣冶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如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素命將絕體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還丹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鄷落死名南斗上生籍齊賢曰北羅酆事見前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

相也北二天府庭也亦為壽命之期士贇曰道藏經云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又晉于寶搜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至中原見趙顏貌主天亡而嘆顏奔告父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請酒一榼鹿脯二斤吾卯日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酒脯而候之輅果至語顏曰汝那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汝但一邊斟滿盞置脯於前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見二人圍碁頻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飲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唯拜之南而坐者人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請手北邊坐者曰文書已定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

頌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顔拜而回管語顔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
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祈福皆向北斗抑予是
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横世途自輕擲
齊賢曰方士方外之士也士贇曰太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云吾求仙棄
俗君暁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爲玉皇客纔
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携同
所適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黄金闕抱朴子曰得道之士或委華駟而轡蛟
龍或棄神洲而宅蓬瀛士贇曰金闕猶朝廷之上也玉皇客仙者也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
傍照人士贇曰晉書張載傳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
之價照車之名乎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
山故特以風期親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
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士贇曰史孟嘗君傳云馮驩曰天下
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列仙傳東方朔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
年武帝時上書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
語莫知其旨至宣帝特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
智者疑其歲星精也簦笠之有柄者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
才微恩渥重讒巧生緇磷士贇曰此四句太白自述一去
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
巾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
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爲寒者薪路傍已
窮笑天路將何因士贇曰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
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垂恩儻丘山報德
有微身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來相秦且逐東門兎宋玉事襄王能爲
高唐賦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灑青天
開豁然披雲霧齊賢曰綠水舞曲也士贇曰李斯事及宋玉事見前卷
葳蕤紫鸞鳥巢在崐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
南溟去齊賢曰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崑山卽崑崙山有鳳巢其樹士贇曰葳
蕤羽毛貌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顔顧白玉棲青蠅

君臣忽行路齊賢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青蠅點白爲黑以諭讒人指正爲邪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齊賢曰丹素心也王贊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戲贈鄭溧陽齊賢曰唐幷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隸宣州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窻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溧里一見平生親齊賢曰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窻下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栗里在尋陽淵明所居處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廻於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齊賢曰蜀志馬良子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王贊曰楞嚴經云汝觀地性麁爲天地經爲微混以云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晚謁太山

君親見日沒雲中夜臥山月拂衣逝人群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齊賢曰第一祖迦葉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落時有貧女將金珠鮮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累夫妻由是因緣四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陁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故飲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濆齊賢曰莊子泰宇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者人見其人王贊曰爾雅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爲濆故詩有汝濆淮濆此云江濆者江

水別出之涯也江濆遇同聲道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游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聽齊賢曰會稽記曰王樓亭在會稽山陰臨流映壑一風鼓群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牕牖託宿掣雷霆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爲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橋風橫絕其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顧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

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絶冥之澗清冥太清又雲也【士贇曰】陰陽相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電也服虔曰凌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凉戰慄之貌

昔在今來歸絶景無不經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齊賢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幾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度河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一云贈孟浩然【士贇曰】懷古者感貞義女墳之事也

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隷宣州有湖山【士贇曰】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凉風至白露降 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顔高墳五六墩崒兀棲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凛列天地間聞名若懷霜【士贇曰】吳越春秋子胥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捨之追者在後幾不得脱至江有漁父

乘船渡之迷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食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食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食之子胥既食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棲猛虎者謂猶如伏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子胥破楚入郢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子

胥等既破楚還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嫗遂取金而歸 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形容其所行不遂意也 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

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淵明詩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藺匣中盤劒裝鱔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唐正觀永徽之間其推引則曰白衣公卿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廉藺廉頗藺相如鱔倉合切又音錯專諸刺客也宋邑人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光士贇曰此太白少年任俠之作也）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暉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齊賢曰唐秋浦隸池州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贈崔秋浦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士贇曰此三聯並見本卷前詩註）東皋春事起種黍早歸田（士贇曰唐書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常遊北山東皋自號東皋先生）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齊賢曰晉書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之瀑布太白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士贇曰地逐名賢好者與在上兩句謂秋浦得崔令而好猶河陽得岳陽而宿亦猶晉書所呼皋長岩爲許度岩之類也師古曰天漢河漢也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遙觀九華峯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齊賢曰九華山隸池州舊名九子山九華山録曰清陽縣毋隅一舍有山奇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山李太白更其號曰九華山）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於此卧雲松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淮海維揚州兩浙皆吳越之地）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荊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溪在湘東南王羲之曰行山陰道上如鏡遊江陵有章華臺皆楚王所建荊州郡西寶岸有山名荊門梁苑鄒枚事見前）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齊賢曰大盜指祿山慶緒屏風疊在廬山）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

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衆反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元宗幸蜀英王受廟畧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士贇曰英王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入卷永王東巡歌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義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臺遥謁紫霞仙齊賢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辭隨王子隆牋曰契闊戎旃從容燕

語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齊賢曰編蓬戶也幽燕祿山巢穴龍泉劒名楚王所造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贈武十七諤 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爲我致之輕齎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齊賢曰要離事見前卷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

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搏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腸皆斷裂士贇曰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禽回奔而越在東魯今託武諤以致之輕齎涉淮者屬付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還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語也

贈閭丘宿松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齊賢曰簡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

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句曰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夫子理宿松

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

還舊巢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何慙宓子

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卻掩二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父縣尚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爲彭澤令今江州彭澤縣是也

獄中上崔相渙士贇曰南豊先生敘曰明皇幸蜀永王璘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貰石若宓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

危朝霜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變

龍列宿粲成行羽翼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

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齊賢曰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太陽元宗肅宗士贇曰高誘呂氏春秋註曰羽翼輔佐地晉天文志日爲太陽之宗人君之象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

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青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

盡還珠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設陷穽白日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害咎在吏殘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先時宰守多貪穢人食求珠遂漸徙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歲餘去珠復還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

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

軍聲動九區齊賢曰左傳杜預註漆甲成組文袍練袍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月滿欲平胡因其勤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九區九服也白猿慙

劒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

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劒術事見前卷注兵書有黃石公三畧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註雌曰鯢雄曰鯨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年六月成帝封諸舅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七貴謂吳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士贇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齊賢曰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皐樂源三縣後爲夜郎郡士贇曰太白詩意是指同時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拔甲爲人桃李我獨遣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齊賢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公幹漢儀銀印青龜紐其文曰章銅官幾萬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主

銜哀投夜郎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隷池州州廢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爲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蕭灑大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爲知音者齊賢曰論語甯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士贇曰季葉季世也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令天下得無未遇知音者乎傳

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爲訪南遷賈齊賢曰漢書賈誼爲傅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言之天子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若登朝而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回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劒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齊賢曰廣異記近世有士耕地得劒有胡求買遂酬百萬剋明日持直取劒劒會夜佳月士人與妻持劒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賈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劒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劒視之唼曰劒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劒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其事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齊賢曰吳虞翻以罪遷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爲親田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

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齊賢曰史記方上言黄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九十六聖君浮雲挂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元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莊子古之所謂賤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寶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學劒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劒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兒戲不足道五噫出四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

沾纓齊賢曰史霸上棘門如兒戲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群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驃騎亭謝安建漢武欲征昆明夷乃鑿昆明池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戈鋋矛屬也長鯨指祿山也天寶閒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乃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

河東節度使既兼三鎮意益驕侈人皆知其必反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
東海以避其禍而志猶不能已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
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
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齊賢曰楚詞挾長矢弓射
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蹉跎不
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
百里獨太古陶然卧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
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
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日
不絶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
帳遥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疏廣傳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炎涼幾度改九土中
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揺殺氣
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士贇曰晉
書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
三十萬開門納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讜直言醢

肉醬與菹酢菜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齊賢曰祿山使
崔乾祐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幷高仙芝
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上遣
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無備必羸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祐於靈寶西東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
十里官軍會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
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于朔方帝子許專征秉
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
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
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璘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僕卧香爐頂飡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
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
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
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齊賢曰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禹
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即永王舟師也周禮析羽爲旌通帛爲旃夜郎萬里
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

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
交道（齊賢曰良牧韋江夏也）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
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
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舸此中
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劉表送禰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章陵守尤善衡會賓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爲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鵡洲樊山隸岳州峨眉縣三峽事見前）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畏銜

山促酒喜得月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呼
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
春風（齊賢曰古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曰舞大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賓跪請
休息主人情愈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齊賢曰荊山作章之詩也鮑照曰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士贇曰江淹詩丹彩既已過不敢去雕飾）逸興橫素襟
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

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
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
鳥明丹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
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
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一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餧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以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結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桀犬

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國
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
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齊賢曰鄒陽傳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田千秋爲高寢郎會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士贇曰兩山太華首陽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使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
萬死餘仙郎久爲别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
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踈復
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
溟魚〔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鏇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

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别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
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
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
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
其身〔齊賢曰〕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步往從此兩人游公子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公子趣駕歸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諸侯聞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士贇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者言公子有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收盡心好士之效也此詩大旬蓋以公子無忌屬望鄭公而以侯生毛薛自期也　多君重然諾意氣
遥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
貴且與荷衣樂〔齊賢曰〕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士贇曰〕荷衣隱者草服也以諭鄭公忘其勢分以貴下賤之義　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

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
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聞道青雲貴公
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
霞明兩重綺〔齊賢曰〕須賈曰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爲帆　相約相期
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
别欲論交一片心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舄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節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夕縣車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入拜方平爲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流電者謂日月之易邁皆電激之速也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疎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悲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湄猶云濱也投沙客屈原也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齊賢曰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流漢口在漢陽之東二里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唐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齊賢曰故人即韋南陵祿山自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

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大宛國出善馬南平指太守李之遥也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齊賢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照物也山簡鎭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北斗數斗數煩惱也赤壁磯與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士贇曰周瑜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故曰爭雄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躭鶴西飛幾歲還齊賢曰鄧德明記盧躭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變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叅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向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任公子釣巨魚事見一卷註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齊賢曰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士贇曰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天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士贇曰天門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闕鑰班固西都賦註曰彤赤色也以形漆飾庭翰林秉筆回英盻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齊賢曰唐銀臺門與左右披昇龍門相望士贇曰太白召見金鑾殿及供奉翰林事見本集序并舊註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

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齊賢曰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岳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詩有神助謝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弟惠連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大山羊璿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謂之四友）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為渝州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白自注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專城居桃源縣在鼎州秦人避難居此）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齊賢曰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辨曲直辛毗傳曰大會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于將卿名說此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見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禍免矣乎士贇曰兕賁勇士之稱言其猛也）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齊賢曰離騷註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爲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黥陷綱目鯨鯢未翦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齊賢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左傳晉侯見鍾儀因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 士贇曰黃口及白龍事見前

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

齊賢曰二明主明皇肅宗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鑾殿使待詔翰林會三欲命白官爲高力士所沮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輔永王璘事流夜郎此爲兩遷逐也

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遥欣剋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劒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廻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寶符册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峽山以赦得釋還也初上皇幸蜀至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入蜀太子自奉天北至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九月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爲兄壬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南山捜伏因駐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陣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庚申慶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 士贇曰屯蒙之義即易註始於冥昧及昧莫若蒙之義蓋太白遭暗昧之謗故焉雪釋故取義云

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劒璽傳無窮

齊賢曰通鑑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

死無恨矣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上親執控
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
上皇自開遠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
殿謝九廟主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上表
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乾元元年正月戊寅
上皇御宣政殿授冊此讓位之本末也高祖
斬蛇劍與傳國璽李斯所書
者皆歷代傳之以爲國寶
愧無秋毫力誰
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
丹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天子歲晚陟方蓬
士贇曰方蓬
方壺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在宿松山作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
晴胡塵齊賢曰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
井南主盜賊爲害紫宸天帝所居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澹然養浩氣欻起
待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漢解鴻
門生唐爲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齊
賢
曰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受累頭痛如刺欲
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見其頂骨
即如五峯秀出矣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
降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遂
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乃因要項伯見沛
公沛公與飲爲壽結婚姻令其言沛公不敢

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
羽得解歸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好伯王大畧
揚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巳重聞鎬才薦之
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鎬徒步
扈從俄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平章事詔河
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帝還京封南陽
郡公以本軍鎮汴州　蓋
前鎬爲子房後身也
虎將如雷霆總戎向
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
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醜虜
安足紀可貽幗古獲切婦人喪冠也與巾倒瀉溟海珠
盡爲入幕珍馮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

昆陽舉再覩漢儀新齊賢曰蜀志諸葛亮屯
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
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
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
之焉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
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
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
大王謹重之性耳異上尊號
昔爲管將鮑
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
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
鄰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齊賢曰太白時
在宿松山宿松
一隷舒州
同安縣
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得

劉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劉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劉孟吾知其無能爲已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齊賢曰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因家焉是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郡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才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去齊賢曰寰宇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特爲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東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與韓荊州書曰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公卿龍顏惠殊寵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憑天居言供奉翰林也蹭蹬遭讒毀蹭蹬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妃沮抑之也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劫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劉元海死忽殺兄和而自立五年與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文王彌冠洛陽陷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勒歸功于彌曜遂屯許昌帝蒙塵于平陽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齊賢曰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彫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區區小貌因人恥成事貴欲決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舄留之滄海隅齊賢曰安期留舄事見前卷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秦爲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齊賢曰甘茂曰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士贇曰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況其遭誣耳】

其三【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齊賢曰襄陽耆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齊賢曰賈誼事見前士贇曰已上八首恐非太白之作吾故置卷末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贈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齊賢曰〕荊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客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眞朝玉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翺翔〔士贇曰〕王子喬及不死方事見二卷

醉後贈王歷陽 歷陽和州也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拂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齊賢曰〕王羲之贊云雖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老萊衣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齊賢曰〕毛詩註焉得諼草種於此堂以忘憂也列士傳老萊子孝養二親着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窓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鸜鵒舞相如免脫鷫鸘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齊賢曰〕隱玉壺事見前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士贇曰〕明月樓在江陵郡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

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
歌掩口去盜泉岧堯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
絕二公外丹心無問然齊賢曰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歌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
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綵弦開蒲月不
懼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
轉背落雙鶬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鎗
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兒生着祖生

鞕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齊賢曰晉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東漢馬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蹉跎
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
邅危苦惜頹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閑
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
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
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齊賢曰陶潛傳淵明義熙末徵爲著
作佐郎不就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太白與賀知章李適之崔宗

之等爲酒八仙故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莊子有秋水篇君從九卿來水
國有豐年魚鹽蒲市井布帛如雲煙下馬不
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
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
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
酌掩抑清風絃齊賢曰郭伋行部到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
大迎拜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肴樓高碧海出
樹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

掃沙漠別夢繞旌旂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
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
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齊賢曰謝朓字
玄暉據文選所載嘗爲宣城守故宣城有謝朓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宣城作應劭曰沙幕
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魏志魏明帝使后
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左傳士會歸曉朝贈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
林宗自洛陽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崔生
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爲名公子英才若迴

邅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群客彈劒拂秋蓮齊賢曰崔生崔侍御也易屯如邅如士贇曰縱酒者放意而飲酒也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齊賢曰史趙簡子召諸子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驅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毋卹賢以爲太子簡子卒毋卹立是爲襄子襄子姊爲代王夫人襄子乃北登夏臺請代王使厨人操銅科擊殺之遂

一八〇 集叢一二 五一

興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勝最賢喜賓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也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鶚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方言夔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鵷赤縣揚雷聲彊項聞至尊驚飈頹

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簪白筆事見前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鄒衍曰中國縣日赤縣神州後世以指畿下縣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因敕強項令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慚狐白溫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顦顇成醜士風雲何足論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皇景爲人照覆盆溟海不振蕩何

一八〇 集叢一二 六一

由縱鵬鯤所期玄津白倜儻假騰騫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爲九江守虎東渡江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皆笑之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齊賢曰唐志淮南道古揚州之域士贇曰漢書序贊河間爲漢宗英搖筆起風霜

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
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
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
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
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
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停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郭璞曰丰容也薔須篇茸草覩

〔全集卷一二〕 二

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
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
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
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
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金須賈怒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餽歸以告魏相齊使笞擊折脇摺齒雎陽死即卷以簀賓客飲者醉更溺雎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雎爲相魏使須賈使秦雎坐賈堂下曰爲載告魏魏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爲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齊夜奔出見趙相虞卿乃解相印與齊亡走大梁故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長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

〔全集卷一二〕 八

乘傳詣洛陽自剄令客捧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爲流涕拜客爲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焉驩見孟嘗君君置于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

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
弄雲月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
尚弭解也棹流清輝齊賢曰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

瑶草其花黃其實如菟絲服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水谷明且
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
國饒英奇潛光卧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
爲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
墨客多新文爲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
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
張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
鳥飛絕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齊賢曰九域志

陵陽山在宣州仙傳竇子明樂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葬山下常有黃鶴棲其園上鳴云子安子安士贇曰任彥升撰王僉文集序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更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聞此期振策歸
來空閑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
白足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顏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
已先老謬接瑶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
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
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
贈與君同急難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
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
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

何必金與錢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胷中畫謔浪萬古賢以爲
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
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士贇曰毛詩謔浪笑敖周瑜與孫策同年同居舒瑜推道南大宅與策蜀主思孔
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
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弊裘耻妻嫂長劒託

交親夫子柬家義群公難與鄰莫待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齊賢曰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請關羽等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導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毅摴蒱一擲百萬太公起海濱即三公蘇秦說秦王不聽裘弊金盡而歸妻嫂笑之後富貴以百金徧報諸常見德者莊子曰昨來中道轍中鮒魚呼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我且見楚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鮒魚忿然作色曰我無所處欲得斗升之水求活君乃言此曾不知早索我於枯爲有盐〕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劒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推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鮑生薦夷吾一舉置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道孰云喪〔齊賢曰史記管鮑事見前卷〕多君騁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頹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爲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疎君意宜獨親〔齊賢曰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則入家共一井〕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劒恐相距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荊渚沉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齊賢曰飄風以興邪惡之衆雲霓惡氣喩佞人〕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華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顧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齊賢曰楚人指雉爲鳳事見前漆園在冤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

明主杖策還蓬萊他年兩相訪知我在磻溪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花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遥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爲我結茅茨〔齊賢曰〕說文帙書衣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士贇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二卷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獵猶可帝王師〔齊賢曰〕少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齊賢曰〕宣州宣城縣南敬亭山歸藏啓

曰白雲氣自蒼梧鏡湖在越州制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以比之寶積經云勝現王如來入善澤長者大城乞食大菩薩僧左右翼從修攝諸根如大龍象支遁字道林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

〔參〕參差未十二　句

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士贇曰〕按維摩詰經曰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不下大海不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隱括此經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絶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

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齊賢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懷一陳公未詳莊子海若海神名又曰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世說白樓亭在山陰）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鷴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白如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鴛鸞下視宇宙間四溟皆波瀾汰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強食不成味清晨起長嘆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齊賢曰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永康王舍人浮游冀州三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上昇有仙壇陵陽竇子明及子安事見十一卷註士贇曰晉書許邁少恬靜採藥斷穀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子遠遊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齊賢曰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忠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者中天此羽虫之孽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

胡家其可盡言乎大安中童謡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琊及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服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安禄山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天寳十四載十一月禄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唐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二載十一月已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歴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

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楊花蒲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齊賢曰桓伊善笛王徽之相逢江艾請爲一弄伊已貴顯聞徽之名便據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白玉笛紫玉簫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金鏡霾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峴屼耿賈摧欃槍齊賢曰六國秦楚韓魏燕趙高祖滅秦誅項光武夷王莽勦群盜爾雅彗星爲欃槍王贊曰金鏡霾六國指秦亡新亂天經指王莽王莽國號新室蕭曹蕭何曹參也耿賈耿弇賈復也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惜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齊賢曰季父叔父也晉天文志在天爲三台在人爲三公戰國策四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禮記二十日弱冠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遥知禮數絶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顧慙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緑水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齊賢曰漢書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孝惠時匈奴爲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阿太后以噲爲然布曰噲可斬也太后

罷朝遂不俾議擊匈奴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群鳳憐客鳥差池相愛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晉天文志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白下在上元縣北彈劒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曰鹿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由知朔知朔者陸太伍公耳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帝星皆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凌歊臺錄唐宣州本朝隸太平州之姑熟白紵亭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有白紵之歌士贇曰向日孔子歷説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齊賢曰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亮至南中募生至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公儀休與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士贇曰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非泛引事也列女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色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猶且不勞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好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

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鷩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贈汪倫

〔全集卷十二〕 三二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齊賢曰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醖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寄二十五首

安陸白兆山桃花嵒寄劉侍御綰一作春歸桃花嵒貽許侍御

〔大全集卷十三〕 一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絶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嵒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揺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齊賢曰桃花嵒在安陸爾雅山未及上巓曰未及頂上在傍坡陀處名翠微一云上氣青縹色曰翠微

淮南卧病書懐寄蜀中趙徵君蕤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虚匣長劒挂空壁楚冠懐鍾儀越吟比莊舄國

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
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
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
西飛鴻贈爾慰離析齊賢曰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陳軫傳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使人聽之猶尚越聲相如琴臺在城都浣溪海安寺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

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
追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
號辭人間攜手訪松子齊賢曰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現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呼鹿門廟因以名山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會稽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
令人思䖍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
子空吟招隱詩齊賢曰郭璞曰桂白花常生山峯冬夏常青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長安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
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
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絶𡼏山峯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
觀群峯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雜重清暉映竹

日翠色明雲歲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
然迫晚暮未果諧心胥結桂空佇立折麻恨
莫從思君達永夜長樂聞疎鍾齊賢曰漢五年治長樂宮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
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洛陽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
秋山空望極九霄迥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
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横綱戸銀河耿花宮興

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銷歇棣華不復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窮（齊賢曰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河南縣有龍門山）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鷰麥青青遊子悲河堤溺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齊賢曰鬱金似鬱黃言柳枝似鬱金之黃耳新豐事見前）

寄淮南友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齊賢曰青歲猶言青春也）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齊賢曰趙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在魯汶水在魯汶陽縣）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䰟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綠蘿笑簪紱丹壑羨巖廊晚途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為峨眉客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劒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

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齊賢曰鴈門關峨眉山並見前）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卧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賞

丹心期此論(齊賢曰高士傳尚長字子平隱不仕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伏相關毛詩憂心如焚幽人高鳳也)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再至淮南作王宗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鳧從西來適與往興幷眷言王喬舄婉變故人情(齊賢曰沙苑縣在同州南梁苑事見前呂居仁語錄太白詩如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之類皆氣蓋一世熟味之自不編淺矣)復此覩懿會而增交道榮

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熟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緬書羇孤意遠寄棹歌聲(齊賢曰韓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齊賢曰唐敘州本沅州有龍標縣武陵有五溪曰雄溪蒲溪酉溪沅溪辰溪皆槃瓠子孫夜郎縣隸溱州)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風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齊賢曰金液丹法見前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金陵)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齊賢曰古詩云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

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
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
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當筵意氣麥九霄
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遥余既還
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齊賢曰唐隋州漢東郡周若内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沙陰人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旦日出面東嗽口服氣嚥州紫陽先生有食霞樓太白夕夜於食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曰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孫棲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闕之乘興將往樂書有玉磬玉鼓玉簫玉笛當亦有玉笙也荊州記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

君家
嚴君勇貔虎作尹幷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
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京歲月深感
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
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
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齊賢曰唐幷州太原郡開元十一年升太原府太行山在懷州河内縣呂氏春秋曰太行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晉祠即臺駘祠也與
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
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
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
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
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齊賢曰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揚雄從上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士贇曰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謁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渭
橋南頭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群問余別恨
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
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遥相憶齊賢曰高陵縣在京兆府東北七十里有渭橋鎮酇唐亳州譙郡酇縣也又漢南陽郡酇縣蕭何所封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

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齊賢曰江賦舳艫相屬註舳舟尾艫船頭）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寬入

夢翻覺夜成秋綠水解人意爲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齊賢曰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舊名二水亭其前曰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云秦淮源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置建康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爲二支一支入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即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者也續齊諧記王彥伯善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綉贈別彥伯以王琴答之而去）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一云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齊賢曰謝元暉有云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浦酈善長水經三山入湘浦又北經新林浦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板橋浦）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齊賢曰浙江潮候時刻皆不差見前）海月破圓影菰蔣生綠池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絲（士贇曰說文雕菰一名蔣或作菰爾雅翼菰首者菰蔣三年以上心中生孔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蒸食其有黑點者名烏鬱即今茭也）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

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齊賢曰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詩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

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
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
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齊賢曰尚書旗尚書金陵春酒也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樽白虎見我去亦爲
我飛翻齊賢曰猿斷腸事見前卷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

去人近齊賢曰世說支遁就深公買仰山深公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紛吾
下兹嶺地閑喧亦泯門橫群岫開水鑿衆泉
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
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
寶書拂霜弄瑶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
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王贊曰朱果者火棗之異名也老子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註曰不死之神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口鼻之門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
連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
見迴首故人情

寄東魯二稚子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緑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
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
心飛墮酒樓前齊賢曰荀卿賦篇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謂之蠶理

註俯爲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春事謂蠶農也廣記曰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
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
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
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
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
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齊賢曰白於任城造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者時邑人以白重名室其里而加敬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秋浦

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齊賢曰池州治秋浦）

禪房懷友人岑倫 時南游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

安能群一朝語笑隔萬里憧情分沈吟綵霞沒夢寐群芳歇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劍白日彫華髮（齊賢曰漢地理志臣瓚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淒苦顏歇來已永久頹思如循環飄颻限江裔想像空留滯離憂每醉心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齊賢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目極何悠悠梅花嶺頭空長滅征鳥水闊無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齊賢曰楚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四

寄 二十五首

廬山謡寄盧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緑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齊賢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漢制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爲飾士贇曰論語正義曰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遥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齊賢曰江州廬山以匡裕隱此而名高一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述異記吳猛將弟子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廬山記南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或曰西爲康王谷水簾東爲開元禪院之瀑布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謡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 齊賢曰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謝公謝靈運也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遥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三疊琴心化胎仙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又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

下尋陽城汎彭蠡寄黃判官

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景轉疎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石鏡挂遥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齊賢曰寰宇記漢高六年灌嬰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此自標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淮陰侯開不滿三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以爲己瑞江有風浪此水輒自漂動士人呼爲浪井今在城內彭湖即彭蠡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緑楊已可折攀取

最長枝翩翩弄春色延佇寄相思誰言貫此物意願重瓊䔧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臨翫忽云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歇庭樹落紅滋〔齊賢曰〕古詩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謝靈運夢惠連事見前卷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笛聲喧沔鄂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遥〔齊賢曰〕漢儀郎官給錦帳綉被隋大業中改沔口爲沔州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嶺樹攢飛栱嵒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煙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齊賢曰〕法華經云黃金爲繩以界入道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士贇曰〕方言桴謂之筏編竹木浮河以運物南土名簰北土名筏博經六祖得衣鉢五祖送六祖上船云只合吾度汝六祖答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道經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也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群官

朝別凌煙樓暝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齊賢曰〕太宗正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于凌煙閣唐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𢌞巒引群峯橫蹙楚山斷〔齊賢曰〕西塞山在鄂州砯〔披水切〕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候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齊賢曰〕砯水激岩之聲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勑

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齊賢曰師古曰降秩為左遷巫山縣在夔東鸚鵡洲七澤淥水曲三湘並見前）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別前知寄謝弦歌宰西來定未遲（士贇曰師古曰紛紛雜亂也）

江夏寄漢陽輔録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迴眷（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黃鶴樓在鄂城之東南與漢陽縣大別山相望止隔一水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又為曹操檄魯連書箭見二卷註）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塡鼓角徒悲鳴樓船習征戰抽劍步霜

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齊賢曰精衛塡海事見前晉廣陵相陳敏文以顧榮為丹陽內史榮潛謀攻敏敏不復濟榮以羽扇麾之其衆潰散唐有觀軍容使東漢書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齊賢曰白帝城在舊夔州瞿塘關山上下瞰灩澦堆）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滄波眇川汜（音似）白日隱天末停棹依

林巒鷩猿相叫聒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闊凉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𠑽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爾佐宣州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葉三江遊未還相思不可見歎息損朱顏（齊賢曰唐百官志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别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二人從五品則長史州佐也敬亭山及三江並見前）

涇溪郡寄鄭少府諤（宣城）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齊賢曰東亭在宣州郡國圖云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種之九域志宣州有陵陽山乃仙人陵陽實子明釣得白龍放之之地）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蒲目悲古昔遠訪投沙人因爲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齊賢曰風土記云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邪惡續齊諧記桓景隨費長房行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以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爲竇憲主簿憲不能容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隔（齊賢曰漢太守秩二千石）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却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不可親棄我如遺舃（齊賢曰謝靈運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帳開登高望遠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卽鏡中廻逕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齊賢曰賈琮爲冀州刺史之部升車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命御者褰之劉裕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故事 士贇曰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海却羨雙溪解北流(齊賢曰宣州南陵縣有宛陵監卽宛溪)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脁舟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齊賢曰陳蕃爲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徐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奔蹙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帶秋月明水搖寒山碧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留客恨君阻歡遊使我自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齊賢曰藍岑隷涇縣去宣州西一百里)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煙橫積素漏流昔吞翕沓浪競奔注潭落天上星龍開水中霧嶢巖注公柵突兀陳焦墓積峭紛上干川明屢廻顧因思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覩清光相歡詠佳句(齊賢曰大藍山卽前藍岑也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士贇曰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遊敬亭寄崔侍御(一本作登古城望府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鷟鷲群飲啄自鳴躍(齊賢曰謝玄暉敬亭山寺云茲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夫子雖蹭蹬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時來顧我

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劒意許無遺諾壯士不可輕相期在雲閣（齊賢曰躧躧失勢之貌寥深也廓空也本草鳧葵美食即荇菜也）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此看盧龍霜氣冷鳷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齊賢曰丹陽記江寧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唐平州北平郡治盧龍縣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滄江泝流歸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齊賢曰郡國志天門亦曰峨眉山輿地志傳望梁山東西陽江相對如門）

寄上吳王三首

淮王愛八公携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牧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士風（齊賢曰淮南八公及梁牧馬事並見前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與唐同出故云忝枝葉）

其二

坐嘯廬江靜閑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齊賢曰廬州廬江郡魏裴替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世留以若挂）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洒掃黃金臺招邀青雲客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願入蘭臺招（齊賢曰謝朓詩廣平聽方籍註鄭玄為中郎會廣平太守鈌宣帝謂玄曰賢叔垂稱於平陽故後相屈黃金臺事見前）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四

留別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一本無此兩句却添南歌憶郢客東傳見齊姬清波忽淡蕩白雪紛逶迤一隔范杜遊此懽各棄遺三韻)雲歸碧海夕鴈没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齊賢曰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

別魯頌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掃蘭雪夫子還倜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爲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士贇曰魯仲連事見前卷)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情離群(齊賢曰陶君指淵明唐中都縣隸鄆州禮記兄之齒鴈行)

夢遊天姥吟留別(一作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吴越一夜飛度鏡湖月(齊賢曰瀛洲事見前處州麗水縣有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舂月則聞簫鼓笳吹四蕃志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齊賢曰謝靈運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尋山步嶺常著木屐[士贇曰]剡溪即剡中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

倚石忽巳瞑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齊賢曰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齊賢曰唐正觀中華陰雲臺觀法師隨長公弼行三千里援蘿攀萬至一石壁削成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隨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迷劉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法師隨公弼入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

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齊賢曰說文悸心動也)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士贇曰衛叔卿駕白鹿事見前集仙傳西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黃帝之庭)

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齊賢曰陵陽山竇子明釣龍得仙事見前)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仙人駕綵鳳志在窮遐荒(齊賢曰桓子新論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神仙傳安期先生乘騏麟着朱玄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鞶囊年二十許張老與妻劉氏赴蓬萊公騎一鳳餘騎鶴河東而去士贇曰集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有城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

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說勾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爲萬里別復此一銜觴(齊賢曰范蠡事句踐滅吳報會稽之恥爲書辭句踐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越句踐表會稽山爲蠡奉邑屈平去懷王事見前)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堂帝

子隔洞庭青楓蕭瀟湘[齊賢曰夢渚雲夢之渚宮瀟湘洞庭帝子事見前士贇曰按秦淮水在上元縣南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爲瀆以斷地脉改金陵爲秣陵]懷君路綿邈覽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齊賢曰峨眉縣在嘉州]

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䲝[子狗且倫二切]兔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

吾徒莫嘆羝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望何可論既知朱亥爲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文章悲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劒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爲我楚舞吾爲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耻作易水別臨岐淚滂沱[士贇曰太公李斯事見三卷註按兎易羝羊觸藩羸其角侯嬴薦朱亥與無忌奪晉鄙兵事見前卷]

留別王司馬嵩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江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爲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頹侵[士贇曰魯仲連陶朱公諸葛亮梁甫吟事並見前]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爲孤劒託知音鳥愛碧山遠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畚[蒲器以盛種者]向嵩岑他日閑相訪丘中有素琴[齊賢曰李斯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事見前王猛家貧嘗以鬻畚爲生常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無直可隨我取猛從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人有一人引猛進拜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直遣人送出回顧乃一高山也]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青天迴光矚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齊賢曰鳳凰詔已見前卷註]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

豐倚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齊賢曰太白應制爲樂章明皇嘗賜之錦袍新豐及子雲獻賦並見前）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友日踈散玉樽亦成空長才猶可倚不慚世上雄閑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盡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齊賢曰鮑照東武吟詩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龍泉解錦帶爲爾傾千觴（齊賢曰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陌上桑曲名龍泉劒名）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游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齊賢曰魏地與燕趙相接趙記曰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絕諸侯兩京新記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毛詩衛淇澳言淇水之隈也齊書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洛陽蘇季子劒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齊賢曰史記蘇秦洛陽人字季子去游燕說燕文侯曰與趙從親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行說趙趙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百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之昆弟妻嫂不敢仰

視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嘗見德者歸趙趙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洛陽有邛山）

留別西河劉少府

秋髮已種種所爲竟無成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齊賢曰王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既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論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武帝

問大史公知東方朔是歲星事見前君亦不得意高歌羨鴻賓
世人若醯雞安可識梅生雖爲刀筆吏緬懷
在赤城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
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緑歸隱謝浮名齊賢曰醯雞甕中之蠛蠓梅福爲南昌尉後得仙

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吾將元夫子異姓爲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
煙霞親嘗恨迫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柏雖寒
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顔日緇磷所
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士贇曰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荀子曰桃李清粲於一時秋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精
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
君身當餐黃金藥去爲紫陽賓萬事難並立
百年猶崇晨別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
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
津齊賢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常以平旦日出立東水日成氣毛詩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士贇曰晉天文志天漢從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留別廣陵諸公淮南二作留別邯鄲故人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
横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晩節覺此
疎獵精草太玄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齊賢曰師古曰晚節末時也
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煙騎虎
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
蟬錬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關人租
税遼東田乘興忽復起棹歌溪中船臨醉謝
葛强山公欲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齊賢曰聖明顧太白供奉翰林時士贇曰晉王羲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採藥石又許邁少不慕仕進徧遊名山採藥於桐廬之恒山餌木斷穀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
大道間天邊看淥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

袂何須別醉顏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橐籥紫氣
何逶迤七葉運皇化千齡光本支仙風生指
樹大雅歌螽斯諸王若鸞虬肅穆列藩維哲
兄錫茅土聖代羅榮滋九卿領徐方七步繼
陳思〔齊賢曰〕唐至肅宗凡七葉神仙傳老子
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
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毛詩大雅云螽斯后
妃子孫衆多也註云斯蚣蝑也草木疏云幽

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郭璞註方言云江表呼
爲蚱蜢虬龍無角者鸞神鳥五采毛詩板曰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曹植封陳思王七步成詩
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士贇曰〕玄元指老君也按唐史高
宗乾封元年丙寅帝封岱岳駕至亳朝謁老
君御製冊文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爲先
天太后元宗天寶七載戊子上老君尊號曰
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甲午二月癸酉
帝朝太清宮加上老君尊號曰大聖祖高
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列仙傳老子西
遊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
而過關尹由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
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
過果見老子過運命論註逶迤行貌爾雅曰

穆穆肅肅敬也書禹貢厥貢惟土五色註曰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名割其方色
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伊昔全盛
日雄豪動京師冠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
鍾出朱邸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顧盼選色獻
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輒遷移大臣小喑鳴
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詩〔齊賢曰〕唐
室志唐元宗嘗潛龍于興慶宮及即位興慶
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
蜒後幸蜀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索雲望西
南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至嘉陵江乘

舟將度見一小龍翼舟而進上謂左右曰此
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視之
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史記曰諸侯韍天子
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宮典職曰丹漆
地故稱丹墀毛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士贇曰〕書東西垂註垂是遠方之名　佐郡
浙江西病閑絕驅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
帷時乘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
愉恤惸嫠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
九人吳秦各分離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
小子謝麟閣鴈行忝肩隨令弟字延陵鳳毛

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馥茝蘭蕤齊賢曰佐郡長史別駕也梁孝王築東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曲禮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謝靈運子超宗有文辭帝嗟賞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玉液尚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藥物多見饋珍羞亦兼之誰道溟渤深猶言淺恩慈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齊賢曰夢得春草句紫河車並見前卷驕陽何火赫海水爍龍龜百川盡凋枯舟楫閡中達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目眷眷傷心步遲遲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摻袂何所道援毫投此辭齊賢曰爾雅九達謂之逵

別儲邕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辭若向天姥拂石卧秋霜齊賢曰唐剡縣隸越州會稽郡揚州廣陵郡天姥山見前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齊賢曰鍾山見前吳京金陵也士贇曰三龍魏蜀吳也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清士贇曰文中子曰江東中國之舊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史貨殖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漢鄒陽傳鄒魯士以經學顏謝顏延之謝靈運惠連玄暉詩述前皆先達鄭玄曰行者將行祖餞之祭也白下在上元縣西北廬峯即廬山也香爐峯在城北山南山北昔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

口號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齊賢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一作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

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齊賢曰白亭在今建康東門外【士贇曰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便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

金陵白下亭留別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齧古根向來送行處迴首阻笑言別後若見之爲余一攀翻【齊賢曰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白下吳之故都】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齊賢曰東林寺在廬山之南五里許與西林寺相隣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跡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師送客未嘗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鰲翼媧皇鍊石補天維一迴日月顧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懣松栢含榮滋【齊賢曰晉志在天爲三台在人爲三公李善曰陸離參差衆貌許慎云美好貌青門乃長安霸城門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美瓜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以爲名也】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過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則題中所謂別宗十六者疑誤也莫耶二龍劍事及白帝城明月峽見前黃牛峽隸峽州白崖間有石如人形如牛形皆黃色有黃牛廟閣其碑或云土星見形也】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施草心斷竟何言【齊賢曰卷施草詩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

贈別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慙君問寒灰浮雲本無意吹落章華臺遠別淚空盡長愁心已摧二年吟澤畔顦顇幾時廻（齊賢曰屈原放遊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

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玉還來荊山中丹彩瀉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一相點流落此時同（齊賢曰藺相如全璧歸趙事見三卷邯鄲縣名屬趙國白虹天也士贇曰詩箋青蠅之爲虫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能變亂善惡也）卓絕道門秀談玄乃支公延蘿結幽居翦竹繞芳叢涼花拂戶牖天籟鳴虛空憶我初來時蒲萄開景風今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齊賢曰高逸沙門傳支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采遣中使至東迎支遁遂辭丘壑高步天色風土記夏至景風至大火落七月也衡嶠衡嶽也）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鰲抃山海傾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翱翔還崑丘不肯衘我去哀鳴慙不留（齊賢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起自蒼梧入于大梁四溟者即四海也羅浮山及崑丘事見前）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試倚天劒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胷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爲繞指柔（齊賢曰鄒陽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視岳陽樓在岳陽城上正對君山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爲長沙

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
珠兩分贈寸心乆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
成行【齊賢曰】師古曰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士贇曰】青瑣天子之門制也

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
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
水萬里送行舟【齊賢曰】荊門山名荊門蜀之諸山至此不復見矣成都有萬里橋【士贇曰】史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曠野氣成宫闕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
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
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
連天明太尉仗旄鉞雲騎繞彭城三軍授號
令千里肅雷霆函谷絶飛鳥武關擁連營意
在斬巨鼇何論鱠長鯨【齊賢曰】關中皆三秦之地漢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尚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唐

徐州彭城郡治彭城縣唐書李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東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賦詩以餞遂疾驅入徐州朝義走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函谷在唐陝州靈寶縣界挑林塞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恨無左車
略多愧魯連生拂劒照嚴霜彫戈鬘謨官切長髮也
胡纓願雪會稽耻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
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
壯士心長吁別吳京【齊賢曰】漢書趙王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餘絶其糧道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韓信引兵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

上擒趙王歇搆生得李左車者千金頂之縛至信解其縛而師事之魯仲連事見二卷吳京建康也金陵遇太守倒屣相逢迎群公咸祖餞
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觀醉棲征虜亭舊國
見秋月長江流寒聲帝車信迴轉河漢復縱
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溟因之出寥廓揮
手謝公卿【齊賢曰】輿地志秣陵新亭尤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後改名臨滄觀丹陽記曰征虜亭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因名

別韋少府

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求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向秋月清耳敬亭猿（齊賢曰商山四皓見前）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喧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樽（齊賢曰師古曰多襍重也）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齊賢曰朱買臣妻事見前）

別山僧 涇縣作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攜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嶺低誰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齊賢曰涇溪隸涇縣屬宣州支遁字道林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　士贇曰道書自初一氣而分二氣是爲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天雲高爾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傲然遂獨往長嘯開巖扉林壑久已蕪石道生薔薇願言弄笙鶴歲晚來相依（齊賢曰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服之者媚於人）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齊賢曰陸羽曰楚水第一晉水第二吳水第三是謂三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五

送

南陽送客

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恕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士贇曰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齊賢曰張翰事見前卷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并序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送數千里不遇乘輿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而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

一作見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歷兗遊梁入吳計程三千里相訪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往復百越後於廣陵一面遂乘興共過金陵此公愛奇好古獨出物表因述其行李有此詩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魏侯繼大夕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與古賢并

齊賢曰東方朔暫之紫泥海見二卷杜預曰聊攝齊西界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

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采秀臥王屋因窺洞天門揭來遊嵩峯羽

客何雙雙朝攜月光子暮宿玉女牕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潨

齊賢曰東方朔書曰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唐王屋縣隸河南府有王屋山嵩山唐隸河南登封縣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以為號先生姓王名詡蘇秦張儀從之學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嵩山嵩陽觀西有龍潭

士贇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取復說於是往見而請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是者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

易業終身不談衆音叢毛詩箋云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東浮汴河水
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颻泝江汜揮手
杭越間章臺望潮還濤捲海門石雲橫天際
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顏齊賢曰浙江汜杭今之臨安浙之西越州今紹興府浙之東接亭在焉遥聞會稽美且度耶溪
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秀色不可名清
揮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
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沈吟黃絹語

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
行松聲靈溪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
天側足覆半月齊賢曰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奇耶溪見前許邁移臨安入西山改名玄羲之曹娥上虞人父時迎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投瓜于江泝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娥遂投江而死縣令度尚為改葬作碑蔡邕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倫因刻石傍作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曹操與楊脩共讀之脩先悟操行三千里方悟為絕妙好辭四字天台賦云過靈溪而一躍僧惠虛姓陳居天台國清寺與同侶遊山一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外微有小徑遂見宮闕連亘十里許其門題曰會眞府左曰金庭宮右曰同伯宮皆金榜玉牌高百餘尺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有石橋懸度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掛席
歷海嶠迴贈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嶢
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齊賢曰唐溫州永嘉郡謝靈運出為永嘉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遨遊徧歷諸縣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故有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會稽記曰赤城山山色皆赤狀似雲霞縉雲川谷難石門
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

雪空濛生晝寒却思惡溪去事懼惡溪惡咆
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巖開謝
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
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齊賢曰唐處州縉雲縣謝靈運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開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開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南史褚伯玉錢塘人往剡居瀑布山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太白自註李邕昔為括州開此嶺路又曰惡溪有謝康樂題詩處婺州金華縣有金華山金華有赤松澗人見赤松子安期先生於此沈約八詠

樓城西孤岩巖岩嵬四荒外曠望群川會雲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煙綿橫九疑漭（水大貌）蕩見五湖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齊賢曰南史沈約字休文吳郡人爲東陽太守郡有沈約八詠樓又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詩蘇州吳郡治吳縣五湖即震澤見前　士贇曰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恍惚去來無常也蒼嶺在台州仙居縣西北五十里高五千丈）迴橈楚江濱揮策楊子津身着日本裘（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反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群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難東惚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齊賢曰日本去京師萬四千里）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舸因誇楚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前途儻相思登嶽一長謠（齊賢曰揚都揚州　士贇曰漢書游俠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諸侯者以四豪爲稱首）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齊賢曰會稽記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始皇登之望南海西陵與浙江亭相對乃錢塘會稽津渡處晉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天台山在台州　士贇曰越臺即越王臺圖經云在種山今在卧龍之西）

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與爾情不淺忘筌已得魚玉臺掛寶鏡持此

意何如坦腹東牀下由來志氣疎遥知向前路擲菓定盈車（齊賢曰莊子筌者所以求魚也得魚而忘筌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菓擲之滿車）

送友人遊梅湖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鴈書音塵坐胡越（齊賢曰漢書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得鴈足繫帛　士贇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至南寄梅花一枝寄長安與復詩曰新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自遠迴所有聊贈一枝春）

集卷一六　七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還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送君遊此地已屬流芳歇待我來歲行相隨浮溟渤（齊賢曰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超忽濤落浙江秋沙明

浦陽月今遊方厭楚昨夢先歸越且盡秉燭歡無辭凌晨發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興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石橋如可度携手弄雲煙（齊賢曰酈長善水經註云浦陽江水導源烏陽縣而經上虞縣小阮乃籍兄熙子咸也漢書巴祗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然官燭謝靈運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有遊赤石進帆海詩）

送温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

集卷一六　八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昇絶頂下窺天目松仙人鍊玉處羽化留餘蹤（齊賢曰黃山隸宣州圖經云黃帝與浮丘仙人鍊丹於此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天目山在臨安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乃神仙所居有三十六佩太平寰宇記天山有兩湖若左右目故曰天目　士贇曰晉書許邁徧遊名山採藥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也）亦聞温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鵝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

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嶂
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齊賢曰白鶴嶺在黃山莊子溫伯雪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仲尼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長桑曉洞視五藏無全牛趙叟得秘訣還從
方士遊西過獲麟臺爲我弔孔丘念別復懷
古潸然空淚流（齊賢曰莊子庖丁曰始吾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獲麟臺在魯國西（士贇曰史記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魯中）

獵客張兎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
在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眞孔侯復秀
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卧盤石斧
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士贇曰盤石大石也）時時或乘
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
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
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
歷亂無冬春（齊賢曰尚書周官曰外有州牧侯伯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探雲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耳之民不發傳巖之夢此詩首四句意出於此）

送楊少府赴選

大國置衡鏡準平天地心群賢無邪人朗鑒
窮情深吾君詠南風袞冕彈鳴琴時泰多美
士京國會纓簪山苗落磵底幽松出高岑（齊賢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士贇曰三禮圖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綬鞸廣充耳玉簪導扳黃金飾周制冕有紐）夫子有盛才主司得
球琳流水非鄭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綺綉
一惧傷千金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衾我非

彈冠者感別但開襟空谷無白駒賢人豈悲
吟大道安棄物時來或招尋爾見山吏部當
應無陸沈齊賢曰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彈冠者言人仕也毛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山濤爲吏部所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莊子陸沈註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龍虎謝鞭策鵷鸞不司晨君看海上鶴何似
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雖將簪組

狎若與煙霞親齊賢曰蔡衡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鸑多白色者鵠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季父有英風
白眉超常倫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賓公
敞華筵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鴈郢曲廻陽
春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躊躇未忍去戀
此四座人餞離駐高駕惜別空殷勤何時竹
林下更與步兵鄰齊賢曰白眉陽春白雪事並見前卷士贇曰燕歌行古樂府名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瑯琊

堯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送行奠桂酒拜舞
清心魂日色促歸人連歌倒芳樽馬嘶俱醉
起分手更何言齊賢曰兗州魯郡有堯廟士贇曰左傳心之精爽謂魂魄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時久病初起作

朝策犂眉騧舉鞭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
角巾微服堯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

作金沙潭笑誇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
藍齊賢曰爾雅黃馬黑喙曰騧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
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
舞銀鞍繡轂往復迴簸林蹶石鳴風雷遠煙
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
闌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
知不有蛟龍蟠齊賢曰西京雜記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以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

洸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
昨夜秋聲閶闔來洞庭水落騷人哀遂將三
五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生前一笑輕九
鼎魏武何悲銅雀臺〔齊賢曰〕石崇綠珠事見前卷魏志注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士贇曰〕王襃四子講德論商歌下注曰商秋聲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註云兌卦之風也我歌白雲倚牕牖爾聞
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度海來遥勸仙人一
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酹堯堯可聞何

不令皐繇擁篲橫八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
陽小飲眞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
去道睎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
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
洲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爲余掃灑石上
月〔齊賢曰〕徐陵有白雲出嶠篇師古曰彗所以掃也山公酩酊竹林七賢事見前王羲之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東越會稽也漢志三神山上黃金銀爲宮闕唐京兆府藍田縣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

去長安三百里〔士贇曰〕爾雅曰瑣瑣小也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
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
君連山起煙霧〔齊賢曰〕漢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戶八萬八百〔士贇曰〕太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者矣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夫子胡爲

兩地遊黃金消衆口白璧竟難投梧桐生蒺
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遂與群雞匹〔齊賢曰〕宋人得燕石以爲寶事見前魯人不知孔子以爲是東家丘顏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鑠之數枝燒煉以至銷鑠又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詩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
眉笑躄音壁不能行貌者賓客去平原卻斬美人首
三千還駿奔〔齊賢曰〕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曰公家之畜罷而不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之史記平原君家樓臨民

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臣不幸
有罷癃之疾而君之後宮笑臣臣願得笑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君笑曰此豎子
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居歲
餘賓客稍稍引去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
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
即去耳於是君乃殺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
謝焉門下乃復稍稍來
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
齊賢曰史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皆得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有毛遂自薦曰願備負而行平原君與
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與楚國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
所羞而王不知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
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遂謂楚王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
王曰王當歃血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孟嘗悅狡兔三
窟賴馮諼
齊賢曰史記孟嘗使馮諼收責於薛諼矯以賜諸民因燒其券長謳
到齊孟嘗君見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
何市而反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
計君所寡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君不說朞
年孟嘗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君顧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
之謂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今君有一
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乃西
遊梁謂惠王曰齊放孟嘗君諸侯先迎之國

富而兵強於是惠王遣使聘孟嘗君梁使三
反齊王聞之遣太傅謝君曰寡人不祥沉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
先王之宗廟反國統萬人乎諼戒君曰願請
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君曰三
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君爲相數十年無
纖芥之禍諼之計也
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
士贊曰史記魏
公子無忌用侯生計矯晉鄙兵救趙事見三卷
春申一何愚刎首爲
李園
齊賢曰史記楚人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君即幸之知其有身園與其女弟謀
使說君曰今妾有身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
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君大然之乃出園
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

男立爲太子以園女弟爲皇后楚王貴李園
園用事恐春申君語泄欲殺以滅口而國人
無有知者後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
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死士刺君斬
其頭投之棘門外使吏盡滅君之家而李園女弟所生子者遂立爲幽王
賢哉四
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
爾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
飯王孫
齊賢曰史記沙丘在鉅鹿此沙丘當在魯韓信漂母事見前王贊曰按此
四句乃是總上之意蓋取平原孟嘗信陵得
士而用其言故卒能自保譏春申君不能用
朱英之言而卒受李園之禍故詩中有春申
一何愚之語也國策曰春申君相楚二十五

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日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李園國舅也不爲將兵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之命乘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君先仕臣爲郎中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剌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且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則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崩果罹其禍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時凝在席）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遥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聞弦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齊賢曰太白昔供奉翰林故曰近臣〔士贇曰崔亭伯忤竇憲出爲長岑事見十卷白此詩眷顧宗國之意深矣）

送族弟凝至晏堌單父三十里

雪滿原野白戎裝出盤遊揮鞭布獵騎四顧登高丘兎起馬足間蒼鷹下平疇喧呼相馳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戎禽荒微聲列齊謳鳴雞發晏堌別鴈驚涑清西行有東音寄與長河流（齊賢曰書盤遊無度又曰外作禽荒說文謳歌也）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

送別枯桑下凋葉落半空我行懵道遠爾獨知天風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齊賢曰三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之下〔士贇曰太白以仲蔚比張子而以李膺自比耳）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六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七

送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敬況乃尋常人白玉換斗粟黃金買尺薪閉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齊賢曰魯人以仲尼爲東家丘【士贇曰張協詩尺薪重尋桂紅粒貴瑤琅良曰薪也紅粒米也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重於玉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

閣君向西遷地即鼎湖鄰寶鏡匣蒼蘚丹經埋素塵軒后上天時攀龍遺小臣及此留惠愛庶幾風化淳【齊賢曰鼎湖小臣攀龍髯事見前

魯縞如白煙五縑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嶽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言託陰當樹李忘憂當樹萱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齊賢曰孔安國曰縞白繒子夏傳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家語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晉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毛詩焉得萱草注萱草令人忘憂張祿范雎也綈袍戀戀事見前注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廻棲霞山留飲贈之

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往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群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齊賢曰青萍劍名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齊賢曰魯郡有泗水縣徂徠山名【士贇曰杜工部常有詩贈太白曰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今觀此篇豈一時酬答之詩耶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

猛虎伏尺草雖藏難蔽身有如張公子骯髒在風塵豈無橫腰劍屈彼淮陰人擊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濱歸來太山上當與爾爲鄰【齊賢曰骯髒高亢婞直之貌淮陰少年侮韓信高漸離擊筑而歌送荆卿易水上事見前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齊賢曰文穎曰天柱山在[illegible]縣南杭州望海門三山隱隱可見嵇康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時當五月見披裘負薪季子顧令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問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安足語姓名南史甄彬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齊賢曰灞陵見前王粲山陽人獻帝西遷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登荆州城樓作賦以寄意）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齊賢曰賀知章遷秘書監天寶中疾夢遊帝居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宮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賜鏡湖剡溪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神仙傳茅濛字初成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入華山脩道煉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兩重珠樹玉樹）

送竇司馬貶宜春

天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鬬雞金宮裏射鴈碧雲端堂上羅中貴歌鐘清夜闌何年謫南國拂劒坐長嘆趙璧爲誰點隋珠枉被彈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齊賢曰史秦既得趙璧無意與城藺相如詒之曰此璧有瑕以歸說苑隋侯之珠用之彈雀不如泥丸〔士贇曰〕聖朝多雨露即唐書制曰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之意）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

戈探虎穴三杯拔劒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齊賢曰唐志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統出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大朝會則周衛階陛巡幸則夾馳道爲內仗周禮熊虎爲旗析羽爲旌龍泉劒名士贇曰詞人太白自稱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齊賢曰唐志安西都護府治泗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都督府而故府復爲西州師古曰幕府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說文檄尺二書也師古曰爲檄文駛以示遠所天外飛霜下葱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清塵幾日歸漢家草綠遥相待齊賢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丈上悉生葱故以名考工記龍旂九游以象大火鳥旟七游以象鶉火太火蒼龍宿之心鶉火朱鳥宿之柳

送姪良携二妓會稽戲有此贈

携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齊賢曰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士贇曰謝安携妓東山事見前

送賀賓客歸越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齊賢曰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山陰道士養鵝羲之往觀意說道士云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送張遥之壽陽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横荆關苻堅百萬衆遥阻八公山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霍孱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顔勗爾效才略功成衣錦還齊賢曰壽春縣屬九江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陽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上長下短便馬善射是誰曰孫會稽士贇曰苻堅兵敗見八公山草木皆晉兵事見前卷衛青霍去病皆漢名將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

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齊賢曰】長安霸城門曰青門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眞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齊賢曰】巢父洗耳事見前晉書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余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齊賢曰】南越志鷓鴣雖東西廻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士贇曰】細味此詩非一飯不忘君者乎議者何厚誣太白不如杜哉

其二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窻前覺來欲往心悠

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横煙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廻【士贇曰】箟蔽象牀有六博

其二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猨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齊賢曰】晉記陳安敗死隴上人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淮南子楚王有白猨使養由基射之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太公六韜有龍韜光武降赤眉於宜陽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其三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齊賢曰】酉陽俎云李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日果見太白蝕月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太素群動熙元和炎炎四眞人擒辨若濤波交流無時寂揚墨日成科夫子闢洛誦誇才才故多爲金好踊躍夂客方蹉跎道可柬賣之五寶溢山河勸君還嵩丘開酌聆庭柯三花如未落乘輿一來過齊賢曰吾祖老子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云萬物紜紜各復其根歸根曰靜莊子云何謂眞人古之眞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士贇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脩養法也三花落則死矣三花未落乘輿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之期也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秋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齊賢曰江賦註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沿洄士贇曰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者詩意謂由尋陽上五溪而入巫山也巫山界于夔峽二州之間峽有青溪赤溪綠蘿溪滄茫溪姜詩溪爲峽之五溪必知別者由九江徑之三峽而入巫山也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西破犬戎爾隨漢將出門去剪虜若草收奇功君王按劍望邊邑旄頭已落胡天空匈奴繫頸數應盡明年應入蒲萄宮齊賢曰漢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

送梁公昌從信安北征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官將飛天地

陣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彩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齊賢曰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虎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爲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古今註塞者所以壅塞夷狄風俗通云共工氏子好遠遊故祀以爲祖神祖徂也古今註麾所以指麾武王秉白旄以麾是也丹景日也周官大司樂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愷歌大司馬老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劒决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旌卷曙霜飛抗手凛相顧寒風生鐵衣（齊賢曰漢有東羌西羌西羌本出三苗羌姓之别其國近南岳及舜流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爲武安君）

送張秀才從軍

六駮食猛虎恥從駑馬群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壯士懷遠略志存解世紛周粟猶不顧齊珪安肯分抱劒辭高堂將投崔冠軍長策掃河洛寧親歸汝墳當令千古後麟閣著奇勳（齊賢曰毛萇曰駮如馬鋸牙食虎豹史記武王平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時尋山思明據洛陽汝墳箋云墳涯也）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輔國之子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黃雲朝吹歸秋鴈南飛日幾群中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胡爲雜凡禽雞鶩輕賤君舉手捧爾足疾心若火焚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濆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爲燕州東觀記鳳高八尺五彩士贇曰周禮水厓曰濆）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青江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齊賢曰西施浣沙石見前）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劒贈爾託交親（齊賢曰湛盧劒闔閭所造）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復羨二龍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

足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閭早鴻送君日千里良會何由同（齊賢曰三輔舊事云桂宮內有明光殿爾雅四達謂之衢。士贇曰後漢許劭字子將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

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杖留青竹行歌躡紫煙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齊賢曰神仙傳壺公謂費長房曰我某日去卿能去乎曰欲親眷不知其去有何計公乃取一青竹杖與長房曰卿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卧處黙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死尸在床哭泣葬之及歸公又與竹杖曰但騎此得到家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視之乃青龍也。士贇曰老子云道隱無名道經有靈書二十四事乃老君授青童大君者）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

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齊賢曰張翰字季鷹吳人詩曰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白門赤城見前）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即知蓬萊石却是巨鼇簪送爾遊華頂令余發舄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陰禹穴尋溪入雲門隔嶺深綠蘿秋月夜相憶在鳴琴（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射的止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閒云禹入此穴若耶溪雲門寺在越州會稽縣南齊何胤嘗遊焉）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長沙陳太守逸氣凌青松英主賜五馬本是天池龍湘水迴九曲衡山望五峯榮君按節去不及遠相從（齊賢曰漢儀太守五馬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士贇曰號曰青松翰真性也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

其二

七郡長沙國南連湘水濱定王垂舞袖地窄

不迴身莫小二千石當安遠俗人洞庭鄉路
遠遙羨錦衣春齊賢曰唐志潭州長沙郡衡州衡陽郡永州零陵郡道州江華郡郴州桂陽郡邵州邵陽郡止六郡湘水見前註漢書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生子因名發以母微而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漢志秦郡守秩二千石漢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爲言滿也月得一百八十斛是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也

送楊燕之東魯

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公族清風
播人天夫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何事歷衡
霍雲帆今始還齊賢曰楊震字伯起號關西夫子延光二年爲太尉震子秉延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帝賜字伯獻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空後拜太尉子彪字文先光和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彪傳云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則五公當爲三公今詳正之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山有蓮花峯士贇曰衡山記衡山南嶽也至黃帝乃以潛霍一山爲副君坐稍解顏
爲我歌此篇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一醉
金華殿蹭蹬長江邊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
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
縱遠柂燕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
龍大道可暗歸故山有松月遲爾翫清暉齊賢曰史記蔡澤燕人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躍肥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
蒸不可處時炎道遠無行車夫子如何涉江
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

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齊賢曰孔鯉字伯魚論語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一作君行到此峯湌霞駐衰容）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齊賢曰嵩山有玉女峯神仙傳漢武帝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絜思神至夜忽見仙人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采耳忽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諭朕耳為之采菖蒲服之其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帝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

送殷淑三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惜別耐取醉鳴榔且長謠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齊賢曰榔漁人所擊板也）

其二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廻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吹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齊賢曰史正志碑秦淮與外江夾一洲曰白鷺）

其三

痛飲龍筇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送岑徵君歸鳴皐山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折至人達機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閒而作隱淪客貴道能全真潛輝卧幽鄰探元入窅默觀化游無垠（齊賢曰孟嘗君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晉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奕世累世也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登高覺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寧受賞還山非問津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齊賢曰王導傳庾亮據上流擁強兵導力

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送范山人歸太山

魯客抱白鶴一作雞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一作雪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一作海日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士贇曰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西岩爲仙人石門東岩爲介丘東南岩名日觀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七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八

送

送韓侍御之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士贇曰繡衣貰酒東山事見前

白雲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水上女蘿衣白雲早臥早行君早起［士贇曰此詩已見六卷首尾不同故兩存之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我聞隱靜寺山水多奇蹤巖種朗公橘門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峯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齊賢曰傳燈錄婺州有本陳從朗禪而劉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惠忠禪師居禪祚寺有供僧谷兩廩盜若窺虎而守之縣令張遜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床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永嘉眞覺禪師初至曹溪參六祖遶繩床三匝振錫而立唐南陵縣隸宣州王

贊曰冥祥記沙門康法朗晉永嘉中人也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王贊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自喻客遊也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傾壺醑臨分贈馬鞭看君潁上去新月到應圓齊賢曰唐潁上縣隸潁州汝陰郡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雲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齊賢曰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周穆王因尹軌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爲道士集仙錄魏夫人者任城人晉魏舒女名華存字賢安好道適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曰璞曰遐二子粗立乃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太極真人等來降授神真之道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清虛真人王褒與東華青童與夫人成藥兩劑服之白日上昇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仙洞臺中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王贊曰蠶叢棧道又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並見前

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王贊曰西伯出獵得呂尚於渭川遂以爲師事見前卷

送李青歸南葉陽川

伯陽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秘靈洞雲霞辭世人化心養精魄隱几窅天真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齊賢曰神仙傳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內經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三五手指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

送舍弟

吾家白額（一作馬）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士贇曰吾家白額駒是用涼武昭王事也按晉史武昭王暠字玄盛姓李氏前漢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玄盛少好學長習武藝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署玄盛效穀令會燉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爲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生矣玄盛乃從之自是霸有

秦涼遷都酒泉及薨國人上謚曰武昭王至唐朝尊上謚號曰興聖皇帝此言吾家白馬駒者亦謂同所自出云爾亦老杜詩龍準自與常人殊之意也）

送別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一作）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齊賢曰賈誼在長沙歲餘徵見隴右記階州武都郡紫水有泥其色亦紫用封璽書）

送麴十少府

試發清秋興因爲吳會吟碧雲斂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劍君無陸賈金艱難此爲別惆悵一何深（齊賢曰孝惠時呂后用事陸賈自度不能爭乃病免有五男出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延陵季子掛劍徐君墓事見前）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孟熊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謁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

秦帝淪玉鏡（一作六雉滅金虎）留侯降氛氳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壯士揮金槌報讎六國聞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群（齊賢曰雒書曰秦失金鏡喻明道也漢張良傳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逃匿下邳嘗縱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下取履因長跪進之父以足受笑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年陳涉起沛公略地至下邳而張良遂屬焉士贇曰蕭陳謂蕭何陳平也）

兩龍爭鬭時天地動風雲酒酣（一作縱橫）舞長劒倉卒解漢紛宇宙初倒懸鴻溝勢將分英謀信奇絶夫子揚清芬（一作夫子稱卓絶超然繼清芬）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却妖氛採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勳我無燕霜感王石俱燒焚但洒一行淚臨岐竟何云（齊賢曰兩龍謂漢高項羽也史記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胡祿山也祿山死日太白食月甘氏星經紫微宮大帝坐天子常居日月星為三光鄒衍盡忠於燕燕王踈之初仰天而哭六月為之降霜尚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士贇曰）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

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桑落洲渚連滄江無雲煙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清光搖扇及于越水亭風氣涼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齊賢曰杜右云彭澤地今為都昌有桑落洲九域志隸江州尋陽郡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於剡中見前謝惠連靈運族弟靈運襲封康樂公禮大夫紱色皆黄朱其體前方後挂角其韍山漢儀銀印在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司馬郡之佐也顏野王輿地志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褊於兩峯張僧鑒尋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章昭曰越邑今鄱陽餘干縣是也）

餞校書叔雲

少年費白日歌笑矜朱顏不知忽已老喜見春風還惜別且為歡徘徊桃李間看花飲美酒聽鳥臨晴山向晚竹林寂無人空閉關

送王孝廉覲省（盧江）

彭蠡將天合姑蘇在日邊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窈窕晴江轉參差遠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泣似長川（齊賢曰姑蘇臺隸吳郡以其近東海日出之地故云日邊劉惔為丹陽尹張憑詣惔惔留宿明日遣船須史惔出求張孝廉船召同載時人榮之）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鴈沼前齊賢曰唐吳王祗元宗時爲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子獻嗣王論語賢哉回也廬州廬江郡京兆府京兆郡士贇曰左雄傳論曰漢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亦貢士之方也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劒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鴈廻峯士贇曰劒至延平津躍水化龍及廻鴈峯事見前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 并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莫思逸發來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泛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輙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廻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氣清嶽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江上送行無白璧臨岐惆悵若爲分齊賢曰甘氏星經老人一星在弧南爲南極星主壽常以秋分日見去參三丈出丙入丁丑時候之出三十日却沒見斯大赦天下安王者壽五峯謂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峯也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蹭蹬鬢毛斑盛時難再還巨源咄石生何事馬蹄間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齊賢曰褒幣金盡事見前蹭蹬失勢貌山濤字巨源辟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即何意鑒曰宰相不朝斥令歸第即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

馬蹄間耶投簪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東山會稽始寧也君爲魯曾子拜揖高堂裏叔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擢獨坐旌節鎮雄藩虎士秉金鉞蛾眉開玉樽才高幕下去義重林中言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東風春草綠江上候歸軒（齊賢曰史記曾參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唐制節度使賜雙旌雙節）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

送梁四歸東平

玉壺挈美酒送別強爲歡大火南星月長郊北路難殷王期負鼎汶水起垂竿莫學東山臥參差老謝安（齊賢曰堯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伊尹以滋味說湯呂尚以漁釣干西伯漢志太山郡汶水出萊州西南入濟）

江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琅玕實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送郄昂謫巴中

瑤草寒不死移植滄海濱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予若洞庭葉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齊賢曰傳毅七激曰贈君逐臣）

江夏送張丞

欲別心不忍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春藉草依流水攀花贈遠人送君從此去廻首泣迷津（士贇曰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初發強中作題詩與惠連多慚一日長不及二龍賢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雲峯出遠海帆影挂清川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此行俱有適遲爾早歸旋（齊賢曰謝靈運有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西塞山在鄂州廬山記匡俗結廬於山故號匡廬山董奉居廬山治疾病重

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日董仙杏林遲猶思也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南昌

桂水分五嶺衡山朝九疑鄉關眇安西流浪將何之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時昔紫芳意已過黃髮期 齊賢曰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衡山一名岣嶁山眉當軫翼應機衡故曰衡山九疑見前唐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而故府復為西州交河郡士贇曰李善曰紫芳紫芝也 君王縱疎散雲壑借巢夷爾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中闊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瓊樹有芳枝 齊賢曰太白供奉翰林道不合辭去詔賜金還山羅浮峨眉並見前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鴈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

水更流舉杯銷愁愁復愁人生 一作男兒 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齊賢曰蓬萊指校書也建安末鄴中有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禎應瑒阮瑀平原侯植等詩文者入文選故曰建安骨也謝靈運子鳳字超宗作殷叔儀誄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謝朓字玄暉緯之子少學有美名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君即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詞虎嘯俟騰躍雞鳴遭亂離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大勳竟莫叙已過秋風吹 齊賢曰晉劉琨字越石少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元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及郭隗謂燕昭王以千金求千里馬事見前漢有善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也漢武帝大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九兵號

日羽林孤兒〔士贇曰〕劉越石扶風歌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自摧藏

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寄深且戎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諾縱橫兩無疑伏奏歸北闕鳴騶忽西馳列將咸出祖英寮惜分離斗酒滿四筵歌嘯宛溪湄君攜東山妓我詠北門詩貴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齊賢曰〕戎幕將幕也台司三公也蕭何立東闕北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於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宛溪蕭宣州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古詩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採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

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卮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別又千里一作此外別千里秦吳眇天涯月明關山苦水劇隴頭悲借問幾時還春風入黃池無令長相思折斷綠楊枝〔士贇曰〕隴頭水見一卷註

涇川送族弟錞

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佳境千萬曲客行無歇時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陽祠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問我何事來盧敖結幽期〔齊賢曰〕涇縣若耶琴高陵陽竇子明得仙及盧敖事並見前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詞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置酒送惠連吾家稱白眉愧無海嶠作敢闕河梁詩見爾復幾朝俄然告將離〔齊賢曰〕白眉及海嶠見前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恨不得辭〔士贇曰〕後漢竇章少好學有文章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宮爲校書郎中流漾綵鷁列岸叢

金羈歎息蒼梧鳳分棲瓊樹枝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望極落日盡秋深暝猿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齊賢曰〕鷁水鳥畫船頭爲鷁形垂邊也

五松山送殷淑

秀色發江左風流奈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載酒五松山頹然白雲歌中天度落月萬里遙相過撫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別離去連峯鬱嵯峨〔齊賢曰〕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謝靈運

嘗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五松山在宣州南陵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放一作吳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滅燭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水客弄歸棹雲帆卷輕霜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揚峽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齊賢曰金陵敬亭並見前兵書曰凡候風法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許慎註曰楚人謂之五兩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泛舟赴華陰當塗

鸞乃鳳之族翱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雙在瓊樹棲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爍河堤爾從泛舟役使我心魂悽齊賢曰山海經女牀之上有鳥狀如翟五彩畢備聲似雞而尾長名爲鸞瑞應圖鸞者鳳凰之佐秦池無草木南雲喧鼓鼙君王減玉膳早

起思鳴雞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犂靜者伏草間群才滿金闕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齊賢曰唐裴耀卿傳開元二十一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衆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正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石今用度寖廣漕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天子然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

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illegible]費三十萬緡金闕金馬門也送君登黃山長嘯倚一作上天梯小舟若鳧鴈大舟若鯨鯢開帆散長風舒卷與雲齊日入牛渚晦蒼然夕煙迷相思在何許一作所杳在洛陽西齊賢曰太白時在當塗即今之太平也黃山在城北凌歊臺在其上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爲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

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齊賢曰黃鶴樓見前孫權破關羽自公安徙都鄂改名武昌今鄂州之東百二十里武昌縣即權故宮與黃州相對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八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九

酬答

酬談少府 襄漢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三事或可羞匈奴哂千秋壯心屈黃綬浪跡寄滄洲昨觀荊峴作如從雲漢遊老夫當暮矣蹀足懼驊騮齊賢曰漢書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梅福補南昌尉得仙事見前毛詩三事大夫注謂三公漢田千秋為高寢郎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訟太子冤上大感悟立拜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群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携長憶君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君

五月梅始一作子黃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

機杼鳴簾櫳顧余不及仕學劒來山東舉鞭
訪前途獲笑汶上翁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
通（齊賢曰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州入齊）我以一箭書能取聊
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直道
落日昏陰虹此（一作我）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齊賢曰史記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每言魯仲連欲爵之魯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白意指林甫國忠輩昏蔽其君）

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

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別君若俯仰春芳
辭秋條泰山嵯峩夏雲在疑是白波漲東海
散爲飛雨川上來遥帷却卷清浮埃知君獨
坐青軒下此時結念同所懷我閑南樓看道
書幽簾清寂在仙居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
高文一起予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一作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
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齊賢曰蜀志人問諸葛亮之志亮抱膝笑而不答）

答友人贈烏紗帽

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䍦山人不照鏡稚子
道相宜（士贇曰稚子接䍦見前）

詶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

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
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齊賢曰唐路州上黨郡上貢墨峽州夷陵郡掇拾也錦囊事見前越州會稽郡山陰縣有蘭渚渚有亭王羲之脩禊處）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
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齊賢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

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小物眛遠圖寧知通方士多君紫霄意獨往蒼山裏地古寒雲深巖高長風起〔齊賢曰〕莊子秋水渚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說不見水涯於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白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

知爾醜初登翠微嶺復憩金沙泉踐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圓飲彼石下流結蘿宿溪煙鼎湖夢渌水龍駕空〔一作何〕茫然早行子午關〔一作間一作峯〕却登山路遠〔一作却嘆山路遠又一作嶺識關路遠〕拂琴聽霜猿滅燭乃星飯人煙無明異鳥道絕往返〔齊賢曰〕貞觀十二年終南大和宮改爲翠微宮金沙泉近寺之泉也鼎湖夢指太宗也事見三卷漢書王莽開子午道因置子午關〔士贇曰〕長安志翠微宮在萬年縣終南山上攀崖倒青天下視白日晚既過〔一作過〕石門隱還唱〔一作闘〕石潭歌涉雪搴紫芳〔一作採紫莖〕濯纓想〔一作掬〕清波此人不可見此地君自過爲余謝風泉其如幽意何〔齊賢曰〕石門在魯王逸注楚詞搴採取也〔士贇曰〕紫芳紫蘭也

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

涼秋八九月白露空園亭耿耿意不暢稍稍〔一作悄悄〕風華聲思見雄俊士共話今古情李侯忽來儀把袂苦不早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

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齊賢曰〕稍所交切〔士贇曰〕記月令立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爾雅稍稍櫂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櫂長而殺也檐囊無俗物訪古千里餘袖有七首劒懷中茂陵書雙眸光照人詞賦凌子虛酌酒絃素琴霜氣正凝潔平生心中事今日爲君說我家有別業寄在嵩之陽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雲散牕戸靜風吹松桂香子若同斯遊千載不相忘〔齊賢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

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使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時已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初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與此人同時哉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之唐河南府登封縣本嵩陽

詶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坐杖策尋英豪立談乃知我齊賢曰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士贇曰鬱邑憂也崔公生民秀緬邈青雲姿制作參造化託諷含神祇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飈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閶闔關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齊賢曰蓬壺蓬萊方壺也漢武帝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淮南子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青鳥一作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一作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煙書留綺牕前開緘方一作時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一作歎杳難見浮雲橫遠山齊賢曰後漢書梁冀第舍牕牖皆有綺疏

金門答蘇秀才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折芳愧遙憶永路當自勗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齊賢曰語鑽燧改火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獻書入金闕酌醴奉瓊筵屢忝白雲唱恭聞黃竹篇恩光照拙薄雲漢希騰遷銘鼎儻云遂扁舟方渺然齊賢曰漢宮室疏蕭何造麒麟閣以藏秘書

賢才列子穆王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爲王謠詩名白雲穆天子傳曰天子休于回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貟口閟寒乃宿於黃竹祭統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扁舟言功成名遂身退如范蠡扁舟泛五湖也 我留在金門君去臥丹壑未果三山期遙欣一丘樂玄珠寄象罔赤水非廖廓願狎東海鷗共營西山藥栖巖君寂滅處士余龍蟆良辰不同賞永日應閑居鳥吟簷間樹花落牎下書緑溪見緑篠隔岫窺紅蕖

齊賢曰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百住而不止 採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得心自非妙外物空頹靡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煙水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石鏡見前

詶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

遊子東南來自宛適京國飄然無心雲倏忽復西北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愁顏發新歡終宴叙前識齊賢曰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事見前晉書嵇康會稽上虞人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閻公漢庭舊沉鬱富才力價重銅龍樓聲高重門側寧期此相遇華館陪遊息積雪明遠峯寒城鎖春色主人蒼生望假我青雲翼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齊賢曰史記上召田叔與語漢庭臣無能出其右者前漢太子宮有銅龍樓

詶中都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一作虎珀色 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一作持 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鰓呀呷鰭鬣張蹳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霏爲君下筯一餐飽一作罷 醉著金鞍上馬歸齊賢曰琥珀注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茯苓千年爲琥珀文水出泰山萊蕪縣

詶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魯女驚莎雞鳴雞

應秋節當君相思夜火落金風高河漢掛戶牖欲濟無輕舠（齊賢曰火落大火西流也舠小船也士贇曰梁元帝纂要曰秋曰高秋風曰金風）我昔辭林丘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朝去洛陽殿爾來得茂彥七葉仕漢餘身爲下邳客家有圯橋書傳說未夢時終當起巖對萬古騎辰星光輝照天下（齊賢曰賀知章薦太白召見待詔漢嚴光足加帝腹感客星犯御座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座也良亡匿下邳於圯橋遇老父受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終古不改）與君各未遇長策委蒿萊寶刀隱五匣鏽澁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輕我土與灰一朝攀龍去鼃黽安在哉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罍（齊賢曰齊魯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尤怒鳴聒人）

訓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飈（齊賢曰鄂州有黃鶴山以名相傳費文禕得仙駕鶴憩此世說呂安思嵇康千里命駕）蹇予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階墀喜茲一會面若覩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旣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齊賢曰離騷註蹇難也）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一身自瀟灑萬物何囂諠拙薄謝明時棲閑居故園二季過舊壑四鄰馳華軒衣劍照松宇賓徒光石門山童薦珍果野老開芳樽上陳樵漁事下敘農圃言昨來荷花滿今見蘭若繁一笑復一歌不知夕景昏醉罷同所樂此情難具陳（齊賢曰鄭玄禮記註曰聞諠囂則人意動作孔安國曰伯仲叔季順少長也文中子註閔子明霍及皆隱於樵漁）

詶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泚贈別

學道三千春自言義和人軒蓋宛若夢雲松長相親偶將二公合復與三山鄰喜結海上契自爲天外賓鸞翮我先鎩所戒切龍性君莫馴齊賢曰孔安國註堯典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說苑翟黃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曰吾祿厚得此軒蓋鎩摧翼也朴散不向古時詭皆失真勿踏荒溪波揭丘傑切去也來浩然津辟帶何辭楚桃源堪避秦世迫且離別心在期隱淪詶贈非烱誡永言銘佩紳齊賢曰陶潛桃花源記事見二卷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士贇曰楞嚴經曰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世終念念此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已輪回是中自取流轉

詶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 金陵

雨色秋來寒風嚴清江爽孤高繡衣人蕭灑青霞賞平生多感激忠義非外獎禍連積怨生事及徂川往楚邦有壯士鄢郢翻掃蕩中包哭秦庭泣血將安仰鞭屍辱已及堂上羅宿莽頗似今之人蠹賊陷忠讜渺然一水隔何由稅歸鞅日夕聽猿怨懷賢盈夢想齊賢曰漢書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伍子胥傳吳王闔閭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將子常敗走奔鄭吳乘勝而前五戰遂入郢昭王出奔吳師入郢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遣車五百乘救楚敗吳昭王復入郢毛詩註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說文鞅頸組又曰柔革士贇曰說文稅或作脫即孟子不脫冕而行之義

贈李十二士贇曰此詩乃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太白者附此

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詶崔侍御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卧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齊賢曰逸史章仇兼瓊鎮西川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至數斗積積十餘石即併還之其言愛說孫思邈或報章仇公公專令探之忽一日又來公遂潛往從者三四人公照至前躍

出再拜自稱姓名相顧徐𢬿唯柴爐四枚在座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曰此太白酒星仙格絶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鈎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

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齊賢曰孫權治建鄴作石頭城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事見前高誘淮南子註曰陽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君為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齊賢曰揶揄舉手相弄也

江上答崔宣城

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峯尋仙下西嶽陶令忽相逢問我將何事湍波歷幾重貂裘非季子鶴氅似王恭謬忝燕臺召而陪郭隗蹤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樹繞蘆洲月山鳴鵲鎮鐘還期如可訪台嶺蔭長松齊賢曰陶潛為彭澤令晉王恭美姿儀嘗衣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士贇曰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峯蘇季子黑貂之裘弊燕昭王築臺師郭隗事並見前

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

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

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卷緑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齊賢曰抱朴子曰千歲蝙蝠色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新序無鹽齊之醜女

訓裴侍御留岫師彈琴見寄

君同鮑明遠邀彼休上人鼓琴亂白雪秋變江上春瑤草緑未衰攀翻寄情親相思兩不見流淚空盈巾齊賢曰鮑照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陽春白雪曲名也

張相公出鎭荆州尋徐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荅以此詩

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慙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鴻鵠復矯翼鳳凰憶故池榮樂一如此商山老紫芝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其辭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商山四皓歌曰煒煒紫芝可以療飢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

黃鶴高樓已捶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

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爲征客少年
往往來相識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
令威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遶筆牕前飛待
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熳尋春暉〔齊賢曰〕黃鶴樓事見
前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遼東華表柱上有鶴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雖是人民非〔士贇曰〕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吏民咸稱神明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

期月滿泛洞庭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
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留憶昨新月
生西簷君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
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
子猷巴陵定近遠持贈解人憂〔齊賢曰〕石頭驛在金陵王
逸註楚詞曰曲瓊玉鉤也平湖指洞庭〔士贇曰〕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狂殺王子猷是用子猷訪戴安道事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濟應運生夔龍開元
掃氛翳太微廓金鏡端拱清遐裔輕塵集嵩
嶽虛點聖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齊賢
曰〕虹霓指太平公主輩哲后指元宗郭氏曰雄曰虹霓明盛者雌曰霞謂暗微者金鏡曾明道也白天寶初供奉翰林潛草詔誥紫泥詔見前〔士贇曰〕夔龍唐虞賢臣季康邊山序文曰人生天地間也若流霓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讒惑英主心恩
疎佞臣計彷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未作仲

宣詩先流賈生涕掛帆秋江上不爲雲羅制
山海向東傾百川無盡勢我於鴟夷子相去
千餘歲運闊英達稀同風遙執袂〔士贇曰〕列子曰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源也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
處來虛舟渺安繫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麗
延引故鄉人風義未淪替顧侯達語默權子
識通蔽曾是無心雲俱爲此留滯雙萍易飄
轉獨鶴思凌厲明晨去瀟湘共謁蒼梧帝〔齊賢

曰通蔽通塞也

答杜秀才五松見贈五松山南陵銅坑西五六里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風摧紫蘭齊賢曰揚雄獻賦待詔承明廷事見前註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人兩君解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

千峯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鑪歊虛驕切氣出貌九天赫如鑄鼎荊山前陶公矍鑠呵赤電回祿睢盱揚紫煙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齊賢曰南山隸商州楚辭註秀謂芝草東園公綺里季事見前諸葛亮至鄰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謝朓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唐志秋浦有銅有銀南陵舊有銅官治史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杜預註曰回祿火神老子註曰睢睢盱盱跋扈之貌字林曰睢仰目盱張目也愛聽松風且高臥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崖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骯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揚高蹈名齊賢曰陽春曲名見前成都以江山明麗號爲錦城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彥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齊賢曰謝尚邀彥伯事見前卷註士贇曰三峽流泉琴操名也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訓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韓衆騎白鹿西往華山中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我傳秘訣精誠與天通何意到陵陽遊目送飛鴻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馭胡戎齊賢曰列仙傳韓衆齊人爲王採藥王不肯服衆自服之遂得仙後劉根字君安於華山見一人乘白鹿車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歲再拜乞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答聞有之神人曰我是

也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里乃寶子明釣得白龍放之之處時泰解繡衣
脫身若飛蓬鸞鳳翻羽翼啄粟坐樊籠海鶴
一笑之思歸向遼東黃山過石柱巘崿上攢
叢因巢翠玉樹忽見浮丘公又引王子喬吹
笙舞松風朗詠紫霞篇請開蘂珠宮步綱繞
碧落倚樹招青童何日可攜手遺形入無窮齊賢曰黃山隸宣州黃帝與浮丘公遊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公仙壇峯崿高峻貌〔士贇曰紫霞篇即黃庭內景經也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太道玉宸君閒居蘂珠作七言散花五形變萬神是爲黃庭曰內篇詠之萬過升三天秘要經云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蘂珠之闕翠英之房道君在中而說經綱旹氣也即禹步交乾履斗之法道書老君於東極碧落之天浮黎之國書則文於青空之林成紫字之文復授青童天君靈書紫文鮮行二十四事

李太白集卷十九　廿二

訓崔十五見招

爾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
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
滅懷袖且三年齊賢曰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南州有琴溪即琴高控鯉之處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士贇曰按此篇造語敘事錯亂顛倒絕無倫次董龍一事尤爲可笑決非太白之作乃先儒所謂五季間學太白者所爲耳具眼者自能別之今釐而置諸卷末

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雲卷碧山
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
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牀金井冰崢

李太白集卷十九　廿三

嶸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齊賢曰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事見前西京雜記太極殿前有金井欄〔士贇曰詩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註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績也君不能狸
膏金距學鬬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
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
詩作賦北窻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
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齊賢曰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唐哥舒翰爲隴右節度副太使築神威軍青海上天寶八載詔翰以朔

方河東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克之遂以功加特進魚目亦笑我請一作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
鳴春風折楊皇華合流俗晉君聽琴枉清角
巴人誰肯和陽春楚地由來賤奇璞黃金散
盡交不成白首爲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
色蒼蠅貝錦諠謗聲齊賢曰韓非子曰晉平公問師曠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寡人願聽之師曠不得已鼓之一奏有玄雲從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幃幙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

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
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
恩疎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
劒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
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齊賢曰曾參殺人事見前士贇曰晉載記苻生司空王墮剛峻疾惡生嬖人董榮亂政墮疾之如仇畧不與言或曰董尚書貴幸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同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慙恨勸生誅墮

臨刑榮曰公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曾之龍榮小字東漢書禰衡氣尚剛傲建安初來遊許下是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咸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
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下一作居少年
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疎齊賢曰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淹貫古今注文選適事而忘意書成以示邕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爲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李嶠張廷珪爲之召拜左拾遺元宗即位爲陳州刺史仇人告邕[illegible]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臣與邕平生不款曲臣知

有邕不知有臣願代邕死疏奏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瓊嶺南討賊有功從禮州司馬後歷淄滑二州刺史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因上計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媢出爲北海太守天寶中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詔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天下稱李北海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裴尚書未詳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九

遊宴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朝涉白水源暫與人俗疎島嶼佳境色江天涵清虛目送去海雲心閑遊川魚長歌盡落日秉月歸田廬（齊賢曰隨州西北二百里曰棗陽縣有春陵故城在縣東漢元帝時春陵侯以其國地卑濕因割蔡陽之白水上唐二鄉爲春陵侯邑）

遊南陽清泠泉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齊賢曰薛綜注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鴈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爲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爲誰（齊賢曰蒼耳即卷耳今所謂羊負來）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他筵不下筯此席忘朝飢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齊賢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山簡鎭襄陽遊高陽池事見前）

東魯門泛舟二首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齊賢曰王子猷雪夜訪戴事見前卷）

其二

水作青龍盤石堤桃花夾岸魯門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士贇曰剡溪見前）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

傾暉速短炬走海無停川冀餐圓丘草欲以

還須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煙齊賢曰抱扑子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告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駿發跨名駒彫弓控鳴弦鷹豪魯草白狐兎多肥鮮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一婦四野空喧呼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出舞兩美人飄颻若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齊賢曰毛詩箋云駿疾也

遊太山六首

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峯于今滿青苔飛流洒絕巘水急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齊賢曰元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其登山也爲大次及中道休三刻而後升即御道也神仙傳入公與劉安登山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唐貞觀中長公弼與華陰雲臺觀劉法師在蓮花峯東隅至二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以指叩石壁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士贇曰登高望六龍是用周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事

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齊賢曰漢志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窻

其二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齊賢曰拾遺記老聃其瞳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黃帝之史沮誦蒼頡䀎彼鳥跡始作書契漢書謂之科斗書尚書序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士贇曰葛洪神仙傳漢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帝驚問爲誰曰我山中衛叔卿也

其三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攬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齊賢曰泰山東南名日觀雞一鳴時日始出長三丈許〔士贇曰〕黃河西來見前卷陶隱居真誥云青童大君曰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氣沉吟墜九泉坐惜形骸棄

其四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

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齊賢曰魏文帝詩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士贇曰〕集仙錄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降於臺中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海色日出之光也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千峯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跡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煉玉液齊賢曰安期生事見前

其六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闕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間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峯處處笙歌發寂靜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

像鸞鳳舞飄颻龍虎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齊賢曰樂書相如蔡琰之綠綺琴名也北史崔浩傳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漢也乃與一石歸問嚴君平云此織女支機石今在成都嚴君平故宅

秋夜與劉碭山泛宴喜亭池

明宰試舟楫張燈宴華池文招梁苑客歌動郢中兒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

海只待長風吹〔齊賢曰唐志宋州睢陽郡碭山縣漢梁孝王築東城方三百餘里大治宮室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客有歌於郢中及謝安與孫綽等泛海事見前風土記南中六月有東南長風俗云黃雀長風時海魚變爲黃雀因名〕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齊賢曰棲霞山在單父縣漢梁孝王苑中有鴈池鶴詩有鴈鶴鸛注黃鸝也〕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挂席凌蓬丘觀濤憇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響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齊賢曰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錢塘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名而上下兩天竺寺自西湖入天竺寺路夾道皆古松其地名曰九里松靈隱天竺同在一處皆由松門而進圖經杭州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字澗流水號錢源泉逵寺峯南北至峯前合爲一澗〕

同友人舟行

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瀟湘挂席泛溟渤蹇予訪前跡獨往造窮髮古人不可攀去若浮雲没〔齊賢曰宋玉招魂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注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不如楓木得所也屈原作懷沙賦事見前〔士贇曰〕司馬彪曰窮髮者北極之下無毛之地地理書以草爲髮顧言〕

弄倒景從此鍊真骨華頂窺絕溟蓬壺望超忽不知青春度但怪綠芳歇空持釣鼇心從此謝魏闕〔士贇曰倒景絕溟釣鼇三事並見前〕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憇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

忘機〔齊賢曰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在長安之南爾雅曰山未及上曰翠微〕

朝下過盧郎中敘舊遊

君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幸遇聖明主俱承雲雨恩復此休浣時閑爲疇昔言却話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曉月疊嶂憶清猿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齊賢曰唐有銀臺門通進司檀弓注疇發聲昔猶前也楚辭進不入以離龍退將復脩吾初服〔士贇曰〕顏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後〕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君〔齊賢曰甘氏星經羽林府四十五星壘壁陳十二星在營室南主羽林衛太子之軍武帝太白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唐因隋制有十二衛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之上五刻駕發前發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前二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合督其隊以次入陳〕

邯鄲南亭觀妓

歌鼓〔妓一作〕燕趙兒魏姝弄鳴絲粉色豔日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顧美人請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度曲綠雲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座客三千人于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爲後代悲〔齊賢曰詩箋云姝美好之子樂書唐惟有清樂箏十二絃彈之爲鹿骨爪長寸餘代指他皆十二絃今教坊無十二絃者善度曲事見前〔士贇曰〕尚書序注曰科斗虫名蝦蟆子〕

春日遊羅敷潭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躋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群峯西〔齊賢曰左傳註躋升也〕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澹蕩滄洲雲飄飄紫霞想剖竹商洛間政成心已閑蕭條出世表冥寂閑玄關〔士贇曰黃庭內景玉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註云紫霞之宮一名紫瓊宮王簡栖頭陀寺碑曰玄關幽鍵感而遂通〕我來屬芳節解

㭊時相悅褰帷對雲峯揚袂指松雪暫出東城邊遂遊西巖前横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餞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駕歸去來露華生翠苔淹留惜將晚復聽清猿哀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明發首東路此歡焉可忘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

初謂鵲橋近寧知湖水遥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橈(齊賢曰唐齊州濟南郡治歷城縣子猷訪戴事見前)

其二

湖闊數千里湖光摇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齊賢曰郭太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太白以方李膺)

其三

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遥看鵲山轉却似送人來(齊賢曰南浦在鵲湖之南)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金陵)

昔聞顔光禄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豊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齊賢曰丹陽郡圖經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堤壅水名爲北湖漢高祖過沛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風(一作颺)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

倒景蛾眉綴明珠新絃採(一作來)梨園古舞嬌吳歈曲度繞雲(一作清)漢聽者皆歡娛(齊賢曰北山移文鍾山之英即今建康蔣山也士贇曰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玄宗既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人教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雞棲何嘈嘈沿(一作江)月沸笙竽古之帝宫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無令後賢吁(齊賢曰月令仲夏調笙竽金陵六朝之故都晉灼曰樵取薪蘇取草士贇曰嘈嘈衆聲也末句意蓋自鳳凰山有鑑中來也)

宴鄭參卿山池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顔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廻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邀詩

遊謝氏山亭

淪老卧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花

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遥欣稚子迎

把酒問月 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同族姪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遠公愛康樂爲我開禪關蕭然松石下何異清凉山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閑一坐度小劫觀空天地間 〔齊賢曰〕乾封二年宣律師在長安城南爭業寺修道忽有一大人來至彼自言姓王名璠因問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凉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結中明文曰文殊久住娑婆世界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師隨緣利見但知仰

台多在清凉山五臺之中今屬代州西五臺縣清凉府今五臺山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將色類不同人移花栽別處皆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或云漢明所植或云魏孝文栽掻如何答曰但是二帝所作〔士贇曰〕老子說常清淨經曰觀空亦空空無定空

其二

客來花雨際秋水落金池片石寒青錦疎楊挂綠絲高僧拂玉柄童子獻雙梨惜去愛佳景煙蘿欲暝時 〔齊賢曰〕金陵雨花臺梁武時有僧講經於此天雨寶花此

臺在長干山之頭後漢驃國王居有二池以金爲堤舟楫皆飾金寶

金陵鳳凰臺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
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
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
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東風吹出花安可不
盡杯六帝没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
歌鐘但相催齊賢曰鳳凰臺在金陵宋元嘉中王顗見異鳥集于山時謂鳳凰遂起臺於山羲軒伏羲軒轅也列子注云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黄帝之相六帝吴晋

宋齊梁陳也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披君一作我貂襜褕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
頓覺夜寒無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
動窗竹越鳥起相呼持此足爲樂何煩笙與
竽齊賢曰說文直裾謂之襜褕唐郴州桂陽郡録異云鷓鴣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多對啼自呼杜薄川

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潭在秋浦桃胡陂下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
跡猶存我來源秋浦三入桃陂源千峯照積
雪萬壑盡啼猿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齊賢曰謝康樂有登石門最高頂詩石門澗六處石門迢水上兩山兩邊石壁右邊石岩下臨澗水秋浦見前卷
掃厓去落葉席月開清樽溪當大
樓南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
此中得佳境可以絶囂喧清夜方歸來酣歌

出平原別後經此地爲余謝蘭蓀齊賢曰大樓山名

遊秋浦白笴陂二首

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山光搖積雪猿影
挂寒枝但恐佳景晚小令歸棹移人來有清
興及此有音又相思

其二

白笴夜長嘯爽然溪谷寒魚龍動陂水處處
生波瀾天借一明月飛來碧雲端故鄉不可

見腸斷正西看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綠水藏春日青軒秘晚霞若聞絃管妙金谷不能誇齊賢曰照膽言池水之清照人如見肝膽晉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搖曳帆在空清流一作川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為歡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齊賢曰謝玄暉有鼓吹曲蔡邕曰鼓吹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士贇曰白玉童言其童之顏如白玉也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一作聞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齊賢曰說文紺深青色齊景公造蓮舟令宮人綵女桿之以鬬名鏡渡亦名花鏡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必醉而退曾不吝情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鍊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猶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

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齊賢曰漢陽本沔州武德四年以沔陽郡之漢陽汉川二縣置武昌在鄂州五百三十里孫權故都羊祜鎮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嘗慨然嘆息謂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如我與卿等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齊賢曰嵇康與山濤阮籍兄子咸王戎向秀劉伶爲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咸字仲容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籍子運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士贇曰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

〔大全集卷二十〕 五一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齊賢曰楚詞注橈小楫也方言曰楫謂之橈或謂之棹〕

其三

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後洞庭秋〔齊賢曰君山在洞庭東距巴陵四十里登岳陽樓望之横陳其前君山之後乃大湖渺茫無際直抵沅澧鼎三州〕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鵾雞曲盡酒亦傾北窻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齊賢曰湘水巴陵事見前丹梯山名鵾雞曲名古琵琶絃用鵾雞筋〕

〔大全集卷二十〕 二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齊賢曰岷江從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東行潭州長沙二郡在洞庭上流三百餘里河圖玉版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葬於此冢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士贇曰此時賈至貶岳州司馬與白均是逐臣邂逅而爲洞庭之遊作是詩也亦屈原睠顧宗國繫心懷主之意乎時帝在西京故曰西望也楚江分者有秦楚之隔也水盡南天不見雲者猶晉明帝所謂擧目只見日不

見長安之義雲者就之如日望之如雲之義日亦謂南天隔遠西望吾君不可得而見也日落長沙秋色遠者謂晩景而遭末造之時也遠者日以疎遠也不知何處弔湘君者蓋辭之楚也三妃不得從焉是又即湘君之事而重感明皇王后楊妃之事故曰不知何處也寄與深遠無非愛君憂國之意而全不著迹其得國風之體歟璘庵所謂聖於詩者此之謂矣

其二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其三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齊賢曰後漢郭泰歸鄉李膺送之同舟而濟衣冠望之若神仙元禮李膺字也士贇曰賈生洛陽之才子按唐書本傳賈至字幼鄰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至德後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太白故以賈生事比之也此詩雖遊賞之作然末句隱然有睠顧宗國繫心君主之意其視前輩所許杜甫之詩一飯不忘君者夫何慊之有哉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紵不知霜露入秋衣 齊賢曰白紵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蓋吳音呼紵為緒當塗有白苧亭宋武帝與群臣會于此為白苧之歌

其五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齊賢曰帝子堯女舜妃也青草湖在金沙堆上堆下即洞庭君山居洞庭東正對岳陽自瀟湘來望之如脩眉見於鏡中

楚江黃龍磯南宴楊執戟治樓

五月入五洲碧山對青樓故人楊執戟春賞楚江流一見波漂月三杯歌棹謳桂枝攀不盡他日更相求 士贇曰執戟事見二卷

銅官山醉後絕句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齊賢曰唐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屬宣州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為銅官冶利國山有銅有鐵

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

安石泛溟渤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高情出人間靈異可並跡瀟然與世閑（齊賢曰世說謝安石與孫興公泛海吟笑事見前）我來五松下置酒窮躋攀徵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勝境美沃州蕭颯鳴洞壑終年風雨秋響入百泉去聽如三峽流剪竹掃天花且從傲吏遊龍堂若可憇吾欲掃精修（齊賢曰高僧傳支遁投跡剡山於沃州東嶺立寺行道晚移石城山有精舍在南陵銅井西五里）

宣城青溪（一云入清溪山）

青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綠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嘆息（齊賢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

乘君素舸泛涇西宛似雲門對若溪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齊賢曰唐宣州涇縣以涇溪而名若耶溪雲門在越州會稽縣南）

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湍鳴迴溪綠水繞飛閣涼風日瀟洒幽客時憇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筍開新籜吟翫空復情相思爾佳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廓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士贇曰五月思貂裘此極涼之形容也）

九日登山

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爲無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齊賢曰陶潛賦歸去來事見前刺史王弘欲識潛往廬山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一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晉陽秋曰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望見白衣人來乃刺史王弘送酒即便就酌取醉而後歸）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題輿何俊發遂結城南期築土按響山俯臨遠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彈霜絲自作英王冑斯樂不可窺赤

鯉湧琴高白龜道冰夷靈僊如彷彿莫酹遥相知【齊賢曰霜綠白綠也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候我於水傍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留月餘復入水去九域志宣州琴溪即琴高控鯉之地山海經從極之川冰夷常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古來登高人今復幾人在滄洲達宿諾明日猶可待連山似驚波合沓出溟海揚袂揮四座酩酊安所知齊歌送清揚起舞亂參差賓隨落葉散帽逐秋風吹別後登此臺願言長相思【齊賢曰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嘉醉有風吹落帽而不知】

九日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搴【音蹇】菊泛寒榮地遠松石古風揚絃管清窺觴照歡顏獨笑還自傾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齊賢曰說文搴拔取也】

九日龍山飲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齊賢曰九域志太平州治當塗有龍山即桓溫九月九日登此置酒風吹孟嘉帽落處士贇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華】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更擧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化城若化出金牓天宮開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升公湖上【一作山】秀粲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子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閑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當暑陰廣殿太陽爲徘徊【齊賢曰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晉志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升公化城寺僧也士贇曰維摩詰經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菩薩觀衆生如智者見水中月寶積偈曰日净

(脩廣如青蓮)茗酌待幽客珍盤薦彫梅飛文何灑落萬象爲之摧季父揮鳴琴德聲布雲雷雖遊道林室亦舉陶潛杯清樂動諸天長松自吟哀留歡若可盡刼石乃成灰(齊賢曰當塗宰李陽冰乃太白之叔爲季父士贇曰高僧竺法蘭傳云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後漢竺法蘭旣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刼火洞燒此灰是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一

登覽

登錦城散花樓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窻夾綉戸珠箔懸銀鈎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齊賢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散花樓在摩訶池上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註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士贇曰三秦記明光宮皆珠璣爲簾箔)

登峨眉山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絶怪安可息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齊賢曰峨眉縣在嘉州西九十里唐析嘉州置眉州大峨之中有普賢閣背倚白崖峯巒十七峯共環之有茂眞尊

者舊庵在峯下其傍一峯號呼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眞與孫嘗相呼而應故名大啸之巔一名勝峯山佛書以爲普賢大士所居西王母出紫錦囊隱地八術經授茅君事見前郡國志吳孫皓時滕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來迎

大庭庫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我來尋梓慎觀化入寥天古木翔氣多松風如五絃帝圖終冥没歎息滿山川[齊賢曰杜預左傳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内魯於其庭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昭公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之庫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迴向(一作出)高城隅置酒望白雲商(一作高)飈起寒梧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水色淥且明(一作清)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天台曉望

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憑高登遠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鼇没風潮爭洶湧神怪何翕忽觀奇跡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闕[齊賢曰抱朴子曰金丹記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士贇曰臨海記云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洞天福地記云天台山名上清玉平之天即桐栢眞人所理亦名桐栢山四明山在今明州西八十里山有峯最高四穴在峯上每天色晴霽望之如户牖相倚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蓋天台第八重最高其高一萬丈絶頂東望滄海俗號望海尖草木薰郁殆非人世赤城山在天台縣東六里一名燒山其上石壁皆如霞色望之如雉堞然其後人以此名之]

早望海霞邊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紅光散分輝照雪崖一飡嚥瓊液五内發金沙舉手何所待青龍白虎車[齊賢曰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神仙傳沈羲吳郡人得道帝令道仙官薄延乘白鹿車司馬生乘青龍車徐福乘白虎車召羲共載升天士贇曰魏伯陽參同契曰薰蒸入五内顏色悅澤好]

焦山望松寥山（齊賢曰焦山在鎮江府大江中）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綵虹駕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

杜陵絶句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齊賢曰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登太白峯

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爲我開天關願乘泠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齊賢曰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鬼谷子於此授蘇秦佐國之術録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西因號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元宗立玄元廟夢神人曰太白北谷有玉石可琢取之業氣見處是也使求得之琢象高二丈　士贇曰毛詩註曰山西曰夕陽）

登邯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

我把兩赤羽來遊燕趙間天狼正可射感激無時閑觀兵洪波臺倚劍望玉關請纓不繫越且向燕然山風引龍虎旗歌鐘昔追攀擊筑落高月投壺破愁顔遙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齊賢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晉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剽掠弧星在狼東南主備盗賊常向於狼終軍字子雲南越與漢和親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竇憲遣閻盤等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於是入十一部率衆降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樂書筑類其頸細其肩圓以竹擊之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鬼方國名）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

謁老君廟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草合人蹤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竈滅關路紫煙沉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栢林（齊賢曰關令尹喜望紫氣知老子入關與俱之流沙事詳）

見前卷十一贊曰唐祖老子故白稱爲先君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刹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瓊簾度霞連繡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霜摧橘柚黃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賓賢曰鐙變荆國自交州浮海而至多火珠大者如雞卵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也

晉室昔橫潰永嘉逐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鬭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賓賢曰晉永嘉五胡亂華元帝南渡事見前光武紀四夷雲集龍鬭野史記匈奴天之驕子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一作投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古城闕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賓賢曰哲匠指謝安也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西秦符堅也堅以百萬之衆伐晉以吾之衆投鞭於河足斷其流謝安遣謝元等拒敵敗之謝安在東山人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王此果能慰蒼生也冶城在建康右軍羲之也士贊曰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高標高枝也梧桐識嘉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

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一作長嘯武陵源賓賢曰白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青龍蒼龍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黍離詩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武陵源在今常德府

登瓦官閣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一作吹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

差宮觀平門餘閶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齊賢曰瓦官閣事見前卷雨花臺在長干梁武時有僧講經於此天雨寶花霸氣六朝也異有閶闔門宋元嘉有異鳥來集于此因建鳳凰臺有鳳凰樓

登梅岡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群峯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遥明沒時遷大運去龍虎勢休歇齊賢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此借以喻山之形也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一作吾宗道門秀特異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明者獨有月冥居順生理草木不翦伐煙窻引薔薇石壁老野蕨吳風謝安屐白足傲履襪齊賢曰傳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晉書謝玄等既破苻堅驛書至安喜還內過戶閾不覺屐齒之折釋曇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汙時稱白足和尚幾宿一下山一作下山來蕭然忘干謁談經演金偈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絶佳遊不可得春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齊賢曰宋元嘉中王顗見異鳥集于山時謂鳳凰遂起臺於山孫權始都建鄴元帝南渡號爲東晉三山及白鷺洲事見前士贇曰此詩因懷古而動懷君之思乎抑亦自傷讒廢望帝鄉而不見乃觸境而生愁乎太白之志亦可哀也

望廬山瀑布水二首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一作銀河落半灑雲天裏一作半寫金潭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一作山月還照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

波且得洗塵頽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云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若煙梁昭明太子之居捿隱也唐元宗始號開先山南山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劒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先之瀑布瀑水會也

其二

日照香爐生紫煙遥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一本題云望廬山香爐峯瀑布日廬山上舉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煙下兩句同〔齊賢〕曰蘇東坡詩話僕初入廬山有以

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徐頻和李白詩不覺失笑開先寺主求詩爲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

登廬山五老峯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齊賢〕曰潯陽記山北有五峯於廬山最爲峻極其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

江上望皖公山

奇峯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清宴皖公山巉絶

獮人意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但愛兹嶺高何由討靈異默然遥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齊賢〕曰唐舒州同安郡治懷寧縣武德五年所置皖陽有皖山宿松縣武德四年爲嚴州入年廢九域志宿松在舒州西南百四十里僧粲大師以白衣謁二祖既得法隱于皖公山今墓在山谷寺後

望黄鶴樓

東望黄鶴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雲中峯倚紅日巖巒行穹跨峯嶂亦冥密頗聞列仙

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金竈生煙埃玉潭祕清謐地古遺草木庭寒老芝术蹇予羡攀躋因欲保閑逸觀奇徧諸嶽兹嶺不可匹結心寄青松永悟客情畢〔士贇〕曰相如傳洞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列仙傳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青松餘真性也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

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
孤月向誰明齊賢曰鸚鵡洲在鄂州江中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造化闢川嶽了然
楚漢分長風鼓橫波合沓蹙龍文憶昔傳遊
豫樓船壯橫汾今茲討鯨鯢旌旆何繽紛白
羽落酒樽洞庭羅三軍黃花不掇手戰鼓遥
相聞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酣歌激壯士

可以摧妖氛握齱初角切東籬下淵明不足群
齊賢曰時賊遍華容縣故軍于洞庭以爲長沙鄂岳之蔽〔士贇曰〕淮南子魯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此言淵明不足群者蓋用武之時儒士必爲所輕太白其以淵明自況乎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
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
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

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瞻光惜頹髮閱水悲
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
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齊賢〔曰〕寰宇記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長沙雲夢郢人白雪越女採蓮事見前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鴈引愁心去一作鴈別秋江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衡嶽有闓士五峯秀真骨見君萬里心海水
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洒以甘露
言清涼潤肌髮明朝落天鏡香閣凌銀闕登
眺餐惠風新花期啓發齊賢曰實積經云有風輪名清涼能使一雲普覆三千大千世界〔士贇曰〕真骨事見前卷

與賈至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

望灉湖

剪落青梧枝澹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水閒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齊賢曰郡國志夏潦奔注則滋爲此湖冬則涸爲平野）

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素華雖可攬清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裏空瞻鳷鵲樓（齊賢曰漢書注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宫士贇曰按此詩亦身在江海心存魏闕之意乎讀者忽之使白心不白於後世惜哉）

金陵望漢江

漢江廻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吴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齊賢曰江南六帝吴晉宋齊梁陳通典吴郡吴興丹陽爲三吴任公子爲大鈎釣魚事見前）

秋登宣城謝脁北樓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齊賢曰謝公謝脁也）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廻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齊賢曰輿地志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

望木瓜山

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齊賢曰木瓜河起六合縣通天長縣）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送客謝亭北逢君縱酒還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廻鞭指長安西日落秦關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齊賢曰謝亭謝脁亭也秦關謂函谷瓗坻二關也士贇曰帝鄉指京師也按白此詩其亦身在江海心在魏闕之意乎食息不忘君豈特杜甫爲然迄今數百載未有發明之者惜哉）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窓落敬亭雲猨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群（齊賢曰宛溪敬亭山皆隸宣城）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橫行起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功按劒清八極歸酣歌

大風（齊賢曰史記蒯通對高帝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走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史記項羽重瞳子漢書項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廣陵人召平爲陳王狥廣陵未下聞陳敗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高祖被酒夜徑澤中行前者還報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蛇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忽不見関中言東自函谷西至隴坻兩関相去千里皆秦地故曰関中兩龍羽與高祖也漢志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爲主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高祖擊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壁壘頹層穹猛虎吟洞壑飢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齊賢曰漢四年破楚大司馬曹咎於成皐汜上羽乃引兵還相與臨廣武之間漢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亦軍廣武相守爲高祖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

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相持未決羽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晉阮嗣宗嘗登廣武見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太白謂藉沉湎于酒狂言妄吁如嗤嗤之坻不足據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一

行役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荊州記云有玉女乘車投此泉

神女歿幽境湯池流大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爍朱火沙傍歊氣盛貌素煙沸珠躍明月皎鏡涵空天氣浮蘭芳蒲色漲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齊賢曰唐安州應城縣西南八十里有玉女池子虛賦楚有七澤愈疾功莫尚變盈道乃全濯濯氣清泚臨髮弄潺湲散下楚王國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窮偏獨隨朝宗水赴海輸微涓齊賢曰楚都郢今江陵府驪山有溫泉明皇幸焉則玉女湯亦可奉巡幸也惜乎出於窮僻之地徒與江漢朝宗于海耳士贇曰此雖紀詠詩然寄興則謂士不幸居僻遠之鄉雖抱王佐之才而無由自達身在江海心存魏闕而已悲夫

之廣陵宿常二南頻北居

綠水接柴門有如桃花源忘憂或假草滿院羅叢萱暝色湖上來微雨飛南軒故人宿茅宇夕鳥棲楊園還惜詩酒別深爲江海言明朝廣陵道獨憶此傾樽齊賢曰萱草忘憂綠水桃花源見二卷

夜下征虜亭

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山花如綉頰紅火似流螢齊賢曰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

下途歸石門舊居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將欲辭君挂帆去離魂不散煙郊樹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齊賢曰吳王夫差都姑蘇越王句踐都會稽五侯漢時王譚商音根逢時也羨君素書常滿按含丹照白霞色爛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天俛仰人間易湖朽鍾峯五雲在軒牖惜別愁窺玉女窓歸來笑把洪崖手齊賢曰壺中日月事見前卷鍾峯鍾山也隱居寺隱居山陶公鍊液棲其間靈神閉氣昔登攀恬然

但覺心緒閑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帶氷
霜顏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識所在別
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逢相待(齊賢曰)南史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生侍讀上表辭祿止于茅山中立節自號華陽隱居梁武既早與進即位後書問不絕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重之人謂爲山中宰相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詔諡貞白先生
石門流水徧桃
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豕就中

仍見繁桑麻條然遠與世事間裝鸞鶴又
復遠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把
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
易苦向暮春風楊柳絲(齊賢曰)石門及桃源事見前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士贊曰)史陶朱公治產致千金子孫脩其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
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齊賢曰)唐沂州承縣本蘭陵武德四年以縣置鄫州更名承別置蘭陵鄫城二縣正觀元年州廢省蘭陵鄫城以承屬沂州本草鬱金苗似姜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嶺南亦有實似小荳蔻後漢哀牢國出琥珀注云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茯苓千年爲琥珀

太原早秋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
渡河秋夢逐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
水無日不悠悠(齊賢曰)說文鶗鴂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毛詩云七月流火唐晉州有臨汾汾西二縣太原府治晉陽(士贊

曰)後漢律歷志自亢八度至尾九度曰太火之次

奔亡道中五首

蘇武天山上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
是歸年(齊賢曰)蘇武使匈奴不降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有天山漢書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居島中

其二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歸愁容變海色短服
改胡衣(齊賢曰)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爲竇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

能容出爲樂浪部長岑長駟以遠去不之官而歸前漢書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於天山使李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出居延北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陵既至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且引且戰入日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遂降匈奴

其三

談笑三軍却交游七貴疎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士贇曰）談笑却秦軍及魯仲連爲書射聊城中遺燕將事並見前

其四

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陽爲易水嵩嶽是燕山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士贇曰）班超願生入玉門關易水燕山及申包胥走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求兵救楚事見前

其五

淼淼望湖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齊賢曰）子規見前

郢門秋懷

郢門一爲客巴月三成弦朔風正搖落行子愁歸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煙清曠諧宿好緇磷及此年百齡何蕩漾萬化相推遷空謁蒼梧帝徒尋溟海仙已聞蓬海淺豈見三桃圓倚劍增浩歎捫襟還自憐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齊賢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楚郢徙東

郢月至八日上弦至二十三日下弦神仙傳麻姑謂王遠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漢武内傳王母降漢宮侍女以玉盤乘仙桃七顆大如鴨子形圓青色王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帝將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

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

側疊萬古石横爲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情親不避馬爲我解霜威（齊賢曰）王篇緹黃色

荆門浮舟望蜀江

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是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鴈花飛出谷鶯芳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識遥火應到渚宫城【齊賢曰】明月峽隸渝州成都府有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唐峽州夷陵縣有巴山通與江陵縣有楚渚宫【士贇曰】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洲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

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齊賢曰】巫山縣圖經巫山綿亘七百里非午夜不見日月江行彷彿九峯三峯在後不見巴江黃牛峽在峽州高崖間有石如牽牛人黑牛黃

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遂步巫山嶺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霞外倚穹石飛步凌絶頂極目無纖煙却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齊賢曰】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鬼門關隔山即瞿塘峽上有瞿塘關下瞰灩澦堆其東小路數百步絶處即白帝祠旁有三峽堂臨瞿塘峽口自此半日至夔州【士贇曰】張揖曰穹石大石也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猨響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齊賢曰】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

早發白帝城 一作白帝下江陵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一作須臾過却萬重山【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後爲劉備屯戍之地改名永安夔州陸路至江陵府九百四十五里

秋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

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齊賢曰〕唐荊門縣隸江陵府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在荊門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晉張翰思鱸魚事見前剡縣隸會稽多名山水

江行寄遠

刳木出吳楚危槎百餘尺疾風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別時酒猶在已爲異鄉客思君不可得愁見江水碧〔齊賢曰〕易繫辭刳木爲舟說文槎邪斫木〔士贇曰〕史記張騫乘槎乃刳全木爲之至今沅湘中有此名爲艒䑶船

〔全集卷二十二〕九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齊賢曰〕楊惲書曰田家作苦子虛賦注彫胡菰米也

下涇縣陵陽溪至澁灘

澁灘鳴嘈嘈兩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側足不容舠漁子與舟人撐折萬張篙〔齊賢曰〕小船曰舠

下陵陽沿高溪三門六剌灘

三門橫峻灘六剌走波瀾石驚虎伏起水狀龍縈盤何慙七里瀨使我欲垂竿〔齊賢曰〕甘州記桐廬有七里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昨夜誰爲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巖下音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琴朝來果是滄洲逸酤酒醍盤飯霜栗半酣更發江海聲客愁頓向杯中失

〔全集卷二十二〕

宿鰕湖

雞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提攜採鉛客結荷水邊沐半夜四邊開星河爛人目明晨大樓去岡隴多屈伏當與提斧翁前溪伐雲木〔齊賢曰〕說文鉛黑錫大樓隸宣城

懷古三十四首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羅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閑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句踐徵絶豔揚蛾入吳闗提携館娃宫杳眇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齊賢曰句踐以西施獻吳王事見前卷〕〔士贇曰苧羅山在諸暨縣南五里靈岩山在蘇州城西二十里又名硯石山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宫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山頂之屬〕

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齊賢曰王羲之為右軍將軍會稽長史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真有鑒裁之雅愛鵝事見前〕

上元夫人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著赤霜袍手提嬴女兒閑與鳳吹簫眉語兩自笑忽然隨風飄〔齊賢曰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事已詳見前卷嬴女秦穆公女弄玉也喜吹簫作鳳鳴〕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江西月曾照吳王宫裏人〔齊賢曰吳王夫差都蘇州有苑姑蘇臺春宵宫海靈館館娃閣以宫妓千人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

越中覽古

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宫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飛〔齊賢曰史記越王句踐四年伐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復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謀之二十二年一旦棄之可乎乃鼓進兵吳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鷓鴣見前〕

商山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雲窻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

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齊賢曰陳留志章便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世謂之園公與河内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爲友避秦入商山是爲四皓後說高祖太子得不易事並見四卷雒書曰秦失金鏡喻明道也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北辰最高者又云心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元子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璞曰雄曰虹謂陽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以喻戚夫人也

過四皓墓

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雲蘿尚宛然荒凉千古跡蕪沒四墳連伊昔鍾金鼎何年閉玉泉隴寒惟有月松古漸無煙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紫芝高詠罷青史舊名傳今日併如此哀哉信可憐（齊賢曰唐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四皓事見前說文魅老物精也

峴山懷古

訪古登峴首憑高眺襄中天清遠峯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見遊女醉酒懷山公感嘆發秋興長松鳴夜風（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鄭交甫弄珠山公簡事見前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絶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泣成血（齊賢曰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單于使衛律召降武受辭舉劍擬之武不動單于乃幽武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明年李陵降乃使陵至海上說之武曰武必欲降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與我決去後昭帝即位數年與匈奴和親求武等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有之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陵起

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單于召會武官屬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李陵與蘇子卿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

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齊賢曰張良事見前卷)

金陵三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一作即)長安地即帝王宅山爲龍虎盤(一作碧雨樓臺滿青山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塹(一作江塞)淨波瀾醉客回橈去吳歌且自歡(一作誰云行路難)(齊賢曰晉元帝南渡即帝位都于建康諸葛亮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迴江(一作漢)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一作瀛州)

其三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一作小)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齊賢曰六代吳晉宋齊梁陳也)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塡膺(齊賢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

過彭蠡湖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

雅豈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遥月緑蘿愁鳴猿碧水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齊賢曰】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石鏡見前繼風雅者繼靈運也【士贇曰】晉許邁少恬靜不慕仕進徧遊名山採藥欲斷穀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 二篇或同或異故併錄之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欲將繼風雅豈徒清心竟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泯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隱遥月緑楓鳴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士贇曰】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沮謝畝琴高事見前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齊賢曰】貢衡志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取其雛育之喜卧沙中以沙自浴自拍甚適蓋巢於山林下浴海岸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全碧晃曜時時自奮舒其尾圓如錦褥俗謂之朝無朝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矜衒者古有烏夜啼曲【士贇曰】古樂府有焦仲卿妻詞仲卿為府吏不歸妻之父母逼之改嫁妻守節而死此引以比之也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使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懷古一作留客【齊賢曰】晉書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庾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武昌郡治武昌縣治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乃唐鄂州江夏郡之武昌縣而唐鄂州乃晉武昌郡之沙羨縣沙羨有夏口對岸曰如此則晉武昌自有南樓今鄂州南樓特後來名之耳太白豈未之考耶

望鸚鵡洲懷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鏘鏘振金

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齊賢曰後漢書禰衡平原人有才辨而尚氣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欲殺之送劉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後黃祖竟殺之斗筲言器小也鷙鶚以諭黃祖孤鳳以諭衡寡識冒天刑太白偽禍衡長傲使氣以喪其身也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王贊曰巫山及宋玉賦高丘神女事見前

金陵白楊十字巷

白楊十字巷北夾湖溝道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宮城盡傾倒六帝餘古丘樵蘇泣遺老

齊賢曰六帝吳晉宋齊梁陳晉灼曰樵取薪蘇取草也

謝公亭

蓋謝朓范雲之所遊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齊賢曰世說過江諸人每至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士贇曰列子古猶今也

紀南陵題五松山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當時版築輩豈知傅說情一朝和殷人光氣為列星伊尹生空桑指庖佐皇極桐宮放太甲攝政無愧色三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曠哉至人心萬古可為則時命或大繆仲尼將

其一作

奈何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歸來歸去來

一作歸去來歸去

宵濟越洪波

齊賢曰左傳聖達節老子曰盛德容貌若愚傳岩在虞虢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岩爰立作相莊子傳說之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列子伊尹生空桑注伊尹毋居伊水上既孕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

無顧明日視舊水出東走十里顧視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命曰伊尹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相伊訓成湯既没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王未足變營于桐宫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詩箋云龜山蒙山也柯斧柄士贇曰書注皇太極中也太甲成湯長孫

夜泊牛渚懷古 此地即謝尚聞袁宏詠史處出處已見前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一作洞庭去 楓葉落一作正紛紛

姑熟十詠

姑熟溪

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漾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 齊賢曰宣州當塗縣姑熟溪自蕪湖東流至采石入江

丹陽湖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歸舟歌聲逐流水 齊賢曰史龜策傳曰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士贇曰丹陽湖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春秋元命苞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津也

謝公宅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荒庭衰草徧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齊賢曰太白渡牛渚至姑熟悦青山欲終焉謝公謝朓也

陵歊臺

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嶂列遠空雜花間平陸閑雲入窓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士贇曰臺在當塗黄山上宋武帝南遊登此因建離宫焉

桓公井

桓公名已古廢井曾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秋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潔 士贇曰桓公井在當塗東五里白紵山上桓温領妓遊山奏樂好爲白紵歌因名焉

慈姥竹

野竹攢石生，含煙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吟曾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凋，貞心常自保。（士贇曰：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山上出竹，堪為簫管。李善文選注：慈姥山竹作簫笛，有妙聲，故歷代常給樂府，又呼為鼓吹山。）

望夫山

顒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齊賢曰：望夫化石事見前卷。山在當塗縣，正對和州郡樓。）

天字集本二二　三三

牛渚磯

絕壁臨巨川，連峯勢相向。亂石流洑間，迴波自成浪。但驚群木秀，莫測精靈狀。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士贇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

靈墟山

丁令辭世人，拂衣向仙路。伏鍊九丹成，方隨五雲去。松蘿蔽幽洞，桃杏深隱處。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士贇曰：丁令鳥事見前。靈墟山在當塗南十里。）

天門山

迥出江山上，雙峯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參差遠天際，縹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遙，迴首沉青靄。（齊賢曰：天門山見前卷。）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二

天字集本二二　三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閑適三十六首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畧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青蓮宮永願恣遊眺

士贇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illegible]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此言人之初身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也虛皇四十九章經云子知悲人不能悲身地水火風假合四大延土爲器托炬火中而得堅固子身猶器法猶炬火能捍子身成不壞質維摩詰經云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是身無作風刀所轉楞嚴經佛問通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偈對佛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劫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又曰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楞嚴經云風性無體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佛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爲虛空云何風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如來藏中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士贇曰楡日中天言高及天半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

翛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吞討破萬象搴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

齊賢曰晉志海傍蜃氣成樓臺士贇曰黃庭經云靈雅君衣青錦丹裳黼細起

信論問曰諸佛無邊方便能於十方利益衆生何故衆生常不見佛或覩神變或問說法答曰如來實有如是方便但要衆生其心清淨乃爲現身如鏡有垢色像不見垢除則現衆生亦爾心未離垢法身不現垢離則現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一作飲）還應（一作歸來）倒接䍦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士贇曰倒接䍦見前〕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

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齊賢曰陶潛爲彭澤令八十日唐建昌縣隸洪州豫章郡〕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士贇曰莊子人有畏影而走者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齊賢曰晉志軒轅右角南五星曰酒星主享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漢武太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水如酒魏徐邈醉酒太祖怒鮮于輔曰平時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耳〕

其三

三月咸陽城（一作時）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齊賢曰唐咸陽郡乃秦之故都〕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

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精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齊賢曰辭粟即首陽及金液糟丘蓬萊並見前】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卻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薔薇緣東窗女蘿遶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復命酒樽獨酌陶【喜也】永夕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為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齊賢曰傳說版築李斯鷹犬事見前唐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山抵天津】

尋山僧不遇作【金陵】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窗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徘徊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況聞青猿哀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齊賢曰建康圖經梁武時有僧講經于長干山天雨寶花今有雨花臺】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丘疊嶺礙河漢連峯橫斗牛汪生面北阜池館清且幽我來感意

氣擕兹列珍羞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為樂不知秋【齊賢曰陵陽寶子明與浮丘公也　士贇曰為樂不知秋者蓋言為樂之極不知老之將至而忘其悲秋之思也】

其二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星【一作大】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我行植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達五更吳

歛逆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
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莓苔齊賢曰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註曰夏言星火獨指房心宋玉招寬吳歈蔡謳奏大呂士贇曰史律書曰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
銜杯時晚酌東牕下流鶯復在玆春風與醉
客今日乃相宜齊賢曰秦王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酒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
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長松爾何
知一作本無情蕭瑟為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
閒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一本云春草遍綠野新鶯有佳音落日不盡歡恐為愁所侵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清風尋空來岩松與共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下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齊賢曰漢文翁為蜀守作石室名玉堂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
誰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士贇曰此詩太白蓋用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之意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
散且飛孤雲還空山眾鳥各已歸彼物皆有
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非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
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
沒落日孤雲還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
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
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門黃雲蔽龍山嘆

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齊賢曰）羅浮山麻姑壇事見前唐蓬池蓬山郡治蓬池縣唐代州鴈門縣有關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閑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白雪亂纖手綠水清虛心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齊賢曰）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與鼓琴者白雪曲名

〔八六〕集卷二十三　九

清溪半夜聞笛

羗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一作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一作情）（齊賢曰）梅花引曲名（士贇曰）隴水玉關事見前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卧青（一作名）山雲遂爲青（一作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寵辭桂方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隔雲車來何遲撫巳空嘆息（齊賢曰）鼺鼠如猨肉翼若蝙蝠聲如人鷩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與博者爲誰曰是洪厓先生

夏日山中

嬾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齊賢曰）陶潛飲酒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

〔八五〕集卷二十三　一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巳忘情（士贇曰）太白此詩擬陶之作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眞心曠刼斷出沒(齊賢曰青蓮宇梵宮也廬山寺及東林虎溪事見前(士贇曰)維摩詰經曰舍利佛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佛不必是坐爲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不捨道法而現見事是爲宴坐心不在内亦不在外是爲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釋藏經十六祖羅睺羅見僧迦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全體常寂)

尋雍尊師隱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齊賢曰青牛花蘂上青虫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鶴經白鶴陽鳥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色白)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齊賢曰梅花落笛中曲也)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齊賢曰晉石虎篡位作大武殿於襄國昔子胥諫吳王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齊賢曰異物志鷓鴣鳥其志懷南不思北徂漢陽縣在大别山之西)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

巾吾於爾何有（士贇曰陶潛傳語詳見前）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齊賢曰敬亭山見前註）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齊賢曰日入曰暝）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彩雲思作賦丹壁閒藏書梗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如何（齊賢曰梗水中浮木）

懷思一十一首

秋夜獨坐懷故山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天書訪江海雲卧起咸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但奉紫霄顧非邀青史名（齊賢曰謝安初盤桓東山屢違朝命及登台輔常有東山之志屈原名平作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咸京咸陽也相如長楊賦諫獵事見前）莊周空說劍墨翟耻論兵拙薄遂疎絶歸閑事耦耕顧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為誰明（齊賢曰莊子有說劍篇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至郢見楚王曰聞王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王曰不必得宋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班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備之弗能入乃輟不攻宋）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撫琴之潛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飡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黃金花頽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誰傳廣陵散但哭邛山骨泉戶何時明長掃狐兎窟齊賢曰唐鄧州南陽郡寰宇記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不與群山連白水邑名見前盛弘之荆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厓水極甘香嵇康將刑東市顧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絶矣

憶東山二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其二

我今攜謝妓長嘯絶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齊賢曰謝安攜妓東山事見前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牕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齊賢曰晉書王子猷訪戴安道興盡而返事見前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齊賢曰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元宗時為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晚節放誕自號四明狂客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齊賢曰四明山見前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齊賢曰知章越州會稽郡人）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煙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齊賢曰丹砂見前）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摇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齊賢曰唐夜郎縣隸溱州桃花水見前）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感遇三十一首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相似（一本首四句云路海思仲連遊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峰弄水涉萬壑下同）愛此從冥搜永懷臨湍遊一為滄波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搖煙空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歸時落日晚躞蹀浮雲驄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樂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

勝晩遇羞比垂釣翁[齊賢曰]新豐事見前[注][士贇曰]此詩樂府富貴之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矉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齊賢曰]西施與東鄰矉及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事並見前[注][士贇曰]此詩刺時以色相尚而不好德者故末句反言之曰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也

擬古十二首[士贇曰]擬古者擬古詩也古人多有此體至於何意亦不大相遠焉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齊賢曰]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又曰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唐]鄜州有金徽州隸振武軍[士贇曰]古詩衆星何歷歷梁宗懍荆楚歲時記黃姑即河鼓也蓋語訛所致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庾師成遠期篇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華稱淚眼羞明鏡愁帶減寬衣得書未言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歇獨掩青樓扉此篇傷時窮兵黷武行役無期度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誹真有國風之體此聯卷之所謂聖於詩者歟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窻懸清光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齊賢曰]古詩西北有高樓玉堂陌上桑及韓娥歌響繞梁鴛鴦事並見前[士贇曰]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此詩喻賢者懷才抱藝有以聳動人之耳目而不肖以身輕許於人思得同心同德者而依附之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

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
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
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齊賢曰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潘岳詩欻如敲石火提壺云提壺沽美酒士贇曰此篇達生者之詩也古詩中有此體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
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
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齊賢曰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士贇曰此遊仙詩體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
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
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
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
轍鮒齊賢曰蕭史吹簫感鳳凰來事見前漢書疏廣疏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邑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士贇曰按鮒字本作魚若作魚是重一字今當作鮒莊子守鯢鮒注曰鮒音附又音蒲李云鯢鮒皆小魚也當作鮒音蒲無疑此篇亦達生而能與時卷舒者其太白之素志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
頹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
鳥何爲眷南翔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
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
簸揚齊賢曰晉志太白西方秋金義也進退以候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曰彗星所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彗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鷹將犬言昔韝鷹牽犬羅於田野今皆爲王侯矣大東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士贇曰按此篇當是太白從永王璘時嘗作詩諷王勤王而王不從知王不足與有爲故作是詩也運速天地閉喻明皇晚年賢人隱而群小用事也胡風結飛霜喻祿山兵叛也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殺戮也六龍頹西荒喻明皇西幸也太白出東方彗星揚清光喻兵興除舊布新也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喻王原非南人何爲眷眷於南方也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喻起於行伍而能立功者已致高位也今卒伍之徒能

立功者尚致高位王何爲眷眷然擁兵南方翔翔江上而不爲勤王之擧以立功名取爵位也哉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喻王終不足與有爲如北斗之空有斗名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空有箕名而不可以簸揚也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後人作詩明譏顯刺者所可同日語哉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豈不朽榮名在麟閣[士贇曰李善曰春華喻少時也此篇乃潔譏世故同歸於盡惟當因時立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飮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齊賢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司馬相如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

夏死夏生秋死神仙傳壺公賣藥於洨南市日入後跳入壺中[士贇曰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太白素志學仙此詩是反古詩中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之意猶反騷云

其九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士贇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莊子曰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其十

僊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綠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齊賢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北上正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

不成圓佳期絲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士贇曰此比興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慕君之爵位而欲仕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纔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楚詞者曰不敢指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彩雲重者喻文謂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獻言於君去天遠而爲女謁讒夫之所蔽錮也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眷之意云耳涼風亦薄德之形容也辭微意懇可謂怨而不誹者矣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飲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齊賢曰淮南子曰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註球琳琅玕皆美玉登山望夫化石事見前卷士贇曰此篇其太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海心居魏闕倦君憂國之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末四句意是嗟歎之白雖遠竄昏亂隔絕遠方然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辭嚴意婉悲夫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齊賢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王令宋玉賦神女事見前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齊賢曰漢書音義云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爲神曹植洛神賦曰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士贇曰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諷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對人說夢以爲誠有是事至爲傳奇以實之惟太白知其托辭而譏之可謂識見高遠者矣

其三

裂素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

無人來征鴻務隨陽又不爲我樓委之在深
篋蠹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閭不
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齊賢曰]鄭玄注禮記
曰素生帛也孔安國
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蠹魚書中蟲也[士贇
曰]晉書殷羨字洪橋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
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橋不爲致書郵

其四

美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
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
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士贇
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
時傳寫之誤編詩者不能別姑存于此卷觀
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
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泛瑟
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
飛相呼向蓬闕[士贇曰]此比興之詩以
喻賢者相招以求祿仕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娥眉豔曉月一笑
傾城歡高節不可奪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
晚不爲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士贇
曰]此篇喻賢者有所抱負審所去就不肯輕
以身許人惟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無
聞思見君子盡心以
事之與共祿位也

其七

揭來荊山客誰爲珉玉分良寶絕見棄虛持
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
損沉冥道所群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
連及夷齊可以躡青芬[士贇曰]按此篇已見
二卷古風三十六首
但有數語之異編
詩者故兩存之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
將安歸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烏得薦宗
廟爲君生光輝[齊賢曰]陶潛詩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士贇曰]此篇比
興之詩刺時賢之不能引類拔萃以爲國用
者歟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

混於常人之中常人類多而賢人類少農夫
既不異孤犢將安歸蓋謂農夫知稼穡者以
喻惟賢則知賢也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
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
如此則將安適歸乎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萎
飛者喻在野之賢惟恐老之將至埋光鏟彩
與草木俱腐也鳥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者
以喻在野之賢冀望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
羽儀朝廷也嗟夫士懷才而
不遇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翦爪
投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

木禾黍咸傷萎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
縢若不啓忠信誰明之〔齊賢曰〕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
位天子負扆正南面而立武王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周公爲三壇北面植璧秉珪告
于大王王季文王又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
名之曰鴟鴞王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
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造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士贇曰〕此
詩懼讒也㮣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

其二

搖裔雙綵鳳婉孌三青禽往還瑤臺裏鳴舞
玉山岑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精衛
鳥銜木空哀吟〔齊賢曰〕秦娥弄玉也張揖曰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爲王
母取食〔士贇曰〕此篇比興之詩於時蓋有所
諷刺焉彩鳳青禽以比倖幸之人瑤臺玉山
以比宮掖秦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蓋
以諷刺當時出入宮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
貴位者精衛銜木石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
之心盡忠竭力而不見知者其意微而顯矣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清風
欲傾倒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
見托夢遼城東〔齊賢曰〕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門民間謂之青
門〔士贇曰〕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
歸感時觸物而動懷眷之思者歟綠楊海燕
以起興也究然國風之
體所謂聖於詩者此哉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
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

艷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
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士贇曰】此詩太白作於竄逐之後乎身在遐荒心懷舊國寓意悲惋哀哉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
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
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齊賢曰】王子晉與浮丘公事見前【士贇曰】此詩盡有所懷託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疎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
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輝當榮君不
採飄落欲何依【士贇曰】此篇喻賢者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若不採之惟有飄零老死而已將安所依乎是可嘆也

其三

昔余聞姮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
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蛾
眉隨手會凋歇【士贇曰】此篇遊仙體也末句諷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者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
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
言恩情遂中絕【齊賢曰】此篇櫽括宋玉答楚王問及高唐登徒子好色賦事見前【士贇曰】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之意耳如後篇詠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寫懷一十二首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
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
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疎散人屢貽褊促誚雲
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或時清風來閒倚欄
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間
從此一投釣【士贇曰】帙書衣也毛詩青蠅能汙白使黑莊子陽春白雪其調高其和寡嚴光謝客事見前卷此太白寫心之作觀此則前效古一首槩可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齊賢曰唐生決疑事見前史記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司馬季主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士贇曰太白雅尚沖澹是亦書懷之士也）

江上秋懷

餐霞臥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朔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齊賢曰爾雅注杜蘅似葵而香士贇曰漢書哀閔散髮絕世此太白傷己之作也不惟傷己而復爲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淒其流浪情海懷結滄洲（一作遠心飛蒼梧）霞（一作遐）想遊赤城始探蓬壺事（一作術）旋覺天地輕澹然吟（一作息）高秋閑臥瞻太清蘿月掩（一作隱）空幕松霜結（一作雲散）前楹滅見息群動獵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齊賢曰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蓬萊方壺也士贇曰太白當謫逐之時乃能以仙遊自解可謂善處患難者矣）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爲樂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齊賢曰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事見前寰宇記皖水在懷寧縣西北灊縣有天柱山）俟乎太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攀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齊賢曰太隱事見前）

上崔相百憂章（時在潯陽獄）

共公赫怒天維中摧鯢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火焚崐山玉石相磓仰希霖雨灑寶炎熤箭發石開戈揮日廻鄒衍慟哭燕霜颯來齊賢曰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微誠不感猶縈夏臺蒼鷹摧擲丹棘崔嵬豪聖凋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頹穆逃楚難鄒脫吳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咍驥不驟進麟何來哉齊賢曰史記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郅都郅都爲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豪聖周公也周公遭流言之變王道凋朽故曰以下諸詩哀傷之檀弓孔子歌曰太山其頹乎漢書楚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後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舂於市鄒陽齊人仕吳久之吳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王不納其言於是陽去之梁從孝王遊齊賢曰說文楚人謂相啁曰咍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金瑟玉壺盡爲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非罪尼父無猜覆盆儻舉應照寒灰齊賢曰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老子天網恢恢踈而不漏孔子曰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罹鯨鯢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頹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棲棲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時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齊賢曰左傳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齊之北曰渤海燕之東曰遼海左傳晉侯曰南冠而泣者誰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曰伶人也遂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士贇曰時安禄山反范陽燕地故云蓊胡沙而四塞日君象時明皇方幸蜀都故曰遷白日於西秦高堂喻朝廷也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

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桂因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為此緊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耽我年徒儻辦美玉君收白珪

齊賢曰寰宇記江南三峽其前唐志沂州府長縣有鄱陽湖其州豫章郡南昌縣本豫章縣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疾趨就下風立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何也子高曰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耕而不顧子胥鴟夷事見前卷漢祖醢彭越以徧賜諸侯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

齊賢曰唐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爆骨於此因以名湖寰宇記羿殺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關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吁天可聞吾將問蒼昊

齊賢曰赤沙湖在洞庭西通為沙湖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齊賢曰捫摸也南山皓即商山四皓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齊賢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事見前班超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特本所從三千餘人平定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歸一作路

江外老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蕪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齊賢曰黃鳥黃鸝也士贇曰此太白流離湘楚之詩于食息不忘君其志亦可哀矣

詠物二十三首

聽蜀僧濬彈琴 蜀中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齊賢曰[illegible]之綠[illegible]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山海經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郭璞曰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魯東門觀刈蒲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鐮若轉月拂水生連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貴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罷衣能再拂不畏素塵蕪士贇曰龍鬚草名此詩借蒲起興以自比也其有望君再用之意乎白之志亦可哀矣

詠鄰女東牕海石榴

魯女東牕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齊賢曰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八百里到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船沉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士贇曰此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事之之意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瀟灑終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齊賢曰冪覆也

詠山樽二首 前一首作詠折少府山癭木樽

蟠木不凋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齊賢曰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規矩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

鵡（一作粉放歸山留別陸侍御不遇詠鸚鵡）

落羽辭金殿孤鳴咤綉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齊賢曰此太白自況也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紫藤樹

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齊賢曰歌鳥見一卷）

觀放白鷹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王贊曰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其二

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隲擢切）自有雲霄萬里高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粉壁爲空天丹青狀江海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博平眞人王志安沉吟至此願掛冠松溪石磴帶秋色愁客思歸坐曉寒（齊賢曰唐博州博平郡博平縣掛冠辭祿而去也）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齊賢曰王喬爲葉令有神術及赤松事見前卷）

觀元丹丘坐巫山屛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家綵屛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千里翠屛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荆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氤氳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嵩丘夢綵雲（齊賢曰巫山三峽及陽臺神女事並見前南史景陵王子良傳賁字文煥善畫能於扇上圖止水咫尺之內便登高萬里爲遙士贇曰緬邈長遠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潨雲漢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曾清澤古苔幽緘黛相傳何必向天台齊賢曰說文瀑飛泉也潨水會也又小水入大水本草曾清生蜀中山谷及越巂陶隱居云與空青同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齊賢曰本草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一名奈何草生高山谷及野田陶隱居云處處有近根處有白茸狀似人白頭故以爲名

流夜即題葵葉

慙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齊賢曰左傳趙莊子曰智而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真僧閉精宗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青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牕瀛海入几案烟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陟想像徒盈嘆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二首

園花笑芳年池草艷春色猶不如槿花嬋娟玉階側芬榮何夭促零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赩王齊賢曰槿花朝華暮落一名日及一名蕣華取一瞬之義

其二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現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橫天更不流(齊賢曰全篇事並見前註)

南奔書懷

遥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爛寧戚未匡齊陳平終佐漢攙搶掃河洛直割鴻溝半壓數方未遷雲雷屢多難(齊賢曰甯戚歌見前卷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作縱平使遊學仕魏王咎爲太僕人或讒之平亡去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悅之拜爲都尉掃河洛謂祿山以據洛陽也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鴻溝以東爲楚)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按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自來白沙上(一作兵羅滄海上)鼓譟丹陽岸賓御如浮雲從風各

消散(齊賢曰天人指永王璘張翰因秋風起思蓴鱸事見前宣州當塗縣貞觀八年省丹陽縣入焉縣有丹陽湖)舟中指可擲城上骸爭爨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筭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翫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遜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齊賢曰左傳邲之戰楚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楚人圍宋將去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王敦鎮姑孰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其營壘而出數晝寢夢日環其城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巳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詭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蘇林曰秦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大白爲之食昴昴趙分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之也荆軻白虹貫日漢兵臣拔劒擊柱及祖

迯志清中原事並見前卷（士贇曰）按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姑存而置諸卷末以俟心知其意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五

題一十二首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喘息飡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牕外曉池水階下明忽耽笙歌樂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携凌太清（齊賢曰抱朴子曰金液太一所服而仙者太清天也蓬海玉京山見前）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并序）

丹丘家于潁陽新卜别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巖映鬱

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此作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群卜地初晦跡與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雲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願狎青鳥拂衣棲江濆（齊賢曰潁水洪崖見前）

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美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湖平見沙汭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花下興愴與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滅（士贇曰毛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洗脚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牀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一作雙）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齊賢曰輿地志秣陵縣新亭隴有勞勞樓宋改為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此亭齊朝南苑又晉陸機故宅）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一作秀）荒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簟為余置金樽醉罷（一作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齊賢曰好鵝愛竹事見前平原陸機也事亦見前）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嵒信頻及許為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共

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沉懷丹丘志冲賞歸寂寞竭來遊閩荒捫涉窮禹鑿貫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憑雷躡天窻弄影憩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 齊賢曰唐閩州長樂郡開元十三年更名福州治閩縣即西漢閩粵王閩中郡之地頻海荒服故曰閩荒廬山隸江州霍山即舒之鎮桓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王贊曰水經砥柱山禹鑿以通河 三山曠幽期四岳聊所託故人契嵩潁高義炳丹䑺 〔全多集未三三〕 四一 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峯壑自矜林端好不羨朝市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携訪神仙從此鍊金藥 齊賢曰三山三神山也四岳恒華泰衡也

題江夏脩靜寺 此寺是李伯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 一作臺 冪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齊賢曰李邕為北海太守天寶中為吉温所陷而殺之於郡代宗贈秘書監國史異纂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㮈而細葉土人謂之玉樹三齊記鄭康成常居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長尺許時人名為書帶草

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聯句 并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絕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于夏侯 〔全多集未二三五〕 三一 廻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 李白 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 高霽 積雪曜陰壑飛流歘陽崖 韋權輿曜一作曈 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 李白士贊曰老子云道生一王弼注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則物由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銑曰青熒光也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文照心益明 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齊賢曰：宛陵録：宣州嚴湍見前

題東谿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晶鹽。齊賢曰：太白傳曰：晚好黄老，渡牛者磯至姑熟，悦謝家青山，欲居焉，故云宅近青山。陶潛門前有五柳，因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全集本二十三）

雜詠一十六首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齊賢曰：後漢志：方山冠似進賢，以五綵縠爲之。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士贇曰：叟，長老之通稱。叔孫通起朝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眞鄙儒，不通時變。

懼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劒如霜。衆女妬蛾眉，雙花競春芳。魏姝信鄭袖，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一作相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人腸。齊賢曰：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悦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悦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全集本二十三）今鄭袖知寡人之悦新人，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何也？袖曰：其似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選入宮爲婕妤，後幸趙飛燕，婕妤失寵，擬古怨歌行曰：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士贇曰：二桃殺三士，見前卷。

觀獵

太守耀清威，乘閒弄晩暉。江沙橫獵騎，山火遶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兎飛。不知白日

暮歡賞夜方歸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齊賢曰李斯云擊甕叩缶彈等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敬亭山見前落梅花羌笛曲也張搏望傳其法於西凉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思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當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不存所用者惟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四曲也 士贇曰太白放逐之餘眷戀宗國之意隨寓而發觀此詩末三句槩可見矣

軍行

騮馬新跨一作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 齊賢曰毛詩註赤身黑鬣曰騮

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齊賢曰匈奴署各種單于有王號者十六等左右賢王四姓曰呼延氏十氏蘭氏喬氏呼延號曰逐世爲輔相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解牀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齊賢曰折楊柳曲名

嵩山採菖蒲者

神仙多苦貌雙耳下垂肩嵩嶽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來採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 齊賢曰此篇是詠仙人王興詩語乃檃括其傳中事神仙傳王興者城陽人居壺谷中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徐樂思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失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

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與閶仙人告武帝服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武帝葬茂陵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瑶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齊賢曰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巳截竹吹之聲相以王子晉吹笙作鳳鳴（士贇曰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擊磬以爲官然能於琴）

流夜郎聞酺不預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漢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齊賢曰光武紀大酺註漢律三人以上群飲罰金四兩今賜得令聚會飲五日酺布也（士贇曰鈞天廣樂南冠君子見前）

放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霈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齊賢曰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史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歲餘徵見文帝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齊賢曰成都記杜宇自天而降拜望帝好稼穡勸人務農至今蜀人將農必先祠杜宇又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洞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今江南處處有之俗名映山紅）

白田馬上聞鶯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繰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悲一作嗤）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齊賢曰古無此體自太白始）

雜詩

白日與明月晝夜尚（一作常）不閑況爾悠悠人

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齊賢曰蓬萊玉樹見前卷

閨情五十五首

寄遠十二首

三鳥別王母銜書來見過斷腸若剪絃其如愁思何遙知玉牕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冩水山中井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爲誰多齊賢曰三青鳥王母使也事見前樂書曰自古善琴者入十餘家一十八樣定之雅度不過伏犧大舜夫子靈關雲得五等而已

其二

青樓何所在乃在碧雲中寶鏡挂秋水一作月羅衣輕春風新粧坐落日悵望金一作錦屛空念此一作綠送短書願因雙飛鴻

其三

本作一行書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

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離居一作君經三春桃李今若爲當牕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紅芳待齊賢曰瑤臺青樓見前

其四

玉筯落春鏡坐愁湖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鄰里青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齊賢曰玉筯淚也湖陽後漢南陽郡光武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嘆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巫山陽臺事見前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淥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一作陰雲隔楚水轉蓬落渭河相

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一作定饒珠江濱）遥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其七

妾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作日日采蘼蕪上山成白道）一爲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一本暉下云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歸遥知不得意玉簡點羅衣）（齊賢曰春陵漢江見前）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坐思行歎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牕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其九

長短春草緑緣階如有情卷施心獨苦抽却死還生覩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閑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齊賢曰卷施即本草葈耳注曰蒼耳）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題月氏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行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未如見之開緘淚相續淚盡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一作云千里若在眼萬里若在心）（齊賢曰師古曰縞素也曲阜善作縞尤爲輕細月氏西域國名）

其十一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一作更不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一作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士贇曰古詩空牀難獨守）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豔色色可飡兮難再得憐君氷玉清逈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

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變忽為別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齊賢曰琅玕玉也士贇曰陸機詩註曰婉變存思貌）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一作別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齊賢曰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梁皇后傳註漢儀帝祖母稱長信宮飛燕事見前）

長門怨二首

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士贇曰詩箋云螢火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室中久無人故有此物是不足畏乃可以為憂）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士贇曰此詩皆隱括漢武陳皇后事以比元宗皇后其意微而婉矣事見前卷註）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卧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

代贈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來多感激胡馬西北馳香鬉搖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去有好言不言久離別燕支多美女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筯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回紋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跡自此滅（齊賢曰竇滔為苻堅秦州刺史被徙流沙妻蘇若蘭織錦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陌上贈美人（一云小放歌行一首在第三此是第二篇）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紅樓是妾家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間玉筯夜垂流雙雙落朱顔黄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班班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士贇曰此篇是詠竇滔妻蘇氏若蘭織錦作回文詩寄夫事詳見前詩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悦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瑶華音齊賢曰吳都賦南榴之木相思樹也

代秋情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穭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凌兔絲空掩紫羅袂一作空閨掩羅袂長啼無盡時齊賢曰穭自生稆兔葵生水中爾雅兔葵頭似葵小葉狀似藜有毛抱朴子曰兔絲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則絲不生於上

對酒

蒲萄酒金叵音頗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一作底奈君何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黄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齊賢曰金屋貯阿嬌事見前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

婦貞心比古松（齊賢曰爾雅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士贇曰秋胡事見前）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代寄情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雲陽一去已遠隔巫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怳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卻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雨絕夢雖往而交疏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爲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齊賢曰巫山青鳥見前）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難離群離群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齊賢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隴水事見前）

思邊（一作春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齊賢曰玉關事見前）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齊賢曰全篇事見前卷）

折荷有贈（此與擬古詩內第十一首數字不同故兩存之）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惆悵涼風前

代美人愁鏡二首

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拂拭交氷月光輝
何清圓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鉛粉坐相
誤照來空悽然齊賢曰神異經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爲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

其二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
將紅袖拂明月爲惜普照之餘輝影中金鵲
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絶藁砧一別若箭弦

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筯并墮
菱花前齊賢曰唐記云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横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宗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曰龍名護有小童名玄冥至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制之遂令玄冥入爐閉戶牖三日夜門開呂暉等搜覓已失所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時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玉筯淚也菱花鏡也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
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別內赴徵三首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
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齊賢曰姑熟望夫山見前

其二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儻
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齊賢曰蘇秦妻不下機事見前

其三

翡翠爲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
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齊賢曰楚關西即武關在楚西界者

秋浦寄內

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餘結荷倦水宿卻寄
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
浦三年北信踈紅顏愁落日白髮不能除有
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

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齊賢曰尋陽郡志大雷口
去舒州望江縣三十里秋浦梁苑魚錦宇並
見前[士]贇曰大雷書是書鮑照登大雷岸與
妹書事按所書曰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
秋潦浩汗山溪張至虔斥思邊劍徑遊棧石
星飯結荷衣水宿旅食貧辛波略壯闊始以
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
霜慘節悲風斷肌去
親為客如何如何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
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掃盡更還
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何得雄鸞雖各飛遊
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
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妾家三作相
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
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
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迴照窺鏡不自識別
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此太白自道也
齊賢曰大樓山隸宣城秋浦梁苑陽臺行雨
曲度入紫雲事並見前秦吉了出邕及占城

即結遼鳥能言勝於
鸚鵡黑色兩眉獨黃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廓婉婉
綠紅潛胡燕別主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
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
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歎淚下不
能緘齊賢曰陽廣記曰胡燕胷斑聲小珠簾見前[士]贇曰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孟秋之月黃帝少皞
註曰少皞金天氏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雲母碓風掃
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齊賢曰本草雲母久
服輕身延年生泰山山谷石
楠生華陰山谷葉狀如枇杷

其二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
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一本作不著鞭

贈內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齊賢曰後漢周澤爲太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不齋醉如泥）

任潯陽非所寄內

聞雞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知登昊章嶺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相見若悲歎哀聲那可聞（齊賢曰蔡琰再嫁董祀時爲曹操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操請之時公卿名士滿堂操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公見之及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旨甚酸哀公曰文狀已去柰何姬曰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公感其言追原祀罪）

南流夜郎寄內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踈北鴈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鵶頭襪（齊賢曰長干見前〔士贇曰〕莊子云眉目顏色之好）

其二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齊賢曰毛詩註皙白色也）

其三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齊賢曰越州若耶溪徐浩改爲五雲溪）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齊賢曰唐安州東山郡越州會稽郡）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絶（齊賢曰明皇賜賀知章鏡湖剡溪一曲）

浣紗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青娥紅粉妝一雙金齒屐兩足

白如霜

示金陵子 一作金陵子詞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窻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齊賢曰漢書註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歌猶言吳歌越吟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士贇曰事並見前

其二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有柰愁何 士贇曰事並見前

其三

東道煙霞主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我亦爲君飲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傾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哀傷 六首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士贇曰日本國蓬壺碧海蒼梧白雲等事並見前

白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宣州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與見曉月更似發雲陽溧水通吳關逝川去未央故人萬化盡閉骨茅山岡天上墜玉棺泉中掩龍章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逸氣竟莫展英圖俄夭傷楚國一老人來嗟龔勝亡有言不可道

雪泣憶蘭芳 齊賢曰雲陽溧水吳闕未央宮 芧山王楫事並見前晉書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漢書龔勝死時年七十九有老父來弔哭甚哀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趍而出莫知其誰

其二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悲來欲脫劍挂向何枝好哭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 齊賢曰左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士贇曰〕季札挂劍徐君墓丹陽茅山事並見前

其三

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鶴來未成霖雨用先天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更不開 齊賢曰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太尉王衍也陶侃母死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嵇康臨刑曰廣陵散於茲絶矣

哭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 一作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黃泉下還應醉大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宣城哭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安得相如草空餘封禪文池臺空有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陵劍千秋在古墳 齊賢曰敬亭山隸宣城漢書相如病甚天下使使往取書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曰長卿未常有書時時書者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二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使者奏焉天子異之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然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閒意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五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六

吳會郭雲鵬萬程編次

表三首 書六首 總九首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胡馬矯首嘶北風以跼顧越禽歸飛戀南枝而刷羽所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墜於本根在物尚然矧於臣子臣位叨盤石辜負明時才闕總戎謬當強寇駑拙有素天實知之伏惟陛下重紐乾綱再清國步憖臣不逮賜臣生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然臣年過耳順風瘵日加鋒鏑殘骸劣有餘喘雖決力上道而心與願違責會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非有他故以疾淹留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飛慙墜屨之還

收喜遺簪之再御不勝浮戀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爲庶非一朝也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羣生屬望粤自明兩光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剥亂中原雖平嵩丘塡伊洛不足以掩宫掖之骸骨決洪河灑秦雍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腥毒浸區宇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劒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斬

巨猾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兇及虞而乃去去元兇者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爲災赤伏再起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愚夫千慮或異一得何者賊臣楊國忠蔽塞天聰屠割黎庶女弟席寵傾國弄權九土泉貨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荐臻重懼暴亂

〔李太白集卷二十八〕 三

百姓力屈即欲平殄發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今自河以北爲胡所陵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爲洪溝宇宙峴屼昭然可覩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

以爲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譸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況齒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物其中銀坑鐵冶連緜相屬剡銅陵爲金完煮海水爲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横制八極克復兩京俗畜來蘇之歡人多徯后之望陛下西以峨嵋

〔李太白集卷二十六〕 四

爲壁壘東以滄海爲溝池守海陵之倉獵長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上皇居天帝運昌之都儲精眞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劍閣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應率然之舉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以聞

爲宋中丞自薦表

臣某聞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屯而君子用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眞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旣潤色於鴻業或間進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爲賤臣詐詭遂放歸山閑居製作言盈數萬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淸雪尋經奏聞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顯戮若三道稱美必九錫光榮垂之典謨永以爲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稱屈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爲淸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暉流覆盆之下照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不勝慺慺之至敢陳薦以聞

代壽山荅孟少府移文書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峯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于維揚孟公足下曰僕包大塊之氣生洪荒之間連翼軫之分野控荆衡之遠勢盤薄萬古邈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峯倚斗極而横嶂頗能攢吸霞雨隱居靈仙産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寶豁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閬風接境何人間巫廬台霍之足陳耶昨於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一作叱)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太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爲天地

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假令登封禋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皆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使載圖典亦未足爲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爲尺鷃不羡於鵬鳥秋毫可並於太山由斯而談何小大之殊也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傍道燒山披訪不獲非通談也夫皇王登極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河圖洛書以應符設天綱而掩賢窮月竁以率職天不祕寶地不藏珍風威百蠻春養萬物王道無外何英賢珍玉而能伏匿於巖穴耶所謂傍道燒山此則王者之德未廣矣昔太公大賢傳說明德棲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巖卒能形諸兆朕感乎夢想此則天道闇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捨築作相佐周文讚武丁總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穴爲養賢之域林泉非祕寶之區則僕之諸山亦何負於國家矣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爲容道爲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虯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旣而童顏益春眞氣愈茂將欲倚劒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飡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爲難矣卽僕林下之所隱容豈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

借之以物色發之以文章雖煙花中貧沒齒
無恨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獸以驅之四荒
磔裂原野使影跡絶滅不干戶庭亦遺清風
掃門明月侍坐此乃養賢之心實亦勤矣孟
子孟子無見深責耶明年青春求我於此巖
也

上安州李長史書

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
百家至於聖賢相似厥衆則有若似於仲尼
紀信似於高祖牢之似於無忌宋玉似於屈
原而遥觀君侯竊疑魏洽便欲趨就臨然舉
鞭遲疑之間未及廻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一本無此一字
事有形似而類眞惟大雅含弘方能
恕之也白少頗周慎忝聞義方入暗室而無
欺屬昏行而不變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迹
君侯流愷悌矜恤之恩戢秋霜之威布冬日
之愛睟容有穆怒顔不彰雖將軍息恨於長
孫之前此無慙德司空受揖於元淑之際彼
未爲賢一言見宥九死非謝白孤劍誰託悲
歌自憐迫於恓惶席不暇暖寄絶國而何仰
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遠客汝
海近還郥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
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飫中山之醇酎屬
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之
視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
怒蟷螂之臂御者趨召明其是非入門鞠躬
精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却以爲賢
無鹽因醜而獲齊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
能比之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下懷周易履虎
之懼懇以固陋禮而遺之幸容寬越之辜深
荷王公之德銘刻心骨退思狂僭五情冰炭
罔知所措晝愧於影夜慙於魄啓處不遑戰

跼無地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辭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爲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餘論何圖叔夜潦倒不切於事情正平猖狂自貽於恥辱一忤容色終身厚顔敢昧負荆請罪門下儻免以訓責恤其愚蒙如能伏劍結纓謝君侯之德敢以近所爲春遊救苦寺詩一首十韻石巖

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干視聽幸乞詳覽

與賈少公書

宿昔惟清勝白綠疾疲薾去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横潰將何以救之生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且殷深源廬嶽十載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卜江左興亡謝安高卧東山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恥振玄邈之風混遊漁商隱不絶俗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虚名方之二子實有慙德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爲唯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欵惠子知我夫何間然勾當小事但增悚惕

一作佩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某啓辭違積年伏戀軒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體起居萬福某蒙恩才朽薾邁徒延聖日少忝末吏本乏遠圖中年廢鈌分歸園壑昔相公秉國憲之日一拔九霄拂刷前恥昇騰晚官恩貸稠疊實戴丘山落羽再振枯鱗旋躍運以大風之舉假以磨天之翔衣繡霜臺含香華省宰劇慙強項之名酌貪礪清心之節三典列郡寂無成功但宣布王澤式酬

天奬伏惟相公開張徽猷寅亮天地入夔龍之室持造化之權安石高枕蒼生是仰其鳴躍無巳剪拂因人銀章朱紱坐榮宦達身荷宸眷日識龍顔旣齊飛於鴛鷺復寄跡於門館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鐘鳴漏盡夜行不息止足之分實媿古人犬馬戀主廹於西汜所異枯松晩歳無改節於風霜老驥餘年期盡力於蹄足上答明主下報相公惓惓之誠

屛息於此伏惟相公收遺簪於少昊念亡弓於楚澤衰當益壯結草知歸瞻望恩光無忘景刻

與韓荆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戸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脱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歴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

顔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

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蒭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

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刻心擗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

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

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

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

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遂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六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七

序上 一十首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常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

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與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行邁烟景晚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於遥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

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
可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
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幷諸侯
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
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
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

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
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
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
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
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
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死藏仙谿春風不
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
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

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
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
賦桃源以美之

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
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翬飛巋絶浦嶼
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
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

閑琴夕酌清月蓋爲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
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
獨映方外因據胡牀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
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
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
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雲逍遥偃傲何
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
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

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

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蔥冥登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烟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視比夫汩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揺心靑楓夾峙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以贈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荼夷朱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熈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靑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坐明哲皆淸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卽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

人蓋實録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淸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翰才峻發白毎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苦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冏若絶雷擧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叙離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

白以鄒魯多爲儒燕趙饒壯士蓋風土之然乎趙少翁才貌瓌雅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束鸞凰一作鳳耳以疾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墜心指絕國以搖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借光影於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然自吳瞻秦日見喜氣上當攙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冀白日迴照丹心可明巴陵半道坐見還吳之棹令雪解而松栢振色氣和而蘭蕙開芳僕西登天門望子於西江之上吾賢可流水其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何戚戚於路岐哉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與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導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歸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黃鍾之鄱陽謁張使君序

東南之美者有江夏黃公焉白綸飲風流始接談笑亦有抗節玉立光輝烱然氣高時英辯折天口道可濟物志棲無垠鄱陽張公朝野榮望愛客接士即原嘗春陵之要焉每欽其辭華懸榻見往而黃公因訪古跡便從貴

遊乃僑裝撰行去國遐陟諸子銜酒惜別沾巾贈分沉醉烟夕惆悵涼月天南廻以變夏火西飛而歘秋汀葭颯然海草微落夫子行邁我心若何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湖水演沔曷哉是行共賦武昌釣臺篇以慰別情耳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吾觀蔡侯奇人也爾其才高氣遠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太多耶白遐窮冥搜亦

已早矣海草三緑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一見夫子冥心道存窮朝晚以作宴驪煙霞以輔賞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斯遊無何尋告睽索來暫觀我去還愁人乃浮漢陽入雲夢鄉枻云叩歸䰟亦飛且青山緑楓累道相接遇勝因賞利君前行既非遠離曷足多嘆秋七月結遊鏡湖無傲我期先子而往敬愼好去終當早來無使晚耶白雲不得復弄

爾鄉中廖公及諸才子爲詩略謝之

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盖陶唐氏之人歟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冑也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鶖弄筆海虎攫辭場又若石艾尹

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道貫於人倫名飛於日下實難沈屈永懷青霄劒有隱而氣衝七星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群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動時規謀匠物乃點翠幕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雷舉

然後抗目遠覽懸軒高吟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揺心促裝望丹闕而非遠揮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七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八

序下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夷顏才亞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合者厥惟戴侯戴侯居長沙負湖嶽之氣少長咸落窺覇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譔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才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蟬聯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卻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謔許為通人獨孤有鄰及薛諸公咸亦以為信然然自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思祝融之雲峯弄茱萸之湍水軒騎糾合

祖於魏公之林亭坐歌鳴秋劒舞增氣況江華騰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早夏於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傳八之江南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窮此道者其惟傳侯耶侯篇章驚新海内稱善五言之作妙絕當時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著諸人為美談前許州司馬宋公蘊冰清之姿重傳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凰于飛潘楊之好斯為睦矣僕不佞也忝于芳塵宴同一筵心契千古清酌連曉玄談入微歎攜無間旋告睽折將軍叔英略蓋古英明洞神天王貴宗誕育賢子八龍增秀以列次五色相輝而有文會言高樂曉餞金門洗德茲觴怡顏朱明草木已盛且江嶂若畫實盈前

途自然屏間坐遊鏡裏行到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征帆空懸落日相追二李揮翰詩其贈焉

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兼宣令問之淮南覲省序

紫雲仙季有英風焉吾家見之若衆星之有月貴則天王之令弟實則海嶽之奇精遊者所謂風生玉林清明蕭灑眞不虛也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使王澄再聞亦復絕倒觀夫筆走群象思通神明龍章炳然可得而見歲十二月拜省于淮南思白華之長吟眺黃雲之晚色目斷心盡情懸高堂傾蘭醑而送行赫金鞍而照地錯轂躡野朝英滿筵非才名動時何以及此日落酒罷前山陰煙殷勤惠言吾道東坐想洛橋

春色先到淮城見千條之綠楊折一枝以相贈則華華情在吾無根焉群公賦詩以光榮餞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誦安四十卧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爲蒼生而一起常與支公遊貴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倩公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痗夫漢東之國聖人所誕

神農之後李艮爲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好賢攻文即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辭曰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生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咬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餽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

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討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千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殭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

修蛇勢盤地廢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封矦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澤畔吟詩序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關輔中佐于憲車因貶湘陰從宦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何過時而不偶耶所謂大名難居碩果不食流離乎沅湘摧頹於草莽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于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者無罪覩之者作鏡書所感遇物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奸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數四蠹傷卷軸覩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與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為之序云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戸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乎霜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劒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騫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四方賢豪眩然景慕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

席風雲動天非嵩丘騰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況親承光輝恩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鴈嘶月孤飛朔雲驚魂動骨憂悲落涕抗手緬邈傷如之何且各賦詩以寵行路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一本作萬物者天地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閭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淥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

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
朱紱狎我緑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
松月有所款然銘契潭石秉春當來且抱琴
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别賦而贈之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八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九

記一首 頌二首 讚一十七首 銘二十首

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
則南徐之分當周成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
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
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
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

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
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
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
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
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
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
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
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

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緜歷寶泉貨之稟篇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令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刃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

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復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穽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勁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倂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會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力知賀公之絕跡者也

趙公西候新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右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畧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

子識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晝一千里時無蒡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埊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之側於谷

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勝勢交王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堙䢊驅石翦棘削污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閈閎燥濕有庇若鳥之勇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

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又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僝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群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爲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崇明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頌 并序

共工不觸山媧皇不補天其鴻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陰陽力摧造化首出衆聖卓稱大雄彼三者之不足徵矣粵有我西方金仙之垂範覺曠劫之大夢碎群愚之重昏寂然不動湛而常存使苦海靜滔天之波疑山滅炎崐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涼日

月或墜神通自在不其偉歟會都崇明寺南門佛頂尊勝陁羅尼石幢者蓋此都之壯觀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遊于園觀又與天女遊戲受諸快樂即於夜分中聞有聲曰善住天子七日滅後當生七反畜生之身於是如來授之吉祥真經遂脫諸苦蓋之夭徵（一作從）爲大法印不可得而聞也我唐高宗時有罽賓桑門持入中土猶日藏大寶清園虛空檀

金淨彩人皆悅見所以山東聞士舉國而崇之時有萬商投珍士女雲會衆布蓄貲如陵琢文石於他山聳高標於列肆鑱珉錯綵爲鯨爲螭天人海怪若叱若語貝葉金言刋其上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萊獻技而去聖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大明廣運無幽不燭以天下所立茲幢多臨諸旗亭喧囂湫隘本非經行網繞之所乃頒下明詔令移於實坊

吁百尺中標矗若雲斷委翳苔蘚周流星霜俾龍象興嗟仰瞻無地良可嘆也我太官廣武伯隴西李公先名琬奉詔書改爲輔其從政也肅而寬仁而惠五鎮方牧聲聞于天帝乃知剖竹于魯魯道粲然可觀方將和陰陽於太階致君於堯舜豈徒閑閣坐嘯鴻盤二千哉乃再崇厥功發揮象教於是與長史盧公司馬李公等咸明明在公綽綽有裕韜大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九 七

國之寶鍾元精之和榮兼半刺道光列嶽才或大而用小識無微而不通政其有經談豈更僕有律師道宗心總群妙量苞大千日何瑩而常明天不言而自運識岸浪注玄機清發每口演金偈舌搖雷光開關延敵穿有當者由萬竅同號於一風衆流俱納於溟海若乃嚴飾佛事規矩梵天法堂欝以霧開香樓岌乎島峙皆我公之締構也以天寶八年

五月一日示滅大寺百城號天四衆泣血焚香散花扶襯卧轍仙鶴數十飛鳴中絶非至德動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三綱等皆論窮彌天惠湛清月傳千燈於智種了萬法於眞空不謀同心克樹聖跡太官李公乃命門於南垣廟通衢曾盤舊規累構餘石壯士加勇力侔拔山纔擊鼓以雷作拖鴻縻而電掣千人壯萬夫勢轉鹿盧於橫梁泯環

合而無際常六合之振動崛九霄之崢嶸非鬼神功曷以臻此況其清景燭物香風動塵群形所露積苦都雪類星辰而增輝挂文字而不滅雖漢家金莖伏波桐柱擬茲陋矣或日月圓滿方檀散華清心諷持諸佛稱贊夫如是亦可以從一天至一天開天宮之門見群聖之顏巍巍功德不可量也其錄事參軍六曹英寮及十一縣官屬有宏才碩德含香繡衣者皆列名碑陰此不具載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孫太沖得眞人紫蘂玉笈之書能令太一神自成還丹以獻于帝帝服享萬壽與天同休功成身退謝病而去不謂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歟乃謂白曰昔王文考覩藝於魯碑雄辭於靈光陸佐公知名在吳銘雙闕於盤石吾子盍可美盛德揚中和恭承話言敢不惟命遂作頌曰

揭高幢兮表天宮巋獨出兮凌星虹神縱縱兮來空佗扶傾乎蒼穹西方大聖稱大雄橫絶苦海舟群蒙陁羅尼藏萬法宗善住天子獲厥功明明李君牧東魯再新頹規扶衆苦如大雲王注法再邦人清涼喜聚舞揚鴻名兮振海浦銘豐碑兮昭萬古

當塗李宰君畫讚

天垂元精嶽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吐

奇獻策數聞王庭帝用休之楊先泰清濫觴
百里涵量八溟縉雲飛聲嘗登政成雅頌一
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
目朗明星鸞矯閬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昭
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作程

金陵名僧顗公粉圖慈親讚

神妙不死惜生此身託禮明淑而彌厥親粉
為造化筆寫天真貌古松雪心空世塵文伯
之毋可以為隣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萬變動不離靜彼
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
賢老名喧寫眞貌圖粉繪生為垢塵從白得
衰與天為隣默然不滅長存此身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崔為令族出自太公克
生奇才骨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鴻爰圖
伊人奪妙眞宰卓立欲語謂行而在清晨一
觀爽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彩

宣城吳錄事畫讚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
眞像賢傳容寫髮束帶嶽立如朝天闕巖巖
兮謂四方之則成澹澹兮中五湖之澄明武
庫森稜辭峰崢嶸大辯若納大音希聲默然
不語終為國楨

壁畫蒼鷹讚 識主人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秋胡
之攢眉凝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觜銛
劍戟爪握刀錐群賓失席以愕貽未悟丹青
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
在斯

師猛讚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眉目颩灑毛骨鋸牙銜雙鈎爪抱月掣蹲明以震怒謂大厦之峴屼永觀厥容神駭不歌（舊本無永觀厥容神駭不歌二句）

羽林范將軍畫讚

羽林列衛壁壘南垣四十五里光輝至尊范公拜將遥承主恩位寵虎臣封傳鴈門瞻天蹈舞踊躍精魂逐逐鶚視昂昂鴻騫心豪祖逖氣爽劉琨名震大國威揚列藩麟閣之階粉圖華軒胡兵百萬横行縱吞爪牙帝室功業長存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并序）

我聞金天之西日没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端坐説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瑠璃為樓殿之飾玻瓈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虚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蕴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大義希拯拔幽塗父子恩深用重修於景福誓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八法功德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黄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讚曰

向西日没處遥瞻大悲顔月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徳海冥祐為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

輕霄庶覩無量壽長願玉毫光

江寧楊利物畫讚

太華高嶽三峯倚天洪波經海百代生賢爲變爲龍廓（闕）社濟川趙城開國玉樹凌煙筆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獨轉秋月孤懸作宰作程摧剛挫堅德合窈冥聲播蘭荃鴻漸麟閣英圖可傳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縹緲紫頂煙赩丹眸星皎昂昂佇眙（一作欲飛）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一作唳）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

誌公畫讚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烏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册青聖容何往何所（一作去往何所）

琴讚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斵爲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朱虛侯讚

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昇光陰虹賊虐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劍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乃昌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觀佽飛斬蛟龍圖讚

佽飛斬長蛟遺圖畫中見登舟既虎嘯激水方龍戰驚波動連山拔劍曳雷電鱗摧白刃下血染滄江變感此壯古人千秋若對面

地藏菩薩讚（幷序）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

雲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刼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爲當仁矣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劒於眞宰湛本心於虛空願圖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爰命小才式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五綵圖聖像悟眞非妄傳掃雪萬病

盡爽然清涼天讚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

魯郡葉和尚讚

海英嶽靈誕彼開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新傳火朗徹生死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爲樂江海而閑逆旅形内虛舟世間遡彼岨閡誰云可攀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九

分類編次李太白文卷之三十

銘二首 碑五首 文二首 總九首

化城寺大鐘銘 并序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驚大夢而能發揮沉潛開覺茫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眞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

豈徒然也粤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函千盈蓋邑宰李公之所剏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西適流沙立功絶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治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

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宫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盍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聾聵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鳧氏撰鳴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飛廉震驚金精轉涫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熣燦光噴日道氣敵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遥海烜爀宇宙功侔鬼神瑩而察之吁駭人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蠖踞縻金索以上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奔雷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景福貽蠁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群有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開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常虚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入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義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黄鳧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辭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頌其辭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響大千合號烜爀聲無邊摧慴魍魅招靈仙傍極六道極九泉劍輪輟苦期息膏湯鑊猛火停熾燃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德方金鐘永不朽

天門山銘

梁山博望關扃楚滇夾據洪流寔爲吳津兩
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
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
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詭返珍開則九江
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
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

女采其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
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
靈翳然埋冥古遠瑰琰不刻豈前修傅達者
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
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
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
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
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

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
道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
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
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
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
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
天倫會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
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

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
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
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之
士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
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
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
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
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

風寶嘉寶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鄉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勤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槃槃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

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見雪耻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并序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眞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爲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欃槍之頹

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由闢蚩尤之師令網漏吞舟而胡夷起於轂下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兩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日轡於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赫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儔太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劒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

禹皆無聖子審歷數去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受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禋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解負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河洛甲人於幽燕但誅元兇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濼渥

淫除瑕類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
圖昊命有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胤
扶揚之貴族雄略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
才堪三事歷職剖劇能聲秀流振繡而白筆
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兼者永王以天人授
鉞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
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弈列郡去若始
至帝召岐下深嘉直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

慎厥職康乃人滅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
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鱉岸不辨於牛馬
公乃抗辭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
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
何巾使銜命徧祈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
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此
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風其
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有

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
幹蠱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
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中京重覲於漢儀列郡
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帳于東門乃登齒歌
舉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迴而大火乃落
閶闔啓而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
而迭奏吳楚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
有穆簪紱列序羅衣蛾眉立乎玳筵之上班

劍虎士森乎翠幕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
鬫子跳劍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橦倒挂浮
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
照霜空之海色獻觴醉於曉景舞袖紛於廣
庭鶴髮之叟鴈序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
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公以上聞
悅坐棠而飡風庶刻石以實美白觀樂入楚
聞韶在齊採諸行謠遂作頌曰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嶽旁連降精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擎胡挺災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攙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掃雪屯蒙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登娥眉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兩曜廻規重遵唐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嶽立英謨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爭覩允劒揮霍魚龍屈盤東廻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路豐碑是刊

比干碑 并序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夷師次殷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昔商王受毒痡於四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諍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叔父親其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親不可以觀其危眤不可以忘其祖則我臣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蹇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殷爲痛公之忠烈其若是焉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覩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而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義者思忠者勸其爲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

三仁是豈無微旨哉敢顧之曰存其身存其
宗亦仁矣存其名（身一作）存其祀亦仁矣亡其
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猾之
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寡安之人將寘
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
行而齊致俾後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
婉之義必將建皇極立彝倫關在三之門垂
不二之訓以明知于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

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闡親失而不諍親危
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其哉不然矣夫孝
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
皆欲其臣故歷代帝王皆欲精顯周武下車
而封其墓魏武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
下禋百神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
郡縣封墳葺祠置守家五家以少牢時享著
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封德

正與神明秩視郡王身滅而榮益大世絕而
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深矣天
寶十祀余尉于衛拜首祠堂魂感精動而廟
在鄰邑官非式閭斷石銘表以志丕烈銘曰
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爲義忠
無二軀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視咨爾
來代爲臣不易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
也宰單父人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
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
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
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起太
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
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
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晙銀青光祿大夫雅

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
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
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吾錢
氏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
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
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
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
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

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
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變玉者三江之
巨猾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
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
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繈負雲集
居未二載戸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
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
億公私其賴之官絶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

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侁聞而賢之擢佐
輶軒多所弘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
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
投刃而皆虛爲其政而則理成去若始至人
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璘嚴然太華浼然洪
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
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
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

美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
昌鼎據寔爲帝里時舊世訛薄俗如燬韓君
作宰撫茲遺人滂汪王澤猶濡得春和風潛
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
威聲革其俗而風之漁其人而涵之其猶衆

鮮洋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頳尾之刺作焉徐而清之則安須首之頌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則有虞城宰公焉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措隋上大將軍緜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曾祖騰雲皇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叅軍襲廣武伯父浦鄞海淄唐陳五州刺史魯郡都督廣平太

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名鏤鍾鼎侯伯繼跡故可畧而言焉公即廣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舉吏罕測望風敬憚秩滿轉右武衛倉曹叅軍次任趙郡昭應縣令奉詔修建初啓運二陵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散

爲慶雲數千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奏名編入國史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章寵榮俾金玉王度炯若七耀昭回堂隅於戲敬之哉宸減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則狠戾緩則烏散公酌以釣道和之琴心于是安四人敷五教處必糲食行惟單車覩其約而吏儉仰其敬而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隣境取則

因行春見枯骸于路隅惻然疚懷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四封歸仁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成俗公曷之親隣厄以凶事而鰥寡惸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頹風永錫爾類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爲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蔑聞爲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

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于甘棠鄉人田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彈惡雪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二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瓌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于虞人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況于人乎乃咨群寮與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魏陟主簿李誂縣尉李向趙濟盧棨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乎百世之上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惡厥德孔昭折獄既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既父其父又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我嵩乃雨我田陽無驕僭四載有年人戴公之賢猶百里之天棄金往矣茫如墜川哀喪惠博掩骼仁深若井變甘克人易心三柳勿剪永思清音

爲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于和尚之靈伏惟和尚降靈自天依化遊世角立獨出嶷然生知鳳凰開九苞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陰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爲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廻佛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實冊輟棹禪月掩魄痛一往而無蹤愴

雙林之變白某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飡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茗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長源公之靈惟神包括乾坤平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疏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維朝宗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今萬乘蒙塵五陵慘黷蒼生悉爲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搶未滅含識結憤思剪元兇而況忝列雄藩各當重寄遵奉王命大舉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潏狂飈振驚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惟神祐我降休于民敬陳精誠庶垂歆饗

類次李太白文卷之三十終

重刻李翰林集後跋

是集三十卷愚合別集而成之者緣舊本註坐繁襍既倣迪功徐先生古風例將不切題義者删去已半且恨其文之不載更以別集編次五卷附于詩後俾成全書冀四方觀者庶免瀚漫分散之嘆焉時工告成敢識愚意于末簡若夫述作之旨諸先哲已詳叙首不復云

嘉靖癸卯春正月甲子吳人郭雲鵬謹識

嘉靖癸卯
書元日宮
寶田梓行